

中华野史

留东外史续集

下

不肖生

中国古典精华文库

留东外史续集

第二部

不肖生 著

第三十六章

挥大斧一斫五千 释疑团重回四谷

却说张修龄回到房中，只见陆凤娇伏在桌上打盹。听得脚步声，抬起头来问道：“保险箱打开，不见了什么没有？”张修龄道：“什么都不曾丢，单单把那字丢了。你看稀奇不稀奇？”陆凤娇冷冷的答道：“真是稀奇！值钱的不丢，偏把这一钱不值的卖身字丢了。莫说我，便是三岁小孩也不相信。我知道他是不肯把那字退给我。他这鄙吝鬼，平日一钱如命，见我此刻没钱，问我退回身价是办不到的事，又在日本想将我变卖，也没人承受，留在家也罢，必有许多不放心。亏他想出这主意来！将我放出去从人，却把我生命攸关的凭据留在手里，好随时向我索还身价。他这种用心如何瞒得我过。仍是请你去，老实对他讲，没有那卖身字给我，我宁肯死在这房里，还落得他替我装殓。若离开这里出去，既不敢接客，复不能嫁人，将来冻死饿死，还没个人瞧睬呢。”

张修龄道：“巨老何尝是这般用心机的人？能是这般用心机，那脱离字便不肯写给你了。有他亲笔写的脱离字在你自己手里，他纵有苏、张之舌，也不能再向你索还身价了。他是个粗枝大叶的人，当日感情浓厚的时候娶你来，哪里想到有今日？以为必是百年偕老的夫妇，那种字据，怎肯作为紧要，注意收藏？也不知从什么时节，胡乱撂在那里去了。怪到如今，

没人想到那字上去，你也不曾提起过。依巨老待你的心思，何时不可把那字当着你烧毁？因为没想到那上面去。我刚才问他，还愕然了半晌，才仿佛记得有这么一回事。要说他是用心机，就未免太苛了一点。”陆凤娇摇头道：“一些儿不苛。他之为人，我深知道。你说他把那字看作没紧要，当时就可不教我妈写。”张修龄抢着答道：“并不是巨老教你妈写的。我和克珂经手这事，应行的手续不能大意，这是我们经手人的责任。”陆凤娇道：“便依你的解说，不是他教写的。写了之后，你会交给他没有？他何以看都不给我看，说也不和我说一声？他对我如真有浓厚的爱情，就应把那字退还给我，使我心里快活。两年来，不曾听说把那字丢了，直到今日问他，就说不见了钥匙。他的意思，还想诬我偷盗了什么值钱的东西。大概是良心上太说不过去，才单说不见了那字。他写给我的这字，虽也是个凭据，但卖身字在他手里，将来到了要用法律解决的时候，我总说他不过，脱离时何不索回卖身字。”

张修龄的口辩，本不擅长，听了陆凤娇的话，竟无可回驳，只得说道：“于今确是遗失了，找不出第二张卖身字来退还给你，将怎么办呢？”陆凤娇把脸一扬，说道：“遗失的话不必再说了罢，我不愿意听。”张修龄道：“凡事总得有个救济的办法。一方面太走极端了，便使人没有转圜的余地。你此刻姑且认定那字是遗失了，第二步的办法看应该如何？”陆凤娇道：“第二步的办法吗？我那字上填明了身价洋五千元。他没有字还我，就应给我五千块钱。我有五千块钱在手，无论何时何地，都不怕他拿着那字来向我索回身价。这便是我不得已的第二步办法。”

谈话时已是天光大明了。张修龄心里记挂着要与施山鸣会合，事前须略为休息。得了陆凤娇的言语，随即告诉林巨章。

自己便推说在外面受了风，头痛得紧，实在撑支不来了，回房打开被卧，倒头便睡，也不管陆凤娇怎样。陆凤娇见张修龄回房，并不提林巨章说了什么，双手捧着头，只喊头痛，急匆匆钻入被中睡了，转觉有些为难起来。正在打算怎生收科，忽听得林巨章从里面走了出来，径开大门出去了，也就起身出来，到里面房间一看，仍是昨日一般，乱糟糟的。寻了套衣服，把身上污了血迹的衣换了，整理了头脸，就坐在房中守候。

再说林巨章此时大清早上那里去了呢？他听了张修龄说陆凤娇没有卖身字，便要五千块钱的话，他拿着这事没办法对付。张修龄又说病伤风，自去睡了，更没了筹商的人。只得亲去四谷，找章四爷计议，顺便打听昨日送朱湘藩婚姻的结果。乘第一次的电车到四谷，走近章四爷门口，见大门还紧紧的闭着，举起手杖敲了一会，只见里面一个男子的声音，问：“是谁呢，这般大清早来捶门打户？”林巨章听了，自觉难为情，低声就门缝里答道：“是我。从中涩谷来的。”里面登时换了副喜笑的声音说道：“我料定是你。不是你，没这么急猴子样。我并不知道你昨晚必是一个通夜没睡。”林巨章听这口气，以为来开门的就是章四爷，隔着门答道：“四爷，快开门罢。我真被那婊子缠苦了，特来找你商量一个办法。昨夜实在是通夜不曾合眼。”

林巨章说着话，听里面寂然无声，门也没开，再听仍没有声息。心里诧异，怎么门还不曾开，倒进去不作理会了。举起手杖，又是几下敲了，口里高声呼着：“章四爷，你害精神病么？如何把我关在外面不开门咧！”一边呼着，一边听得里面隐隐有笑声，又不见有人答应，气得林巨章用手杖在门上乱打，才打出一个下女来，把门开了。林巨章进门，径向章四爷房里走。下女跟在后面喊道：“章先生还睡着没起来，请在外面待

一会儿，我进去通报一声。”林巨章道：“刚才章先生还和我说了话，怎说睡着没起来，你们捣什么鬼？”下女愕然没有回答。章四爷已在房里笑着接应道：“巨翁请进来罢，我刚才实在没和你说话。”

林巨章跨进房去，见章四爷从被卧里探出头来，是像不曾起来的样子，只得说道：“你没和我说话，却是奇怪。谁知道我一个通夜没睡呢？你把我家里的事，向别人说了吗？”章四爷坐起来，摇头道：“一字不曾向别人提过，你家里的事已完结了么？”林巨章道：“完结了也不这么大清早起，跑到你家来捶门打户了。”随即将陆凤娇种种无理的要求，并失去两万来块钱首饰的话，说给章四爷听了。

章四爷道：“这事你只好认些晦气，给她点钱，放她走了罢。你那保险箱里，没失去什么，还要算是不幸中之大幸。她若存心和你捣蛋，把值钱的拿去几样，你又有什么办法呢？我们男子，或娶妻，或纳妾，总得慎重又慎重。遇了这种无赖女子，不顾廉耻的，无论被害到什么地步，还是得给她的钱，满了她的欲望，方得了事。从没有我们男子占了便宜的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的意思，也原想给她几百块钱。后来因不见了那么些首饰，恨这淫妇太贱太毒，便存心一文钱不给她了。”章四爷道：“那首饰不见得一定是她偷了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不是她偷了，便是倒贴了周克珂那杂种。”章四爷道：“周克珂既受了她的倒贴，手中应该阔绰，没见他新制了什么衣服，在那里挥霍过大宗的钱。你失去的首饰为数有这么大，除非是周克珂偷着运回国去了，但也是个疑案。至于凤娇，若有这多值价的首饰在手里，不愁下半世的过活了。事情败露出来，必急于求去，不应借事延宕，再来敲你的小竹杠。”林巨章道：“这婊子刁狡得很。人家女子有了外遇，对于自己的丈夫表面上应该

分外恭顺，使丈夫不生疑心。她这个婊子才不然。我于今回想从长崎直到这里，她对我的情景，无论大小的事，总带几分挟制我的意思，开口便要露出些不愿意的样子来，我因此倒不疑心她有外遇，谁知竟落了她的套儿。”

章四爷起床洗漱了，笑答道：“可见世间无不破之奸，仍凭你如何聪明，如何刁狡，终有完全败露出来的一日。你看在家里当姑娘们的，一有了私情，总是很快的就受了胎，坠胎药都往往无效。因为当姑娘们的人，没有丈夫察觉，她自己的母亲纵然知道，也必隐瞒不肯声张。若不给她一个私胎使她坠都坠不下，如何会完全败露呢？有丈夫的，每每因没有生育，想私合成胎，替丈夫做面子，偏弄得外面秽声四播，胎却仍是不成。”林巨章也笑起来道：“替丈夫做面子，这面子我们当丈夫的如何要得？”章四爷笑道：“为的是你不要这面子，才有今日。你心里不要难过，这些事都是前缘注定，合该你二人不能成长远的夫妻，所以她替你做面子，你不肯要。你没见昨日行最新式结婚礼的朱湘藩，连我都替他有些难受。”

林巨章道：“我正要问你，朱湘藩昨日结婚的事，怎么你都替他难受？”章四爷道：“内容的详细，我虽不得而知，只是朱湘藩这桩婚事，可断定是已成为泡影了。”随将昨日的情形述了一遍道：“那知宾的虽对来宾支吾，说新嫁娘得了急病，须迟日成礼，但谁也料定是事情变了卦，朱湘藩没脸见人。你看他兴高彩烈的，早几日就四处发帖请客，那屋外铺张的华丽，屋内陈设的精美，没一处不是十二分得意的表示。今忽然得了个无影无踪的结果，朱湘藩心里的难受，还说得出来吗？”林巨章点头道：“这也算是意外之失意了。但是没有夫妻的缘分，就是这么不成功的也好。与其娶到家里来，再闹笑话拆开，宁肯就是这么煞角。”章四爷笑道：“各人处境不同，心理也自

有分别。我料朱湘藩昨日的心理，只要菊家商店肯替他顾全面子，行了结婚式，那怕订立一星期就拆开的条约，朱湘藩也是愿意的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朱湘藩既结婚不成，朋友被他发帖请了来。餽赠的礼物又怎生发落呢？”章四爷道：“他此刻多半在焦急得无可如何的时候，只怕还没心情想到朋友的餽赠上去。”林巨章叹道：“说起来，我又恨我家里那婊子了。若不是她一力的撺掇，我怎得白花这一大宗的款子！”章四爷道：“怎见得是白花了？朱湘藩的婚事虽不成，你的人情却不会跟着化为乌有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不是怕朱湘藩不为我尽力。我因家里这么一闹，已是心灰意懒，什么事都不愿干了。并且照周克珂这杂种的行为看起来，人情险恶，可怕的很，除了什么事都不干，才能不与人类往来。一出来干事，又免不得要上当的。”章四爷笑道：“你这是一时忿激之词，且放下来，不要再说下去。不嫌不适口，在此用了早点，我陪你回中涩谷，处理了家事，慢慢的过下去，有机会再说。”说着教下女开出早点来。

林巨章跟着胡乱吃了些，即催着章四爷同去涩谷。二人同走到停车场，等开往涩谷的车。恰好有辆从涩谷开来的车，打四谷经过，林、章二人同时看见张修龄从那车上跳下来，头也不回，急急忙忙往停车场外跑。林巨章心里着惊，以为家中又发生了什么变故，张修龄特地找来送信的，连忙走过去，“修龄，修龄”的乱喊。因来往两停车场，相隔有数十丈远，张修龄跑的又快，更杂以电车开行的声音，那里喊得应咧？眼望着他运步如飞的，向往章四爷家里那条路上跑去了，林巨章对章四爷道：“修龄昨夜受了风，今早病倒了，不能起床。此刻忽然如此仓忙跑向你家里去，必是那婊子在家中又出了什么重大的变故，修龄才力疾找来送信。我们且不要回涩谷去，回头到

你家，问了个详细再说。”章四爷道：“我家里知道我和你到涩谷去了。修龄到我家，听说你已回涩谷，必也跟着转来。你家中无论出了什么变故，我们一到，自然明白。何必来回的跑，白耽搁了时刻？便问了修龄，也是免不了要回涩谷的。”

林巨章听了，虽觉有理，但这颗心总觉不先问个明白，有些放不下。一手拉着章四爷向停车场外就走，口里说道：“此去你家又不远，何妨先求个实相，我们也好计议呢。”章四爷只得同走出来。一路上林巨章胡猜乱想，并要章四爷帮同照理想推测，看意料得到的陆凤娇有几种变故发生。章四爷笑道：“依我的理想，除了她乘你不在家，把她自己，的衣服及你的股票证券，一股脑儿搬走之外，没有第二种变故发生。她是个很聪明的人，我看她连这条路却不会走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不会寻短见么？”章四爷大笑道：“你把寻短见这件事看的太容易了，她这种朝张暮李，廉耻丧尽的女子，当事情败露的时候尚不能死，事后岂再有寻短见的勇气？她寻了短见，我替她偿命！”林巨章道：“你何以知道他是聪明人，不会把我的股票证券搬走呢？”章四爷道：“这不很容易明白吗？她没和你决裂的时候，偷了你的股票证券，可向国内各钱庄或卖或押，你不会立时察觉。此刻搬了你的，不到几点钟，你报遗失的电就发出去了，她拿着有什么用呢？”

二人说着话，已到了哟岗方门首。林巨章抢着推开门，走先进去。到章四爷房里一看，并不见有张修龄的影子。章四爷也觉诧异，叫下女来问：“刚才有客来会没有？”下女摇头说没客到这里来。林巨章道：“这就奇了，他那种慌忙的样子，向这条路上跑来，不是找我，却又找谁呢？”章四爷道：“既没来这里，我们不要管他，还是走罢。我原是不主张回头的。”林巨章退出来，听得到艺舟住的那边房里有人说笑。林巨章

的身材本来生得高大，踮起脚从窗格里一望，早看见一个头顶戴着暖帽，认得是张修龄的，回头向章四爷道：“我说他一定是到这里来了，你看不是在刘家吗？”边说边向窗户跟前走，口里喊了两声修龄。张修龄已听出林巨章的口音，立时跑了出来，脸上讪讪的问道：“巨老何时到这里来的？”林巨章见那日开电门那俊俏后生，从窗眼里露出脸来窥探，猛然想起今早开门时间话的情形来。看了张修龄一眼，沉下脸问道：“家里没事吗？”张修龄连忙回道：“没事。”林巨章折转身往外就走。章四爷跟在后面笑道：“他是为他的事来的，不与你的事相干，却害得我们瞎跑。”林巨章恨道：“这也是一个不长进、没出息的东西。在四川的时候，他因为和一班唱花旦的来往，同事的攻击他，报纸上大书特书的骂得他狗血淋头。就为这事，把个省长公署秘书长的差事丢了。我素来不大拘泥细行，由一念爱才之心，聘了他来，也很规劝过他几次。此刻看这情形，大约又是旧病复发了，这个唱戏的，不跟着他的同伙回上海去，却久住在这里干什么呢？他也是留学吗，或者也是亡命吗？”章四爷笑道：“他也不亡命，也不留学，是在这里经商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不信他这般一个乳臭未除的小孩子，知道经什么商。”章四爷打着哈哈道：“他这个商，要是他这般乳臭未除的才能经理。若像你我乳臭已除的，还有谁肯来光顾呢？”说得林巨章也大笑起来。二人乘电车到涩谷。林巨章引章四爷直入内室。方才落坐，陆凤娇已走了进来，向章四爷行礼。

不知陆凤娇说出什么话来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三十七章

搜当票逐妾破窃案 晾手帕娇娃初现身

话说林巨章引章四爷直入内室，方才坐定，陆凤娇走了进来，向章四爷行礼，章四爷只得回礼让坐。林巨章见陆凤娇进房，不由得把脸沉下来，显出极不高兴的样子。陆凤娇看了看林巨章的脸色说道：“你不要见我进来，便把脸板着。你放心，我不会留恋在你这里。我因见章四先生来了，有句话要说。”章四爷连忙笑着解说道：“由他去板脸，有话请向我说便了。”

陆凤娇坐下来说道：“我听说不见了贵重首饰，非常疑惑。近来一个多月，我不曾出外，没有需用首饰的机会。我自己没偷盗这首饰，我自己是明白的；便是周克珂，我也能相信他，不至偷盗我的首饰，使我受累。然而首饰又确是不见了，我想下女没这么大的胆量，并且我离开这房间的时候绝少，下女决不敢偷。能在这房里出入自由的，周克珂外，就只张修龄。我记得前几日，章四先生在这里商议投诚的时分，不是有个什么西洋留学生姓凌的，来这里要借印刷费吗？那时我正在里面有事，张修龄进来说：‘向巨老需索钱的人太多，此时外面又来了个西洋留学生姓凌的，要借印刷费。巨老教我进来做个圈套，等歇我来说要拿珠环去当，嫂子便故意不肯，等巨老在外面发作起来，嫂子才着人把珠环送出去。’当时是不该大意，当

着他把珠环拿出来，因为不久仍得放进去，箱子便没上锁，也没留心他的举动。第二日把珠环赎回来，又随手放在梳头盒内，只把那箱子锁了，并没打开看里面的首饰失落了什么没有。我昨日猛然听得贵重的首饰一件也没了，也疑心是克珂存了不良之心。后来想他为人不至如此阴毒，便有些疑心到张修龄身上。今早他说害头痛，当着我脱衣上床，见他背着我从衣袋中掏出一卷东西，塞入枕头底下，仿佛像是一卷钞票的样子。他塞好之后，又回头望望我。我忙低下头作没看见。我从他房里出来，不过一小时，就听得他在厨房里催下女办早点。一会儿下女进来，我问张先生，下女就告我，刚用了早点出去了。我立刻回身到他房里，四处检查，都没可疑的形迹。我想他偷了值那么多钱的首饰，他不是不知道价目的，决不肯便宜卖却，并一时也用不着许多的钱。挥霍过度，反使人生疑。必然拣那不大值钱的钻环钻戒，先变卖或质当几百元应用，其余贵重的，或者尚存放在衣箱里。趁他不在家中，何妨偷开了他的衣箱看看，即看不出形迹，也没甚要紧。看他那衣箱的锁，系中国旧式的铜锁，最容易拨开。当下寻了些梳头时落下来的散乱头发，用簪子从钥匙孔里缓缓塞将进去。不一会，将锁内的簧塞紧了，那锁便锵然脱落下来。我揭開箱盖，看里面只有两三件破烂了的夏季洋服，和着几本杂乱不成部头的书籍，我心里就很失望。拨开书籍，向里面寻找，就发见了一个旧烂的票夹包，包内很饱满，翻开来，见里面装满了当票，有几元十几元的不等，多半是去年十二月及今年正月的期。惟最后一张，有五百元，是这个月初九日当的，上写明钻石三粒，计六卡纳。我想这三粒钻石，定是我一对耳环，一个钻戒。不知他怎生将金底子拆了下来，专当钻石。我即把那张当票抽了出来，现在这里，请四先生研究，看与这里失去的首饰有没有关系。”陆凤娇说时，

从怀中摸出那张当票来，交给章四爷。

章四爷起身接了问道：“以外没有什么可疑的吗？”陆凤娇道：“衣箱内是没什么了。”章四爷看那当票，仍是高桥质屋的，林巨章也起身来看。章四爷向林巨章道：“这事无可疑虑了。我可一言断定，你家失去的首饰，有这三粒钻石在内。”陆凤娇道：“几件好点儿的首饰，都是做一个小楠木匣装着。既有这三粒在内，那几件不待说，也在内了。”章四爷向林巨章笑道：“何如呢，我所料的是不差么？”林巨章听了，也不回答，长叹一声，退回原处坐了，不住的拿着手巾拭泪。

章四爷着惊问道：“恭喜你已去之财有了着落，你应该欢喜，大家商议如何追出原赃，怎么倒悲苦起来？”林巨章道：“还追什么原赃，罢了，罢了！到此刻我才知道，我左右前后的人都是这么拥护我的！还做什么想活动的梦？这是社会与我的缘分宣告断绝的时候，我若再向张修龄去追赃，那我的魔障更深一层了。前年月霞上人劝我学佛，那时我正在执迷不悟，如何肯听他]此时只得去寻他度我了。”章四爷哈哈笑道：“你这念头太转快了，靠不住。”林巨章也不理会，向陆凤娇问道：“你没有卖身字退还，便要我给你五千块钱，是不是有这话？”陆凤娇当了面，觉得不好答应。林巨章道：“这没甚为难，那字确是被我遗失了，我此刻便给你五千块钱。是你的衣服，你都拿去，并希望你嫁个比我强的丈夫，好好的过这下半世，却不可再上别人的当。一个女人，除了自己的丈夫，没有再亲近、再靠得住的人了。别人对你甜言蜜说，都是哄着你，图供他一时开心的。莫说事情败露了，他不肯顾你，便是寻常受点儿打击，想他出力来帮扶你，也是想不到的事。社会上好色、欢喜吊膀子的青年，哪个不是轻薄的？轻薄少年，那可托以终生？我和你也有两年挂名的夫妇，此刻要离别了，凭我的

良心，我的阅历，送你这几句话。你将来自然知道，我这几句话比五千块钱和几箱衣服值价的多了。”

说毕，从箱内拿出一本银行存款折子来，计算了一会道：“恰好只剩了五千二百多块钱，你都拿去罢。”随手拿笔签了字，盖了颗图章，伸手递与陆凤娇，见陆凤娇双手掩着脸，正在痛哭，便放在他身边。回身从章四爷手里接了那张当票，拿了雪茄烟，擦上洋火吸燃了，就那烧不尽的火柴，把当票点着，火光熊熊，刹那间化为灰烬。章四爷跳起来跺脚道：“可惜，可惜，不要何不给我？冤枉烧了一千元左右，于今一卡纳可值三百元呢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你不可惜中国的人心坏到无可救药，偏来可惜这一纸当票。你这可惜便真可惜了。你请坐坐，我还有点事要料理料理。完结了，就邀你同去看个朋友。”章四爷问道：“同去看谁呢？”林巨章道：“去时自然知道。”

章四爷便不做声，看林巨章提起笔，拿了一叠信纸真是下笔如蚕食叶，片刻数纸，不觉叹道：“怪不得人家送你的诗说‘检点征衣作才子，也应横绝大江边’，你若真个遁入空门，佛氏是多了个护法的金刚，我中华民国便少了个……”林巨章不待章四爷说下去，抢着说道：“少了个吃人的魔鬼。我自己知道，几年来在军队里干的事，都是吃人不吐骨头的事，只因为比人家干得乖巧一点，没惹起一般人氏及各处新闻纸的唾骂。不然，那里花几万，这里花几千，难道是我祖宗传下来的产业不成？像这几日的事，都是我几年吃人不吐骨头所结的果。再不悔悟，只怕更有比这惨痛十倍的恶果结了出来。到那时，身临绝地，追悔那来得及呢？我这里两封信，一封给月霞上人，约他个会面的地点；一封给我的兄弟，也是约他到一个地方，来承受我没花尽的余钱。我父母早終了天年，无妻无子，只要我兄弟有碗饭吃，便丝毫没有挂碍了。至于国家社会，

认真讲起来，像我们这种人，越是死的多，入空门的多，国家越是太平，社会越是有秩序。”

章四爷见林巨章竟是大决心，也跟着惨然不乐。望着他把信封好，揣入怀中，拿了帽子，起身走到陆凤娇面前说道：“我也不送你，也不看着你一个人出这房子。我同四爷看朋友去了，你自己收拾动身罢。我赠你的话，你放在心上，是有益处的。”旋说旋拉了章四爷往门外走。才跨出房门，就听得陆凤娇在房里嚎啕大哭起来，那声音凄楚得十分难听。林巨章觉得鼻孔发酸，足不停步的往门外急走，走了多远，耳中还隐隐有哭声缭绕一般。章四爷也跟在后面嘘唏叹息。一气跑到涩谷停车场，才停步长吁了一声。章四爷问道：“你打算去哪里呢？”林巨章道：“我并没成心打算去哪里，就因为不愿意看着她动身，借题抽身出来，让她好收拾了自己的行装走路。你没见我把所有的钥匙都留在桌上吗？我和她两个人的衣服，从来是混做一块儿的。我昨日拣了两箱不大值钱的，打算给她，后来因不见了首饰，呕气不给她了，仍将箱子锁起来。于今我既厌恶这世界了，自己的躯壳都不过暂时保存，为灵魂的住宅，还留着妇人的衣服做什么？不如完全给了她，免得我又多一层麻烦。我在眼前，她清检有许多不便，所以留下钥匙，听凭她心爱的拿去罢。”章四爷道，“你听凭她自己拣心爱的拿，她不作行把你的东西一并拿了去的吗？”林巨章笑道：“她便是个兽类，也不至这么没有天良。她若真个拿去，也就罢了。我所损失的有限，她这个人就算完结了。”章四爷笑道：“我也知道她决不会把你的东西拿去。不过，我看她这个女子，虽经了这次事变，不见得便能把心收住，好好的嫁个人，了这半世。”林巨章道：“这也出她。以我的阅历经验去判断她，大概也和你所见的差不多。总而言之，在上海那种无聊地方生长的女

子，家庭的礼教不能严，自己又带着几分姿色，可以说简直没有能从一而终的。”章四爷道：“我们快决定去那里，你看两边的电车都要来了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我们去高田马场瞧老伏去。我对于他很觉抱歉。一则去给他道歉，一则去辞行。”章四爷道：“去高田马场，须坐对面来的电车，快走过那边去买票。”二人上了电车。

章四爷道，“你要去看伏焱，却邀我作伴，甚不妥当。他又是从你家赌气搬到高田马场的。”林巨章摇头道：“这有什么不妥当？我又不和他谈国事。难道我一个就要披发入山的人，还刺探他什么消息，去老袁跟前报功不成？”章四爷笑道：“莫说你不至这么无耻，便是我，又谁不知道是为生活？岂真个拿着二十多年革命党老资格，去老袁跟前当走狗。不过伏焱如何肯替我们设想，伏焱还好一点，我和他接近的次数很不少，还没什么崖岸。就是他同住的那位曾参谋，胆小如鼠，若听说我到了他家里，知道他的住处了，说不定明日就要搬家。他为人又多疑，见你和我同走，是不待说，认定你是我的同类。就是我两个在伏焱房里坐谈一回，连伏焱他都要防备了。那位曾参谋的性格，我深知道，他一有了疑心，任你如何解说，都是无效的。须得他自己慢慢观察你的行为，久而久之，自然解释了，方能上算。不然，他的疑心便一辈子也不能去掉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他是个这么性格的人，有谁能和他共事呢？”章四爷道：“他本来没干过什么事。在陆军部的时候，当个参谋，吃饭领薪水，是他的勤务。在湖南潭三婆婆跟前当个参谋长，事情也都是可做可不做的。然毕竟因性格不好，同事的不愿意他，都知道他胆小，弄了些吓人的金钱炮，打进了他的轿厅，和爆竹一般的响亮，把他轿子上的玻璃都惊碎了。他在内室仿佛听得响声，正要叫人去外面打听，门房已吓得气急败坏的，进来

报说外面有人向轿厅里打炸弹。曾参谋一听这话，那颗芝麻般的胆，跟着轿子上的玻璃同时惊得粉碎。一面指挥跟随的护兵赶紧掩上大门，开枪抵御，一面打开五斗橱，将身躯往里面藏躲。”

林巨章笑道：“你这话未免形容过甚了，五斗橱如何能藏得下一个人呢？”章四爷道：“一个字都不曾冤枉形容他。我不把原因说给你听，你自然不相信五斗橱里面可以藏得下一个人。湖南四大金刚之内的康少将，你是认识的。”林巨章道：“怎么小认识！并有相当的交情。”章四爷道：“你没听他说过，从湖南逃出来，在昌和轮船上，是躲在什么所在脱险的？”林巨章道：“没听他说过。”章四爷道：“就是躲在五斗橱内，到湖北才没人注意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五斗橱一连五个抽屉，怎么藏得下？”章四爷道：“好处就在一连五个抽屉。他把那抽屉的底板都去了，抽屉外面的锁，仍锁起来，撬开顶上的厚板，人从上面钻进去，再将顶板盖上。橱后穿几个窟窿吐气，每日吃些面包牛乳，仍从抽屉里送进去。那五斗橱在昌和轮船的买办室内，大小便都是那买办亲手用一个小瓦罐送进送出。任凭侦查的厉害，你看如何查得出？曾参谋知道这个法子巧妙，卧室中早安排了这样一个没底的五斗橱，准备有警，即藏身橱内。”

林巨章笑道：“曾参谋胆小，我也曾听人闲谈过，以为不过是普通胆量，在军人中算是胆小的罢了。谁知竟是这么一个人。那次金钱炮响过之后，不待说是宣布特别戒严，在长沙城内，大索十日。”章四爷鼻孔里“扑嗤”笑了一声道，“他家里响了炸弹，还敢坐在长沙宣布特别戒严，大索十日，也不算是胆小了。他当时要钻入五斗橱，被跟随的护兵拖住，说刺客投了那个炸弹，已跑得无影无踪了，大人无须躲避，他才停了

钻，回头问这话是真么。门房也在旁边帮着说刺客确是已跑得不知去向了，曾参谋方离开五斗橱。定一定神，挥手教在房里的人都出去，他一个人把房门关着，连他太太都不给知道，换了装束，悄悄的从后门溜出来，跑到三井洋行，办了个保险的交涉，就住在三井洋行。写了封信给谭三婆婆，辞参谋长的职务，又写了封信给他的本太，教他太太从速处理家务，立刻动身到汉口某旅馆等候。他自己就由三井洋行保险到了汉口。他对人还夸张他的机警，说有神出鬼没的应变之才呢！”

林巨章笑道：“这样的人，我们理他做甚！他搬家也好，疑心也好，横竖我们不和他拉交情。就是伏焱，我也不过在尘世一日，尽一日的人事，谁有心情和他长来往？你不要多心，你是因和我有交情，陪我同走，不是单独去瞧他。”章四爷点头笑道：“我既同上车来了，还有什么话说？像曾参谋这样的人，便一辈子不投诚，也不见得有人恭维他的节操。并且他就是想投诚，老袁还未必定肯收录呢。”林巨章笑道：“那却不然。他也是个陆军中将，士官学校的毕业生。这样的资格，为什么还未必定肯收录？”章四爷道：“空空洞洞一个陆军中将，做得什么？光光一个士官学校的毕业生，这种资格，在老袁眼睛里，看见不看见也是个问题。”二人在车中谈话，竟把站数忘了。猛然听得掌车的高声唱着“高田马场”，车外的号手也在外面来回的唱报，才将二人惊觉，慌忙下车。都说万幸不曾被他抱到目白去，又要赶电车回头，才讨厌呢。林巨章走前，章四爷走后，出了停车场。

林巨章回头计议道：“我不曾来过这里，又不知道番地，得多费点时间，遇着警察便问，大约住在这里的中国人不多，只怕还容易寻觅。”章四爷道：“没有找不着的道理。不过这市外的警察很少，即问他也未必知道。我有寻人家的绝妙方法，

只须到这一带的米店，或青菜店、肉店去问，他们没有不知道的。因为市外的米店、肉店、青菜店都很少，又最欢喜做中国人的生意，中国人决没有从市内买这些食品来的。并且还有一层，最能使这三种店注意的，就是中国人欢喜记帐，这三种店大概都有本来往簿。我们去问他，翻出那簿来一看，比警察署造的册子还要明白。”林巨章笑道：“这方法果然绝妙。你看前面不就是一家青菜店吗？等我就去问他一声，看是怎样。”

林巨章走近青菜店门首，先脱帽行了个礼，才问道：“请问这高田马场住了很多的中国人家没有？”青菜店里，出来一个三十来岁的店伙答道：“这附近就住了四五家。高田马场地方宽广得很，不知共有多少家。”林巨章问道：“这附近四五家中，有一所房子住两户人家的没有？”店伙连连点头道：“有一屋共住两户人家的，新搬来不久，并有家眷。”林巨章向章四爷笑道：“你这个绝妙的方法，此刻实验了。”章四爷也笑着问店伙道：“这人家是什么番地？”店伙道：“番地却记不大清。我这里有簿，待我查给先生看。”说着跑入里面，拿了本簿出来，翻开看了看道：“丰都摩郡，二百八十四番地。从这里向东走，顺着路势转弯。上一个小坡，便看得见那所房子。”

二人听了，都很高兴，谢了店伙，照所说的方向走去。果然一上小坡，不到十多丈远近，就见一带森林，围绕着一所房子。林巨章笑道：“看这所房子外面的形势，很像有些邱壑，与普通日本式的房屋不同。可惜给曾参谋这个俗物住了，他那么胆小，住这种房子，夜间一定怕鬼。伏焱的胸襟虽雅尚一点，但也不是个有山林之志的人。并且他起床的时间过晏，山林清淑之气，一些也不能领略。”章四爷道：“不要批评了罢，防树林中有人听见，见面时难为情。”林巨章听了，举眼向树林

中望去，果见一个中国装的女子，在树林里面走动。幸距离尚远，料没听得。

二人走近大门，看门柜上挂的木牌，写着二百八十四番地，即将大门推开。林巨章先跨进去，见大门内一个草坪，坪中间一条小麻绳，两头系在树枝上，数十条五花十色的小手帕悬在小麻绳上，如悬万国旗一般，不觉笑道：“这是一种什么装设？”章四爷道：“必是一个极爱好的女子，才有这么多很漂亮的小手帕，洗了悬在这上面晒干。你看，不还是潮的吗？”林巨章道：“伏焱的太太，我知道没这么爱好，并没这么奢华，准是曾参谋的太太了。刚才我们看见的，大约就是在这里晒手帕。”边说边走近廊檐，听里面寂静静，没一些儿声响。林巨章咳嗽了两声，也没人出来。章四爷道：“正面房屋，多半是不住人的。我们都是熟人，何妨从草坪转过左厢去？”林巨章点头道是，绕到左厢一看，有三尺来高的一带生垣，围着一个小小的花园，靠花园这方面的阶檐，都用香色的暖帘悬着，看不见里面的房屋。

林巨章道：“这倒布置得很雅。只是把阶檐都悬满了，教人从那里上去呢？不管他，我喊一声老伏看。”接着放开了喉咙，连喊了几声老伏。即听得里面推得门响，有很细碎的脚步声，渐响到切近。暖帘一起，只见一个十八九岁的中国女子，从帘缝里露出半面，望着林巨章，用那极清脆的声音问道：“先生找谁呢？”林巨章一见这女子，不知怎的，立时把那厌恶尘世，要找月霞和尚剃度入山的念头，忘得一些影儿没有了。耳里虽然听得是问自己的话，心里也明白是应答一句来找伏焱的，只苦于一时如被梦魔一般，四肢软得不能动，口里嚅得不能说，两眼呆呆的对望着。

章四爷在后面看见，忙向前施礼说道：“伏先生在家没

有？”那女子道：“什么伏先生！我这里不姓伏，二位找错了。”
不知后事如何，下回再说。

第三十八章

责老友伏焱发正论 出东洋陈蒿初得名

却说章四爷进门时，见了那些手帕，就有些疑心是错了。及见这女子出来，更知道不对了。只得向这女子鞠躬道歉，回身要走。林巨章连忙说道：“且慢！请问女士，可知住这左近，有一家一个姓伏，一个姓曾同住的么？我问日本人，他们说不明白，因走错了。”这女子却不羞涩，从容答道：“我才搬来此地不久，不知道，请向别处去打听罢。”说毕，将暖帘放下。

林巨章还立着出神，章四爷挽了他的手道，“既不是这里，不走更待怎么？”林巨章道：“走呀，走呀，看走向那里去！问得清清楚楚，分明一点不错，又是两家合住，又是新搬来的，怎么会说是错了，不是件很新奇的事吗？”章四爷忍着笑，一声不响，才走出大门，林巨章回头看着门框上的番地道：“不是二百八十四番地吗？怎么会说是错了的呢？哦，明白了，曾参谋的胆子既是有那么小，躲在这里，必不肯轻易见人。伏焱也是个不大欢喜讲交际的人。两家必互订了条约，除了至好的几个朋友，常来不待通报的以外，凡是进门，开口问某人是不是住在这里，或某人在不在家的那一类的客，一概给他个绝望的回答。这种办法，亡命客中行的很多。我去年在长崎的时候，就是这么对付一般不相干的人。伏焱曾听我说过，所以也是这么办。我们再进去包管你会得着。”

章四爷心里实在好笑，但口里只得说道：“或者如你所料。不过我们再进去，她若仍是那么回说，我们又退了出来？未免有些像失心疯的样子，不大妥当。你要再进去，须在这里想出个最后对付的方法，我才放心陪你进去。不然，给人笑话，还在其次，只怕给人抢白几句，一时面子下不来。”林巨章想了想道：“最后对付的方法有了，你放心陪我进去罢。来，来。”说时伸手去拉章四爷。章四爷道：“最后对付的方法是怎的，且说给我听了，大家斟酌斟酌。”

林巨章还没回答，听得有皮靴声从坂上朝这大门走来，即停了口。二人都回头看，来的是一个二十多岁、穿洋服的青年。远望去，很有些飘逸出群的样子，渐走渐近，觉得他那脸上确是擦了不少的美颜水，才有那么浮在面上的一层和下了霜一般的颜色。二人正望着那青年，那青年也很注意二人似的，目不转睛的向二人满身打量。一步一步走到跟前，略点了点头问道：“二位来此地找谁呢？”章四爷一听是湖南口音，心里也以为林巨章所料的有几分着了。且不答他的话，反问道：“足下是住在这里吗？请教贵姓？”那青年听章四爷说话也是湖南人，两眼更不住的打量，口里答道：“我姓周，这房子还有家同住的姓李。”章四爷道：“没有姓曾的吗？”姓周的摇头道：“姓曾的不住在这里。此去半里多路，倒有一家姓曾的，和一家姓伏的同住。”林巨章连忙接着问道：“足下和曾某认识么？”姓周的笑着点头道：“我刚才从他家来。”章四爷笑道：“这却凑巧，免得又去问人。他那里是多少番地？”姓周的道：“他那里是丰都摩郡一千三百六十五番地，但是很容易寻找，那房子有极好记认的标识。二位顺着这条小路走去，并没弯曲，约走了半里路的光景，就留神看右手边，有一所新建筑的房了，半边西洋式，半边日本式的，就是他两家了。那姓伏的，住在

日本式房子里。”二人向姓周的谢了一声，姓周的即进门去了，随手已将大门关上。

林巨章道：“这姓周的说话时神情，很有些可疑，怎的一听你开口，他脸色便露出惊慌的样子来，向你满身打量？”章四爷道：“我也觉得他见我说话时，神色有些不对。但后来没继续看出什么可疑的形迹，大概他也是一个三四等的亡命客，听了我是同乡的口音，因疑心来到此地，或有于他不利的作用。及听说是找曾参谋的，他便放心了。知道与曾参谋认识，必是同类的人，所以殷勤指示。我们且依他指的道路走去。”林巨章虽点头，跟在后面走，心里总放那窥帘女郎不下，走两步，又回头望望。心想：这姓周的男子，必是那女郎的丈夫。外表虽像很飘逸，但看他那种油头粉面浮薄的神气，不是个有根气的男儿。他既才从曾家来，伏焱必也和他认识。我倒要打听打听，看那女郎和他是不是夫妇。林巨章心中这么一想，脚步便走的快了。

不多一会，已远远的看见一所新房子，形势和姓周的所说一般无二。二人正用手指点，说必是那一所无疑。忽见从那房子里面出来一大群的人，其中有几个穿中国服的，远处一望分明。章四爷道：“他家今日有什么事，出来那么多人。”林巨章道：“大约是会议什么。那走最后两个穿中国衣的，不是一个伏焱，一个曾参谋吗？只是胆小的人，躲在这地方住了，还公然敢开会集议，也要算是奇事了。”章四爷停了脚道：“我们且在此处待一会儿，等他们走远了，再走上前去，免得遇着熟人，又要说长道短。”林巨章心里也正因为外面都传说他投了诚，恐怕遇见同党的人，不知底细，与以难堪的词色，听了章四爷的话，连说很好。二人找着树林深密的地方，钻进去立了一会。探出头来，见那一大群的人都散得无影无踪了，才出

来，走近那所房子。知道曾参谋是住在西洋式的屋子内，便不走那边，径到日本式的房里，推得门铃响。伏焱已出来，看见是章、林两个，登时脸上现出惊疑的样子来。

林巨章拱手陪笑说道：“今日特来向你道歉。自从你搬走之后，我所过的日月，简直不是人类所能堪的。也毋庸我说给你听，你往后自然知道。”伏焱听得这般说，也摸不着头脑，只得打着笑脸，邀二人至里面客房坐下，勉强与章四爷周旋了几句，才向林巨章问道：“近来怎么的，有什么为难的事吗？我因新搬到这里来，布置一切很费时间，几次打算来看你，苦无工夫。才几天没见你，你脸上的颜色，就这般憔悴了。”章四爷从旁笑道：“他这两天，没把命送掉，还是微幸，容颜如何得不憔悴呢？”伏焱着惊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林巨章摇头道：“我也无颜说，也懒得说。四爷完全知道，要他说给你听罢。我和你患难之交，就为那不贤德的女人，险些儿伤了和气。”伏焱道：“各人的主张不同，便是亲兄弟也多有在政治上成仇敌的。于私人的感情，仍是没有损害。你我的事，却不能怪你那位太太。”林巨章道：“你这解说的话，隔膜得很。四爷把情形说给你听，你再说罢。”伏焱即掉转身来问章四爷。章四爷只得把昨今两日的事，说了个大概。

伏焱听了，向林巨章说道：“这事只怪你自己溺爱不明，才弄到这么个结果。你来到东京，我和你同住不到十日，他们苟且的事，外面就已有了风声。你看我曾和周克珂攀谈过话没有？张修龄的行止虽然不正，却比周克珂好些。他偷你的首饰固是无聊，不是我说庇护他的话，你也应担点错处。他跟你来这里亡命，住在你家里，除吃了你几颗饭外，得不着一文钱零用。他手边又挥霍惯了，我时常听得你那边的下女跑过我这边来，对我的下女说，张先生今日又抱了一大包的衣服到当店里

去了。他有多少的衣服，不当光了吗？你大处却不鄙吝，整干上万的冤枉花费，你一点也不计算，越是小处，越丝毫不肯放松。这也是你用人的一大缺点，失人心的一大原因。”章四爷忙跟着拍掌，说：“对呀！”

林巨章不服道：“老伏，你这般责备我。真不能教我心服。修龄用我的钱还在少数吗？你去问问看，在四川的时候，他每月薪水之外，我津贴他多少？一路到上海，同住在东和洋行，每人每日十块钱的旅费，住了个多月，都是由我给他开发的。还有在堂子里，吃酒打牌，三十五十的拿去。动身到日本来，坐船也是同坐的头等，花的钱还在少数吗？就只住在日本，我闲着没干事，他当然也只能作没差事时的想头，何能和从前一样，每月尚有薪水可领呢？自应大家将就一点，才不失朋友相谅之道。”伏焱笑道：“你这话也不错，所以张修龄不好意思向你要钱，就是因你说的这一段道理。不过你这话只就你自己一方面着想，在四川干差事的时候，你倒可不必津贴他，他有件差事在手里干着，不愁窘迫得没有办法。住在东和洋行，也不必住那么高价的房子。你便再花多些，也是东和洋行赚了。坐船同坐头等，和住东和洋行一样，张修龄所得，不过一时身体上之舒适，并不是坐了头等舱，住了头等饭馆，就和干了头等差事一样，有许多利益可享。至交卸差事之后，在日本又不比在内地，有亲戚朋友可以挪借。他跟着你亡命，住在你家里，你当然要供给他的用度，不过不能由他尽兴挥霍罢了。普通人情大概如此，十年的好感不敌一分钟的恶感。张修龄把衣服当了作零用，你知道也只不作理会，你从前对他的好感就渐渐消灭了，再长久下去，只怕拿你的生命去卖钱的事，都有做去来的这一日呢！”

林巨章道：“这种没天良的人物，谁还和他长久下去！我

受了昨今两日的教训，已是万念俱灰了。今日到这里来，一则是向你道歉，多年患难的朋友，不要因误解而失了和睦；一则来辞行，我只等退了房租，即动身回上海，找月霞上人剃度。你责备我的，虽是好话，但我既不想在尘世求生活了，别人也不能用我，我也无须用人。与木石居，与鹿豕游，用不着这种机心了。”伏焱见林巨章语气中，还带着护短的意味，便不再说了。拿着不相关的话，谈了一会。

林巨章受了这两日的刺激，心意虽然灰懒，但他素来是个热中事业的人，好色又出自他的天性，所以一方面说要捐弃一切，找月霞上人剃度；一方面见了那窥帘女郎，禁不住尘心又砰砰的跳动。此时心里又转念到那女郎身上去了，望着伏焱问道：“你这里今日有什么聚会吗？我们来的时候，见从这屋里出来了一大群的人。”

伏焱道：“老曾的太太，今日四十整寿。几个平日来往亲密的朋友知道了，都跑来吵着要多弄些料理吃。老曾极力推托，说怕外间误会，当作又会议什么，风声传出去，新闻记者也来了，侦探也来了，在此地又住不安宁。那些朋友说不要紧，都担任替他保险。他推托不了，才办了些什么料理。大家正在开始吃喝，果然来了个有侦探嫌疑的人，吓得老曾慌了手脚。由我出来向那人说了原由，敷衍出去了。老曾至此刻，心里只怕还是不安的。”林巨章道：“那有侦探嫌疑的人是谁？怎么消息就得的这么快？”伏焱笑道：“那人你不认识。老曾的神经过敏，定说他有侦探嫌疑，其实没有说得上口的凭据，并且是时常到老曾家里来的，今日偶然遇着了。在老曾这种多疑的人看着，便以为是有意来侦探。”林巨章道：“那人不是姓周么？”伏焱道：“你怎么知道？这就奇了。”

林巨章遂将找错了人家，遇着姓周的话，说了一遍，道：

“因听他说才从曾家来，所以我猜是姓周的。那姓周的是个怎样的人，老曾如何会疑心到侦探上去咧？”伏焱望了望章四爷笑道：“那人与章先生同乡，也不认识他吗？”章四爷摇头笑道：“湖南人在这里的同乡太多，我见过面认识的很少。我正有些诧异，他见了我，目不转睛的在我周身打量，此刻听说他有侦探的嫌疑，倒也有几分像是个侦探。”伏焱道：“他这侦探嫌疑的头衔，很来得奇怪。他也没做过类于侦探的事，也没交过做侦探的人，然而老曾加上他这个头衔，他并不能说是冤枉。因为他近来姘上了一个女子，那女子是个唯一崇拜袁世凯的人，常对人说，现在中国的人物，男子就只袁世凯，女子就只她自己。”章四爷笑道：“这句笑话，我曾听人说过。那女子不是姓陈吗？是我湖南女留学生中有名的尤物，向她求婚的最多。我因自己的年老了，不敢存这妄念，故不曾瞻仰过她的颜色。这样说起来，连那姓周的，我都知道了，叫周卜先。怪道那么油头粉脸。”伏焱点头笑道：“一点不差，就是他两个。我说章先生一定知道，他两个的声名，在湖南留学界都很大。”

林巨章道：“他两个已成了夫妇么？”章四爷笑道：“什么夫妇，一时的姘头罢了。周卜先家里现放着个老婆，听说岳州还有一个，此地又有个日本女子。”林巨章跳起来道：“这还了得！姓周的若不是用哄骗手段，我能断定，那女子决不嫁他！难道向那女子求婚的，便没一个及得这姓周的？”伏焱笑道：“你刚才还说要找月霞上人剃度，此刻就犯了个‘噁’字，再说下去，只怕连‘痴’字都要犯了。”章四爷也笑道：“他此时没‘痴’，在周卜先家里已‘痴’过了。我不给他一个当头棒喝，难说这时候不尚木立在那生垣旁边呢！”

林巨章听了，顿觉不好意思，坐来说道：“章四爷真是瞎

说。我那时是疑心她支吾，不肯说实话。像你这般罗织人罪，怪不得人家打量你几眼，你就证实人家像侦探呢！”章四爷哈哈笑道：“你就是害了这‘疑’字上的病，不是‘疑’字上加病，又如何得成‘痴’呢！”

伏焱听了，也哈哈大笑起来，向林巨章说道：“不必你替那陈女士说不平的话。他同乡的，近来因这事唱不平的论调，要开同乡会研究的，已有不少的人呢。”林巨章道：“这种事，不是同乡会的力量所能办的。”章四爷道：“他两个都是公费，同乡会的力量，可以将他们的公费呈请撤销，为什么不能办？”林巨章道：“是吗，充其量，撤销公费而已。对于陈女士之受骗，没办法使她觉悟。专撤销他们的公费，反足使陈女士废学，而于这种不正当的结合，仍一点不能发生阻止或妨碍的效力。”伏焱道：“反对这事的一多，其中自然有设法使陈女士觉悟的人，何必要你这世外的人鳃鳃过虑呢？”林巨章道：“我觉得年轻的女子，如奇花异草，大家应该维护她，不使她横受挫折。她年轻，阅历不到，上了人家的当，我们能够提醒她，叫她回头，也是一件盛德之事。就是已出家的和尚，不开口便说慈悲为本，方便为门吗？”伏焱和章四爷都望着林巨章笑，不做声。林巨章也自觉有些不好意思，搭讪着谈了会闲话，便同章四爷告辞归家。章四爷自回四谷。

林巨章归到家中，见陆凤娇搬走了，叫下女问了会走的情形。检查衣服及零星物件，凡不是她自己应用的，都不曾移动。一个人坐在房中，眼看着冷清清的气象，不由得心中凄楚，独自掉了回泪。左思右想，仍以回上海找月霞和尚为妥。夜间张修龄回来，林巨章也不提当票的事，只说自己要回上海，教他搬往别处去住。张修龄看林巨章待自己的词色，大不如前，心虚的人，早疑到是那当票被人抄着了。回房开箱一看，只急得

瞪着两眼，翻恨自己为什么怕施山鸣见了笑话，不将当票放在身上。难道他就知道我身上有当票，伸手来搜吗？这真是合该事情要败露，才有此事鬼迷了头的举动。这一夜，林巨章在里面房气恼，张修龄便在外面房悔恨，一般的难受到天明。张修龄无颜再向林巨章告辞，悄悄卷了铺盖，搬到神田甲子馆住了。林巨章起床，即叫下女把房东找来，退了房子。也不管陆凤娇和张修龄的下落，匆匆忙忙收束了家务，趁熊野丸回上海去了。此事已了，作者且慢慢的将周撰骗娶陈蒿女士的故事写来。

话说住在神田竹之汤的柳梦菇，历来和周撰交厚，在岳镇守使衙门同事的时候，柳梦菇就很肯替周撰帮忙。周撰娶过定儿之后，手中没了钱，在岳州住不下了，也是柳梦菇替他设法，才从省中运动了一名公费，重到日本来留学。自去年与郑绍旼互闹醋意，解散了贷家，他是运动进了联队，和樱井松子断绝了。在联队里，受了大半年的清苦，心里尚有些不能忘情岳州的定儿，请假回湖南一趟，想将定儿带到日本来。不料翁家夫妇因年老只有一个女儿，要留在跟前陪伴终身，不肯给他带去，只得又独自来到东京。这回却只在联队里挂了个衔，不愿再到里面去受那清苦了。终日在外面，和几个同走欢喜嫖赌吃喝的，在一块儿鬼混。同乡中有个姓何名叫达武的，本是一个当兵出身的人，辛亥年，在一个伟人跟前充一名护兵。那伟人喜他年轻，生得聪明，说话伶牙利齿，夜间无事的时候，教他认识了几个字。他在伟人跟前，很能忠诚自效，伟人有心想提拔他，问他的志愿是要当兵，还是要读书，若愿意读书，现在省政府正派送大帮学生去日本留学，好趁此把何达武三个字加进去。何达武听说有公费送去东洋留学，哪里还愿意当兵呢？立时向伟人磕了个头，求伟人栽培。伟人不费一点气力，只动一动嘴，“何达武”三个字便加入了留学生的名册。与那些考一次又考

一次，受几场试验，经几番筛选的没奥援学生，受同等的待遇，送到日本来了。这何达武因不是个读书人，不大和那班考送的说得来。只周撰要拉他凑成四个脚，好叉麻雀，常和他说笑说笑。他便对周撰很亲热。周撰同郑绍畋组织贷家，专一引诱新来的牌赌。这何达武算一个最肯报效的，同场的赌友，因他这个配脚是永远不告退的，哪怕同赌的更换了几班人，他总能接续下去，几日几夜，也不见他说一声精神来不及，就替他取个绰号，叫“何铁脚”。不知道细底的人，听了他这绰号，又见他是个武人样子，都以为他练过把势，双脚和铁一般坚硬。他自己也不便说明给人听。叫来叫去，有些好事的，更见神见鬼的，附会些故事出来，俨然这“何铁脚”是个最会把势的“何铁脚”了。大亡命客中，每因意见不合，有须用武力解决的时候，帮闲的，居然有把他请了去壮声威的。他运气好，却没一次真动手，被人识破。

他有姑表兄，姓李，名镜泓，也是在长沙运动了公费，夫妻两个，并一个小姨子，都在日本留学。这李镜泓年纪有三十四岁了。二十岁以前，还在乡下种田，因见废了科举，左邻右舍的青年都纷纷进学校读书，他也跟着在警察传习所毕了业，充当了一会巡长。他的妻子，姓陈，名毓，倒是个读了点书的女学生。姊妹两个同在周南女学校毕了业。妹子陈蒿，更生得姿容绝艳，丰韵天然。陈、李两家，本系旧亲，陈毓十七岁的时候，李镜泓正在警察厅当巡长，常在陈家往来。见陈毓生得齐整，托人说合。陈毓的父母也不知道一个巡长有多大的前程，但见他时常穿着金丝绉袖的衣服，戴着金线盘边的帽子，腰挂长刀，带着跟随的警卒，很像个有些声势的新式官员模样，便应许了这么亲事。过门之后，夫妻也还相得。这次遇了送学生出东洋的机会，陈毓极力耸恿丈夫四处运动，先补了名字，

她姊妹两个才上了个呈文到教育司，说愿与考送的男学生受同等试验。教育司批准了，考试起来，两个成绩都很好，同时录取了。两个的声名，登时传遍了长沙，没人不称羨。本章已毕。

第三十九章

何达武赌钱闯穷祸 周卜先吃饭遇娇娘

却说李镜泓带着妻子并姨妹，到了东京，在江户川租了所房子住下。何达武也因初来，尚住在旅馆里，听说李镜泓租定了房子，过去一看，还空着一间四叠半席的房没有人住，何达武要分租了，搬来同住。李镜泓因是姑表至亲，不好推诿，就分给他住了。何达武也不上课，每日在周撰设的那赌窝子里消遣时光。李镜泓夫妇也不问他的事。及周撰那窝巢散了，他就成了个没庙宇的游魂，整日东飘西荡。或是上野馆，或是三崎馆，推牌九、叉麻雀，总免不了他这个铁脚。

一日，他正从江户川坐电车到神田神保町下车，打算去上野馆寻赌。下车才行了几步，见前面一个穿洋服的，也是向北神保町这条路走。何达武看那人的后影，好像是周撰，忙急行几步，赶上去一看，不是周撰还有谁呢？喜得何达武心花怒放，连忙打招呼，笑问道：“许久不看见你了，你解散贷家的时候，为何信也不给我一个？害得我到处打听你和老郑的下落。有人说你进了联队，又说你仍回湖南去了。你毕竟躲在什么地方？去年常同在你那里玩的一班朋友，没一个不惦记你，都还想你出来，做个东家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你们于今没有我这个东家，就想我做东家。去年有我做东家的时候，你们的话，又不是这样的说法了。我的水子也抽重了，款待也不周到了。想邀成一

个大点儿的局面，就如上海的野鸡拉客一样，拉这个那个跑了，拉那个这个跑了。几时由你们发起，爽爽直直的，成个一次六人以上的局面呢？”何达武争着辩说道：“老周，你不要这么说。说那些闲话的，不过两三个没气魄的鄙吝鬼，输不起几个钱，有那些屁放。像我还对你这东家不起吗？”周撰点头道：“像你是没有话说。你此刻想到哪里去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说我有什么地方去？去年有你做东，就天天在你那里。你走了，没一定的地方，在上野馆、三崎馆这两处的时候居多。唉，如何得有你那里那么自由，那么畅快！夜间十二点钟以后，无论你心里如何想玩，多玩一刻也不行，手气好的，赢了没要紧，若手气不好，输多了，想再来了几手捞本，万分做不到，只得忍气吞声的，结了帐走路。”周撰道：“是这么有个限制，倒好些呢！手气好的，赢了一个算得一个，实打实落的上了腰；就是手气不好的，输也输得有个休止，不至输到稀烂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是个象，意见和我的不同。昨夜我在上野馆，约了今日邀一场牌九，我近来输的不成话了，难得在这里遇着你，合该我的运气来了，同去帮我一回忙罢！”周撰道：“我刚从上海来，行李还放在富士见楼。此刻要去看个朋友，不能陪你去。”何达武那里肯放呢，一把拉了周撰的手，不由分说的往上野馆拖。周撰只得说道：“不要拖，来往的人见着不成个样子，同你去便了。”何达武才松子手，二人一同到上野馆来。不一时，到了上野馆，周撰一边脱皮靴，一边问何达武道：“是谁人的东家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这里的东家不一定，到临时看谁的朋友来的多，便在谁的房里，就算谁的东家。”周撰道：“在旅馆里，便做东家，也没什么好处。馆主分了一半去，还有下女要吃红。余下来的，东家能得多少！”何达武道：“正是。”说着，引周撰到三层楼上，一个很僻静的房门首，推开

房门，让周撰先进去。周撰看是一间八叠席的房，房中已有六个人。周撰认识一半，一个是王立人，一个涂道三，一个小金，都起身向周撰招呼，问怎么许久不见你出来玩钱了？周撰随意敷衍了几句，回头看这三人，衣服都极平常，料没有多少油水，望着王立人笑道：“这房间是你住的吗？”王立人点头道：“我在这房里住了一年多了，不吉利得很。想要搬家，又难得有合式的地方。”何达武抢了涂道三坐的蒲团，递给周撰道：“你坐了再说，等一歇想个蒲团坐，是没有的了。你穿着这么漂亮的洋服，在席子上擦坏了可惜。”周撰真个坐下来，笑问王立人道：“你住在这房里，如何不吉利？”王立人蹙着眉摇头道：“我自从搬到这房里来，就倒霉极了，没一事如意的。近来更是大赌大输，小赌小输。十场之中，难得有一两场赢的。就是赢也赢的极少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不要说闲话，耽搁时刻。我们这里已有八个人了，快商议是牌九还是扑克。”小金也立起身道：“我赞成牌九，尽可容得多人。”周撰看房中没一个像是有钱的，便不愿意出手。王立人问他也赞成牌九么？笑答道：“你们大家的意思，说什么好，就是什么。我今日才从上海来，本要去看个朋友，没打算到这里玩钱的。铁脚在路上行蛰，将我拖了来，陪你们玩一会儿，我就要走的。”何达武连忙说道：“那不行。无论你想去会什么朋友，明日再说，今日是要靠你做一个正脚的。”小金、王立人也跟着说：“既来了，那有就走的理！”随着大家立起来，搬台子，洗骨牌。

王立人推周撰先做盘，涂道三已把牌抢在手里说道：“且让我先做二十盘，以后任谁接手，我都不问。”何达武看了不愿意，想伸手夺了牌给周撰，周撰忙暗地拉了他一下，何达武才鼓着嘴不做声。涂道三洗好了牌，大家掏出钱来，一角两角的摆了，周撰同何达武两个，坐在天门，周撰留心看了几条，

知道弊是没有的，只是见大家的注子太小，犯不着多押。何达武三角五角的输了几次，输得红了眼睛，抓出几张一元的钞票来，作一个孤注。周撰笑着把钞票收回收来说道：“何妨留在手里多玩几回，你怎么终年睡在赌里面，还是这么草包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就请你替我押罢。我的手气不知怎的，坏到无以复加了。”周撰真个替他匀着押。也是这日合当要闹乱子，涂道三的盘没做到一半，身边的二十来块钱，已输得一文不剩了。周撰帮何达武赢了十二元，何达武喜得不住的夸张周撰真赌的妙，真是一把好手。涂道三输了钱，那有好气？加以何达武进房的时候，抢了他的蒲团给周撰坐，眼中早已望着周、何两个冒火。所以上场的时候，听说王立人要推周撰做盘，他便将牌抢在手里，也是有意不给周撰的面子。开出牌来，见天门这方不利，看看的把何达武输得发急了，涂道三常和何达武在一块儿赌的，知道何达武的赌性，越赢越不肯出注，只要连输了几手，发起急来，就看荷包里有多少，扫数做一注，这一注十有九仍是输的。同赌的都说何达武只有输钱的胆，没有赢钱的胆。涂道三见何达武发急，将所有的钞票都做一注放了，满拟一两下，把这铁脚收服。偏巧周撰在旁不依，把钞票收了回去。那时涂道三就想发作的，因怕把局面搅坏了，受大家的埋怨，自己也还没赢着钱，勉强将性子按落。不料周撰赌的乖觉，连赢了几手。众押脚见了，都跟着走。因此不到十盘，把涂道三的一点点儿赌本赔得精光。这一气胸膛都气破了，圆睁两眼，望着何达武称赞周撰，把手向何达武一伸道：“喂，借十块钱给我做完这二十盘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我那有钱借给你？你没钱，让别人做。”涂道三朝着何达武脸上，就是一口唾沫吐去，把牌往席子上一拂骂道：“你借我的钱借得，我问你借钱，你就这么放屁！”何达武也跳起来骂道：“你输不起，不要赌！”

我不借给你，只由得我！”涂道三不等何达武骂完，一手拿着茶盘，连茶壶茶杯，向周、何两人的头上掼来。周撰眼快，早避开了；何达武头上着了一茶盘，茶壶茶杯都打在席子上。何达武如何能忍受得这一下，举眼向房中一看，没有可拿着当兵器的东西，即弯腰拾起一把磁茶壶，朝涂道三打去。却没打着涂道三，不偏不倚的，正着在王立人脸上。登时房中大乱起来。周撰见风色不好，趁着混乱之际，溜出来急急的下楼。帐房听得楼上嚷闹，已跑上楼来。周撰在楼梯上遇着，怕他拖注诘问，低了头往下走。刚把靴子穿好，何达武也跟着跑了下来，一同出了上野馆。何达武道：“亏我跑得快，再迟一步，就得罚我五块钱，还要呕气。”周撰问道：“怎么要罚五块钱，谁罚你的？”

何达武道：“你不知道上野馆新立的规章吗？因为每次赌钱，总是闹架散场，上野馆帐房为维持赌局和平起见，订了一个规章。共有五条，上写‘注意’两个大字，下面小字是：凡在上野馆赌博，他可担保没有警察侵扰，但来赌的有遵守以下规定的义务。规定第一条，求赌的以中国留学生为限。第二条，来赌的每场不得超过二十人。第三条，赌博时间午后一时起，至夜间十二点钟为限，逾刻至一分钟以上，罚做东的洋五元。第四条，不论赌博大小，每四小时纳保险费洋五元，做东的负责。第五条，因赌博发生口角，或至争斗，妨害他们治安时，罚后衅的五元。这就是新立的规章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这真是闻所未闻了。我在日本这么多年，没听人说过这种新奇的规定。只是今天并不是你后衅，如何能罚你的钱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能由我辩得干净的吗？涂道三那狗娘养的，自然要赖我后衅。就是王立人，若不受我一茶壶，或者还肯说句公道话；他偏受了误伤，脸上青肿得有个馒头大，他心里恨我，口里能不指我

是后畔的人，好罚我五块钱，消他的忿气吗？”周撰笑着点头道：“你走出来的时候，他们没看见吗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趁那帐房进来，指手舞脚骂人的时候，大家都吓得不做声，一个个光着眼，望着帐房，我就从帐房背后一溜。好在我们两人今日坐的天门，没有台子挡住去路，不然，可真糟了。你此刻不要去会朋友了罢，承你帮我赢了十二块钱，我请你去维新料理店，吃一顿料理罢。”周撰道：“此刻还不到五点钟，怎么吃得下？下次再请我吃罢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慢慢的走去，也得十来分钟，到那里再坐坐，如何吃不下？你难道不知道我有钱做东道的日子很少吗？走罢，不要客气，横竖是意外之财，就多吃一两元也不心痛。”周撰推却不过，只得同走。

一会到了维新店，上楼拣了个人少的座位坐了。随有下女过来，二人点了菜。何达武问周撰道：“你是个什么方法，每次赌钱，输的时候少，赢的时候多？并且赢还赢的大，输总输的少。同场的人，没一个不佩服。你毕竟是个什么法子，可以传授点给我么？”周撰笑道：“怎的没有法子？不过像你这般粗心的人，便教给你，也不中用。输了不待说，性子按纳不下，恨不得一两手捞回本，还想赢钱；就是赢了，得意的忘了形，以为自己手气好，无往不利；有时还要显气魄，分明自己押中了的，因头家叫卖没人承受，便把自己的注收了回来，又去买人家的。”何达武拍着膝盖笑道：“是呀，我赢了钱的时候，要是头家对着我一个人赌，我就最欢喜是这么，也有赢了的。但是虽然赢了，接连是这么弄几回，总是输得精光下场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是这么赌，哪有不输的！”何达武道：“我为了的是不知道赌的法子，所以是这么胡来。你今日若肯将法子传给我，以后自然照着法子赌了。”周撰道：“我赌钱有六句诀，每次照着诀赌，总是赢的。偶然大意一点，违背了那六句话，

就准得输几文。”何达武听了，喜得张开口望着周撰笑。见下女端了酒菜上来，即起身斟了杯酒，双手送到周撰跟前说道：“请你喝了这杯酒，教给我的赌诀，以后我赢一次钱，就请你吃一顿料理。”

周撰一边用手接酒杯，一边看楼梯口上来了一个妙龄女郎，身上穿着最时式的西装，长裾曳地，姿态横生，偏是作怪，一上楼，就拿着那双水银也似的眼睛，注视在周撰身上。在周撰眼睛里，平生不曾见过这般娇艳的女人，便是不加青眼，也会把持不住，那禁得起那么盈盈注视？立时把个周撰真是受宠若惊，惊得一颗心跳个不了，两眼也不由得望出了神。只见那女郎后面，接着又上来了一个年龄虽略大些，有二十开外了，风度却比初上来的差不了许多。最后跟着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，就粗恶得不相称了。那男子上来，也望着周撰。

周撰正在惊疑，何达武已回头看见，忙跑出坐位，向那三人问道：“你们怎么都到这里来了？”那男子答道：“在家里吃了午饭，她们要我同游靖国神社，我便带着她两个，在靖国神社玩到这时候。都觉肚里有些饥饿了，懒得回家，顺便来这里吃点儿菜。怎么今日这么多人？简直没有空位子了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各处座位，都是满满的，哪里还有空位子？好在我这桌子只有两个人，就在一块儿吃罢。这位周卜先君，也是同乡，在这里留学多年了。”何达武旋说旋和周撰介绍，周撰早已立起身来。何达武道：“这便是我表兄李镜泓。”

周撰连忙行礼，说了些仰慕的话，勤勤恳恳的邀三人入座。向陈毓、陈蒿也说了几句客气话。随拍手叫下女来，要了菜单，先送到李镜泓面前，请李镜泓点菜。李镜泓笑道：“不要客气。二位的菜已来了，请随便，尽管先用。我们只胡乱吃点儿点心，用不着点菜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说哪里话，我和达武交往，感

情如亲兄弟一般。李兄与达武又是表兄弟，怎的这般见外？若不嫌弃，将来叨扰的日子长呢。”何达武也在旁推着李镜泓说道：“你就点几样罢。卜先是个喜讲应酬的人，为人又极爽利，他一番好意，不领他的情，他反觉扫兴似的。”李镜泓只得照着菜单，写了两样。周撰还不依，要他多点，李镜泓又写了一样。周撰又将菜单纸笔，双手送到陈毓面前，恭恭敬敬的请点菜。陈毓笑着立起身答道：“就是这几样很够了。”周撰那里肯呢，逼得陈毓拿起笔来写了一样。周撰倒吓了一跳，心想：看不出李镜泓这般龌龊的人，竟有这么一个如花似玉的夫人，并写得这么好的字。

周撰心里这么想着，手里将菜单纸笔，又送到陈蒿面前，口里正预备着几句客气话待说，陈蒿已接过笔来，低头自向菜单上寻她自己素来欢喜吃的菜。寻了会，抬头用日本话向下女道：“你下去问厨房里，看有新鲜鳊鱼没有？若有，教厨子先提上来，给我看看。”下女应着是去了。周撰指着壁上贴的字条，向陈蒿道：“鳊鱼是有的，这里已写着贴出来了，就怕不大新鲜。但是有法子，看等歇提上来的怎么样。”陈蒿听了，看壁上贴着一张纸条，上写“上海新到鳊鱼”几个字，便笑着点点头。不一时，厨子提着一尾尺来长的鳊鱼上来，大家起身看了，何达武用鼻子嗅了嗅道：“还像是新鲜的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要嗅得出气味来，才算是不新鲜吗？你不会看鱼。”说时，指着鳊鱼的眼睛道：“这鱼不行，经过的日子太久了。诸位看这两个眼，都变了灰色，凹下去了。”随望着厨子道：“你这里有的，大概都是这一类，我和你打个商量，请你抽一刻工夫，我给你五块钱，去会芳楼也好，源顺也好，不拘那一家，去分两尾极新鲜的来，剩下的钱，就给你去喝酒。”厨子接了钱，笑嘻嘻的下楼去了。李镜泓看了不过意，向周撰谢

道：“这般破费周兄，怎么使得？”陈毓就埋怨陈蒿，什么菜不好点，偏要点鳊鱼。鳊鱼这东西，出水就死的，在上海尚且难得最新鲜的，不是使周先生为难吗？周撰忙接着笑道：“一点儿也不为难，等歇请李太太看，一定有极新鲜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卜先在日本多年，无一事不精明，无一事不熟悉。在别人办不到的事，他总有办法。他这种才干，当政客就很相宜，可惜他偏要学陆军，于今还在联队里吃清苦。”周撰道：“中国就是龌龊政客太多了，才弄到这一步。你说我当政客相宜，这话不是恭维我，简直是骂我。我几年前的眼光，就很瞧那些政客不来。此刻照国内情形看起来，更是对于那些政客们，不由我不痛心疾首了。为人吃不了清苦，便做不来事业，成不了人物。”

李镜泓听了，连连点首；陈蒿听了，更合了自己的心意，接着周撰的话说道：“军人未尝不知政治，何必专做政客。像现在的袁大总统，不完全是个军人？看他在政治舞台上，一般号称政治大家及政治学者，谁不在他大气包涵之中奔走效死？即如日本双料的有贺博士，受聘到北京去当顾问，在东京动身的时候，对送行的吹了些绝大的牛皮，说称他为顾问，毋宁称他为教师，称他为保姆。此去北京，要引老袁上政治的轨道，正如教师教育儿童，保姆维护婴儿，很得去费一番心血。及到了北京，见过老袁一次之后，论调就完全变更了。对人说到老袁，总说是聪明天亶，为现今世界上特奇特怪的一个大豪杰，日本人所以著有《怪杰之袁世凯》的这部书发行。近来那位双料博士，更巴结老袁无所不至了。居能拿着文学博士兼法学博士的资格，替老袁拉起皮条来。连他们日本人都觉不好意思再回护他们的双料博士，只得在报纸上说双料博士老糊涂了，公然受袁世凯多金的运动，撮合一个日本很有学识的女家庭教

师，即在袁世凯家中当家庭教师的，与袁世凯作妾。并宣布老袁家庭的组织，说有八个妾，四个见习妾。双料博士所撮合的，可预卜将来最得宠幸。世界的公例，本多是政客驱使军人，侮弄军人，但是像袁世凯这种军人，就没有政客不是在他驱使侮弄范围之内的。我所以时常说，论当世人物，不能不首推袁世凯。”

周撰见陈蒿说话大方的很，却又没有胡蕴王、唐群英他们那班女豪杰的放荡样子，不由的心里愈加敬爱，尽着语言中所有恭维赞美的话，都搜出来向陈蒿恭维赞美了。陈蒿异常高兴。须臾酒菜上来，周撰亲向各人斟了酒，陈蒿的酒量虽不大，却也能饮得几杯，加以周撰殷勤劝，酒落欢肠，不觉红连双颊。此时已是七点多钟，电光之下，看陈蒿容光焕发，如映着朝阳的玫瑰，鲜艳绝伦。在周撰的眼中见了，恨不得立刻把陈蒿吞入肚中，免得迟了，落到别人口里去。这时周撰也喝了几杯酒，色胆更大了，偷空即瞟陈蒿一眼。在陈蒿心目中，未必便看上了周撰。但是她今年才得一十八岁，十五岁的时候，在周南女学校读书，就已被一个明德学校的中学预科学生引诱得破了身子，情窦已经大开。周撰虽然算不得美男子，然在普通一般青年中，能比赛过他的却也不多。年轻的女子，又加上些酒意，哪里有工夫把持，怎能不回瞟周撰几眼？周撰得了这几个眼风，胜似奉了九重丹诏，一时又惊又喜，坐在椅上几忘了形。何达武靠他右手坐着，忽然推了他一把，吓得他忙把心猿上锁，意马收缰，回头望着何达武。

不知何达武推周撰是为了甚事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章

卖风情陈蒿抢酒 办交涉周撰呈才

却说周撰被何达武推了之后，又听得何达武说道：“鱼买来了，你不看看吗？”周撰才抬头见那厨子，捧着两尾鳊鱼，立在门口，因没人喊他进房，依日本的习惯，不敢胡乱往房里闯。周撰遂向那厨子点头道：“拿到这里来看看。”厨子捧进来，周撰略望了望，笑对陈毓道：“李太太请看，像这样的，要算是很新鲜的了。”陈毓姊妹都看这鱼的颜色，比初拿上来的是新鲜许多，两眼乌黑，一点也不凹下去。厨子说道：“这两条鱼到此地，不过二十分钟。我去这么久的时间，就是坐在会芳楼等它，刚从火车站取来，我拿了这两条就走。”周撰夸奖他能干，笑着问陈蒿道：“小姐欢喜怎生烹调？”陈蒿笑道：“既有两条，一条醋溜，一条红烧罢。”厨子应着是，捧了要走，周撰喊道：“且慢！”厨子停了脚问怎么。周撰道：“你照着小姐吩咐的，用心好好的弄了，只要小姐吃了合口，我另赏你两块钱。”厨子欢喜得连说请放心。

厨子去了，周撰笑对李镜泓道：“这厨子的菜，本还弄的不错。只是他有宗大毛病，欢喜喝酒，一喝上了几杯，就胡乱弄给人家吃，咸淡都绝不注意。知道他脾气的人，只要给一顶高帽子他戴了，或多赏他几个钱，他一用心烹调起来，在东京各料理店的厨子，没一个能赶的上他。这维新店的生意，就全

仗他这个厨子。虽然房间又仄狭，又肮脏，生意却能比别家都好。”李镜泓是个老实人，只觉得周撰是这般殷勤款待，初交的人，未免有些过意不去。陈毓虽是个懂风情的，眼中已看出周撰对自己妹子的意思来，但是初次见面，也不能不跟着丈夫说些客气话。惟陈蒿随意吃喝，不说什么。鲤鱼来了，首先尝了一点，颠了颠头笑道：“这厨子是还不错，以后须得多照顾这馆子几次，多赏这厨子几个钱。你们大家吃吃看，合不合口？”周撰得意笑道：“这样是小姐指定的菜，只要能合小姐的口，便是幸事了。”说着，又拿起壶，满满斟了杯酒，送给陈蒿。陈蒿正待伸手来接，陈毓低声向陈蒿道：“酒要少喝些。早起还在咳嗽，就忘了吗？”周撰听得，连忙将酒收回说道：“原来小姐有些咳嗽，是我不该劝小姐多喝了两杯。好在这葡萄酒不厉害，我们大家用饭罢！”陈毓说好，陈蒿立起身，伸手在周撰面前端了刚才那杯酒，一口喝了笑道：“咳嗽与酒有什么相干？我又不是喝酒喝得咳嗽的。这下子可以用饭了。”下女盛上饭来，大家都吃了些。周撰先下楼去会帐，回身上楼，要请他们同去锦辉馆看活动写真。李镜泓说叨扰过份了，执意不肯。周撰只得说下次再来奉请，一同下了楼。

周撰暗地拉了何达武一下，教何达武不要和他们同回去，何达武已会意。李镜泓引着陈毓姊妹道扰作辞。陈蒿临去时，用那脉脉含情的眼波，很回顾了周撰几下。周撰的神思，立时又颠倒起来。望着三人去的远了，才一把拉了何达武的手，走到僻静地方，跺了跺脚，拿出埋怨的声口问道：“你同住的有这样一个美人，平日何以全不见你向我提一提？你这个人，未免太不把我当朋友了。”何达武也急的跺脚道：“我如何不把你当朋友？无缘无故，教我怎么向你提？你又不曾问我。”周撰道：“你的眼睛，美恶都分不出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这话

更说得稀奇，怎么谓之美恶都分不出？”周撰道：“你分得出美恶，你表嫂的妹妹，生得是美，还是生得不美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不美是不能说，但我和他们终日在一块儿，也不觉得什么美的了不得。”周撰冷笑道：“原来你的眼光这么高。我问你，她已定了人家没有？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不曾定人家。她这个人，很不容易合格。在内地时，人家向她求婚的不算，只讲从去年到这里来，专向她求婚的信，都有四十多封，托人所说的，以及当面请求的，还不在此内。她没一处中意的。你看她这个人，是容易合格的么？你想转她的念头，就很要费一点儿气力。”周撰踌躇了会问道：“你这表兄，为人怎样，不干涉他姨妹子的行动么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这表兄，是个极可怜的人。他配干涉他姨妹子的行动，倒是个汉子了。连自己老婆的行动尚不能过问，差不多翻转来，要被他们干涉了。”周撰点了点头问道：“你看你表嫂，平日约束她妹妹怎样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刚才在席上没看见吗？”周撰怔了怔问道：“在席上看见什么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劝她少喝杯酒，你又已将酒收回了，她偏要端起来，一饮而尽。你看约束的怎样？”

周撰听了，心里恍然大悟，笑向何达武道：“这事你替我帮了忙，弄成了功，无论你向我要求什么，只要我力量办得到的，无不承认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这事你教我怎生替你帮忙？我生性又不会说话。”周撰道：“不要你多说话。你表嫂若向你问我什么，你只替我多吹些牛皮就得了。你明日下午不要出外，我一两点钟的时候，到你那里来看你。你那里是江户川町多少丁目多少番地呢？”何达武说给周撰听了，周撰恐怕忘记，拿出日记本来，走到电光下写了。何达武道：“你说了的，教给我的赌诀，趁这时候说给我听了罢，往后说不定又忘记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哪怕没时间说吗？明日到你家时，一定教给你就

是。我的行李，今日从船上搬到富士见楼，还动都没动，此刻得回去清理清理。我说给你的话，拜托你不要忘了。”说着，对何达武点点头，提起脚走了。何达武自去不提。

却说周撰别了何达武，归到富士见楼。这富士见楼，是一家完全住日本人的旅馆，在四谷区富士见町，规模很不小，三层楼房，上下共有百多间房子。当学生的人，住这种旅馆的绝少，都是些日本各界的绅士商人，偶然来东京住几天半月，又想地方清雅一点，就到这种旅馆来。下女的招待及起居的便利，都在那些闹市中大旅馆之上。周撰一则因手中有了几百块钱，最欢喜的是充日本绅士；一则他虽不想再进联队受苦，却又舍不得就这么把名除了。住在联队附近的旅馆，打算看有比进联队再好的机会没有，若过了三五天没有机会，仍是要进去的。想不到今日才到，便遇了这种好机会，再进联队的心思，是不待说立时打消了。这晚归到富士见楼，正在玄关内脱卸皮靴，听得外面呀呜呜的一乘汽车来了，在旅馆门首停了车。那时日本坐汽车的人很少，不由得停了步，看车内下来什么人。只见先跳下来一个男子，穿着商人的和服，年龄二十多岁，望去像是什么商店里的店伙。接着下来一个女子，穿着一件极鲜艳的柳条缩缅棉服，外面却没穿羽织，鬓发蓬松覆面，一条银鼠围襟高高的盘在肩上，把脸遮了一半，看不出容貌美恶。周撰在日本久了，熟悉日本情形，看了这女子的衣服举止，已能断定是个上等人家的，不是小姐，便是少奶奶，年龄至多不过二十四五。那男子等女子下了车，即跨进旅馆玄关。见已有两个下女跪在门栏里喊请进，那男子脱帽点一点头问道：“贵旅馆有空房间没有？不拘房间大小，但须僻静一点的。”下女连忙应道：“有。”那男子回头望了望那女子，那女子即跟了进来。

周撰看在眼里，心里想：这么个高贵的女子，怎么跟着个

这么卑下的男子？这事情奇怪。当下见下女已引着男女二人上楼去了，自己收好了皮靴，便也跟着上楼。也不知道下女将二人引到什么房间里去了，只得回到自己定下的房间。把行李检好，打开铺盖，坐下来想刚才进来的两个男女，一定也是为爱情驱使，才跑到这里来，找僻静房间取乐。日本女人讲恋爱，每每不论人品，这是日本女人一种最奇怪的特性。因想到今日自己于无意中，遇了陈蒿这么一个绝世的美人，据何铁脚说，她的身分很高，许多人向她求婚，都不在她眼内。而今日对我，却很像已表示愿意。上楼的时候，我和她并不曾见过面，她就像认得我似的，不住的拿那双追魂夺魄的眼睛，向我浑身打量。后来喝酒的时候，更是有情有意的向我使眼风了。不是何铁脚提起，我到没留神，她伸手到我眼前，抢那杯酒喝，不是有意在我面前表示，她姐姐管不了她吗？今日初次见面，便能得这么好的结果，真要算是侥幸了，明日去时，身边少不得要多带几个钱，得便请他们吃喝游览，总不要露出寒碜相，给她瞧不起。好在我这次从湖南来，骗了汤芑铭几百元侦查费，暂时还不愁没钱使，要不然，专靠一名公费，哪有钱来讲应酬？这事就没有希望了。这也是天缘凑巧，合该我有这一段艳福享受，才有这凑趣的汤芑铭送钱给我。

周撰一个人坐在铺盖上，越想越高兴，空中楼阁的，揣摩了半夜，神思困倦了，一觉睡去。在睡乡中，也不知经过了多少时刻，猛然被一阵脚步声惊醒转来，开眼看房中，日光已从缝里射在枕头上。忙从枕头底下摸出金表来看，还好，才到八点钟。连忙起来，一边披了衣服，一边按电铃叫下女，连按了几下，不见有下女来。诧异道：“电铃坏了吗？这种旅馆的下女，平日呼应最灵的。”接着拍了几下手掌，也不见有人答应。刚要再伸手去按电铃，已听得外面脚步声响，好像是下女来了。

门开处，果是下女。进房先行了个礼说道：“很对不住，来迟了。因为本旅馆，今早发现了自杀案，警察、刑事来了许多，向我等盘诘情形，因此听了电铃响，不能抽身。”

周撰问道：“什么自杀案，本旅馆的人吗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不是本旅馆的人，是昨晚来投宿的一男一女，坐着汽车来的。”周撰吃了一惊道：“不是我昨夜回来的时候，遇着的那两个男女么？”下女想了想道：“不错。那时候先生正在玄关内脱皮靴，就是他两个。他进来要僻静的房间，是我带领他二人，到二层楼四十一番室内。那男子问我：‘这时候能叫菜么？’我还没答话，那女子已接着说道：‘何必问呢？东京市内，你怕也和乡下一样么？便再迟几点钟，也能叫菜。’那男子点头，叫那女子说，要些什么菜。那女子向我说了几样菜，男子说先打一升酒来再说。我便照着那女子说的，向日之出料理店打了个电话。一会儿酒菜齐了，我送进去一看，两个人好像同睡了会，才起来的样子，铺盖打开了，男女都在系带。见酒菜来了，两个对坐着吃喝，我还在旁边斟酒。男子喝过几杯，问我这一带有出色点儿的艺妓没有，我说赤阪就很多，男子教我去叫几个来，热闹热闹。女子止住我，说道：‘就这么清淡多好，叫了他们来，嘈杂的讨厌，不要去叫罢。’男子道：‘不叫怎么行？这酒我也喝不下去了。且叫两三个来，闹一会子，你若讨厌她们时，再打发她们走就是了。’女人听了，便不做声。我又出来打电话给赤阪松乃家，叫了两个能唱会跳舞的艺妓，陪着他们二人吃喝。一升酒喝完了，又加了五合。我们正议论，倒看这两人不出，竟有这么会喝酒。直喝到十二点多钟，艺妓去了，我收拾了碗碟出来，便没人再讲那房间里去。今早我同伙的，走四十一番室门口经过，远远的就看见那格门的纸上，洒了多少的血点，阳光照得分明。走近前一看，那血点还有些

没干呢。吓得我那同伙的由门缝里，用一只眼向里面张望。只见一男一女，都倒在席子上，满席子都喷的是鲜血。男子手中，还握着一把明晃晃带血的尖刀。我那同伙的看了这种惨状，只吓得目瞪口呆，说话不出，哪里还有推开门看的勇气呢？连腿都吓软了，慌慌张张的往楼下乱跑。老板见她吓变了颜色，忙拉住她问做什么。好一会，她才能说出原由来。老板听得也慌了，我们大家到四十一番室一看，两个人都躺在鲜血里面，早已断了气。就只男子手中握了把刀，女子两手空着，咽喉上裂开一条血口，有寸多深，喉管已割断了。男子是自己剖腹死的，肠肚都由小腹旁边一个窟窿里流了出来，看着好不怕人哪。”

周撰听了，惊异了好一会，见下女已将铺盖收好。周撰问道：“警察刑事来验了，曾怎么说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没怎么说。男女两个身上，说是搜出了两封遗书，警察就只和刑事看了会，并没说出来遗书上写了些什么。只向老板说，这两个都确是由他各个人自己决心自杀，绝无他杀嫌疑，与本旅馆不生关系。老板也只求与本旅馆不生关系，就安心了。此刻不知道是怎样，我到这里来了。”周撰心想：怪道昨晚我见那女子，就觉有些奇异。看她的衣服举止，确像是高贵人家的女子，但是怎么出来到旅馆投宿，连外褂都不穿一件，头发也是乱蓬蓬的，原来是要到这里来自杀，可怜这一对痴男怨女，知道是如何的两情不遂，才走最后的这一条路。也亏了这个男子，能下得来这种毒手，从容把自己心爱的女人用刀杀死，然后剖自己的腹。居然人不知鬼不觉，都达到了自杀的目的。这比志贺子爵的夫人，跟着自己家里的汽车夫，去干叶县跳火车自杀的幸福多了。那汽车夫白送了一条命，子爵夫人至今还是活生生的，听说又姘上那接脚的汽车夫了。周撰坐在房中胡想，下女端上早点来，才记起自己不曾洗面，拿了盥沐器具，走下楼去洗脸。

见大门口拥着一群的人，还停着一辆马车，警察正把闲人驱散。周撰立在楼梯旁边，望着门外，忽听得背后脚步声音响的很重，回头一看，吓得连忙倒退了几步。原来两个工人，用番布床抬着那女尸，从后面楼梯下来，转到前面。周撰心想：幸亏我是个不怕鬼的人，若是胆小的，旅馆里出了这种事，此刻又当面碰了这可怕的尸首，这旅馆准不能住了。再看两个工人将尸首抬到玄关里，即有两个四十来岁绅士模样的人，走近尸跟前，都苦着脸，对着尸摇头叹息。一个回头在马车夫手上接过一条毛毡，这一个就伸手将女尸的头面搬正。周撰看那女尸的脸，虽然是一个死像难看，但仍不觉有可怕的样子，可想象她生前的面目，必是一个极美丽的女子，并可想象她就死的时候，必不觉着有什么痛苦。若死时有丝毫感觉痛苦，便不能这么垂眉合眼的，如睡着了的人一般。看着这人拿毛毡盖上，工人抬起了，才转身洗了脸。回到房里，拿起面包吃了一块，心里也不知怎么，一感触这自杀的事，就吃不下去了，胡乱喝了些牛乳，下女来收食具。

周撰问道：“那男子的尸，搬去了吗？”下女道：“男子的尸，早搬到火葬场去了。他是熊本地方的人，此间没有亲属。”周撰道：“女子是哪里的哩，刚才是她自己的亲属来搬的吗？”下女望了周撰一望，笑道：“我说给你听，你可不能去外面告诉人。警察叮嘱了，不许往外面宣传，老板也教我们守秘密，传出去了，恐怕妨碍营业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但我是住在这旅馆的人，你告诉我不要紧，我不给外人知道便了。”下女正待往下说，忽听得脚声响，渐响渐近，下女听得出是老板的脚声，吓得立起身来，端了食具往外就走。老板恰走到这房门口，用指轻轻在门上弹了两下，下女推开门，让老板进来，老板立在门外，向周撰行了个礼。周撰起身让进房，

递蒲团给老板坐。老板也没坐下，立在房中说道：“不幸的自杀案，发生在敝旅馆，致使光顾敝旅馆的诸位先生都受了惊恐。我非常不安，特来向先生道歉。并声明这次的自杀，已有充分的证据，可证明是由自杀者各自之决心，不但与敝旅馆没有关系，与其他一切人都没有关系。此刻已由警察通知死者家属，将尸首都搬往火葬场去了。请先生安心住下。”说完，又向周撰行了个礼，退出房外，轻轻将房门带关，走向隔壁房里道歉去了。

周撰心想，日本人做生意真周到，有他这么一道歉，就是要搬走的，这两日也不好意思搬走了。但他虽想把这事秘密不宣传出去，各新闻未必肯替他隐瞒，这样大的事件，也不登载吗？并且这种爱情自杀的事，在日本不算稀奇。统日本全国计算，每日平均有一个半，那里秘密得许多。只是我仍得叫下女来问个明白，我才放心。好在这个下女欢喜说话，刚才要不是老板来打断了话头，此时我已问明白了。想罢，按了按电铃。不一刻，下女推门进来。周撰一看，不是早起那个，换了个年老的。周撰不便说教换那个来，只得借着别事支吾过去了。心想：明日新闻上，想必有记载出来，迟早总得打听明白，此时不问也罢了，随即换好了衣服，带了些钞票在身上，出来会了几处朋友。

午后一点钟的时候，乘着江户川行的电车，到江户川来。照着日记本上写的地名，不待十分寻觅，一会儿就找着了，周撰看是一座半旧的房了，门面狭小。门柜上挂一块五寸多长的木牌子，上写“精庐”二字，看那字的笔画，与陈蒿昨日在维新店开菜单的笔画差不多。何铁脚是不待说，不能握笔，就是李镜泓也写不来这么好的字。周撰立在门口，听了一会，里面没有人说话，推开门喊了一声“御免”。只见何达武开门出来，

一见是周撰，喜得拍手笑道：“好了，卜先来了，这交涉有人去办了。”周撰摸不着头脑，问是怎么，接着陈毓姊妹都跑了出来，周撰连忙行礼。

陈蒿先笑着开口说道：“周先生来得正好，我们家里正出了个很滑稽的交涉，非日本话说得好的不能办。”周撰脱了皮靴进房问道：“什么滑稽交涉？”陈毓让周撰到自己房里，递蒲团给周撰。周撰是初次到这里来，见是一间六叠席的房，虽没有贵重的陈设，却清洁得很。重新向陈毓、陈蒿行了礼问道：“李先生怎的不见？”陈蒿笑道：“就是办滑稽交涉去了，不会回来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他那阴天落雨学的日本语，和我一样，遇了晴天就不能说。我料他这交涉决办不了，你昨晚若不是约了今天到这里来，我已要向各处去找你了，你且坐下来，要她们两个说给你听罢。”大家都就蒲团坐了。

陈蒿说道：“说起来，周先生可不要笑话。上个月，我们因公费没发下来，家中无钱使用，又不好开口去向别人借，我便取了个金手钏下来，教姐夫拿去当。我那个钏，有四两多重，可当两百来块钱。姐夫说当多了难赎，手上钱一多，就会胡花。他跑到鹤卷町一家当店里，只要当五十块钱。昨日公费领来了，今日吃了早饭，姐夫就带了当票去赎。那当店把钱也收了，当票也收了，教姐夫坐在那里等，说立刻就拿来。姐夫等了两点钟，不见交出来，就逼着当店要，当店仍是教等。姐夫急起来了，要他把当票和五十几块钱退出来，当店又不肯，姐夫便在那里闹起来。但是姐夫的日本话说得不大好，闹了一会，也没闹出结果。看看等到十二点钟了，姐夫说我要回家去吃午饭，你没手钏给我，当票和钱也不退给我，我手中没一点凭据，钏子不白丢了吗？当店见姐夫这么说，就拿出那当票来给姐夫看，已是圈销了。姐夫气的要喊警察，当店才怕了，另拿了一

张纸，写了几句话在上面，说今日午后一点钟，凭这纸来取四两三钱重的赤金钏一个，下面盖了当店的图章。姐夫拿着那字回来，气得连饭都吃不下。胡乱吃了一点，又拿着那字去了。看再过一会怎么样，若迟到三点钟还不回来，只好请周先生辛苦一趟，代替我们去办这个滑稽交涉。”

不知周撰如何回答，下文分解。

第四十一章

炫学问批评情死 办交涉大占上风

却说周撰听了，笑道：“日本鬼常有这一类的事。我前年经过一次，性质和这事一样，我从柏木吴服店买了两百多块钱衣料，送到一家和服裁缝店去缝制，约好时间去取，到期我打发下女去拿，回来说没缝好，过几日，又教下女去，回来仍是说没缝好。我只道那店里忙，索性又等了一个礼拜，我自己跑去问。那店里说才缝好了一件，拿出来给我。我看是一件穿在贴肉的襦袢，心想：日本衣服是最容易缝制的，怎么几件衣缝了半个多月，才缝好了一件襦袢？这襦袢并算不了一件衣服，缝起来手脚快的，不要三四个小时就缝好了。当时觉得有些可疑，口里只不好说出来，是他店里把裁料拿去当了。问他还得多少日子才能缝好，他踌躇了一会道：‘误了期，实在对先生不起。我这里赶快缝制，缝好了，立刻送到先生家里来。’我知道那裁缝不是个无赖的人，料不至完全把我的裁料骗去。他没有抵款，决不敢抽当，大概是发生了特别原故，抵款不曾到手，便逼着他，也是拿不出来的。他若是不肯顾他自己的面子，巴不得你告警察，将事情揭穿了，他倒好搪塞了。警察也过限期令他交出来。因此我见那裁缝说缝好了立刻送到我家里来，我便不说什么了，后来我也不去催他，又过了十多天，他把衣服缝好送来了，他见我望着他笑，知道我已明白是他抽当

了，所以十多日不去催他，他倒爽利，一五一十的说给我听。原来是他一个最相关切的朋友，发生了急难的事，求他帮忙，借一百块钱，约了十天归还。他一时手中拿不出，因见只有十天归还，便把我的裁料抽去当了。他那朋友，迟到二十天才将钱还来，遂露出了马脚。他非常感激我没教警察勒逼他，自愿不要一文工钱，我如何肯白教他做呢？”

陈毓笑道：“那裁缝肯这么救朋友的急，倒是一个好人哩。据周先生看这当店不至于掣骗么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掣骗不了。当店不是没有资本的人所能开的，其中必有旁的原故。李先生来此不久，日本话听不大清楚，等歇若再不回来，我去瞧瞧就明白了。”陈毓道：“我也疑心是有旁的原故。一个金镯，又值不了一千八百。那当店若是亏了本，周转不来，就应该歇业，不能每日撑开门面，等着人家来逼迫。”

陈蒿笑向何达武道：“你横竖是个有名的铁脚，何不先去鹤卷町瞧瞧，看姐夫的交涉办得怎么样了？周先生且在这里坐着，等你的回信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这铁脚，是会跑路的铁脚吗？”陈蒿笑道：“做会把势解，可以说得过去，做会跑路解，自然也可说得过去。从这里去鹤卷町，又没多远的路。刚才姐夫去的时候，邀你同去，你就说约了周先生来，不能不等。此刻周先生已来了，你还等谁呢？”陈毓抢着笑道：“可惜那当店里没有牌九、麻雀，有时，多久去了。”周撰也笑道：“如有牌九、麻雀，当然应去证明铁脚的真正解释。这里就有铁手，也挽留他不住了。”

三个人倒像约齐了似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说得何达武不好意思不去，只得拿了顶帽子，往头上一套，走到大门口，复回身转来，望着周撰道：“你昨夜说了，今日来这里教给我的那件事，就忘记了吗？”周撰听了，愕然了半晌，才点头道：“

呵，那不容易吗？回头来准教给你便了。我又不跑，急怎的？”何达武才答应着去了。

周撰和陈毓姊妹，便坐着清谈起来。周撰的一张嘴，本来死人都可以说活，今日又有意在陈蒿面前逞才，估料着陈蒿一个年轻轻的女学生，纵有知识也是平常，除了在学校里几门普通科学之外，还有什么常识？凡事放开胆量，无中生有，穿凿附会的谈得天花乱坠。果然把个自命有才识的陈蒿，听得渐渐的要将佩服袁世凯的心思，佩服周撰了。周撰这才把富士见楼昨夜的爱情自杀事件，说给陈蒿二人听听，看二人如何评判。陈毓道：“这女子未勉强贱一点，怎么会跟着一个商店里的小伙计情死？太不值得！”陈蒿道：“这就难说。只能怪这女子当初不该不慎重。既是到了无可如何的时候，拼着一死，那就无可批评的了。”陈毓道：“是吗，我也就是这个意思，并不是说她不该情死，是说她不该跟着商店里的小伙计情死。身分太不相当，就不值得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为的是身分太不相当，才有情死之必要。身分相当的，也就不会有这种惨事发生了。”

陈蒿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他们这情死是因身分不相当发生出来的吗？”周撰道：“虽不能由这一句简单的话概括情死的原因，只是也要占情死原因之一大部分。‘情死’这两个字，在中国是绝少闻见的。丈夫死了，妻子守节的虽也是情死的一种，但那种情死，世人见了，只有好的批评，没有恶的批评，不能与日本之所谓情死者相提并论。日本人之情死，我敢下个武断的评论，纯粹是因两方面不得长久时间，以遂其兽欲之放肆。而相手方之男子，每居于身分不相称之地位，更时时顾虑其所垂青之女子，初心或有更变。盖社会制裁的力量，足以警惕偶为兽欲鼓动，不暇择配的女子，使其于良心上渐次发生羞

恶。再双方苟合既久，女子的家庭无论有夫无夫，必发生相当妨碍，以阻遏女子此种不相应恋爱的长育。如是身分不相称的男子，欲保有神圣的恋爱，至死不变，就除了趁情女子恋奸情热的时候，威胁他同走情死这条路，没第二条路可走。我这话有最容易证明的证据，二位但留神看新闻上所发表的情死案，哪一件不是由男子逼着女子死的？哪一件是曾苟合了一年两年的？哪一个跟着情死的男子，是有财产有身分的？都是些对于自己的生活没多大的希望，才肯为爱情牺牲生命。女子则一半为男子威胁，一半为偏狭的虚荣心所驱使，以情死为美人的好结局。因此日本才时有这种惨剧演了出来。其行为不正当的不待说，我所以常说日本人没真正的爱情，丈夫死了殉节的事，我在日本将近十年了，从没听人说过一次，像这么所谓情死的，倒数见不鲜了。”

陈蒿正要答话，忽听得外面皮靴声响。陈毓起身笑道：“只怕是赎当的回了。”周撰也忙立起身来，见陈毓已抢先开门去了，乘着没人，回头望着陈蒿笑道：“小姐昨夜的酒没喝醉么？”陈蒿也笑着摇了摇头道：“铁脚要你教给他什么，那么急得慌？”周撰正待答话，只见陈毓在前面房里喊道：“周先生请到这里来，看这个日本人来干什么的？”周撰只得出来，见玄关内立着一个三十来岁的日本人，穿一身半旧的青洋服，左手提着一个皮箱，右手拿着一顶乌打帽子，望去像个做小买卖的商人。见周撰出来，连忙鞠躬行礼。周撰点了点头，问他找谁来的。他也不答话，就那安放皮靴木履的木箱上，将小皮箱打开，拿出些毛笔、牙粉、樟脑片来，双手捧给周撰道：“这些物品，都是孤儿院制造的，请先生随便拣着买一点，做做好事罢。我这里有东京府知事久保田及警察总监阪原发给的执照，并不是假冒的。”说着将手中的物品放下，又从怀中掏

出一卷执照来，送给周撰看。周撰胡乱看了看说道：“不必看了，你收起罢。这房子住的是中国人，此刻男主人不在家，我是在此作客的，你拿向别家去卖罢。”那日本人听了，也不回言，只望着周撰鞠躬，就说请先生做做好事，买一点罢。周撰没法，拿起毛笔看，是十枝一把，用小绳扎着，问这一把卖多少钱。日本人说二元，周撰掏出钞票看，没有一元一张的，抽了张五元的，教他找。日本人收了钞票，又从箱里拿出些香皂信纸之类，赖着要周撰买。周撰笑道：“你连皮箱给我，都值不了五块钱。好好，把你几扎信纸留在这里，拿了五块钱去罢。”日本人谢了又谢，把信纸递给周撰，提着小皮箱去了。

陈蒿从周撰手里接了纸笔，看了看笑道：“合当这小鬼行时，拿着这值不了三五角钱的东西，硬敲了五块钱去。”周撰道：“这原是一种慈善事业，不能讲值得多少。我是见他纠缠得讨厌，身上又没零钱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他运气好，遇着周先生在这里。不然，我姊妹两个也和他闹不清楚，不知道他是干什么来的。”周撰道：“他这种人，纯是一种募化的性质，不愿意给他钱，拒绝他，不许进门，也未尝不可。不过日本人眼光最小，并不必给他多钱，就是三角五角，他也是谢了又谢的接着去了。我听得皮靴响，以为是铁脚和李先生回来了。”陈毓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。”

正说着，外面又推得门铃响，只见何达武的声音，在玄关内喊道，“卜先没走么？”周撰连忙答道：“没走，事情怎么了？”何达武已进房来，气喘气急的说道：“小鬼可恶。他自己约了时间，没手镯给人，倒骂老李不该坐在那里逼赎，教老李回来，明日再去取。老李如何肯走呢？正在争闹的时候，恰好我去了。老李听说卜先来了，非常欢喜，教我来请你快去。老李气得要打那掌柜的了，只因为日本话说不好，怕打出事来，

到警察署占不了上风，极力在那里忍受。卜先你就同我去罢，莫把老李一个人气坏了。”周撰就席上拿帽子戴了，笑道：“哪有说不清楚的事，何至要动手打人？一动手，都输了理了。走罢，你带我去看看。”陈毓笑道：“说不得要辛苦周先生走一遭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李太太说哪里话？只要是我力量所得到的事，哪说得上辛苦。”陈蒿跟在后面笑道：“我是要等交涉成了功，才说辛苦的话。不成功，算是白辛苦。”周撰回头望着陈蒿笑道：“小姐放心，交涉不成功，我决不来见小姐了。留学这么多年，这一点儿小事都办不了，还有脸见人吗？”说笑着，同何达武出来，向鹤卷町走。

何达武笑对周撰道：“你拉拢女人的本领，实在不错，只昨夜一桌酒席，已收很大的效果了。”周撰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已收了很大的效果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和她同住在一块儿，怎么不知道？”周撰喜道：“怎么知道的，说给我听看。我不相信，就有什么表示，给你看出来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信拉倒，算我没说。”周撰道：“你且说出来，看是怎么回事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我不说。你要我说，得先教给我的赌诀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你这东西，原来想用这话骗我教你赌诀的。你这样存心，我一辈子也不教给你了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一辈子不教给我，我也一辈子不说给你听。”周撰往前走不做声，何达武跟在后面说道：“也难怪你不相信，她对我会有什么表示。但是你万分猜不到，他虽不曾对我有什么表示，却比对我有表示的还要厉害。我一辈子不说给你听，你便一辈子摸不着头脑。”周撰心里虽断定何达武是信口开河的，只是忍不住要问，故意放慢了脚步，等何达武走到切近，“喂”了声道：“铁脚，你只说怎么知道的，以外的话，不说由你。”何达武耸了耸肩头道：“你想问我怎么知道的吗？我说给你听罢，昨

夜她姊妹两个在房里谈话，被我听见了，不比对我表示的还要厉害吗？”周撰道：“真的吗？你若骗我，怎么说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若骗你，讨不了好，每赌必输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既是这么，我教给你的赌诀罢，我这赌诀是六句话，你记清，临场细心体察，但是不宜久恋，恋赌必输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不恋便不成铁脚了。你说罢，我用心记着就是。”周撰道：“赌博最忌执拗，不照宝路，跳宝强做老宝押，老宝强做跳宝押。是这般一执拗，无论有多少的钱，都可输的精光。所以我这赌诀的前四句是：‘见老押老，见跳押跳，不老不跳，忍手为妙。’在赌博场中，头家自然是想赢押家的钱，而押家每每也想赢押家的。因见押家中有一两个赢的多了，望着不服气，自己拿出钱来，和赢钱的押家拼着赌，这名叫‘替头家垫背’，无有不输的。这种赌脚，头家最是欢迎。押家既不能对着押家赌，自然是要对准头家赌。只是要知道做头家的，腾挪躲闪的法子很多，押家要时时留心，见风使舵，才不至为头家作弄。所以赌诀的后两句是：‘先观红黑手，再看头四叫。’红黑手是专指押家，他是赢钱的红手，只可跟着他走，不可反抗他，不可买他的押注。头家赢了，谓之头叫。‘叫’字就是赢了钱，高兴得叫起来的意思。在头叫的时候，下注宜有分寸，计算看哪方面的押注最轻，就押哪方面，却不可超过对方之押数。一转四叫，就得番转来，赶重方挤下去。若在四叫中发见了老宝，这种机会，须下决心，不妨尽力量做一注，输赢就定在这几宝上，错过了机会，便难得有赢钱的希望了。好，我的赌诀都说给你听了，这下子你要把昨夜听的话告诉我了。”

何达武从身边摸出个日记本，连铅笔交给周撰道：“请你把六句话写在这上面，我好把他读熟。只说一遍，我如何记得。”周撰接了，旋走旋将赌诀写好，递还何达武，催着何达武说。

何达武看了看，揣入怀中，奋步向前走着笑道：“我有了这赌诀，以后赌钱再也不怕输了。”周撰不依道：“你这混帐东西，公然敢骗起我来了。好，你仔细一点，我自有对付你的方法，你不要后悔就是了。”何达武停了步笑道：“你不要急，我说给你听便了。”周撰道：“你走你的，我不希罕你说。哈哈，你在我跟前捣鬼还早呢！你瞧着就是。”说着也掉臂不顾的向前走。

何达武知道周撰是个很厉害的人，不敢认真得罪了，赶着背后央求道：“你如何跟我一般见识？不要生气罢，我详详细细说给你听。以后她姊妹有什么话，我还负报告的责任呢。”周撰才喜笑道：“你也知道怕么？赶快说罢，不要耽搁了。这里离那当店还有多远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早呢，那当店离早稻田大学不远，这一带没有当店。昨夜我和你分手回家，他们还没回来。他们步行从饭田町看夜市，买了些零零碎碎的东西，到家已近十二点钟了。老李邀我去澡堂洗澡，我懒得去，老李一个人去了。我一边收拾安歇，一边想偷听她姊妹背着老李谈你什么话不。谁知一听，却被我听出有甜头的话来了。你刚才坐的那间房，是老李住的，隔壁一间四叠半席子，是我住的，二姑娘住的房，在厨房隔壁，要走老李房中经过，才能到她房里去。我的房和老李的房，只隔一层纸门。老李一去洗澡，二姑娘就叫我表嫂到她房间里去。我料定必是要说不想我听见的话，我便轻轻将纸门推开，走到老李房里。即听得我表嫂说道：‘你此后和外人同席，酒要少喝一点。你又没酒量，没酒德，喝上三五杯，就把本来面目忘了。你不是不曾上过当的。当着人我又不好多说。’二姑娘带着笑声答道：‘我从那一次喝醉了之后，已决心不再喝酒。今晚不知怎么，一时高兴，不由得又想喝起来了。鲑鱼好吃，拿来下酒，比下饭强呢。’我表嫂

也带着笑声答道：‘鳊鱼是好吃，只是我看那姓周的，贼眉贼眼，对你十足加一的拍马屁，那里存着好心。’二姑娘道：‘那么当然没安着好心，若是铁脚要吃鳊鱼，只怕那姓周的连睬都不睬呢。’”

周撰忍不住笑道：“铁脚，你放屁，平空捏出这些话来哄我。”何达武急道：“乌龟忘八蛋就捏造了半个字，将来你怕问不出的吗？我好意说给你听，你又不信了。”周撰点头笑道：“只要不是捏造的就好。你再往下说罢。”何达武接着说道：“我表嫂听得，打了个哈哈道：‘什么叫留学生，尽是一班色鬼！你瞧着罢，不出十天半月，那姓周的，不是写信来，或托人来求婚，就要当面鼓，对面锣的，向你开口了。’”周撰忙笑嘻嘻的问道：“二姑娘怎生回答的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他那回答的话，就很有价值咧。我表嫂说过这话之后，好半晌才听得二姑娘长叹一声道：‘只怕不见得。那些不自量的东西，见面谈不到两三句话，就露出那轻薄讨人厌的样子来。不待他们开口，我就知道会来麻烦。这个姓周的，和我们吃了一顿饭，倒不觉着怎么讨厌。我看不见得便和那些不自量的一样，一点儿感情的萌芽都没有，便冒昧向人求婚。’我表嫂说道：‘姓周的为人，表面很像漂亮，但是和铁脚做一块，只怕也是个欢喜赌博的。’二姑娘没答白，接着就谈到旁的事上面去了。”

周撰听了，心里说不出的高兴，何达武忽然啊了一声问道：“你近来看见老郑没有？”周撰道：“哪个老郑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说还有哪个老郑？就是和你同住的郑绍旼哪。”周撰心里一惊，说道：“我昨日才来，没见着他。你忽然问他做什么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不做什么。你看好笑不好笑，他也曾向二姑娘求婚呢。”周撰连忙问道：“你知道郑绍旼此刻住在哪里？他什么时候，如何向二姑娘求婚的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此

刻新搬到骏河台一个赁间里面，向二姑娘求婚的事才有趣呢。”

周撰正待根问，只见李镜泓从对面走来，何达武也同时看见了，忙赶上去，问手镯赎回了没有。李镜泓一面向周撰打招呼，一面答道：“哪有手镯给我赎回？我怕你回家闹不清楚，特意赶来，请周先生同去质问那店主。”周撰问李镜泓道：“那店主怎生对先生说的？”李镜泓道：“他说是向我说了许多的话，我也不知道他说了些什么。只有句‘再等一会儿’的话，是听得明白的。我想：当店里赎当，那有教人家等到几点钟的道理？我也知道必是发生了特别的故事，但是他既没有原物给我赎回，就不应把我的当票圈销，胡乱写一张不成凭据的字给我。先生的日本话说得好，请同去问个明白。”周撰看李镜泓的神气，很带着急的样子，笑答道：“没要紧，我包管替先生拿回来。”

李镜泓听了，才现了笑容，引周撰走到离风光馆不远，一条小巷子里面，指着末尾一家道：“就在这里。”周撰看那门首，悬着一块“中川质屋”的金字木牌；大门开着，挂一条青布门帘，也写着“中川质屋”四个白字。周撰向李镜泓道：“你把这店里写的那张字给我。”李镜泓从怀摸出来，递给周撰。周撰接了，跨进店门。只见一个三十多岁的店伙坐在柜房里，拿着一个算盘，在那里算帐。周撰来到柜台跟前，那店伙忙将算盘放下。周撰拿出那字来说道：“这字条是宝号写的么？”店伙望了一望，又见李、何二人立在周撰后面，登时露出不高兴的样子，沉下的脸说道：“我已说了几次，再等一会儿，只管催问怎的？你们不相信，前面有椅子，坐在这里等罢！”说时用手指了指对面的椅子，回身到原处坐下，正待拿起算盘来，自去算帐。周撰进门时，原没生气，见店伙这么无礼，不由得

忿怒起来，就柜台上一巴掌，厉声骂道：“放屁！你凭什么理由，教我们坐在这里等？”店伙不提防，吓了一大跳。见周撰是个中国人，哪里放在眼内，也厉声答道：“我教你等，自有教你等的理由。你们不愿意等，明天再来！”

周撰冷笑了声问道：“你姓什么，你是不是这质店的主人？”店伙道：“我不是主人怎么样？”周撰道：“赶快教你主人出来！你既不是主人，没和我谈话的资格。快去，快去！”旋嚷旋在柜台上又是几巴掌。只见一个五十多岁的胡子，匆匆从里面出来，问店伙什么事。店伙向周撰道：“这便是主人。”周撰道：“店主人，我问你，这个奴才，是不是你雇用的店伙？”店主人点头道：“是我雇用的店伙。”周撰道：“你雇了他来，是为营业的，还是向顾客无礼的？”店主人知道是因店伙说错了话，连忙陪笑说道：“敝店伙对各位失礼，很对不起。我向各位陪罪。”说时向三人鞠了一躬。周撰见店主人陪罪，却不好再说什么了，便也弯了弯腰说道：“现店主人这么说，我也不屑和他计较。我是来赎取金镯的，请立刻交出来吧！”店主人连说：“好好，请三位到里面来坐坐，我有话奉商。”

周撰见店主人倒很谦和有礼，即带着李、何二人，同店主人到里面一间八叠席的房内。看房中的陈设，全是些西式家具，清洁无尘。店主人让三人坐了，下女送茶来，店主人低声对下女说了几句话，下女应是去了，一会儿，端出两盘西洋点心来，店主人殷勤让三人吃。周撰略谦逊了两句说道：“店主人有什么事见教，就请说罢！”店主人笑道：“就是因这个金镯的事。说起来，不独先生笑话，于敝店的名誉信用，都有很大的妨碍。午前这位先生来赎取的时候，事情还不曾发觉。后来查明白了，和这位先生商量变通办法，又苦言语不通。我为这事，也很是

着虑。此刻先生来了，这事便好办了。不过我商量这事之前，有句话要求，望先生对于这事，守相当的秘密，这种要求，虽是近于无理，但为小店营业计，不能不求先生原谅。”

周撰见他说得这般慎重，即点头答道：“我决不存心破坏你的营业，可守秘密之处，决守秘密便了。”店主人谢了一声道：“敝店原雇用两名伙计。昨日一名向我请三天假，回长野自己家里去。我因店伙都是有保荐的，也没注意，准假由他走了。今日这位先生来赎金镯，这个伙计到库里一寻没有，再看近日收当的装饰品，很少了几件。敝店没用第三个人，当然是那个请假的伙计偷走了。东京去长野不远，因此，一面请这位先生等候，一面派人到长野找那伙计。谁知他从敝店出去，并没回长野，现正派人四处寻觅。逃是逃不了的，不过料不定何时可寻找得着。既算寻着了，金镯只怕也没有了。所以我想和先生商量一个变通办法，按着当票上的分两，照时价赔偿给先生，看先生说行不行。”周撰道：“依情理是没有不行的，但手镯不是我的，得问问我这个朋友。”即将店主人所说的，向李镜泓述了一遍。李镜泓踌躇了一会道：“那伙计偷了去，不见得一两日就变卖了。只要寻找得回来，不甚好吗？我愿意再迟些日子，如实在找不回来，或找回来，而金镯已变卖了，那时无法，再照时价赔给我。我没了希望，就不能不答应了。但是当票须换一张给我，这字条儿不行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。”当下把李镜泓的意思，译给店主听。店主不好说不依，即换了一张当票，连赎当的五十多块钱，都交给周撰。周撰退还了字条，写了个地名给店主，教他找着了即来知会。三人谢了扰，告辞出来。店主径送至大门口，深深的鞠了一鞠躬，才进去了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二章

供撮弄呆人吃饭 看报纸情鬼留名

却说周撰三人出了店门，何达武忍不住笑道：“会说日本话，真占便宜多了。我们刚才在这里，就是这个鬼胡子，对我们横眉鼓眼，高声大嗓子的，差不多要吃人的样子。倒是那个小伙计没说什么。卜先一来，鬼胡子的态度就完全变了。”李镜泓道：“可不是吗？这鬼胡子不骂我，我也不会生气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他怎么骂你？”李镜泓道：“他只道我完全不懂，左一句说我是马鹿，右一句说我是马鹿，骂得我气来了，伸手到柜台里面去抓他，他才跑进去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他既是预备赔偿，又要我们秘密做什么呢？”周撰道：“你以为他愿意赔偿吗？能够赔偿多少？若不秘密，大家趁这时候，全去赎取，伙计还不曾找着，人家有当了珠宝钻石的，好容易赔偿么？并且他们的店伙都有担保的，万一寻找不着，担保的须拿出钱来代赔。当店自身，如何会愿意立刻垫出巨款来赔偿物主呢？”李镜泓点头道：“暂时是当然要守秘密的。”

周撰道：“和这事相类的，明治四十一年，柳桥有一家大当店，也发现过一次。只是那个店伙比这个店伙能干些，几个月之后才败露出来。那家当店因为营业异常发达，收当的物件都分类存库，每库有专人管理。那伙计所管理的，系装饰品一类。他因年轻，欢喜在外面寻花宿柳。柳桥又是日本有名的艺

妓聚居之所，身价都比神乐坂、赤坂那些所在的高些。一个当店伙的人，怎够得上在柳桥嫖艺妓？只是被色迷了的人，哪顾得研究自己的身分够与不够，一心只想从哪里得一注横财，好供挥霍。打算偷盗库里值钱的首饰，又怕物主即来赎回，不免立时败露。亏他朝思暮想，居然想出一个绝妙的方法来。他拣库内值钱的首饰，偷一两件，转托同嫖的朋友，仍拿到那当店里去当。收当了之后，自然交给他存库管理。他却将原有的号码换上。物主来赎回的时候，他照号码拿出来，丝毫没有损坏。是这么做了无数次，绝未败露，总共花去了一万多。直到四五个月以后，期满了打当的时节，才无法遮掩了。此刻那个店伙还在监狱里，不曾释放。大概尚有一两年的罪受。”李、何二人都笑道：“这法子真妙。要是不打当，永远也不会败露。”三人笑谈着走，不一会到了精庐。

陈毓姊妹都立在门口探望，见三人回来，陈毓迎着问道：“取回了么？”李镜泓摇头道：“没得气死人。要不是周卜先兄帮着交涉，简直不得要领。”说着话，三人都脱了皮靴进房。李镜泓将当票交给陈蒿，陈蒿笑道：“怎么还是一张这个东西？钱没退回吗？”李镜泓道：“钱在我这里。”陈蒿望着周撰笑道：“怎么的，你不是担保可以帮我取回的吗？怎么还是取了张当票子回来呢？”周撰红了脸笑道：“我说取得回的话，是不至于落空的意思，好教小姐放心。此刻也还是有可取回的希望，不过迟些日子。即算不能将原物取回，我不愁他当店里不照原价赔偿给小姐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这事不能怪卜先不尽力。事势上，实在任谁也不能将原物取回。”陈蒿递了蒲团给周撰，笑道：“请坐着说罢。我自然知道，不能怪不尽力。我是有意问着顽的。毕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周撰坐下来，将交涉时情形述了一遍。陈蒿道：“知道他何时找得着那店伙呢？”

如再迟一月两月，五十块钱的本，照三分利息算起来，我们又不又得多吃几块钱的亏吗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利息只能算到今日截止，以后无论迟延多少日子，没有加算利息的道理。”陈蒿道：“有什么凭据，知道他不要加算利息呢？日本小鬼见钱眼开，恐怕到那时，和他争论，也争论他不过了。并且赔偿这句话，也很难说。照日本首饰的金价，就是纯金，也比中国的便宜些，因为金质比中国的差远了。他决不能按中国的赤金价格赔偿给我。按日本纯金的价格，四两三钱金子，就更吃亏不少了。他当店里用人不慎，这种损失，决不能教旁人担负。”

周撰听了，心里更佩服陈蒿精明，连忙点头答道：“小姐所虑，一点不错。但是我有把握，决不至教小姐受损失。加算利息，不必要什么凭据。小鬼虽然是见钱眼开，不过于情理上，说不过去的话，他们商人要顾全自己名誉，此种无理的要求，如何说得出口。并且今日换的这张票上面，也批了一句请延期赎回的话，这就算是不能加算利息的凭据了。不是发生了不能给赎的事故，如何有请延期赎回的理由？至于赔偿的价格，当然得按照中国现时赤金的价格计算，并每两几元的手工料都得赔偿。因我当的是赤金手镯，不是赤金，若不赔偿工料，便不能拿着赔偿的款，买得同式的手镯。刚才在那里，因李先生没承认立刻受他的赔偿，便没和他研究赔偿条件之必要。中国赤金比日本纯金好，日本人都知道的。同一分两的金器，无论到哪家当店去当，中国金比日本金每两可多当二三元。若照日本金价赔偿，谁也不肯吃这个暗亏。这事小姐尽可放心，将来赔偿的时候，交涉免不了是我去办，断不会糊里糊涂，由他算了就是。”陈蒿点头道：“这种暗亏，便再吃多一点，对旁人，我都没要紧，惟有日本小鬼跟前，我一文么也不愿意放松。”周撰道：“我尽竭力体贴小姐的意思去办便了。”

李镜泓对陈毓道：“已是五点多钟了，你去弄晚饭罢，留下卜先兄在这里用了晚饭去。”陈毓答应了起身。周撰假意谦逊道：“不要费事，我还要去会朋友，改日再来叨扰罢。”口里说着，身子却坐着不动。陈毓笑道：“并不费事，只没什么可吃的。”陈蒿道：“还有块湖南腊肉，也是人家送我的，蒸给你吃罢。”周撰高兴道：“有湖南腊肉吃，这是很难得的，倒不可不领情。怎么没用下女吗？”陈蒿道：“快不要提下女了，提起来要把人的牙齿都笑落。”何达武不待陈蒿说下去，抢着向陈蒿说道：“我的肚子也饿了，请二姑娘就去帮着嫂子弄饭罢。不要把牙齿笑落了，等歇没牙齿吃饭。”陈蒿扬着脸笑道：“你肚子饿了，与我什么相干？你自己不会进厨房吗？雇一个下女，被你弄跑了，雇二个下女，也被你弄跑了，害得我们自己烧饭吃。你还在这里肚子饿了，要我下厨房弄饭给你吃！你挨饿是应该的，饿死都是应该的。”何达武跳起身来笑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就进厨房，不敢惊动你二小姐，只请少造些谣言。”说着跑向厨房，帮陈毓做饭去了。周撰心里明知道是何达武跟下女勾搭，却做不理会的样子，笑问陈蒿道：“铁脚和下女是怎么一回事？”陈蒿正笑嘻嘻的要说，李镜泓忙向他使眼色，陈蒿便改口说道：“并没什么事，就是下女都不愿意他罢了。”周撰偷眼望陈蒿笑了一笑，即回过脸来和李镜泓闲谈。陈蒿也下厨房，帮着做饭去了。

直到上灯时分，饭菜才弄好。周撰看是一大盘腊肉，一大碗鲤鱼，还有几样素菜。留学界能吃到这种料理，就要算是盛饕了。周撰谢了扰，大家围坐共食起来，正吃得高兴的时候，外面有人呼着“御免”。周撰一听声音好熟，只是一时没想出来是谁来。陈蒿望着陈毓笑道：“准是那涎脸鬼又来了，大家都不要理会他。”陈毓点了点头，仍吃着饭，也没人起身去招待。

那人已自走了进来。

周撰抬头一看，果然认识，姓黎，名是韦，湖南湘乡人，曾在宏文学校和周撰同过学。年来投考了几次高等专门学校，都没考取，此时尚没有一定的学校。因和何达武认识，得见着陈蒿，黎是韦爱慕的了不得，时常借着会何达武，在陈蒿面前，得便献些殷勤。黎是韦的年纪，虽只有二十七八，皮肤却粗黑得和四十多岁的人一样，身体特别的又瘦又高。陈蒿的身量并不矮小，和黎是韦比起来，仅够一半。因此陈蒿甚不中意。任凭黎是韦如何献媚，总是冷冷淡淡的，不大表示接近。黎是韦见没明白拒绝，只道是自己功行不曾圆满，以为尽力做去，必有达到目的之一日。当下进房，见周撰和陈蒿在一桌吃饭，心里就是一惊，只得点头打招呼。周撰笑道：“我们隔别了年多，没想到在这里遇着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是吗。我多久想探望你，因不知道你的住处，又无从打听。这里你也常来的吗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若是常来的，也不待此刻才遇着你了。”周、何二人说了，仍自低头吃饭不辍。黎是韦想就坐，看蒲团都被各人坐了，立在房中东张西望寻找蒲团。李镜泓是个无多心眼的人，看了不过意，忙腾出自己坐的蒲团来，递给黎是韦道：“晚饭用过了么？要没用过，不嫌残剩，就在这里胡乱用点。”黎是韦接了蒲团，弯腰望了望桌上的菜笑道：“我晚饭是已用过了，但是你这里有这么好的料理，不可不尝一点。”说着挨周撰坐下来。周撰刚吃完了饭，即起身让出座位来道：“你舒服些坐着吃罢，我吃完了。”黎是韦见没干净筷子，拿起周撰吃的那双，扯着衣里揩了一揩，正要伸到腊肉盘里去，一看腊肉盘不见了。只见陈蒿端在手里，立起身来笑道：“这肉冷了不好吃，等我端去热了再吃。”黎是韦听了，满打算是陈蒿体恤他，怕他吃了冷肉坏胃，连忙点头说是，将手里的筷子放了，心里得

意不过，找着周撰东扯西拉的说笑。

李镜泓夫妇和何达武都吃完了饭，随手将碗筷撤了进去。日本吃饭的台子，全是要用的时候，临时将四个台脚支架起来，用完了收拢，随意搁在什么所在，不占地方。周撰见碗筷都撤了，东家既没有下女，做客的不好不帮着收拾，即将食台收拢，塞在房角上。黎是韦不好说我还要吃腊肉，食台不要搬去，只好望着周撰，心里不免生气。暗想：我的意思，原不在吃肉，无非要和我意中人共桌而食，亲近片刻。此时他们都吃完了，我一个人吃着也没意思。正打算起身到厨房教陈蒿不要热肉了，何达武已把那盘吃不完的残肉，重新烧热，端了出来，并一双筷子，交给黎是韦道：“你净吃肉，还是要吃点饭？若要吃饭，我再去盛一碗来给你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晚饭已吃过了，不过一时高兴，想跟着你们尝尝腊肉的滋味。你们都吃完了，巴巴的热给我吃做什么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还跟我闹什么客气，快接着吃罢。”黎是韦只得接了。

陈蒿出来，见黎是韦端着一盘肉在手里，忍不住笑道：“谁把台子收了？端在手里怎么好吃？”周撰立在黎是韦背后，也望着好笑。黎是韦自觉难为情，将肉放在席子上道：“我肚里不饿，吃不下。”陈蒿道：“你自己坐下来要吃，害得我重新烧热，你又不吃了，不是拿人开心吗？”何达武也从旁说道：“二姑娘好意烧热了，你不吃，难道嫌脏吗？”黎是韦一想不错，不吃对不起陈蒿，仍将盘子端起来，拿筷子一片一片的夹了吃。陈蒿倚门框立着，抿住嘴笑。周撰轻轻走到何达武跟前，在他肩上拍了下道：“你不去盛碗饭来，这腊肉怪咸的，怎好就这么吃？”陈蒿接着说道：“我去盛来。我只顾自己吃饱了，倒忘了人家。”黎是韦忙说不要费事。陈蒿只作没听见，跑向厨房里，盛了一大碗饭来，亲手递给黎是韦。黎是韦本来吃不

下，但因是陈蒿亲手盛给他的，觉得是很亲热的待遇，即时又把肉盘放下，伸手接了饭笑道：“女士的盛意，便吃不下，也得拼命吃了。”可怜他这种害色迷的人，对于他心爱的情意最为诚笃，哪里知道人家有意作弄他。竟把一大碗饭，一盘残肉都吃了。立起身来，伸了伸腰，摸了摸肚子笑道：“这碗饭盛的太结实，不是我人高肚皮大，也吃不了。”

陈蒿看了好笑，问道：“还能吃一大碗么？像你这样魁梧奇伟的大丈夫，必有过人的食量，才能做过人的事业。你看《唐书》上的薛仁贵，《史记》上的廉将军，一顿饭就得一斗米。从古来的英雄，都是要会吃饭的，才可以做得，我因此最佩服会吃饭的人。有许多男子，文弱的和女人家差不多，每顿只能吃一碗半碗。那种男子，决不能有精神替国家做事，我是最看不起的。”黎是韦连说：“女士的见解不错。我自到日本来，吃饱了的时候很少，每日总得挨着几分饿。”陈蒿道：“这是怎么讲？因功课忙了，没工夫吃饱饭吗？”黎是韦摇头道：“不是。我到日本，就住在旅馆里。旅馆照例每顿只一小桶饭，极小的饭碗，恰好三碗，一些儿没有多的。不够的时候，教他添一碗，要五分钱。充我的量，每顿添五角钱，还不见得十分饱。算起来，一名公费，只勉强够添饭的钱。女士看我如何敢尽量吃？没法，只得挨挨饿罢了。”陈蒿大笑道：“既是这么，我家不要钱的饭，不妨吃个饱去。”说完，又跑到厨房里要添饭。李镜泓夫妇在厨房里洗碗，见陈蒿笑嘻嘻的，又来拿个大碗盛饭，问只管添饭做什么。陈蒿笑道：“我要灌满一个饭桶。”陈毓知道是拿着黎是韦开心，也笑道：“何苦这么使促狭，他是个老实人。”陈蒿已盛满了一碗饭，答道：“你说他老实，才不老实哩。”陈蒿端了饭到前面房里。黎是韦正手舞足蹈的，和何达武谈话。周撰坐在旁边，一言不发，心里想着什么似的。

陈蒿笑向黎是韦道：“黎先生再吃了这一碗罢，以后肚皮饿了的时候，尽管来这里饱餐一顿。”黎是韦折转身，对陈蒿恭恭敬敬作了一个揖道：“女士的厚意，我实在感谢。不过我此时已吃饱了，这碗饭留待下次再来叨扰罢。”陈蒿道：“哪有的话！在我跟前，说这些客气话做什么呢？”黎是韦又是一躬到地，说道：“我怎敢这么自外，在女士跟前说客气话！”陈蒿道：“还说不是客气话！刚才你自己说，充你的量，每顿添五角钱，还不见得十分饱。五角钱的饭，有十小碗，难道才吃的那一碗饭，比十碗还多吗？不是客气是什么呢？呵，是了，你嫌没菜。但是没菜便吃不下饭，不是你这种少年英雄应有的举动。你接着罢，等我去寻点儿菜来。”黎是韦不由得伸手接了。

陈蒿又待去厨房拿菜，黎是韦心想：我若不将这碗吃下去，须给她笑话我是因没菜，便吃不下饭。只要能得她的欢心，口腹就受点儿委屈，也说不得。连忙止住陈蒿道：“用不着去寻菜了。女士既定要我吃，这碗饭也没多少，做几口便吃完了。我素来吃饭，是不讲究菜的。我们男子汉不比女子，为国家奔走的时间居多，像此刻中国这样乱世，我辈尤难免不在枪林弹雨中生活，何能长远坐在家中，图口腹的享受？此时不练成习惯，一旦受起清苦来，便觉为难了。”陈蒿不住的点头道：“这话一个字都不错，快吃罢，冷了不好吃。”说时望周撰笑着怒嘴，周撰也笑着点头。

李镜泓同陈毓把厨房清理好了，到前面房里来，见黎是韦正端着那大碗饭，大口大口的扒了吃，连嚼都不细嚼一下，竟像是饿苦了，抢饭吃一般，也忍不住都笑起来。陈毓问陈蒿道：“老二，你这是做什么？要人吃饭，又把台子收了。你看教黎先生是这么坐着吃，像个什么样儿？”陈蒿笑的转不过气来，

拿手巾掩着口，极力忍住才没笑出声。一看食台在房角上，即拖了出来，支开四个台脚，送到黎是韦面前说道：“黎先生只管慢慢吃，不要哽了。”黎是韦塞满了一口的饭，也答话不出，翻着两眼下死劲的把饭往喉咙里咽。

周撰握着拳头，对何达武做手势，教他去替黎是韦捶背。何达武真个走到黎是韦背后，用拳头捶了几下，笑道：“我看你跟这碗饭必是有不共戴天之仇，才这么拼命的要把他吃掉。”说得大家都放声大笑起来。黎是韦翻手将何达武推开口道：“铁脚，你不要笑我，你能和我拼着吃么？我吃了这碗不算，看赌赛什么东西，一个一碗的吃，看毕竟谁的能耐大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我不敢。我是三四号的饭桶，怎么够得上和老大哥比赛？”黎是韦笑道：“你既不敢和我比赛，就不要小觑我。我也知道你是斗筭之量，没有和我比赛的资格。替我快滚到那边去坐了，看我一气将这半碗饭吃完。”

何达武立在旁边，打算抢了饭碗，不教他吃了，忽听得门外铃声响，接连高声喊着“夕刊”，忙跑到门口，拿了份晚报进来。周撰道：“你们这里看晚报吗？”随即伸手接过来道：“不知道富士见楼的事情，这上面登载出来没有？”李镜泓道：“我们并没订看晚报，也没教送报的送报来。不知怎的，近来每晚必送一份来，从门缝里投进来，叫一声夕刊，就飞也似的跑了。我们就想追出去说不要，也来不及。已送了一个多月了，也不见他来要钱。好在我家本没订报，便看一份晚报也好。”周撰道：“日本送报的，常有这种事，先不要钱，送给人看。两三个月之后，才来问人家，看要改换他种报，或加送他种报么？人家看了两三个月，总不好意思说钱也不给，报也不看。这也是他们新闻家迎合人家心理，推广营业的一种法子。”陈毓笑道：“原来还是要钱的吗？我们又看不懂东文，白花

钱干什么呢？明日我在门口等着，送来的时候，当面拒绝他。”

陈蒿道：“姐姐怎么忽然这么小气，你看不懂，只怪你初来的时候，就只学日语，不学日文。这一个多月送来的报，我哪一天没看？并且看报，日文日语都很容易进步。我此刻虽不能完全说看懂，一半是确能领会。”周撰道：“能领会一半就很好了。日本新闻，在留学生中寻完全看得懂的人，百个之中，恐怕不到三五个，普通都只能看个大意。至于语句的解剖，非中国文学有根底而又在日本多年，于日文日语都有充分研究的，断不能讲完全解释得明白。我来了这么多年，日本话虽不能说好，不认识我的日本人，也听不出我是中国人来。然而看日本的新闻，能澈底明了的，不过八成。小姐此时就能看懂一半，真是绝顶的天分。”周撰旋说旋将新闻翻开来，看了几眼，笑道：“有了，这标题‘可惊之情死’，一定就是我那旅馆里发现的事。”陈蒿起身将电灯拉下来，送到周撰面前。周撰就电光念道：“目下住在芝区某町某番地，前贵族院议员宫本雄奇氏之令娘菊子，与同町某番地寺西干物商之小僧笠原治一，宿有暗昧行为。近来宫本雄奇氏已为菊子择配，正在准备完婚手续。昨晚九时许，菊子忽然失踪。今晨得警署通报，始知与笠原投宿四谷区富士见楼旅馆，已为最惨酷之情死。死者各有遗书一通，为宫本雄奇氏藏去，无从探悉其内容。”再看以下，为访员询问旅馆下女之谈话，及死者之容态，周撰都是知道的。至下女对周撰要讲不讲的秘密，新闻上也没有记载。随将两张新闻仔细看了一眼，不过有几句半讥讽、半怜惜的评话，没紧要的登录了。便将新闻放下叹道：“身分不相称的恋爱，当然要弄到这么悲惨的结果。这一类的情死，在日本层见叠出。不知道怎么，这些小姐、少奶奶们，一点儿也不畏惧，仍是拼命

的和下等人讲恋爱。一个个都睁着眼向死路上跑，真不知道是一种什么心理！”黎是韦道：“报上载了什么事？给我看看。”陈蒿把电灯放了，看黎是韦那碗饭已吃了个精光。陈毓收了食台，拿碗向厨房洗去了。

本章完毕，做书人留下些关节，且待第九集再写出来。

第四十三章

周卜先暗算郑绍旼 李镜泓归罪何达武

上集书中说到周撰和陈蒿正在互调眼色的时候，忽然来了一个黎是韦先生，打了一个大空，周撰便坐不住了，起身要走。那周撰为何急急的要走呢？因为忽然记起何达武说的，郑绍旼向陈蒿求婚的话来，想打听个明白。又料道黎是韦是个涎皮涎脸、纠缠不清的，不愿意和他久坐一块。当下对何达武使了个眼色，教他同走的意思。即向李镜泓、陈蒿告辞。陈蒿笑道：“天气很早，忙什么？”黎是韦正在看报，听说周撰要走，即忙放下说道：“我也要走了，周撰先走一步罢，迟日我再奉看。此时我也在这里做客，恕不送哪。”周撰笑了一笑，立起身来。陈蒿道：“请把现在的地名留在这里。”李镜泓连说不错，今日的事，很费了心，将来免不了还是要借重的。周撰谦虚了几句，撕了页日记本，写了富士见楼的番地，交给陈蒿，同何达武出来，陈毓也送到门外。

周撰拉了何达武的手，沿着江户川河岸，缓缓的走。何达武道：“黎是韦这朽崽，朽的可恶，又不晓得看人的颜色。二姑娘简直把他当呆子，拿着他开心，他还自鸣得意，以为是欢喜他。”周撰道：“他这个倒没要紧，缠一会缠不上，自然会知难而退。我问你，你白天说郑绍旼向二姑娘求婚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就是近来两个星期以内。”周撰道：

“他们怎生见面的？”何达武道：“那日，我在江户川停车场下车，遇了老郑，他问我见着你么，我说不曾见。他说你和他解散贷家之后，回湖南运动，来这里进了联队。听说近来又回湖南去了，不知道来没有？我说自从牛达散伙之后，绝没见过一面。老郑说你该还他几十块钱，请你吃料理，你吃了就溜跑，他非得找着你，问你要钱不可。我当时就邀他到家里坐坐，他见了二姑娘，便发狂似的，来不及的鞠躬行礼。二姑娘也不知道他是个什么样的人，和他攀谈了几句话。他第二日来，就不在我房里坐了，买了些水果鲜花，送给二姑娘，一连几日，没一日不来，夜间甚至坐到十一二点钟才回去。前几日他忽然向我作了几个揖，求我做个介绍人，向二姑娘求婚。我明知道事情是决无希望的，因他是个鄙吝鬼，素来一毛不拔，乐得借这事骗他一顿料理吃，对他满口承认。说这事有办法，不过我此时想吃料理，你得请我先吃一顿，我才肯替你说。他踌躇了一会，只得请我到春日馆，吃了个酒醉饭饱，约了第二日来听回信。第二日我吃了早点，便出来在外面混了一天，他就在我房里等了一天。他因不知道我和二姑娘如何说的，不好意思见二姑娘的面，等到夜深，不见我回来，只得走了。留了张字在我桌上，约明日午后六点钟再来。谁知刚天明不久，我还睡在床上，他就捶门打户的来了。我披衣起来开门，一看是他，我就问道：‘你留的字不是约了午后六点钟吗？怎么来这么早呢。’他说：‘我是约午前六点钟，那字写错了。’他问我事情说好了没有？我说：‘事情是对二姑娘说了，但是我的面子太小，二姑娘素来不大信我的话，我连说几遍，二姑娘只作没听见，我不好再说了。最好还是你自己去说，我从来不会说话，说得不好，反把事情弄坏了。’老郑听了我的话，并没疑心是假的。盘问我对二姑娘说的时候，二姑娘的脸色怎么样？我随口说

道：‘我对她说话的时候，她正低着头写字，没看见她的脸色，不知道怎么。’老郑道：‘我不相信你对她提这话，她连头都不抬一抬。’我说：‘确是不曾抬头，你不信自己去问她就知道了。’老郑道：‘我怎么好意思当面去问呢？我因见她对我很像表示好意，才托你做介绍人。你既说了一次，她没答理，我当面再去碰钉子，脸上如何下得来哩。’一面说，一面抽声叹气，忽问我道：‘听说二姑娘的英文很好，是真好么？’我点头道：‘她能翻译英国书，英文总有个相当程度。’老郑喜笑道：‘我去写封英文信给她，由信中向她求婚，看她怎么回信。’我说：‘你几时学的英文？会写英文信？’他向我耳边低声说道：‘我请朋友代写，你却不可说破。说破了，二姑娘就要疑心我是个没有学问的人了。’我连说：‘好，好，决不说破。’前日果然从邮局寄来了一封英文信，把个二姑娘笑的要死。我表兄不懂英文，教二姑娘解给他听，我也在旁边听着。信中不知说多少求二姑娘可怜发慈悲的话，只要二姑娘承诺求婚的事，无论怎么苛刻的条件，都可磋商。末后说如果不承诺，相思病就上了身，全世界没有能治相思病的医生，眼见得就要死在海夕卜。”

周撰笑问道：“二姑娘回信给他没有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说二姑娘肯回信么？她最是个爱漂亮的，老郑那种面孔，连我望了都害怕，二姑娘如何看得上眼。”周撰道：“你知道老郑在二姑娘跟前说我什么话没有？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二姑娘昨夜才遇着你，老郑怎么会向她说到你身上去。”周撰道：“照事势推测，老郑不见得因二姑娘不回信便绝望不到这里来，他那吊膀子的脸皮厚得厉害。若是明后日再来了，你向他提我的话不提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万不能提，一提他就得想方设计的破坏你了。”周撰道：“不错呀，不特不能向他提，并且我

还要托你，要阻拦他不许和二姑娘见面。我们不好无端的教二姑娘把遇见我的事情瞒着，不对老郑说。又恐怕你表兄、表嫂于无意中漏出来，就有许多不便。我左思右想，总以不给他见面最妥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老郑来时，常是径到我表兄房里。我怎生能阻拦他，不给他们见面？”周撰道：“不难，我教给你个办法，你明日对你表兄说，郑绍畋这人太无聊，下次来了不要理他才好。你表兄听你这么说，必然问你是什么道理，你就装出生气的样子说道：你还问什么道理，他简直把你当亡八蛋。他初次来的时候，见着二姑娘就问我，这位小姐已许了人家没有，我说没有。他过了几日就求做介绍，要向二姑娘求婚，还请我在春日馆吃料理。我心里虽觉得他太不自量，但因二姑娘本是没许人的，人家来求婚，许可不许可，权操之二姑娘，不能说求婚是无聊的举动。当时也没斥责他，也没替他向二姑娘说。谁知我昨夜送周卜先走后，刚要转身回来，他忽从后面‘铁脚，铁脚’的喊了几句，我回头见是他，问他来做什么？他把我拉到江户川桥上，悄悄的问我道：‘我写了封英文信给二姑娘，你可曾听说收到了没有？’我说收到了。他问收到了怎么不见回信？我说那我却不知道。他说：‘只怕是没得希望了，铁脚我和你系知己的朋友，你如何全不替我帮帮忙呢？’我说这种忙我帮不了。他沉吟了半晌道：‘二姑娘自然是天仙化人，就是他姐姐，也算得是个绝色女子，可惜嫁了李镜泓这么一个笨货。我看他很像带着抑郁不乐的样子，我弄二姑娘不到手也罢。铁脚，只要你肯替我帮忙，在你表嫂跟前方便几句，把我这一点爱慕之心，达到她脑筋里，我就好慢慢的着手了。你表嫂毕竟比二姑娘多几岁年纪，比较的懂风情些，料定决不至拒绝我。

”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主意是好，但是我表兄若当面对起质来，怎么办呢？”周撰笑道：“这种事，你表兄如何肯对质。并且对老郑这方面也得捏造一番话对付他。你见他来，就对他使眼色，把他拉到没人的地方，先对他跺脚摇头叹气。他必然问你什么事。你就拿出埋怨他的声调说道：‘你那英文信，是请什么人替你写的？也没请第二个懂英文的人看一看吗？’你这么一说，看老郑怎样回答。他若答我已请会英文的人看过了，你就说：‘哼，已请会英文的人看过了，二姑娘说尽是一篇卑鄙无耻的话，看了刺眼，等姓郑的来了，倒要问问他，这些卑鄙话的出处，看他是不是从阜田院学的英文？’老郑连英文字母都认不得，听了这话必然害怕，不敢去见二姑娘。他若说没请第二个懂英文的人看过，你就说：‘怪道二姑娘接了那信，气得说话不出，信中尽是些轻薄侮辱的话，几次要拿那信到警察署告你，都被我拦住了。二姑娘说碍我的面子，饶了这轻薄鬼，下次如再敢跨进我的门，我自有惩处他的办法。’老郑听了，也要吓得请他进去都不敢进去。”

何达武大笑道：“你这离间的法子妙极了。”周撰道：“我不教你白给我帮忙，我和二姑娘的事情成了功，多的不敢答应，谢你六十块钱。早成功，早给你；迟成功，迟给你。”何达武喜道：“当真么？”周撰正色道：“不当真，我难道为几十块钱骗你？”何达武喜得搔耳爬腮，说道：“你的主意多，无论教我怎样办，我总竭力便了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我就教给你明日行第一步的生意。”

何达武连忙凑近身，问明日该怎么办？周撰笑道：“二姑娘的知识身分，都与平常的女学生高些，下手太急切了，显露出个急色儿的样子来，反使她瞧不起。我还只和她见面二十四个钟头，若也和郑绍畋、黎是韦一般，涎皮涎脸的，她虽未

必就厌恶我如厌恶郑、黎两人一样，但是我觉得不存些身分，她素来是一双瞧不起一般男子的眼睛，我又没特别的能耐，如何能得她的真心倾向。我前后思量这件事，须得见面的日子多了，有了相当的感情，才能渐渐用手段，使她的感情变成爱情，这件事方有希望。我此时的心理，与昨夜的心理不同，昨夜初次见面，觉得她很垂青于我，以为下手不难。今日见面，她却也一般有相当的表示亲热，不过我看了她作弄黎是韦的举动，知道她是一个脑筋极活泼、性情最流动的女子。昨今两日所有对我的表示，都是我神经过敏，专从我自己一方面着想的。吊膀的人，每每有此种一厢情愿的念头。其实对方脑筋里有没有这人的影子，还是疑问。像昨夜在料理店，她初上楼的时候，那双俊眼就不住的在我满身打量，我当时即认为是注意到我了，后来才想出来，她是因为见我和你坐一块，先看见了你，不由得她自己的眼睛就来打量我了。我容貌虽不丑陋，然自知在中国青年内，决算不了美男子。她不是个乡村女子，没见过世面的，如何会在大庭广众之下一见留情？大凡爱上了这个女子，想吊她的膀子，总不要先自着了迷。一着迷，便和郑、黎两个不差什么，在二姑娘眼睛里看了，就为醒眼看醉人一般，一举一动都是好笑的，一辈子也不会有表同情的时候。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我是问你教我明日怎么办，你把这些吊膀子的原则公式说出来做什么？你说不着迷，我看你早已着迷了。”周撰哈哈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？自然会说给你听，我刚才说的，要见面的日子多了，有相当的感情，就是这件事下手的办法。只是我不能学郑、黎两个，无原无故的每日跑到这里来，也不管人家的喜怒哀乐，一味厚脸的纠缠。非得你从中撺掇她，使她到富士见楼来回看我一次，我以后便不好意思再上这里来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才出来的时候，她问你耍了住址，自然

会来回看你，用不着我从中撺掇。”周撰道：“她要我写地名的时节，我也是这么想。但这又是着了迷的想法，你没留神，她不是谈到赎金镯，才要我留地名吗？是为恐质店有通知来，没地方找不着我，并不是要来回看我的意思。你只看他们三个人，绝没提过这一类的话，就知道了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二姑娘每次出外，总是和我表兄表嫂同走，上课也是两姊妹同去，她一个人出门的时候少得很。你先得想个办法，能使她单独出来，就好下手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慢慢的来，自有使她单独出来的办法。你明天背着你表兄、表嫂，试探二姑娘的口气，看是怎样。”何达武问道：“用什么话去试探呢？这种吊膀子的事，我绝对的不在行。话若说得不好，反把事情弄糟了。”周撰道：“我教你说，你只做闲谈的样子，说周卜先的眼睛，素常极瞧一般女留学生不起的，每逢人谈到女留学生，他总是闭目摇头，说你们不要再提女留学生几个字罢，听了教人不快活。人就问他这话怎么讲？他说有什么讲头，无非替中国人丢脸罢了。不服的定要问出丢脸的凭据。他立时指出许多有些名气的女留学生所行所为的丢脸证据来。谁知他一见二姑娘，听了二姑娘的议论，却钦佩的了不得。他说要有二姑娘这般知识，才够得上来日本留学。你照我这么说，看她如何回答。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这话我可向她说。”周撰道：“撺掇她上我旅馆来，只管当着你表兄说。不妨直说周卜先既请了酒，又来拜了，又出力代替赎当，以后并还得用着他，应该去回回看才是。他们听你是这么说，定要邀你来回看我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老李是定来的，只怕她们姊妹未必同来。”周撰摇头道：“你将我教你试探的话说了，抵得了一道召将的灵符。你瞧着罢，我明日在旅馆等你，他们万一发生了旁的事，

不能来，你也得来送个信给我，你转回去罢，我赶这辆电车回去。”说着别了何达武，跳上电车走了。

何达武回到精庐，黎是韦还坐着没走，李镜泓陪着谈话。陈毓在陈蒿房里，何达武是常在陈蒿房里坐的，便推门进去。陈蒿见了问道：“送客怎送了这么大的工夫？”何达武随手将门带关笑道：“哪里是送客送了这么大的工夫，我送卜先到江户川电车终点，恰好有辆电车来了，望着卜先上了车。我正待转身回来，猛不防有人在我肩上拍了一下，倒把我吓了一跳。回头看是郑绍畋，我气得骂了他两句。”陈蒿笑道：“骂得好，那东西是该骂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还有该打的在后头呢，那东西实在可恶。”陈毓道：“你的朋友都差不多，现在外面坐着的也就够分儿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黎是韦可恶的程度，比郑绍畋差远了。黎是韦是个极忠厚老实的人，他有个绰号，叫黎不犯法，因他老实，决不敢做犯法的事，时常跑到这里来缠扰，虽也可恶，但他心里无非对于二姑娘一点爱慕之心，不能自禁，老实人又不知道遮掩，却仍能保持他那绰号的意义，没有轶出法律范围的行动。至于郑绍畋，刚才对我说的那些话，简直是目无王法了。”陈蒿大笑道：“铁脚，你什么时候知道有王法了？”陈毓笑道：“且听他说郑绍畋如何目无王法。”

何达武听得门响，回头看是李镜泓进来了。陈蒿问道：“去了吗？”李镜泓点了点头，向陈毓笑道：“你说什么目无王法？”陈毓对何达武一指道：“我正要问他。”何达武望着李镜泓的头顶笑道：“你要问什么叫目无王法么？有一个人说你模样儿生得魁梧，想要你做关夫子。”三人听了，都不懂得。李镜泓仰天打个哈哈，指着何达武的脸道：“你也自作聪明，要在我们跟前说俏皮话儿。你自己说，讨厌不讨厌？”何达武也哈哈笑道：“亏你还笑得出，我这俏皮话你不懂么？老实说

给你听罢，有一个人要制造一顶绿头巾给你戴呢。”陈毓道：“好极了，看择个什么日子行加冕式罢！”李镜泓知何达武话里有因，听得陈毓是这么说，立时把脸沉下来，呸了陈毓一口道：“不要瞎说。铁脚你这话从哪里来的？”陈毓见李镜泓沉下脸，呸了自己一口，也把脸沉下来，冷笑声道：“呸我做什么？就是我制一顶绿帽子给你戴，也要等戴了不合头的时候再来呸我不迟。”

李镜泓自从娶陈毓过门之后，因自己有些匹配不上，就时时存着怕戴绿帽子的心。到了日本，见社会的淫风极盛，而陈蒿这个小姨子又是个招蜂惹蝶的风流人物，那怕戴绿帽子的心，比在国内更加厉害几分。但是他这种没有能力的男子，娶了陈毓这般才色兼全的女人，爱惜得每每过分。越是怕戴绿帽子，越忍不住时时提着这话，向陈毓说，只要陈毓不给绿帽子他戴，无论要他做丈夫的如何尽情尽义，都是可行的。不是贤德的女子谁能真个受宠若惊，益加勉力的恪尽妇道？十有九是越见丈夫爱恤，越发对丈夫玩忽，久而久之，双方都习惯成了自然。夫为妻纲的这句话便翻转来了，妻子责骂丈夫，倒是常事。丈夫若对妻子稍有词色不对，她立时就振起妻纲来了。李镜泓待陈毓，历来是恭顺异常的。此时因发见了她平生最忌讳的戴绿帽子这句话，一万个不留神，竟同陈毓呸了一口。陈毓发出话来，才知道是自己冒失了，心中后悔不迭，口里就不由得埋怨何达武道：“你要说不说的，捣什么鬼呢？定要弄得大家都不高兴了，你多有趣哩。”

何达武年龄比李镜泓轻，又寄居在李镜泓家里，李镜泓每常受了陈毓的气，就在何达武身上寻出路。何达武总不开口，知道不是真向自己生气。当下仍笑嘻嘻的说道：“你们两位都不要生气，是我的不是。我就把原因说给你听罢！”陈毓把脚

一踪道：“不要说！动不动就把脸沉下来，谁该受你的脸嘴？你等到绿帽子上头了，再来向我板脸不迟。”李镜泓连忙陪笑说道：“你不要误会了我的意思，我并不是向你板脸。因为铁脚说话是这么半吞半吐的讨厌，气他不过，不由得对他板起脸来。你跟着生气，不是冤枉吗？”陈毓下死劲在李镜泓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道：“你活见鬼，还拿这些话来遮掩。铁脚在这里和我们姊妹说话，半吞半吐也好，一吞一吐也好，要你生什么气，板什么脸？就依你说，是对他生气，对他板脸。放屁一般的朝我呸那一口，难道也是呸他，我误会了不成？你怕戴绿帽子，是这种对待我的方法？很好，保管你没绿帽子戴！”李镜泓只急得搔耳爬腮，无话解说。陈蒿笑道：“你们节外生枝的，闹这些无味的脾气，反把正经话丢开不问，未免太笑话了。铁脚爽利些说吧，这话很有关系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当然是很有关系，我才特意向你们来说。”随将周撰刁唆的那一派话，添枝带叶的，说了个活现。把个李镜泓气得说话不出，光开两眼望着陈毓，以为陈毓必也十分动气。谁知她却丝毫气忿的形色没有，反笑嘻嘻对陈蒿说道：“果不出我所料么？”陈蒿微笑点头。

李镜泓不知头脑，看了二人说话的神情，心里陡然犯起疑来。问陈毓道：“什么事不出你所料？”陈毓已看出李镜泓极力忍住气忿的神色，赦意做出行所无事的样子说道：“没什么事，我们姊妹闲谈，不与你相干。”李镜泓疑心生暗鬼，登时觉得陈毓近来对自己的情形是仿佛冷淡了许多，平常虽则脾气暴躁，也不像今日这般容易动气，这其中必有缘故。满心想根究一个明白，又怕触怒了陈毓。心里越想越是何达武不好，不应把郑绍畋这种无赖的人引到家里来，就是黎是丰常来这里缠扰不休，也是何达武的朋友，于今又加上一个姓周的，也不像

是个规矩人。何达武这东西专一引这些人上门，倒像是个拉皮条的。李镜泓心里这么一想，望着何达武，眼睛里就冒出火来。

不知李镜泓打算如何发作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四章

发雌威夫妻生意见 卖风情姊妹访狂且

却说李镜泓一肚皮的气，正待发作，却又怕牵惹了陈毓，极力忍着。何达武哪知道李镜泓此时的心理，只见他气忿忿的坐在那里一言不发，便笑向他说道：“郑绍畋那东西，以后不准他进门就是了。”李镜泓听得更加生气，大声说道：“和你认识的那班狐群狗党，一概不准进我的门，我防范不了许多。”何达武此时也忍不住气了，正要辩论，陈毓已立起身，指着李镜泓骂道：“你放屁！什么叫防范不了许多，谁是给你防范的？你配防范谁呢？你自己是个孤鬼，整年的不见一个鬼花子上门，枉为一个男子汉，社会上全没一点儿交际。旁人谁没有三朋四友？都和你一样，也没有世界了。真是清天白日活见鬼，只你有个老婆，留学生尽是强盗，你不好生防范，准得掳了去做压寨夫人。”李镜泓寻何达武生气，原是想避免陈毓的责骂。不料气头上说话，不曾留神，反惹得陈毓大动其气。一时想回抗几句，奈夫纲久倒的人，急切振作不起来。只用那可怜的眼光望着陈毓，露出欲笑不能、不笑不敢的脸色说道：“我和铁脚说话，你何苦动气？不准郑绍畋进门的话，是铁脚自己说的，你就硬将不是派在我身上。并且你说什么果不出你所料的话，我问你何妨说给我听。”

陈蒿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！平白无故的吵起嘴来，真犯不着。

我说给你听，并不是一句有秘密和研究价值的话。前几天郑绍旼在这里鬼混了一会出去，姐姐就向我说，那姓郑的一双贼眼，怪讨人厌，最欢喜偷偷摸摸的向人使眼风。沉下脸不睬他，他也不知道看着风色，仍是涎皮涎脸的，两只黑白混淆的眼，只管溜来溜去，我就说他或者生成是这样一双眼睛，未必真敢便转姐姐的念头。姐姐向我摇头说，那东西一定起了不良之心，你看罢，不久更有讨厌的样子做出来的。刚才听铁脚说这些言语，所以向我说果不出所料的话。姐姐是有意害姐夫着急，不说给姐夫听，姐夫果然上当，若是应该秘密的话，怎么会当着姐夫说呢？这不是很容易明白的道理吗？”何达武也说道：“这事怪到我身上，我真有冤无处诉呢。我和郑绍旼，并不是很亲密的朋友，又没找着他来。他托我向二姑娘求婚的话，我都拒绝他没提；他自己写信来，我也没法去拦阻他，不理他就罢了。我若把他当个朋友，他今晚和我商量的话，我就不拿着告诉你们了。你倒翻转来怪我，我才真犯不着，是这么做好不讨好呢。”陈毓向何达武道：“你不要气，以后遇着这一类的事，只作不知不闻就得了。生成是个戴绿帽子的，像被你说破了，绿帽子戴不上头是不高兴的，是要埋怨你的。”陈蒿立起来摇头道：“今晚时间不早了，我要安歇，有话明天说罢。”

李镜泓借着这话，起身回房，何达武也回房歇了，惟陈毓在陈蒿房里，坐谈到一点多钟。李镜泓请求了几次，才赌气回到房里，和衣儿睡倒。李镜泓费了无数唇舌，虽渐将陈毓的怒气平息，然从这日起，陈毓对李镜泓的爱情不知不觉的减退了许多。并不是陈毓爱上了郑绍旼，听了何达武的话信以为真，将爱李镜泓的心，移向郑绍旼身上去了。大凡少年夫妇，除非男女都是守礼法的，感情永远不至于动摇外，就得双方配合得宜，感情浓密，才能于相当期间，保得不为外来的感触冲动。

陈毓于李镜泓，本来不是相宜的配偶。陈毓那副很幼稚的脑筋，在东京这种万恶社会，日常所接触的觉得都足印证她己身所遇之不幸，那怪寸芳心早已是摇摇欲动。偏偏昨今两日，惯在女人跟前用心的周撰拼命放出柔媚的手腕，殷勤周匝的来勾结陈蒿的心。陈毓看在眼里，心里就不免寻思到自己的丈夫身上，没一样赶得上人家，还要醋气勃勃，一举一动都监视的和防贼一般，这气实在忍受不住。因此见何达武提到戴绿帽子的话，有意当着李镜泓说好极了，看择个什么日子行加冕式的这几句话，好教李镜泓呕气。李镜泓果然呕了，对他沉下脸呸一口，陈毓巴不得李镜泓决裂，在东京不愁嫁不着比李镜泓强十倍的人，这就是陈毓的心理。

闲话少说。当夜胡乱过去，次早何达武起来，拿着沐具走到洗脸的地方，见陈蒿已先在那里洗脸，即蹲在一旁洗漱。陈蒿向何达武笑道：“我昨日就要问你一句话，他们夫妻一吵嘴，就忘记了。你要那姓周的，教给你什么？”何达武心想：若直说教给赌诀，他必疑心周卜先不是个好人，于作合的事有妨碍。不如借着这话，替周卜先吹一顿牛皮。将来就穿了，也怪我不上。便笑了笑说道：“周卜先的能耐大哪，人又聪明，又好学，三教九流无所不通，我知道他的催眠术很好，只他不大肯试给人看就是了。”陈蒿喜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他会催眠术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见他演过几次，想要跟他学，他已答应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你见几次，都是怎么演的？”何达武本是信口开河的，如何能说得出试演的情形来。只得答道：“和日本天胜娘演的差不多，有些比天胜娘还要希奇。”陈蒿道：“我不相信，若比天胜娘还要希奇，那名声不很大吗？怎么我们都同是湖南人，倒会没听人说过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又不和天胜娘一样，到处演着卖钱。他是做一种学术研究，自然没有名声。并且你

们都不大出外，往来的朋友又少，从哪里去听人说呢？”陈蒿点头道：“那是不错，我们若去教他演，不知道他肯演给我们看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此刻去教他演，他必不肯演。并且还要怪我，不该向人乱说。将来和他交情深了的时候，也不要当着生人，你教他演，他就不好意思推托了。”陈蒿道：“这种本事，本不宜使多人知道，疑神疑鬼的，与自己人格上很有关系。若是在前清时候，政府还要指为妖人哩。你也是不可向人乱说，他同你去当店的时候，在路上和你说了些什么？”

何达武正心里打算，要将周撰教的话趁机会说出来，难得陈蒿先开口盘问。便笑了笑答道：“周卜先在路说的话吗？我说给你听，你却不要生气，他非常恭维你，说在女留学生中，没有见过你这么漂亮的人。不过他很替你着虑，说留学生中没道德的青年太多，怕你上人家的当。我深知他素来瞧一般女学生不起，不想他对你会忽然倾心，将从前诋毁女学生的论调完全改变。”陈蒿道：“这话我生什么气？留学生中的坏蛋是十居七八，女留学生上了当的，大概也是不少，他这话是好话。我看你往来的朋友，还只这个姓周的是个正经人。以外都不敢当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和我来往的，不过是熟人罢了，怎么算得朋友。周卜先不特在我朋友中是个正经人，就在全体留学生中，也是有名的道德学问兼全的人。和他交往的，有形无形，多少总能得他点益处。”陈蒿听在耳里，洗完了脸，回到自己房内，一个人坐着。想起周撰的俊秀面庞，风流态度，缠绵情致，无一般不动人。更兼有这么学识，将来必能造成一个很大的人物。我能嫁了个他这么的人，料不至埋没一生，和姐姐一样，只不知他家中有没有妻子？铁脚大约是知道的，等我慢慢用闲话去套问他。我终生的事，老不解决，光阴快的很，这么拖延下去，也不成话。父母的思想是旧式的，若由家里主张，必又是择一

个和李镜泓差不多的人，把我活坑了。我到了这时候，是万分不能不自己拿出主张来。但是铁脚的话，只能信他一半，他是个没有学识的人，姓周的和他要好，他就专说姓周的好话，是不大靠得住的。我得和姓周的多来往几次，留神观察他的举动，再要李镜泓到各处调查一番，他的道德学问，就都知道了。

陈蒿将主意想定，早点后和陈毓商量，陈毓道：“这事暂时不要教你姐夫知道，你姐夫总咬定牙关，说和铁脚要好的没有好人，是有品行有学问的，决和铁脚说不来，铁脚也交不上。于今和他说，他必是破坏的。”陈蒿道：“不和他说也好，只是我们要去姓周的那里回看，须教姐夫同去才好。就是我两姊妹去，面子不大好。”陈毓道：“教你姐夫同去回看没要紧，我们商量的事，不给他知道就是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你就去问姐夫，看是今天去，还是缓天才去。”陈毓点头出房，好一会苦着脸进来，摇头叹气说道：“这种死人，真是活现世，我和他说姓周的请我们吃了料理，又来看了我们，应得去回看他才是。你说他怎么回我？他说我和他一点交情没有，无故的请我吃料理，是他自己有闲钱好应酬。我们的公费仅够开销，迟到几天，就得拿东西典当度日，哪有闲钱学他的样，讲这些无味的应酬。我说去回回看，也要花钱吗？他说回看我知道不花钱，但姓周的既喜欢应酬，我们回看了之后，他必定又有花钱应酬的花样出来，我们不能一次不了一次的，专扰人家的情，不回请他一次。与其后来露出寒村相，给他瞧不起，不如当初不和他交往。我听他说出这些话来，气不过，骂他生成是在乡下种田的材料，不配上二十世纪的舞台，便懒得再跟他说了。我们去我们的，教铁脚带我们去。”

陈蒿道：“姐夫一个人在家里么？”陈毓道：“青天白日，便是一个人在家里，难道怕鬼打不成？这种死人，理他干什么。

好便好，不好，我立刻和他宣告脱离。趁着此刻年龄不大，跳出去找他这般的人物，闭了眼也可摸得着。”陈蒿的心思早就主张陈毓与李镜泓脱离关系，就是不便开口劝诱，此时听了陈毓的话，连连点头道：“我们就更换衣裾，教铁脚同去罢。”陈毓道：“你换衣，我去和铁脚说一声。”何达武听了，自是欢喜不尽。姊妹两个装饰停当，也不通知李镜泓，竟同何达武出来，乘电车到富士见楼去了。

不一时，来到富士见楼，周撰才用过早点，拿着本日的新闻，坐在房里翻看。听下女来报，说外面来了一个男客，两个极标致的女客会周先生。周撰料着是陈毓姊妹，同李镜泓来了。连忙同下女迎接出来，一看是何达武跟着，不见李镜泓。陈毓姊妹都就玄关内向周撰鞠躬行礼。周撰让到楼上，彼此行礼后就座。周撰开口问道：“李先生怎不同来玩玩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一家四个人全来了，将房子交给警察吗？”周撰道：“在日本全家出外，将房门反锁，一点没要紧。”陈毓笑道：“我家常是这样，他今日在家里有点儿小事，迟日再来奉看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怎说奉看的话，达武和我相识久了，见面容易些。二位都不大出外的，难得今日枉顾，恰好今日新闻上有一条广告，英国有个大力士，到日本来献技，定了从今晚起，在本乡座卖艺三天，这是很难得的机会，我专诚奉邀，同去赏鉴赏鉴。”何达武喜得站起来道：“这果是难得的机会！我初到上海的时候，听说有个英国大力士，在张园卖艺，气力大的吓人，等我跑去看时，已经闭了幕。后来到日本，看了几次打相扑的，也称为大力士，实在一点趣味都没有。这个英国大力士，不知道就是上海那个不是？”陈蒿笑道：“你且坐下来，我和你说。人家又没请你同去看，要你这么高兴做什么？”何达武摇头笑道：“卜先不是这么小气的人，决没有把我一个人丢开不请的。

”陈毓笑道：“你们听他这话，说得多可怜，周先生便是不打算请他，听了他这可怜的话，也要搭上他一个了。”

何达武见房门开处，一个二十多岁的下女，也还生得有几分姿色，一手托着茶盘，一手端着一个金花灿烂的四方盒子，走进房来，送到周撰面前。一双眼不转睛的望着陈蒿，十分欣羡的样子。何达武坐下来，笑推下女一把，问道：“你呆呆的望着这位小姐干什么呢？”下女被这一问，自觉不好意思，红了脸说道：“失礼得很，我在东京没见过这样的美人，眼睛大大的，鼻子高高的，眉毛弯弯的，无一般不好。我这旅馆里住了八十多位客人，就只这周先生是个美男子，我也没见过。”何达武哈哈大笑，周撰连连挥手，教下女出去。下女走到门口，还回头望了陈蒿几眼，才关上门去了。

周撰先将花盒子打开，拈出几件西洋点心，分送到陈毓姊妹面前。斟了茶，用手指着盒子，向何达武道：“你自己随意拈着吃，不和你客气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这下女真有趣。”周撰道：“这下女最是好说话，很讨人厌。我昨夜从你们那里出来，看了两处朋友，回旅馆已是十一点钟，大家都安歇了，不便呼茶唤水，便打算就寝。才将被卧打开，这个下女走丁来，问要开水么？我想也好，即教她提一壶来，她说已经提来了。我说提来了，搁在席子上就是。她说周先生今晚不怕么？我才想起前夜情死的事来，回头看下女，就是昨日向我说情死的原由，没有说完的那个，我心里正想打听，以为还有什么秘密的内容，谁知她说出来，仍是和新闻上记载的一样，遗书上写了些什么，她也不知道。”

陈蒿听了，望着陈毓微笑了一笑。陈毓笑道：“这下女倒是很聪明的，他见这旅馆里无端枉死了两个人，周先生必非常害怕，因此来慰问慰问。”周撰道：“死亡是人生不能免的事，

这旅馆上下，又住了八十多人，害怕什么？日本的下女完全被中国留学生教坏了，这旅馆不大住中国人，下女比较神田那些旅馆有礼节些。我不住神田那些旅馆，住在这里，就是望了那些妖精一般的下女讨厌。”陈蒿笑道：“我家看的那夕刊上，就时常载着中国留学生和下女闹的笑话。”周撰道：“日本新闻纸大都一律，欢喜挖苦形容留学生，也不必尽是事实。新闻上不是说留学生调戏下女，便是留学生强奸下女，总是留学生的不是就是了。不过以我所见，留学生无聊的固是不少，那些妖精一般的下女，设尽方法勾引留学生的事也多，并且还有下女拉着留学生，要强制执行的。像这样的事，新闻上却不见登载过一次。我虽没有那些讲道学的迂拘习气，却平生最厌恶不顾身分，不顾人格的恋爱自由。这旅馆有三个下女，两个年老的，有四十来岁了。只这个年轻一点，就是好说话，无礼的言词却还不敢。因为不曾在专住留学生旅馆服役的原故。我特意跑到这冷僻地方住着，就是因下女的礼节招待，比神田方面好些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照你这样说法，留学生和下女生关系，简直是不顾身分，不顾人格了么？几多伟人学士，和下女生有了关系，还公然正式结婚，大开贺宴，怎不见有人骂他们是没身分没人格的人呢？”周撰笑道：“是我说错了，不应信口乱道。能偷下女的，总要算是大好老。”说得陈毓姊妹都笑了。陈蒿笑道：“怪道有几多伟人学士是这样。毕竟铁脚不是伟人，和下女结婚的目的，三番两次都不能达到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将来回国的时候，无论怎么，要娶一个日本女人，带回中国去。”周撰一边笑着说我很赞成，一边起身到外面去了。陈毓向陈蒿道：“他这出去，必是叫菜留我们午餐，我想就是看大力士，也得下午六七点钟，我们不如且回家去，到六七点钟的时候，教你姐夫同去本乡座就是了。今晚我们应请周先生看，才是道

理。”陈蒿道：“很好，我们就走罢，免得主人把菜叫好了，不能退信。”何达武坐着不动道：“卜先不见得是去叫菜，且等他来了再说。此时已是十一点多钟了。”陈毓道：“不要坐了，你表兄一个人在家里，我们出来的时候，又赌气不曾和他说明，他必弄好了饭，等我们回去吃。我此刻心里有些后悔，觉他一个人在家难过。”

何达武原想得周撰六十块钱，极力替周撰拉拢。见陈毓这么说，不便硬坐着不走，只得跟着她姊妹起身，却故意慢慢的，说陈蒿的衣也皱了，裙子也卷上边了，要仔细理一理。陈蒿低头一看，果然裙子坐了几个折印。陈毓弯腰替她理了一会才理伸。只这耽搁的当儿，周撰已转身回房，见三人都立在房里，要走的样子。周撰笑道：“怎么不坐下来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们要走哪。”陈毓向周撰行礼道：“扰了周先生，已坐得时间不少了。家里没用下女，他姐夫在家，无人弄饭。等午后六七点钟的时候，再教他姐夫来请周先生，同去本乡座看大力士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且请暂坐下来，李先生一个人在家没人弄饭，我已想到了，立刻就有办法。”何达武插口问道：“有什么办法？何不说出来，使她两个好放心呢。”周撰道：“我知道两位虽在东京住了年多，市内十五区地方，必有许多区域不曾到过。我刚才打了个电话到汽车行里，包一辆极大的汽车，把十五区的繁盛街道，都游行一两遍，岂不甚好？我们坐上汽车，先到江户川，接了李先生。再到筑地精养轩，用了午饭，然后各处游行，游到五六点钟的时候，看游到了什么地方，就在那里拣一家精洁的馆子，不论日本料理，西洋料理，中国料理，只要高雅一点的，进去胡乱用些晚膳，即去本乡座看大力士。”

何达武喜得眉花眼笑，摇头晃脑的说道：“这办法妙绝古

今。”对准陈毓姊妹，就地一揖道：“铁脚今日伴两位的福，第一次坐汽车，望两位不要推辞才好。”陈毓呸了一口道：“哪有这个道理，无原无故的教周先生这么破费，我姊妹决不敢领情。并且他姐夫是个迂腐人，决不肯教周先生这么一次不了一次的破费。”周撰哈哈笑道：“李太太这话，太把我周卜先看得不当个朋友了。东京十五区的道路，不是要花钱买着走的，一辆汽车，破费了什么？料理馆里吃饭，我又不办整桌的酒席，随几位的意思吃两样充饥，也算得是破费吗？若实在两位心里不安的说法，看大力士的入场券，让两位做东便了。”陈毓见是这么说，回头望着陈蒿。陈蒿道：“既周先生执意如此，汽车又已叫了，恭敬不如从命，我们就依周先生的，做了末尾那极小的东罢了。”何达武把脚一顿，拍着手笑道：“好吗，你们轮流做东，我一个人夹在中间做西。”陈毓笑道：“我看你简直不是个东西。”正说笑着，下女来报，说汽车已来了。周撰回说在外面等着，将房角上的屏风拿出来支开，先向陈毓二人告了罪，躲在屏风后，更换了衣服。引着三人来到外面，看是一辆头号新式汽车，可坐六人。周撰心里欢喜，让陈毓姊妹并坐在中间一层，何达武坐在前面，自己坐在陈蒿背后，告了车夫方向，呜呀呜呀叫了两声，一刹时风驰电掣，早走过了几条街道。周撰因凑近身和陈毓谈话，将手膀伏在陈蒿背后的皮靠上，恰抵着陈蒿的背。借着车行起伏的浪，一摩一擦。陈蒿靠得紧紧的，却不避让。周撰摩擦得十分快意，只恨车行太速，不能延长时间，好在陈蒿背上多侮弄一会。转瞬之间，已到了江户川河畔，何达武指出了停车地点，周撰先跳下车，偷瞟了陈蒿一眼，陈蒿回打了一个眼波，微笑了一笑，即转过脸去，直喜得周撰心头乱痒。

不知周撰打算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五章

坐汽车两娇娃现世 吃料理小簾片镶边

却说汽车在精庐门口停下来，只见陈毓向陈蒿耳边说了几句，陈蒿点头，同下车来。周撰举步向前走，陈蒿在后面喊道：“周先生且停一步。”周撰忙立住，回头问：“小姐有什么事？”陈蒿走近前笑道：“先生不要见笑，我姐夫异常迂腐，他若定不肯去，也就罢了，不用十分勉强他，我先说明一声。他生性是这么的，不是不中抬举，负先生的盛意。”周撰不住点头道：“我理会得。”周撰心里，巴不得李镜泓不在跟前，免得碍眼。明知道李镜泓是个没能力破坏的人，尤可不措意他，因对于陈毓的面子上，才绕道来这里敷衍敷衍。听了陈蒿的话，更是奉行故事了。

何达武抢先跑到精庐，推门进去一看，各处的板门都关了，房中漆黑的不见李镜泓说话。即转身向陈毓笑道：“我们不在家，老李也出去了。房里关得黑洞洞的，我们用不着进去罢！”陈毓道：“他出去为何不锁大门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知道我们就要回的，若将大门锁了，怎么进去呢？”陈毓摇头道：“他不会这么荒唐。我们又不是没有安放钥匙的地方，历来锁了门，谁先回来谁拿钥匙先开，怎么今日忽然怕锁了门我们不得进去？既到了这里，为什么不上去看看呢？”四人都脱了皮靴进房。陈毓顺手将电灯机扭燃，一看李镜泓已打开铺盖，睡

在房里。陈毓笑道：“你这人真可笑，清天白日是怎么睡了，像个什么！还不快起来，周先生特来请你去玩。”李镜泓伸出头来，见周撰立在房里，心里虽一百二十个不高兴，但是不能露在脸上，又怕陈毓不答应，说他得罪了朋友，不敢不起来应酬。随即掀开被卧起来，一面披衣，一面和周撰招呼。周撰笑道：“惊了李先生的美睡，很对不起。承李太太和小姐枉顾，我准备了些不中吃的蔬菜，特来请李先生同去，随意吃点。车子在外面等着，请赏脸就同去罢，只是临时口头邀请，不恭的很。”李镜泓散披着衣服，也不束带，望着陈毓说道：“这怎么好呢？我实在有些头痛，所以拿出铺盖来睡了。周先生的好意，你就替我去代表，领他的情罢，我不宜再去外面受风。”陈毓道：“你若可去，就同去也好，一个人在家里，也闷得慌。”李镜泓道：“我若能出外受风，还待你说，你代表我去罢，我也不留周先生坐了。精神来不及，要睡的很。”陈蒿向周撰努嘴，教他出去的意思，自己先退了出来。周撰便道：“李先生既不适意，请睡下罢，散披着衣，恐怕凉了。并没什么可吃的，倒弄得李先生受了风，添了病症，反为不美。”

李镜泓向周撰告了罪，仍脱了衣，扯开被卧睡了。陈毓心里终觉有些过不去，见周撰三人都不在房里，伏身凑近李镜泓问道：“你真是有些头痛吗？”李镜泓摇摇头道：“我知道你们一去，姓周的必有这些花样闹的，你看何如呢？他的目的我知道，我也不能阻拦老二。不过你得明白一点，你可记得在家里动身的时候，岳母怎生拉着老二的衣，说了些什么话，又如何嘱托你的？你比她年纪大，当说的不能不说。”陈毓道：“她又没有什么，教我怎生说。”李镜泓回过头去，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此时我也知道是没有什么，等到有了什么的时候，只怕说已迟了呢。”陈毓听了不耐烦，正待抢白两句，陈蒿已在外面喊

道：“姐姐怎么还不来呢，鱼鳔胶住了么？”说得周撰、何达武都大笑起来。陈毓起身应道：“就来了。”回头问李镜泓道：“你自己弄饭吃么？”李镜泓道：“你走了，我就去隔壁小西洋料理店，随便吃几角钱。你听见老二刚才喊你的话么，这也像闺女兼女留学生的声口吗？”陈毓朝着李镜泓脸上一口啐了道：“你管她像不像！你才管得宽哩，管到小姨子身上去了。”说着匆匆走到外面，向周撰陪笑道：“对不起，劳先生久等。”周撰少不得也客气两句。

四人仍照来时的座位，上了汽车，来到精养轩午膳。周撰有意挥霍给心慕浮华的陈蒿看，酒菜无非拣贵重的点买，四人吃了个酒醉饭饱。周撰向汽车夫说了游行十五区的意思，车不必开行太速。周撰在车中，每经过一条街道，必指点说明给陈毓姊妹听。遇了繁盛地方，就叫停车，引着到那些大店家观览。陈蒿看了心爱的物件，或是问价，或是说这东西好耍子。只要价钱在几十元以内，周撰必悄悄的买了，交给车夫拿着。共买了百多块钱的货物，妆饰品占了大半。观览完了上车，周撰才拿出来，双手递给陈蒿笑道：“小姐说好耍子的，都替小姐买来了。”陈蒿吓了一跳，打开来看，大包小裹，一二十件。陈毓笑道：“周先生这不是胡闹吗？花许多钱，买这些东西，有什么用处？老二你也太小孩子气了，看了这样也说好，看了那样也说好，害得周先生花了这么些钱。”陈蒿笑道：“我又没教他买，他买好了，我们还不曾知道呢。怪得我吗？东西本来好，我说好又没说错。”何达武掉转身躯来说道：“我就没人买一文钱东西送给我，我看了说好的时候也不少，连那些忘八蛋的店伙，见我衣服穿得平常，我问他们的价，十有九都不睬我。二姑娘我教给你一个法子。”陈蒿道：“什么法子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二次和卜先同走的时候，专拣贵重的东西说好，

同走得三五次，不发了财吗？”陈蒿猛不防在何达武脸上啐了一口唾沫道：“狗屁。”周撰也在后面叱道：“铁脚，还不替我安静些坐着。”何达武用衣袖揩了脸上唾沫，肩膀一耸，舌头一伸道：“东家发了气，我再不安静些，不仅没有大力士看，汽车都可不许我坐。”三人看了那鬼头鬼脑的样子，都笑起来。陈蒿将物件裹好，回头向周撰说了声多谢。周撰见陈蒿眉目间表示无限的风情，心里一痛快，周身骨节都觉得软洋洋的。汽车虽开行不甚迅速，但十五区可游行的地方不多，到四点多钟，都游了一遍。就只几处公园，陈毓姊妹都游过一两次，懒得下车。

周撰见汽车正经过神乐坂，即教车夫将车停在坂下等候，拿了两块钱钞票，赏给车夫去吃饭，带了陈毓姊妹同何达武下车。陈蒿问道：“这是什么所在？我们到哪里去？”周撰道：“这叫神乐坂下，上面是一条很热闹的街道，只是路仄，不大好坐汽车。小姐会坐脚踏车么？”陈蒿笑道：“女人家坐什么脚踏车呢？”周撰哈哈笑道：“女子为什么不坐脚踏车？还有专给女子乘坐的脚踏车呢，上下比男子乘坐的容易些。日本女学生，多有乘着上课的。”陈蒿喜道：“我却不曾见过，容易学习么？”周撰道：“像小姐这种活泼身体，只须两小时，我包管乘着在街上行走。”陈蒿道：“到什么地方学习哩？”周撰道：“无论什么都可以，到处有租借脚踏车的店子，每家店子后面，都有练习的地方，每小时不过两角钱。”陈蒿望着周撰笑道：“你会坐么？”周撰也笑道：“我若不会坐，也不问你了。”陈毓道：“那东西犯不着坐它，我总觉得危险，稍不留神的时候，不是碰了人家，就给人家碰了。”陈蒿摇头道：“那怕什么？街上来来往往的多少，何尝碰倒过。不留神，就是步行，也有给人碰倒的，那如何说得。既是两小时可以学

会，我一定要学，将来回中国去，带一辆在身边，又灵巧，又便利，多好呢。”周撰道：“只求能在街上行走，容易极了，我可担任教授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不只求能在街上行走，还能上房子吗？”周撰道：“你不曾见过专研究乘脚踏车的，所以这么说。将来有机会，我带你去看一回，就知道了。此时说出来，徒然骇人听闻。”

何达武抢到前面，向周撰说道：“你们说笑着走，把路程只怕忘记了，毕竟打算去哪里哩？”周撰道：“你坐了几点钟的车，才走这几步路，你两只有名的铁脚，就走痛了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脚倒没走痛，你看这条街都走完了。”周撰向两边望了一望，指着前面一家日本料理店道：“我们就到那家去，吃点儿日本料理，权当晚膳。我因时间还早，恐怕她二位吃不下，因此在街上多走几步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既是这么，多走几步也好。我因见你没说明去哪里，怕你贪着说话，把路程忘了。我今日横竖合算，看的也有，吃的也有，只可惜汽车白停在那里，也要按时间计算。若早知道闲逛这么久，何不给我坐着，去看几处朋友，也显得我不是等闲之辈。”陈毓笑问道：“谁把你当等闲之辈，你要拿汽车去压服他哩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就是平常几个同场玩钱的，最欢喜瞧人不起，很挖苦了我几次。我若是坐了那汽车，到各处走一趟，他们一定你传我，我传你的说何铁脚不知在哪里弄了一注财喜，坐着汽车在街上横冲直撞。下次同他们玩钱，就不敢轻视我了。万一手气不好，把本钱输完了，向他们借垫几个，他们决不敢做出愁眉苦脸的样子，硬说不肯。咳，这机会真可惜了。”说得三人笑的肚子痛。

说笑着，已进了料理店。四个下女，列队一般的跪在台阶

上，齐声高呼请进，四人脱了皮靴，下女引到楼上一间八叠席的房内。陈蒿看房中席子都是锦边，陈设也古雅极了。笑向陈毓道：“我只道小鬼的房屋，都是和我们现在住的一样，纸糊箴扎的，原来也有这么富丽的。”周撰答道：“这种房间，哪能算得富丽，这是极普通的。日本式房屋最精致的，建筑费比西式上等房屋有多无少。你看这种露在外面的柱头，不过四五寸的口径，弯弯曲曲的，不像一根成材的木料。试问问价值看，每根不过一丈来长，最好的须两千元，次等的都是千多。这地方凹进一叠席子，名叫床间。日本人造房子对于这床间最要紧，你们看铺在底下的这块木板，好的也得上千。普通人住的房子，这地方也是席子的居多，间有铺木板的，都是两块镶起来，就有整块的，也不是好木料。这种门，名叫唐纸。普通都是印花纸糊的，不值多少钱。最上等的我虽没有见过，但据日本绅士说，一扇门有值五百元以上的。你们大概计算计算，不比西式房子还贵吗？”陈蒿道：“既花这么些钱，为什么不造西式房子，要造出这些和鸡埘差不多的房子来住呢？”周撰道：“日本人起居习惯，是这种鸡埘般的房子便利，房屋一更改，衣服器具一切，都得更改。所谓积重难反，不是容易的事。并且日本地震极多，每月震得很厉害的，像这日本式的房屋，哪怕高至三四层，因做得合缝，几方面互相牵掣了，能受极强的震荡，纵不幸坍塌下来，而全体都系木质，横七竖八的撑架住了，人在里面多能保得性命。不比西式房屋，一坍塌便贴地坍塌了，住在里面的人，不独保不了性命，还要压成肉泥。”何达武听得不愿意了，咧了声道：“卜先，下女站在这里半天了，你也不点菜，只顾说话。看你把大家的肚子说得饱么？”周撰道：“你这铁脚专捣乱，下女什么时候在这里站了半天？我看你是饿伤了。好，我们就坐下来点菜罢。”四人都就蒲团坐下，

下女捧过菜单来，周撰让陈毓先点。陈毓道：“先生再不要客气了罢，我们都没吃过日本料理，也不知道哪样能吃，随先生的意，点几样便了。”周撰知是实话，便不再让。陈蒿却从周撰手中接过菜单笑道：“我虽没吃过，倒不可不见识见识。”一看菜单上，尽是写的假名，一样也看不出是什么菜来。提起对周撰身上一贯，赌气不看丁。周撰拾起来笑道：“留学生吃日本料理，能在菜单上，说得十样菜的，一百人中恐怕不到三五个人。”陈毓道：“什么原故？”周撰拿起铅笔，一边开菜，一边答道：“没有什么原故，就是日本料理不中吃，没人愿意研究。都不过偶然高兴，如我们今天一样，吃了之后，谁还记得菜单上写着什么，是什么菜呢？”周撰写好，交给下女去了。

不一会，下女端出一大盘生鱼来。陈蒿见盘内红红绿绿，很好看的样子。一看许多生竹叶，插在几片萝卜上，和红色的生鱼映射起来，倒也好看。问周撰道：“这生鱼片，是穿了吃么？”周撰笑道：“就这么吃，这是日本料理中最可究的菜。”陈毓道：“不腥吗？”周撰道：“倒好，没腥气。请试一片就知道了。”陈毓姊妹都不肯试，周撰问何达武吃过么？何达武摇头笑道：“我也是和尚做新郎，初试第一回。”周撰笑着拿筷子夹了一片，先沾了些芥末，再沾了些酱油，三人望着他往口里一送，吃得很有滋味的样子。何达武登时也夹一片，照样吃了，连连咂嘴说好吃。陈毓姊妹便也大家吃起来。下女又端了一盘生牛肉进来，陈蒿笑道：“怎么尽是生的，牛肉也可生吃吗？”周撰道：“牛肉原可以生吃，但不是这么吃的。这是用铁锅临时烧了吃，还有火炉、铁锅不曾拿来。”正说着，随后进来一个下女，捧着火炉、铁锅之类。陈蒿看那铁锅只有五六寸大小，锅底是坦平的，下女把锅安在火炉上，放入桌之

当中，用筷子从牛肉盘内夹了一块牛油，在锅内绕了几转，略略烧出了些油，便将酱油倾了下去，把盘内的牛肉，一片一片夹入锅内，加上些洋葱，拿出四个鸡蛋，四个小饭碗，每碗内打一个蛋，分送到各人面前。陈蒿道：“这生蛋怎么吃？”周撰道：“等牛肉烧熟了，卤这蛋吃，比不卤的嫩多了。”陈蒿摇头笑道：“小鬼和生番差不多，怎么也不嫌腥气。”周撰替三人斟上酒道：“腥气却没有，不过和中国料理比起来，滋味就差远了。请就吃罢，煮老了不好吃。”陈毓笑道：“牛肉哪这么容易熟？你们看上面还有血呢。”周撰先将饭碗里的蛋搅散，拣陈毓指点说有血的，夹着在蛋内转了一转，咀嚼起来。何达武看了，哪忍得住，也不管生熟，一阵乱吃。陈毓姊妹终觉吃不来，随便吃了一点，即停了不吃。周撰心里很过不去，教下女添了几样，二人也尝尝就不吃了。周撰道：“日本料理，除牛锅、生鱼外，实在没可吃的东西了。二位既吃不来，我们立刻改到西洋料理店去吃罢！”陈蒿摆手道：“罢了，日本的西洋料理，我已领教过了，也没吃得上口的。我们胡乱用点饭，充充饥罢。”周撰只得教下女开饭来，弄了些酱菜，姊妹两个倒爷吃了一碗。

开了帐来，八块多钱。陈毓看了吐舌道：“岂有此理，吃中国料理，有这多钱，可以吃普通翅席了。”何达武本已停箸不吃了，听说要八块多钱，又拿起筷子来道：“这馆子既如此敲竹杠，我恨不得连铁锅、火炉都吃下肚里去。还剩下这么些牛肉，不吃了它，白便宜了馆主。卜先来来，我两人分担着，务必吃个精光。”周撰拿出十元钞票，交给下女道：“多的一块多钱，就赏给你们罢。”下女磕头道谢去了。何达武道：“你真是羊伴，多一块多钱，你不要，给我不好吗？”陈蒿笑道：“谁教你不在这里当下女呢？”周撰道：“剩下的牛肉，你

要吃，怎么还不动手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吃吗？”周撰道：“我已吃多于，你吃的下你吃罢！”何达武道：“我吃是早已吃饱了，但我终不服气，偏要拼命吃个干净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你一个堂堂的军人，多吃这点儿牛肉，算得什么？快吃罢，等歇下女来收碗，看了不像个样儿。”何达武一边吃着，一边笑道：“我不是黎是韦，你不要作弄我罢！”

周撰笑了一笑，也不理他。起身推开后面的窗户，朝下一望，是一条很仄狭的巷子，房屋都破烂不堪，没什么可看。正待仍将窗户关上，忽听得下面有吵嘴的声音，侧着耳朵一听，是中国人和日本人吵，只是两边骂的话都听不大清楚。陈蒿姊妹也都起身，到窗户跟前来听。何达武扭转身子问道：“你们听什么，下面不是吵嘴吗？”陈蒿道：“中国人和日本人吵嘴，听不清楚。”何达武把筷子一掼，一蹶劣跳了起来道：“这里听不清楚，我下去看看，要是日本鬼欺负我们中国人，卜先你就同我去打个抱不平。”说着帽子也不戴，跑下楼去了。陈毓笑道：“这铁脚真好多事。”陈蒿道：“等他去看看也好，这里横竖听不明白，打开窗户，又冷得很，不如坐着等他来。”周撰见陈蒿说打开窗户冷，连忙把窗户关上。下女来收碗，周撰问下女，知道下面为什么事吵嘴么？下女摇头说不知道。周撰道：“我们且下楼去，到街上等铁脚，这房里坐着，没有趣味。”三人遂同下楼。

街上的电灯已经亮了，恐怕何达武回来看不见，就在料理店门首一家小间物商店内，买些零星物事，送给陈毓，陈毓只得收了。等了好一会，不见何达武回来，周撰焦急道：“这铁脚真淘气，此刻六点多钟了，再不来，本乡座要开幕了。你两位在这里坐坐，我去那巷子里寻他去。”陈蒿道：“他的帽子在这里，你带给他罢。”周撰接了帽子，向商店说明了，借着

这地方坐坐。急忙找到小巷内，来往的人都没有，哪里见何达武的影子呢？看那吵嘴的人家，已是寂静无声。周撰恨道：“这鬼头真害人，跑到什么地方去了，教我到哪里去找哩？”在巷子里立于一会，只得转到小间物商店，向二人说了。陈毓道：“不要紧，我们慢慢儿走罢，他知道我们去本乡座，随后要坐电车来的。”三人遂起身，向坂下走，刚走近停汽车的所在，只见何达武从车上跳下来，迎着笑道：“你们怎么才来？我坐在这里等，脚都坐麻了。”周撰笑骂道：“你这小鬼头，怎么先跑到这里来了？害得我们到处寻找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要说这些没良心的话，我到那巷子里，看不到两分钟，回到料理店，下女说你们都走了。我不相信，跑上楼一看，果然没有。下女跟着上来，我问看见我的帽子么？他说不知道。我疑心你们有意撇下我，不带我去看大力士。问下女你们走了多久，下女说才走。我就出来，拼命的追到坂下，见汽车还在这里，我才放了心。你们哪一个拿了我的帽子？”陈毓笑道：“谁也没见你什么帽子。”何达武着急道：“你们真没看见吗？我找那料理店去。”周撰见何达武又要跑去的样子，从外套袋里，扯出那顶帽子来，往何达武头上一套道：“看你下次还是这么鲁莽么！”陈蒿问道：“铁脚你去看了，为什么事吵嘴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什么事也没有，一个四川学生，因家里的款子没有寄到，住在这个日本人家，欠了三个月的房饭钱，共有三十多元。房主人屡次催讨没有，就出言不逊。学生不服气，和他对吵起来。那四川学生见我是个中国人，气忿忿的诉说给我听，说日本鬼欺负人。我只好劝他忍耐点儿，欠了人家的钱不能不忍些气。我说完这几句话就走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你为什么不打个抱不平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身上和那四川学生差不多，也是一个大没有。人家讨帐，不能说讨错了。这个抱不平，怎么

能打的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好，你打不了，快去请本乡座的大力士来打。上车罢！”

车夫已将车门开了，四人都上了车，不须几分钟，就到本乡座。见门口已拥丁一大群人，争着买入场券。周撰教何达武伴着陈毓姊妹，不要被人挤散了。自己分开众人，挤向前去买入场券。陈毓拿出钱来，要何达武去代买。周撰止住道：“此时买的人太多，铁脚闹不清楚。太太如定要做东时，等歇算还我便了。”陈毓只得依允。周撰问特头价目，每人要二元五角，即拿出十块钱来，买了四张。回身挤出来，引三人到了里面。即有招待的，看了等级，带到特头座位。台上还没有开幕，看客座位，却都坐满了，只有特等，因为太贵，买的人少些，还剩了几个座位。周撰对陈毓道：“今晚看的人多，我们须定个坐法，免得生人挤着二位不好。铁脚靠左边坐，我靠右边坐，二位坐在当中。两面有我二人挡着，就不妨人多挤拥了。”周撰是这么调排坐下来，陈蒿自然是贴周撰坐了。男女之间，两方面既都存心亲热，还有什么不容易结合的。当下两人耳鬓厮磨，陈毓只得做个没看见。陈蒿忽然失声说道：“坏了！”周撰大吃一惊，慌忙问：“坏了什么？”陈蒿道：“我们下车的时候，忘记将买的东西带下来，那车夫难说不偷去几样。”周撰大笑道：“我只道什办事坏了，那车是我包了的，他若敢偷，我也不交给他了。并且他此刻并没走开，我吩咐了在外面等，恐怕随时要用，你若不放心，可教这里的招待员，去通知车夫一声，立刻就送进这里来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你既说可以放心，我就没话说了。我以为车夫把汽车驾回去了。”

正说奢，满座掌声大起，不知为了何事？下回再写。

第四十六章

大力士当场献艺，下流坯暗地调情

却说一阵鼓掌声中，台上已将幕布揭开。一个日本人乘一辆脚踏车，从后台如飞的驰到台上，绕着台打盘旋。周撰忙用肩膀挨了陈蒿一下笑道：“你先说脚踏车只能在街上行走，这里就会做出些花样来。”陈蒿道：“怎么大力士不出来，倒弄出乘脚踏车的来了？”周撰道：“这差不多是照例的，因为才开幕，恐看客没到齐，先玩玩这些没要紧的把戏，给看客散闷。一会儿大力士就出来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你看见么，怎的那脚踏车，只一个轮盘的？”周撰道：“你留神看罢，还有许多的把戏呢。”陈蒿看那乘车的，一个轮盘在台上，飞走了几十转，忽然停住，直挺挺的立在那一只车轮上，动也不动，看的人齐声喝采。陈蒿不懂得这立着不动有什么好处，见周撰也跟着喝采，即问道：“这立着不动，也喝什么采？”周撰道：“练到这个样子，很不容易。两个盘尚且立不住，今一个盘能立这么久，怎么不喝采？你看他把前面的盘又套上去了。”只见那车越转越急，绕着台足转了百十个轮回，转到后来，乘车的一声吼，那车轮离台有两尺，悬空飞了个盘旋，仿佛有什么东西托着一般。看客不由得都怪叫起来。

那车落下来，只绕了两转，就驰入内台去了。即有人从里面搬出两只极粗极笨的木凳出来，靠东西台角，一头放下一只。

一人拿着一卷钢丝，两端紧缠在两只木凳上，再用麻绳系住木凳，连在台柱上，将钢丝绷得急急的。两块四五尺宽，五六尺长的木板，搭上两木凳上，和搭跳板相似。陈蒿道：“大力士这回要出来了么？”周撰道：“且看，不知这是闹什么玩意。呵，不错！还是脚踏车。我曾听人说过，脚踏车能在钢丝上行走，只是不曾见过。”陈蒿惊诧道：“钢丝上居然能行走脚踏车吗？”周撰道：“岂特在钢丝上行走，有人说简直可以飞墙走壁，快看罢，已经出来了。”陈蒿看还是先出来的那人，只乘坐的车略比前小一点，在台上照前转了几趟，一使劲便上了跳板，前轮对准了钢丝，后轮一催，那车已脱离了木凳，完全在钢丝上。看客都张开眼望着，替乘车的捏着一把汗。车轮不住的往前转，钢丝受不住，渐渐的往下垂，转至钢丝当中，钢丝垂下来五六寸。乘车的到这时候，分外的用劲，奈钢丝垂下来，虽用尽气力也驶不上车，乘车的急了，踏着反车，往后转了两转，蓄势往前一冲，仍没冲上去。那车看看支持不住，有些向两边晃动起来了，钢丝更是颤巍巍的。看客看到这里，都寂静静的连高声出气的都没有。陈蒿低声向周撰道：“了不得，要跌下来了。”话没说完，只见那乘车的猛然将前轮一提，离开钢丝有三四寸，后轮一使劲，穿梭一般的，转上了这头的木凳。看客雷也似的齐声喝采。

陈蒿伸手给周撰看道：“你看我手上的汗，连手帕都湿了。”周撰看着点了点头，乘势将陈蒿的手握了，觉得温如暖玉，柔如无骨，一时心旌摇摇，几乎在大庭广众之中，露出急色儿丑态。陈蒿恐旁人看见，忙放下来，周撰牢牢握着，哪肯放手。陈蒿只得靠紧身躯，用围襟遮了，两只手便在围襟里面，互相搓弄。陈蒿本是风流情性，只因初到日本，一则难得相当人物，一则觉得在日本不比在内地，闹出笑话来，新闻上每每尽情披

露，不能不较内地敛迹些。但哪里是她甘心情愿，守这寂寞生涯。两日来经周撰这般一勾搭，心里也是痒的和周撰一般，搔扒不着。

周撰见她偏着头，牙齿咬着下嘴唇，一言不发，双颊红得和朝霞相似，映得通明的电光，越显得娇艳无匹。便附着她的耳说道：“你能单独去我旅馆里么？”陈蒿斜睨了周撰一眼，微笑不做声。周撰见这神情，更着急问道：“怎么不做声呢？你若能去，务必可怜我。你知道我这两日的魂灵，整整没一秒钟曾离开你的左右。”陈蒿将周撰手紧握了一下，笑道：“谁教你不离开我左右的？”周撰道：“还有谁教的？就是你教的。”陈蒿笑着摇头道：“看台上罢，脚踏车又换了花样了。你看她倒竖起来，拿手当脚，踏着飞跑。”周撰道：“这时候无论怎么好看，我都不愿看了，你总得可怜我，说一句使我定心的话，我才有心思看台上。”陈蒿望周撰只笑，周撰被望得神魂飘荡，恨不得立刻将陈蒿拖到无人的地方，拦腰一把搂住，慢慢的治她害得人失魂丧魄的罪。陈蒿见周撰痴的可怜，轻轻向他耳边说道：“当着他们，不要是这样，且等看完了再说。”周撰喜道：“看完了，你单独到我旅馆里去么？”陈蒿道：“你这般急怎的？我是要看把戏，由你一个人去发呆罢。”周撰只好暂把邪心收起。

看台上脚踏车已没有了，走出一个穿礼服的日本人来，向台下行礼说道：“我大日本同盟国英吉利的大力士某君，第一次来日本游历，我日本的力士团欢迎他。他愿意显出平生技能，交欢我国国民。因此今日假这本乡座，请某君登台显技，鄙人甚希望来观的大和民族，多鼓掌，多赞好，以表示我大日本国民与大英吉利国民格外亲善的意思，方不负某君显技交欢，与敝力士团竭诚欢迎的双方用意。”那人说完了，客座的掌声就

不约而同的都想把格外亲善的意思拍了出来。亲善的掌声未歇，早有五六个大日本的绅士，簇拥着大英吉利的大力士，大踏步走到台口，向座客行了个交欢的礼。座客亲善的掌声又震天里响起来，直响了十来分钟，还不肯停歇。大力士想等掌声停了，演几句交欢的话，哪知等不出开口的机会。日本翻译等的急了，举起手向座客扬了几下，才渐渐七零八落的，东响几下，西响几下。有一个日本人，因低着头只顾下死劲的拍掌，也没看见翻译扬手。大家都停了，他还在那里拍得恨自己的巴掌不响，拼命的一下重似一下。前前后后的座客都叱的叱，骂的骂马鹿，他才抬起头来一看，羞得两脸通红，不敢再表示亲善了。大力士见掌声停息，说了几句英国话，座客不管懂不懂，不待翻译开口，拍拍拍又是一阵。翻译也就懒得等候，跟着掌声，只见两张嘴动了几下，掌声完时，翻译的话也完了。毕竟满座的人，没一个听出大力士说些什么来。大力士退到台中间，从台上一手提起一个斗大的铁锤。翻译说每个有一千磅。大力士提在手中，像不费什么气力。右手的举在空中，左手的向前伸直，猛然右手的往下一沉，与左手的碰个正着，只碰得砰然一声响，连戏台都震动起来。左手的却抵住了，两手同时伸直，并不下垂，座客如狂的叫好。

陈蒿问周撰道：“这对锤是用铁皮包裹的么？”周撰笑道：“用铁皮包裹的，还算得大力士吗？刚才翻译说，这锤每个有一千磅。”陈蒿道：“在他自己手里拿着，看的人哪里知道确有多重？他要骗人的钱，能不吹些牛皮吗？”周撰正待回答，见大力士双手持锤，轮回飞舞，舞罢轻轻放在台上，向翻译说了几句话。翻译即向座客说道：“这一对铁锤，实共重二千磅。但诸君看了，或者有不相信，真有这么重的。大力士说，欢迎诸君中之有力者，不妨三个五个，同上台来拿着试试。大

力士并预备了英国某名厂制造的，最上等金表几个，赤金牌几块。如有人能用双手拿起一个，高与膝平的，即奉送金牌一块。能双手举一个到肩上的，奉送金表一个。金表、金牌都在这里，请诸君看看。这是大力士特从英国带了来，与我日本有力的人，作纪念的。”说着，回身从桌上捧出些金表、金牌，走到台口，一件一件亮给座客看。座客中登时纷纷议论起来，你推我让的，居然让出四个自负大力的来。各人立起身，整理了一会身上的衣服，不先不后的走上台去。

周撰挨了陈蒿一下笑道：“这下子可以证明他是不是牛皮了。”陈蒿点点头，仍目不转睛的望着台上。四人上了台，翻译即迎着问姓名，四人都肯不肯说。大力士趋前和四人握手，四人握着大力士的手，都现出惊慌的样子，大概大力士的手握得重了点儿，四人有些受不住，大力士笑嘻嘻的指着铁锤，做手势教四人抬的意思，四人却不肯抬，推出一力最大的，走到铁锤跟前，仔细端详了一会，先用背对着大力士，两足立了个骑马桩，将右手伸下去，握紧了锤柄，贯足了气力，打算一手提起来。满座的看客，都替这人鼓着一口无穷的劲。只见这人腰肢一挺，右膀往上一提，大约是手不曾握牢，腰肢用力过猛，手掌和锤柄脱离了关系。锤仍是卧倒在台上，手也仍是赤手。座客不由得把那一口鼓着的劲，齐声冲口笑了出来。这人红了脸，回头望着同行的三个，这三个到底不信。走过去，大家打量了一会，用脚踢了两下，有两个摇摇头走开了。一个将衣袖一捋，双手握住锤柄，摇荡了几下。那锤是圆的，摇荡起来似乎活动。看的人都替他欢喜，一片声催他提起来。只急得这人一副脸如泼了血一般，那锤只是摇荡，不肯起来。大力士看了，又向翻译说了些话，翻译连忙走到拿锤的跟前说道：“大力士说的，使劲太很了，恐怕身体受伤。既证明了这锤不是假的，

就不必再拿了。”那人松了手，伸起腰来，就像腰上感很痛苦的样子，躬着背同那三个，扫兴下台。座客也不暇替四人救脸，哄声大笑起来。周撰问陈蒿道：“你这下子相信不是假的了么？”陈蒿道：“这大力士的力真大的吓人了。”

大力士等四人下了台，望着台下笑容满面的，一手提起一个锤，一路舞着进去了。即有四个下力的工人，抬着一块见方七八尺的大木板出来，靠台柱竖着，那木板有两寸来厚，上写计重三百五十磅几个大字。大力士复走了出来，更换了一身衣服，脚下没穿皮靴，每双脚上用皮带系着一个绝大的铁哑铃。翻译指着说：“这哑铃每个重三百磅。”大力士伸脚向台下，给座客看了，弯腰又抬起两个比脚上更大的哑铃来，一手一个，扬给台下看。翻译道：“这哑铃每个五百磅。”大力士退到台中间，屁股往台上一坐，身子向后，仰天躺下来。两脚两手，都将哑铃举起。四个工人抬起木板，搁在大力士的脚手上，放得平平的。工人又抬起一张方桌，放在木板当中，周围安了四把靠椅，四个工人同时一方一个跳上木板，坐在靠椅上。翻译亲自动手，拿着开幕时做脚踏车跳板的那块小木板来，也是搭跳板一般的搭在大木板上，再从里面托出一盘饭菜，从容走上跳板，把饭菜放在四个工人面前，四人各扶箸吃起来。座客都看呆了，倒那人记得鼓掌叫好。陈蒿对周撰道：“今晚若不是你发见这件奇事，我们怎会知道来看？我若不是亲眼看见，便一辈子也不相信，世界上有这么大力的人。旁的都可以假，这五个人，这多木器，是假不来的。并且是这么仰天躺着，也不好使力，只要哪一只脚，或是哪一只手，稍微偏了一点儿，这五个人和桌椅碗筷，不都倾了个干净吗？”周撰道：“亏他能这么持久，你看这个翻译上呀下的，那木板动都不动，简直和斗了笋一般。”陈蒿道：“自然丝毫不能动，只要略动一动，

失丁重心，就危险了。”四个工人每人吃了一碗饭，翻译收了碗筷，仍从跳板下来，将跳板搬去。工人又同时跳下，搬去于桌椅。只留大板不搬，大力士缓缓将两脚平下，身躯往上一纵，已如前坐了起来。木板向后倒去，四个工人扶着抬进去了。那英国大力士演过那套吃饭的把戏之后，踏着铁哑铃，向看客行了个礼，拐进去了。

周撰推陈蒿道：“你刚才说演完了再说，此刻演完了，你怎么说呢？”陈蒿瞟了周撰一眼，抿着嘴笑道：“哪这么忙，难道就演完了吗？”周撰道：“大力士已行礼进去了，怎么没演完？”陈蒿道：“既是演完了，为何看客没一个人走动？”周撰道：“纵没演完，也没什么可看的了。在我实在是不如和你走的好。”陈蒿用于向台上一指道：“开幕时报告的那人又出来了，你听他说些什么。”周撰也懒得看，低头听那人说道：“刚才英国大力士所演的两种技艺，实是令人惊服。依照大力士平日在他处显技的规定，每次只演两套。这回蒙大力士特别与我国国民交欢，破例加演两套。”座客听到这里，已齐声鼓起掌来，以下说了些什么，都没人听了。周撰对陈蒿译述了意思，陈蒿笑道：“是吗？我说怎么就演完了。像这样的大力士，很不容易遇着的，既花了钱，多看看不好吗？”周撰只得随顺他的意思。陈毓和何达武看了两人亲热的情形，都只作不闻不见，一心一意的望着台上。

演说的退去之后，大力士又更换了一套很厚的衣服出来，后面跟着两个工人，抬着一条酒杯粗细的铁链，大力士对翻译说了一段话。翻译即向座客说道：“诸君请看这铁链，是不是很牢实的东西？千吨以内的轮船，全是用这种铁链栓锚，可以抵御极强的风浪。现在大力士能不用器械，凭一身神力，使这极牢实的铁链，拉为两断。诸君中必有不相信的，大力士可立

刻演给诸君看。”翻译说完了，大力士从工人肩上将铁链提下来，吐伸有两丈来长，两手拿着到台口，送给近台两排座客看。翻译教看了的人高声证明，铁链是没有破绽的。有几个好事的客看，大约是心中不大相信，若大一条铁链，若没有破绽，怎能凭一人之力拉断？翻译既教他高声证明，便不能不看个仔细。几个人一齐动手，从两端检阅起，一股一股的，凑近电灯看了又看，都说实没有破绽。翻译便指着几个人，向大众说道：“这几位仔细察看了，都可证明这铁链实是毫无破绽的。请诸君注意看大力士的神力罢！”大力士退至台当中，将铁链一端用右脚踏住，一端由右肩上绕到左腋下，在腰间缠了一过，两手握住尾端，缓缓的摇动身躯，像个运气的样子。足运过一分钟光景，猛然将腰一挺，右肩一震，喳的一声，那铁链直从肩上翻到背后，打在台面上，哗啦一响，看客只道是右脚不曾踏稳，链端脱离了脚心，激翻到后面去了。只见大力士弯腰从脚心下，拈起一条二尺来长的断链来，合着腰间的断条，一手一条，斗给大家看。翻译招手，教方才证明的几个人过来细看。几个人凑近身一看，显然是新拉断的，没一个不摇头吐舌。陈蒿道：“这个把戏，虽然是要力大，但是不及第二套好看。”周撰道：“看虽没有第二套好看，只是我看比第二套还要吃力些。你但想这么粗的铁链，不能悬五六千斤重量的东西吗？凭空要将它拉断，非五六千斤以上的气力，何能做到。”陈蒿看了看手上的表道：“快到十一点半钟了，看他再玩一套什么。”

大力士将两条铁链丢了，自己就台上脱剥了上身衣服，露出赤膊来，望去虽很壮实。却和平常壮实的工人差不多。翻译说道：“大力士的身体，先天原来很弱，十五岁时，还是一个终年患病的孱弱之躯。因朋友劝告他，教他专在体育上用功，

身体自然能强，壮大力士才稍稍的从事体育。不到一年，已收了极大的效力，将十五年来病魔完全驱除了。就从十六岁起，到今年整整的二十年，不曾一日间断，遂练成这般的神力。据大力士自己说，他所练的方法，二十岁以前，专注重体魄的发育。二十岁以后，便专重视力的发育。发育体魄的时期太短，所以至今体魄尚是平常。发育体力的时期很长，才有此神力。在初见大力士的人，绝没人能看出像这般平常体魄的人，有这么大的体力，甚至有疑大力士会邪术的。大力士因恐在座诸君中也有此类怀疑，故露出体魄来，以证明他的神力，确是用苦工磨练出来的，绝对的没有丝毫邪术。诸君此刻眼中所见大力士的体魄，是这么平常的。请注意看大力士运气使劲的时候，是何形相就明白了。”座客听得，一个个都揉了揉眼睛，瞬也不瞬的望着大力士。只见他直挺挺的立着，向左右分并两手，不言不动，渐渐的觉得两条臂膊有些震动，即时周身皮肤里面仿佛有数千百只耗子在那里走动，骨节都瑟瑟作响，两条臂膊，比初脱衣服的时候竟大了一倍。座客又鼓了一阵掌。翻译道：“今晚因是初次献技，有一种新制的器具，还不曾制好，今晚不能演给诸君看，明晚仍在这里，准演出来。比刚才已演过的三套，都好看许多。于今既证明了大力士的体力不是邪术，请诸君看演第四套罢！”

周撰苦着脸对陈蒿道：“十一点多钟了，要演又不快演，偏要是这么支支吾吾的，脱了衣服给人家验看。我只道这也算是一套，谁知道还是题外之文。”陈蒿笑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以为他没有技艺显了，胡乱是这么闹着凑个数儿，倒要看他再换个什么花样。你不要急，横竖没有多久了。”

大力士运过气，仍将衣服穿上，四个工人又从里面抬出一块大石头来，那石有七尺来长，一尺四五寸宽，四寸来厚。四

个工人被压得一步一拐，放下来喘气不定。大力士望着好笑，挥手教四人走开，他用一手提起，一手解去了绳索，提到台中间。那翻译骑着一匹大白马，从里面的的达达走到台口站住，那马调教得极驯良的样子。大力士蹲下去，一手托在石块底下，一手扶着，离了台面，一头高，一头低，斜斜的如一条山坡路。翻译将缰一摆，那马顺过头来，走至石块上，后将缰一提，两脚一紧，那马的前蹄已踏上了石块。翻译用右手在马头上摸了几下。只一起缰，那马已全身纵上了石块。那石块便缓缓的平下来，马在石块上行了两三步，恰行至大力士的手上，即立着不动。大力士放下扶着的手，一手托着伸出来，从容上下了几次，那马全不惊惧。座客但知好看，不显厉害，在这时节不约而同的都鼓掌大吼起来。翻译连向下扬手，已来不及。那马虽则调教惯了，只是从前在西洋各国演这把戏的时候，看客都知道危险，一点声息没有，必等马下了石块，才鼓掌叫好。因此那马不会在石块上受过惊吓。今晚翻译疏忽了，忘记嘱咐座客，正在吃紧的时候，大家一哄闹起来，那马两耳一竖，两眼左右张望。翻译知道不好，一面对台下扬手，一面抚摸马头，但是已来不及，四脚乱动起来。大力士手上的石块，即不免摇动。翻译越将缰绳收勒，那马越昂头振鬣，仰天喷沫，偶然一脚踏空，石块跟着一侧，连人带马，倒下台来。座客又是一声哎呀喊了，那马掀下了翻译，惊慌得左一跃，右一窜，四蹄在台上如擂鼓一般。吓得近台的座客都站起身要跑，恐怕那马跳下台来。翻译一纵身立起，伸手去拾缰绳，没拾着。那马又惊窜到这边，此时气坏了大力士，放了石块，那马刚从石块旁边跳过一伸手就握住那马的后腿，那马登时不能动弹。翻译才走过去，拉了缰绳，牵进里面去了。即有开幕时演说的那人，出来向座客道歉。

陈蒿暗推周撰一把笑道：“你这时候又不说走了。”周撰道：“我说一回，碰一回钉子，你不开口，便坐到明天，我也不敢再向你说走了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你打算就回旅馆去吗？”周撰道：“随你的意思，我是巴不得你立刻同我回旅馆。”陈蒿悄悄的，向陈毓二人努嘴道：“他二人呢，也同回你的旅馆去吗？”周撰道：“我用汽车送他二人回精庐去。”陈蒿笑着摇头道：“我明日拿什么脸回家见人？你不要急在这一时，此刻你还是用汽车送我三人回精庐，你若常在旅馆里，不大出外，我总有来会着你的时候。”话没说完，座客都纷纷起身，向外拥挤。陈毓、何达武也立起身来。周撰道：“我们且缓行一步，此时要挤出去，很费事的。”陈蒿轻轻说道：“人家都起身走了，独我两人坐着不动，像个什么？”说着也起身，何达武道：“你们只跟定我来，包你们全不费事的就挤出去了。”周撰道：“这不是湖南戏院子，可由你横冲直撞。你若不按着秩序走，到处有监场的警察，你的衣服又穿得这么漂亮，只瞎挤瞎挤的，包管人家指你是个掏儿。”何达武不懂得什么叫掏儿，问道：“怎么指我是掏儿？”陈蒿笑道：“你先走罢，此时人已走空一大半了，不会挤拥。”何达武即晃了晃脑袋，掉臂向前行走。陈毓拉了陈蒿的手，旋走旋咬着耳根说话。周撰跟在后面，只见陈蒿时摇摇头，时点点头，也没听出她们说些什么。

一行人来外面，周撰举眼看汽车，何达武已找着开了过来。陈毓向周撰鞠躬道谢道：“先生只管汽车先走，我们可坐电车回去，不敢烦先生再送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李太太怎么还对我说这些客气话，请上车罢。”陈蒿也在旁说道：“汽车的长时间过了，送我们到江户川，也要不了多久，姐姐不要和他客气罢。”陈毓望了陈蒿一眼，觉得陈蒿这话说得和周撰过于亲热，只是陈蒿也没理会，催着陈毓上了汽车。陈毓仍向原地方坐了，

留出位子来给陈蒿坐，谁知陈蒿上车的时候，周撰暗地在后面拉了一把，教她坐到后面来。陈蒿也就顾不得面子了，撇了陈毓，竟和周撰并肩坐着。汽车立即向江户川开行。陈毓在车中，虽觉自己妹子入迷太快，只是料也防止不了。并且在陈毓眼光中看周撰，也以为与自己妹子匹配相宜，乐得成全他两人，免得双方抱怨。车行顷刻到了江户川，周撰从车夫处拿了那包物事，交给何达武拿了，才扶陈蒿下车。陈毓邀周撰到家中坐坐，周撰道：“已夜深了，改日再来。”陈蒿道：“你就上车回去罢，到我家中坐着，也没甚趣味。”周撰回身上了车，望着三人走了，才驱车回富士见楼。一宿无话，本章已毕。

第四十七章

小鬼头苦耐独眠夜 真马鹿追述求婚书

却说陈毓等归到家中，李镜泓已深入睡乡了。陈毓在本乡座的时候，心中时时挂念李镜泓一个人在家中寂寞。及至归家见了面，想起周撰的那种风流态度，标致面孔来，立时又觉得李镜泓的面目可憎。满拟亲热亲热，只是鼓不起劲来。

李镜泓这一日满肚皮不高兴，一个人也懒下厨房，午晚两膳，都在隔壁小西洋料理店里吃了，家中便一日没举火。夜间独自看了会书，偶然听得外面脚步响，即跑到门口探望，一连望过几次，都是响到别人家去了，赌气懒得再望。看看到了十点钟，便脱衣解带，钻入被中。心想：说是去吃午饭，怎么吃到这时候还不回来？老二那妮子本来就不大安分，只是她姐姐平日却不是放荡不羁的人，这几日一定被老二刁唆坏了，性情大变。并且那姓周的，油头滑脑，一见面就和会亲一般，在老二跟前逢迎巴结，无所不至，贼眉贼眼的，一望就知道是个欢喜嫖的人。老二是这么和他一鬼混，不待说要上当。便是她姐姐，也不免花了心。李镜泓心中越想越难过，睡也睡不着，翻来覆去的。过了十二点钟，才听得门铃响，知道是她们回了，也不作理会，拥着被装睡着。

陈毓走进了声道：“睡着了吗？”李镜泓不做声。陈毓又说道：“怎么睡这么死，有贼进来把家具都偷了去，你还不知

道呢。”李镜泓再忍不住了，伸出头来说道：“你也顾家里怕有贼来偷了家具去吗？我看你简直不记得有家了。”陈毓听了这话虽觉刺耳，但自己心里也着实有些渐愧，勉强笑了笑说道：“今日实不能怪我不记得家里，人家的情面，却不过去，教我也没有法子。”李镜泓道：“情面是情面，但是男女的交际每每有因，起初却不过情面，弄到后来顾不了体面，我看还是体面要紧。”陈毓道：“怎么谓之顾不了体面，我丧失了你有什么体面吗？”李镜泓道：“我没说你丧失了你的体面，我只不懂姓周的和我们非亲非故，我们一不是富豪，二不是有势力的，他无缘无故的一见面就奉承巴结，无所不至，使钱如散沙似的，请了又请，邀了又邀，端的是个什么用意？他也不过一个公费生，那来的这么多钱使费？”陈毓抢着答道：“你管他什么用意，管他哪来的钱使费？你既不是富豪，可见他不会巴结你，向你借贷。你又不是有势力的，可见他不会求你荐事，借你的声名在外面去招摇撞骗。你还有什么怕他沾括了吗？”李镜泓听了，那一股无名业火几乎攻破了脑门，又不敢发作，逼得冷笑了声道：“我是没有什么给人家沾括，不过一个青年女子飘洋过海，到外国来为的是求学，这种无味的应酬少从场，也不至失了女留学生的资格。留学生的钱不拿来缴学费，买书籍，却专用到酒食游戏上，其为人之邪正就可知了。这种浮荡子弟，在我这个没有学识，没有见解的人看了，简直是个不可理会的。不知道你们对他有什么情面不可却。”

陈毓见李镜泓说出这些话来，先悄悄的将周撰送给他的物事，放入柜内锁了，恐怕李镜泓见了，拿着当把柄诘问。李镜泓又问道：“姓周的请午饭，怎么弄到这时候才回？半日半夜的工夫，在什么地方，用什么事情消磨的？”陈毓不耐烦多说，随口说是看西洋把戏去了。李镜泓见陈毓答的含糊，更忍不住

要追问道：“什么西洋把势？看了半日半夜。”陈毓生气道：“你既说姓周的简直是个可不理会的人。不理会就罢了，追问做什么呢？”李镜泓也气道：“姓周的自然是不理会，但是你在外面，费了这们久的时间，为什么不能将原故说给我听，定要我来追问？”陈毓道：“我有我的行动自由，我高兴就说给你听，不高兴不说给你听，也不犯法。”

李镜泓只气的发抖，想数责几句，出出恶气，心里又虑气头上说话不检点，陈毓的性气素大，三言两语说决裂了，难于转脸。待不说罢，气实忍受不住，就在这一转念之间，觉得有无穷的悲苦，不由得两眼流下泪来，拉着被角拭泪。陈毓在电光下看见了，一时动了不忍的念头。笑着说道：“好端端的哭些什么？又不是个小孩子，这才哭的可笑呢。”李镜泓一听更伤心起来，竟抽咽有声了。陈毓大笑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不要丢丑了罢。你是为我不得在外多久的原故，说给你听么，这也值得一哭。好好，我说给你听便了。”遂从到富士见楼起，如何在新闻纸上，发见了本乡座的英国大力士，如何雇汽车，请吃午膳，如何游十五区，以及大力士如何显技，都说了一遍。只没说送物事，及周撰和陈蒿亲热的情形。

李镜泓早停了哭泣，至此问道：“照这样说来，姓周的这一日的花费，不是一百元上下吗？”陈毓点头道：“恐怕是要花这们多。”李镜泓就枕上摇头道：“危险，危险！他这东西居心不良，你真得仔细老二上当。”陈毓笑道：“上什么当，难道老二在家养老女不成？早些配了人也好，免得今日这个也来求婚，明日那个也来说合。这姓周的为人，据我看并不坏，配老二也还过得去。你专就他昨今两日的行为看，是不能为凭的。他是这么花费，有他花费的目的，与平日酒食征逐的不同。西洋人每有因想和一个心爱的女子结婚，事事图满女子的欲

望，常有婚尚不曾结得，家业已完全用尽的。于今的文明新式结婚，是这个规矩，不能怪姓周的浮荡。”

李镜泓长叹一声道：“老二的事，我也管不了。是浮荡也好，不是浮荡也好，不必研究。我只和你要求一件事，从今日以后，无论老二和姓周的怎么举动，你一概不要从场，将来他们的结果好，我们不居功，万一结果不好，我们也不受怨。即岳父、岳母知道了，也怪不上你我。你能答应这句话么？”陈毓道：“只要推得脱的，我决不从场。”李镜泓道：“老二刚才进房的时候，仿佛提了一个大包，打我面前走过，提的什么东西？”陈毓见话已说明了，便不遮掩，说是姓周的买了送他的。李镜泓道：“老二平日常自己夸说眼眶子大，金钱势力都不看在眼里，原来见了百十块钱的物件，也就把心眼儿迷糊了。”陈毓道：“睡罢，不要劳叨些这闲话了。”说着也解衣就寝。

却说陈蒿提了那包物件，归了自己房里，打开一件一件拿着看，听得李镜泓和陈毓说话有合口的声调，忙丢了手中物品，蹑脚蹑手到门跟前窃听。起初听得李镜泓诋毁周撰的话，心里不免受气。后来听得无论老二和姓周的怎么举动，一切不要从场的话，又高兴起来。心想：巴不得你们不从场，我少了许多拘束，男女之爱，那能容有第三人从场的。回身仍将那些物件包了，收拾安歇。在床上想起周撰的温存，转辗反侧的，哪里睡得着呢？陈蒿此时的心里完全在淫欲上着想，并没闲心研究周撰这人是否可托终身，既纯在这方面着想，便觉得周撰无一点不如人意，处处都像是个知情识趣的人，与那些不自量冒昧求婚的相去天远。一个人闭着眼睛从周撰头顶上想起，五官四脚，眼见得着的，即拿着脑筋中的印象做标准，想慕了一个尽情。五官四肢之外，被衣服遮盖了，眼见不着的，就凭着一颗玲珑剔透的芳心揣摩悬拟，也想了个无微不至。想来想去，想

得芳心乱跳，身上脸上都一阵热似一阵。恨不得周撰有小说上绿林豪客的本领，能于夜间穿房越脊，如履平地，从窗眼里飘然飞了进来，人不知鬼不觉的各遂了心愿。唉！一个已经领略过偷情滋味的妙龄女子，复经称心如意的男子这么一撩拨，念头一动，便是意马心猿，哪里有个收煞。咬着被角，整受了一夜折磨。天光一亮，即坐了起来揉了揉眼睛，觉得眼泡内包含了许多砂砾似的，知是不曾睡好的缘故。披了衣，拿镜子一照，眼眶儿起了一个淡红的圈圈，围着两只黑白分明水银也似的眼睛，倒分外显得妩媚。自己对着镜子叹了一口气道：“兀的这庞儿，也要人消受。”放下镜子，收了铺盖。因天气太早，即在房中打散了头发，着意安排的梳了个东洋学生头，刷得光溜溜的一丝不乱。这头梳了两点来钟，李镜泓夫妇已起来了，陈蒿才开门到厨房，烧洗脸水。

何达武最是贪睡，这时候尚是鼾声震地，陈蒿推醒了他道：“起来，睡到这时候，还没睡足么？”何达武睁眼见是陈蒿，一蹶劣坐起说道：“你催我起来，有什么事？”陈蒿见他平日最懒的，喊他起来用早点，总是要催三五次，他才慢腾腾的，唧唧呱呱的，眼睛开一只闭一只，偏偏倒倒的去洗脸。今日忽然一推就坐了起来，并且清清楚楚的问话，觉得很奇怪。掩着嘴笑道：“催你起来，并没什么事，要用早点了。”何达武忙穿了衣服，跑到厨房里，倾了洗脸水，到洗脸的地方。陈蒿也跟在后面，端了盆水来洗脸。何达武道：“昨夜大力士的把戏实在好看，据那翻译说，昨夜是初次登台，还有一种新制的器具不曾制好，须今夜才能演，说比已经演过的把戏还要好看多了。我可惜手边的钱不宽，不能再去看一回。”陈蒿道：“我钱倒有，也想再去看。只是钱不多，不能请你。”何达武起先听说有钱也想去看的话，心里一喜，睁着眼，张开口望着陈蒿，

听到后两句，顿时又把兴头扫了。忽然一想，她既愿意去，我何不去卜先那里送个信，怕卜先不拿出钱请我吗？这是再好没有的机会，不可错过。他们多见一次面，有一次的成绩，他们早一日成功，我便早一日六十块钱到手。这么一想，兴头又鼓动起来。笑嘻嘻的问道：“二姑娘真想去看么？只怕是哄着我玩的。”陈蒿笑道：“我哄你做什么？是真想去，不过没有伴，一个人就懒得去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表嫂子不去吗？”陈蒿摇头道：“她不去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跟你做伴去看不行吗？”陈蒿道：“有什么不行？就是我的钱不多，你又没钱，怎么能去。”何达武连忙说：“我去，我有钱。不特我自己看有钱，连你看的钱我都有。”陈蒿道：“你刚才说可惜手边不宽，如何一刻工夫，就有这多钱了？你这是信口胡说的。”何达武急急的辩道：“一点不胡说，只要你不变卦，我若没钱买特等票给你，任凭你如何处置我，如何骂我。就当着人喊我做兔子，喊我做马鹿，我都答应你。”陈蒿忍不住笑道：“马鹿倒有些儿像，兔子就差远了。还是喊你马鹿罢！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话就是这么说了上算，昨日是六点多钟到本乡座的，今日也是那时候，我同你乘电车去。你若变卦怎么说？我能当着人喊你什么东西呢？”陈蒿听了何达武的话，看了他的情形，早知道他已入了自己的圈套。便笑答道：“我若变卦时，你也喊我马鹿就是了。”

当下二人洗了脸，何达武一路嚷入厨房，问面包蒸热了没有。陈毓在厨房里答道：“你起床就饿了吗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倒不是饿了，我要先吃了，有事情去。”陈毓指着瓦斯炉上的镗铁甑道：“在那里面蒸着，你要先吃，揭开盖拿两片去吃罢。牛乳在开水壶内烫着，我也不知道你何铁脚终日忙的是些什么事？”何达武揭开了甑盖，也不顾蒸的烫手，拈了两片出

来，笑道：“我要去找一个朋友，因没有约会，恐怕去迟了，不在家。牛乳我都懒得喝，就吃了这两块东西走罢。”旋吹旋吃，一会儿吃完了，扯了方抹布，揩了揩嘴巴，套上一顶帽子，三步改作两步，跑到停车场。恰好有一辆电车正待开行，连忙跳上车。卖票的过来卖票，何达武伸手一摸，不见皮夹，连摸了两个口袋都没有，心里着起慌来。低头一想，昨夜临睡时，纳在枕头底下，今早被陈蒿催起，却忘记带在身上。急于想去周撰那里报信，仓卒出门，电车又开的太快，因此到买票时，才知道忘记带钱。只得红着脸，向卖票的说，卖票的教他坐一个停车场下车。何达武自己恨自己，怎么这般没有记性，想早反弄得迟了。须臾那车到了小川町，不能不下来。沿着电车道，跑了十多分钟，望着几辆电车飞驰过去，不能去坐。跑得气喘气急的，到精庐拿了皮夹，撒开腿又跑。李镜泓等见了他这么跑出跑进的，知道他是个不安静的人，也不理会。

何达武复身到了停车场，此时却没电车了，只得立着等候。抬头一看，仰面来了个穿和服的男子，正是郑绍耿。远远的就向何达武点头，问去哪里。何达武心想：幸在这里遇着，他必又是去精庐想寻老二鬼混，我若不阻止他，他们对了面，前晚的话定要露出马脚。随即笑答道：“我正要去骏河台找你，你却来了，免得我白跑。”郑绍耿已走近身道：“你找我为什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若不是要紧的事，我也不找你了。我们到桥上去说说话罢。”郑绍耿道：“桥上如何好说话，你家就在这里，怎么不到你家里去，坐着慢慢的说。”何达武冷笑了声道：“你还想到我家里去，慢慢的坐着说话吗？你做梦呢。”郑绍耿不由得心里一跳问道：“这话怎么讲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倒是个好人，也不怕丢了我的面子。你知道你到精庐走动，是不是因我的关系？你若不借着和我是朋友，能见着二姑娘吗？二姑

娘若不是见你和我有交情，凭你自己说，她素来瞧留学生不起的，肯跟你打交道么？”郑绍畋听了这些摸不着头脑的话，怔怔的望着何达武道：“你无缘无故说这些话做什么呢？我实在不明白你的用意。”何达武把臂膊一伸，睁着两眼，望着郑绍畋道：“无缘无故，我没讨得劳神了，巴巴的找你说这些话。老实说给你听罢，你简直害得我无地容身子。特地要找你，看你怎生处置我。”

郑绍畋听了这话，又见何达武忿忿不平的情形，心里着实吃惊，只是表面上不肯露出惊慌的样子来。摇摇头说道：“你这话我仍是不得明白，我问心实不曾害你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还说不曾害我！我问你写给二姑娘的那封英文信，是谁写的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是我请别人写的，那信怎么样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我知道你是请别人写的，但信上是谁的名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信上自然是我的名字，这何待问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却也来，你既知道信上是自己的名字，怎么还说不曾害我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信上并没一个字，写到你姓何的身上去，如何害了你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那信上写了些什么话，你知道么？”郑绍畋踌躇了一会道：“我那朋友，照着我说的意思写的，我怎么不知道呢？”何达武鼻孔里哼了一声道：“原来是你的意思，教朋友这么写的。那好，你就跟我去见二姑娘，对面说个明白，免得我毫无所得的人，夹在中间受误伤。”说着拉了郑绍畋的衣袖要走。

郑绍畋不知道到底为着什么，如何肯走呢？立住脚不动道：“你且把事情说给我听了，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，再大家商量着办。我和你一天两天的朋友，相交这么久了，什么话不好说。”何达武随即放了手道：“你教你那朋友写那封信的时候，怎生向他说的意思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求婚的信，那有

旁的意思？无非恭维二姑娘，人品如何好，学问如何好，我如何的佩服，如何的仰慕。接着就说我自己，年龄虽有了二十五六，却因选择太苛，平常女子看不上眼，富贵的小姐又恐怕娇养惯了，不谙妇道，下等人家的，又恐怕容貌粗恶，没有学识。选来选去，直到现在，尚不曾定得妻室。难得女士生长名门，人品学识又都有这般齐全高尚，承屡次赏脸，接席清谈。幽娴贞静的态度，尤为我平生耳闻目见的名媛闺秀所望尘莫及，因仰慕的心思太甚，便不暇计及唐突，敢掏诚向女士求婚。深望女士怜我一片至诚之心，慨然许诺，则我有生之年，皆为图报大德之日。人命至重，谅蒙矜恤。那信就是这个意思。你说那一个字是害你的？”

何达武道：“那信写好了之后，经过了多少时分才送到邮筒里的？”郑绍畋道：“送迟送早有什么关系？你这才问的希奇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要管我稀奇不稀奇，我既问你，自然有关系。”郑绍畋道：“写好了，不到十分钟，我亲自送到邮筒里。你快说有什么关系。”何达武道：“那信有第三个人看见过没有？”郑绍畋连连摆手道：“就只我那代写的朋友知道，连第二个人看见都没有。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怪道是一封那么无聊的信，原来写好了就发。唉！你自己既不懂得英文，为什么偏要写什么英文信，纵说想讨巧，好借一封书信显显你的学问，你也该写好了之后，再找两个懂英文的看看，那信写得怎样。怎么写了就发，弄出这样笑话来。你自己丢人我不管，倒害得我不特对不起他夫妇姊妹三个。我交了你这种朋友，将来回国，连二姑娘的父母都要骂我不是个好东西，结交匪类，并且此刻就没脸再住这里了。”说着，唉声叹气不止。

不知郑绍畋见了如何说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八章

郑绍畋当面挨辱骂 何达武注意索酬劳

却说郑绍畋见了何达武那种着急的模样，不由得更加着急起来。当下走近一步，对何达武说道：“你不要是这般吞吞吐吐的，说得我听了更是不明白。我只要问你，我那封英文信，怎的得罪了二姑娘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这才问得奇，你不懂英文，我更不懂英文，我知道你那封英文信怎的得罪了二姑娘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是我的话说忙了。我是问你，二姑娘看了那封英文信，是怎么样一个情形？当时说了些什么话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这个我很记得明白。那一天下午时光、我同着我表兄、表嫂和二姑娘，在外面回来，接着你那封英文信。二姑娘看了看信封，还是笑嘻嘻的，后来拆开信封拿起信纸一看，脸上的颜色就慢慢的变了，渐渐的怒容满面，骂了两声马鹿，又骂了两声混帐东西，又骂了两声畜牲，又骂了两声朽崽，又骂了两声……”郑绍畋忙截住他的话头，说道：“铁脚，你不要瞎造谣言，哪有个没出闺门的女孩子，是这般信口骂人的，你这话我不能信。”何达武睁起两眼嚷道：“信不信由你，你要我说二姑娘看见你写的英文信的情形，我不能欺朋友，不能不直说。你不爱听，我就不说。”郑绍畋本待不听，却又放心不下。只得说道：“好，好，好！你说，你说，我信你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二姑娘边看边骂的看完了那封英文信，直气得颈脖都红了，

一手捏了那封信，立起身来就要跑。那时我表嫂也摸头不着，当二姑娘骂的时候，也问了几声，道是怎么一回事。二姑娘也没有答白，及至二姑娘突然起来要跑，我表嫂才拦住他，问她到底为了什么事？二姑娘怒气冲天的，把你那封英文信丢在地下，说道：‘你们去看，这信上说的是些什么话！’我表嫂拾了起来，说道：‘我是不大懂英文的，这里面到底是些什么话，你得说出来呀，大家也有个计较。’二姑娘说：‘这里面的话，我有些说不出口。’我表嫂说：‘大约总是些肉麻的话，这种情书，你何必理它，动这么大的气呢？’二姑娘说：‘是什么情书？郑绍畋这个混帐东西，简直是糟蹋我。’我表嫂说：‘他无缘无故的糟蹋你做什么？你不讲，我们又怎么能够知道呢？’二姑娘那时也真气极了，不假思索的说道：‘这封信上，简直的把《水浒》上王婆所说的五件事，都形容了一个淋漓尽致，你说该死不该死？’我表兄、表嫂都大怒说道：‘该死，该死！什么郑绍畋，简直不是个人。’我表兄又对我说道：‘是你去找来的一班无聊鬼，以后不准上我的门。’二姑娘接着说道：‘不准上门，哪有这样便宜的事！’当下又把信抢在手中，说道：‘我抓了这么个把柄，我有三个办法：第一，去告诉留学生监督，革除他的公费，赶他回国。第二，便告诉同乡会会长，开同乡会请大家评评这个理，叫他以后做不得人。第三，把他告到日本警察署，叫他丢一个大丑。’说罢，怒冲冲的就要走，那时幸亏我那表嫂拦住，劝道：‘像这般没有人格的东西，犯不着同他计较，你只当疯狗子对你乱咬了一顿，难道你也要认真么？’我当时也插嘴说：‘郑绍畋本来不是个东西，这是我该死，不该理他，所以惹出这一场是非。而今我来陪礼，求你不要认真。你若是照这三个办法实行起来，简直毁了他一世，这遭饶过了他罢。’我随说随即作了几个揖，我表

嫂又劝了一会，这才把二姑娘的气渐渐的平了下来。我表兄仍旧埋怨了我一顿，我真正羞得恨无地缝可钻，急得出了几身大汗。我又不曾得罪了你，你老人家真正不怕害死了人，开我这么一个大玩笑。请问我怎么对得住他们夫妇姊妹三个？”

郑绍畋听了，好似五雷轰顶一般，不知如何是好。登时怔住了，面青唇白，冷汗直流，才握拳蹬脚，骂了一声道：“好一个狗娘养的。”何达武忙问道：“你还要骂人吗？”郑绍畋恨了一声道：“我可不骂你，我是骂那个狗娘养的，写些这样的话来害我，我只有去找他拼命。”何达武道：“那你得要慎重一点，万一这些话都是我造的谣言，岂不是我害你打人命官司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不必激我，我总得把这桩事弄个明白，我无论哪一方面，都不能够听凭别人如此损我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看你不如同我去见见二姑娘，表明这信不是你写的，着实的解释一番，似乎好些。”郑绍畋道：“罢，罢，我还去吃眼前亏吗？少陪，少陪，我要去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若是去找那写信的，你要忍耐着性子，真个闹出人命来，我不能替你去抵命的。”郑绍畋也不答话，提起脚就走了。

何达武见郑绍畋上了他的当，得意得了不得，手舞足蹈的走到停车场，只见一辆开往富士见町的电车来了，连忙跳了上去。那车开动起来，何达武忽然想起，时候不早了，恐怕周卜先出去了。误了自己报信的事。登时急起来，只恨电车开行得太慢。又想到若不是为了郑绍畋耽搁了许多工夫，我早已在富士见町了，何至于着这真急。忽又转念一想，虽然为了郑绍畋耽搁许久，可是拦阻着郑绍畋不至于见二姑娘的面，免得打扰卜先的好事，总算做了一桩事，卜先一定更要感激我。正在心乱如麻的时候，忽然面前站着一人，听得他嘴里咕哝了一句，抬眼看时，原来是车守要他买票。便伸手到怀里一摸，那知道

特地跑回去拿的那只钱囊，不知怎地又不见了。只得红着脸对车守说明，此时电车刚走了一站，恰正停住，车守便叫他下车，车又开去了。何达武没法，只得回头向家里奔，奔出一身臭汗，向裤袋里取手巾揩时，却把个钱囊带出来，掉在地下一声响，拾起来，又奔向停车场，气急败坏的立着等电车。看着电车一辆一辆的过去，恰巧没有开往富士见町的，等得一个不耐烦。看看将近十一点钟了，心里又同火烧一般的胡思乱想起来。好不容易等了电车，到富士见町相近的地方，跳将下来，急急忙忙的奔上楼去。

真是无巧不成话。那位周卜先正收拾舒齐，打算出去，一看何达武气喘喘的奔了来，便问道：“铁脚，什么事这样急？”何达武一面摇头，一面进房坐下。喘息了一会，才道：“喜得我早来一脚，若是你出去了，不但我扑一个空，你还要后悔不及哩。”周撰也坐下来笑道：“什么事说得这般慎重，并且还要我后悔。铁脚，你不要轻事重报啊！”何达武正色道：“什么话，若是没有极要紧的事，我何曾有这么急过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我是说笑话的，你不要多心。请你慢慢的把要紧事说出来罢！”何达武道：“我说出来，真要喜得你跳起来呢。你知道么？二姑娘对你已很有意思了，只要你再凑一凑趣，就可以立刻成功。”周撰喜笑道：“当真的吗？你说我要如何的凑趣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等我告诉你啵，昨夜我们回去，已经十二点多了，二姑娘却没有表示。今早起来，我和他见了面，那时恰好我表哥、表嫂都不在跟前，她忽然盘问起你的身世家庭来，我自然替你吹了一阵大牛皮，后来大家吃早点，就把话头打断了。你试想想，她这盘问你的身世家庭，是安了一个什么心？你总应该明白。”周撰道：“话虽如此，总得她一个人能够自由出外，才有成功的希望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这不是我说

一句表功的话，这其间就非有我撺掇不行了。我因为他有了这种表示，我就打定主意，想引诱她一个人出来。早点之后，我就用话去诓她道：‘昨夜的大力士真个好看，我还想去看看，只是一个人去看，没有趣味。’二姑娘听了我这话，便望着我表嫂说道：‘我和你再同去看看好么？’我表嫂说道：‘罢，罢，这种把戏看过一回也就罢了，况且昨晚回来得太晏了，天天是这般，也未免太不像事，我是不去的。’我便对我表哥说道：‘你去不去？’我表哥冷笑道：‘我是没有这种闲钱，也没有这种闲工夫。’说着就和我表嫂收拾了碗碟，到厨房里去了。二姑娘便问我道：‘他们两个都不去，我就和你去罢。只是你得另外筹买票的钱，我自己买票的钱倒还有。’我便说道：‘我这两日很还有几文，连你的票钱我都够。’二姑娘笑道：‘那我就老实不客气，竟扰你的了。’我说算数。此时我表哥、表嫂又进来了，我再支吾了几句话，就跑到你这里来，你赶快把你答应钱给我，一来我可以做这一个东，二来你就可以到本乡座去会二姑娘。我这介绍人的责任，就可以终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今晚的东何必要你做，你只去引了二姑娘来，我自在本乡座等着，还是我买票请你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然则你答应送我的钱呢？你打算什么时候拿给我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你不用忙，我知道你的手松，用起钱来，从来是没有打算的，今日我拿了给你，只怕你到手就没了，一桩正经事也没做。我的意思，这笔钱，我既然答应了你，我岂能白赖于你的，我决不是那样的人。我以为你不如存在我这里，要用的时候慢慢的来拿，一来你也可以免得乱用，二来也可以济你的急。若是你此时拿去，糊里糊涂的撒漫起来，到了有点缓急的时候，找别人去借，不如到我这里拿存款便当得多。铁脚你说是不是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这话固然不错，我也知道你

不是一个过河拆桥的人。但是这回的事不比寻常，我们推开窗子讲亮活，你要送我的这六十块钱，无非是买我介绍你们到今日的地步。此刻功行将要圆满，你不把这笔钱给我，只要你们今夜达了目的，我这个介绍人没法子叫你二人不在一处。俗话说得好，新娘子进了房，媒人甩过墙。到了明日我就不能向你追索这笔钱，和讨债的一样。老实不客气的一句话，你此刻把从前答应谢我的话不算数，我这介绍人的责任就此宣告中止，你自己去请二姑娘出来看大力士去，我便不敢与闻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倒看你不出，很像一个积祖做牵头的，这般老到。也罢，你此刻先拿三十块钱去，其余三十块明后日随你什么时候来拿。何达武道：“你的意思我知道了，你总想扣住一点钱，好叫我不不得不从中出力。也好，你就先给我一半，只是那一半等你们好事成功之后，我要来拿，我终究不能当做债讨的。我们先小人，后君子，你得给我一个凭据。”周撰听了，心里有点不高兴起来，转念一想，此刻正是一发千钧时候，少不得这个马泊六。只得忍住说道：“难道叫我写一张字据给你吗？这字据怎样写法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字据可以不必写，你只给我一件东西做当头。”周撰听了更不高兴，便不做声。何达武道：“你不要疑心我要占你的便宜，想多弄你几文。这种抵押品我早想好了，就是你的文凭，我拿去没用，你却是少不得的。彼此都可以放心。”周撰道：“也好，就是这么办。”当下开了一个小皮篋，取出一大卷钞票来，点了三十元，又取出文凭来，一齐交给何达武。说道：“这你可以放心了。”何达武接过手，将钞票揣在怀里，又把文凭从封套里抽出来看一看，仍旧套上搁在一旁。便道：“不是我不放心你，实在是这种事的报酬不能不如此过手。今晚你就先去本乡座等，我准同二姑娘来就是。可是买票看戏，仍旧是你出钱的啊。”周撰道：“你尽管放心，

我说一句算一句，决不白赖。”伺达武道：“那我就去了。”周撰道：“好。”何达武拿了文凭立身起来，忽然想起早上和郑绍畋一番交涉，便又一一的告诉周撰。周撰道：“你诈吓他，诈吓得很好，我真要谢谢你呢。今晚你就照着你所说的办罢。”何达武点点头，别了出来，说不尽的声兴。匆匆的跑回精庐，只见他们正在那里吃饭。

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四十九章

英雌着意扮玩物 铁脚高兴逛游廊

却说何达武走进房来，看见他们正在吃饭，便道：“你们就吃饭了吗？我肚子还一点不饿”。陈毓道：“你还是早起吃了那点面包儿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可不是吗？到外面并没吃什么。”李镜泓笑道：“你平日饿得很，只见你跑到厨房里催要饭吃，今日却是奇怪，第一次听你说肚子不饿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连我自己都觉得很奇怪。早起连牛乳都没吃，若不是看见你们在这里吃饭，并不知道已是午饭的时候了。也好，我也随便吃一点罢。”

何达武跟着吃了饭，见陈蒿的态度很冷淡，一个人在房里，拥着被卧睡了，不由得心里有些着慌，恐怕陈蒿变卦，见她关门睡着了，又不好进去问她，只得坐在自己房里静候，也想不出逼迫陈蒿践约的法子来。看看已敲过了四点钟，陈蒿还是高卧不起，把个何达武急得在房中乱转，不得计较。只睁着两眼，望了桌上的闹钟，咯吱咯吱一格一格的往五点钟的数目字上移走。想进房将陈蒿喊醒，见李镜泓夫妇都坐在房里看书。到陈蒿房里去，必打李镜泓房里经过，在平日，何达武也常进陈蒿的房，并不觉得李镜泓夫妇碍眼，此时心中怀着鬼胎，好像一给李镜泓夫妇看见进陈蒿的房，就会疑心是他勾引似的。好容易挨一刻，急一刻，挨到了五点钟，陈毓丢了书本下厨房，李

镜泓也照例到厨房帮着弄饭。

何达武才趁这当儿，溜进陈蒿的房。只见陈蒿懒洋洋的，斜靠在一张躺椅上，手中拿着昨日周撰买给她的一个西洋小娃娃玩具，在那里反覆把弄。见何达武进来，也不动身。翻开眼睛望了一望，目光仍注在小娃娃身上去了。何达武忍不住问道：“去看大力士，你怎么到这时候还躺在这里，也不妆饰呢？”陈蒿半晌将小娃娃放在桌上道：“我身体很觉得疲倦，横竖明夜还有得看，今晚不去了吧！”何达武一听这话，如冷水浇背，急得用手指着陈蒿乱嚷道：“你是马鹿，你是马鹿。以后我只叫你马鹿就是了。”陈蒿笑道：“我身体虽然觉得疲倦，只是已经答应了你和你同去，就今晚去看也使得。”何达武喜笑道：“这才像是你二姑娘说的话。”陈蒿道：“你且莫急，我本来可以今晚去看的，不过马鹿已被你叫过了，我还去看什么？索性连明晚都不去了。你要去，你一个人去，我不叫你马鹿就是了。”何达武连作揖带陪礼的说道：“这只怪我的嘴太快，你看我自己打我自己两个嘴巴，警戒他下次不再是这么逞口而出。”说着，拍拍一边脸上打了一个巴掌。陈蒿看了好笑道：“你又不是不认识本乡座，定要我同去做什么？这原是一种玩把戏，高兴便去，不高兴便不去。你是本乡座的案目吗？这么替他拉客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素不欢喜一个人进戏院子，这样难得遇着的大力士，又舍不得不去看。今晚无论怎么样，哪怕教我给你下跪，只要你肯同去，我就给你磕头。”陈蒿见他这么情急的样子，知道必是与周撰约好了，周撰在什么地方等候。登时握着一团尤云滞雨的心，立起身来，笑向何达武道：“你既哀求我，说不得身体疲倦也去走一遭。不过我有句话，要先说明，到本乡座之后，我若看了没趣味，或是我身体不能支持了，就要回来，你不能强拉着我坐在那里陪你。”何达武

笑道：“我岂敢强拉着你陪我，只要到下本乡座，哪怕看十分钟，你说没趣，尽管先走。”陈蒿心里好笑，也不答话，收了小娃娃，坐下来对镜拢头。何达武这才把心放下，退出来，到厨房里催晚饭。

陈毓道：“你此时觉得饿了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饿倒没有饿，早些吃了晚饭，好去看把戏。”李镜泓道：“真要去看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们昨夜看了那大力士，听说今晚更有好看的。我也想，二姑娘也想看，我就和她同去再看一回。”李镜泓低头切菜，不做声。陈毓叹道：“有什么更好看的，无非说那话骗人罢哪。老二也是小孩子一样，欢喜看这些东西。”李镜泓鼻孔里哼了一声，半晌说道：“小孩子倒不见得欢喜看这些东西。只怕已经不是小孩子了，才有这么热心呢。”陈毓怕李镜泓再往下说出什么刺耳的话，自己面子上过不去，望着何达武说道：“你们要早些吃饭，就拿碗筷出去，把台子架起来，这里饭已熟了，只等菜，快的很。”

何达武答应道，捧了碗筷，到李镜泓房里，架起食台，已是电光亮了。何达武到陈蒿房里说道：“快些收拾，要吃饭了。”陈蒿已把头发刷得光溜溜的，樱桃小口上略略的点子胭脂，两个眼泡儿上因昨夜欠了睡，两道浅红的圈儿围着，更觉得娇媚动人，脸上也薄施脂粉。何达武见了，一面涎垂三尺，一面暗想：老二自到日本来不曾见她施过脂粉，今日总算是周卜先有福，她无意中忽然会是这么修饰起来。陈蒿满脸堆笑的说道：“昨日买来的香粉，不知道好不好，特意打开来试一试。还不错，比中国的强多了。你站出去罢，我要换衣。”

何达武即退出来，随手将房门带上，心想：她说换衣，我何不躲在门缝里，看看她的肉色。随将身体蹲下，睁开一只眼向门内张看，只见陈蒿从柜里拿出一大包衣服来，拣了几件颜

色鲜艳的，一件一件提起来都用香水喷了，只罩在外面的一件银鼠袄儿没沾一滴香水在上面。喷好了香水，将身上的衣连贴肉的小褂都卸了下来。何达武就电光下见了那两条洁白晶莹的肩膀，和那婷婷婀娜的细腰，不禁春兴大发。自己暗恨道：我一般也是个男子，为什么就没有享受这种美人的幸福，住了一年多，到今日才能偷着看她一眼。周卜先才见面几日，偏有这大的福分，眼见得这雪白娇嫩的身躯，今晚得尽着周卜先一人揉擦。你看她还愁皮肤不香，拿香水倾在掌心里，满身擦遍了。

何达武正看得出神，忽听得脚步响，连忙立起身退到房中间。原来李镜泓端了一桶饭进来，教何达武去厨房里端菜。何达武到厨房里，帮着陈毓把菜搬出来，都安排好了，只等陈蒿出来同吃。何达武一连在房门口催了几遍，陈蒿才推门出来。何达武见她外面穿的仍是家常衣服，背电光坐了，胡乱吃了几口饭，嫌菜不好吃，把筷子放下，起身回房去了。何达武却匆匆吃了两碗，见已打过六点钟有好一会了，哪敢再吃，耽搁时刻？随即也放了碗筷。陈蒿已装饰停当，立在房门里面，趁李镜泓到厨房去了，才花枝招展的，开门出来，笑向陈毓说道：“姐姐我去了，请你听着门儿，我恐怕回得迟一点。”陈毓道：“你去罢，当心点儿，还是早些回来的好。”

陈蒿点着头，向外面走，何达武跟在后头，被一股香气冲得骨软筋酥。直走到停车场，陈蒿才回头问道：“我们坐电车去么？”何达武点头笑道：“顺遂极了，连等都不要等，恰好这一辆电车转头，又是开往本乡的，你上去罢。”陈蒿一手提起裙边，一手扶着铜柱，上了电车。车中已坐了二十来个日本人，见了陈蒿这种装饰，这种风韵，没一个不回头注目表示欣赏的。有两个年轻的日本人，见座位都满子，连忙立起身，拉

着皮带，让出位子给陈蒿坐。陈蒿向那日人点了点头，即就让出的位子坐下。何达武见陈蒿旁边，还空着几寸地位，忙靠紧陈蒿，挤着坐了。两个年轻日人都横眉鼓眼，望了何达武几下，又不住的向何达武周身打量，以为是追随陈蒿想吊膀子的。及见二人谈起话来，就疑心是夫妇。同车人眼光中，都不免代陈蒿不平，这样花枝儿一般的人物，配一个这么粗恶的男子。何达武得紧靠着陈蒿坐了，心里却非常得意。电车开行时，一颠一簸，自己的臂膊在陈蒿的藕臂上揉擦得心痒难挠，只迷迷糊糊的坐着，领略这种滋味，也不顾同车人望着不平。车行如电，顷刻到了。亏得掌车的高声报着地名，被陈蒿听出来了，何达武才着了一惊，暗恨今日的电车怎么特别迅速，这般容易就到了，只得跟着陈蒿下车。这趟车坐的人极多，大半都是来本乡座看大力士的。拥挤了好一会，才挤到人稀的地方。

陈蒿正向前行走，忽觉有人在她衣袖上拉了一下。举眼一看，不是别人，正是昨夜心心念念希望从屋上飞下来的周撰。心理不由得就是一冲，脸上也不由得就红了。陈蒿明知道这来必遇着周撰，在这里见面自是意中事，却为何心也冲了，脸也红了呢？这种心理不特陈蒿为然，凡是欢喜偷情的女子，初次和情人幽会，都有这类现像发生。著书的却也不明白这是一种什么心理。

闲话少说。当下周撰拉了陈蒿一把笑道：“我若早知道你今晚来看，早就应叫汽车去江户川等候。”陈蒿红着脸低头笑道：“你不知道我来，却怎的早在这里等候呢？”周撰仰天打了个哈哈道：“今晚看的人更多，我恐怕迟了，没有座位，已买了票在这里。此时业经开幕了，我们且进去看一会再说，我想你今晚总不能再照昨晚的样对付我。”说着携了陈蒿的手，向本乡座并肩儿走。

何达武还有点拿不住陈蒿的心理，周撰突如其来，恐怕陈蒿面子过不去，嗔怪自己。起初躲在背后，迟疑不肯上前，及见二人会面，连陈蒿也像是约会了一般，心是放下了，反觉得诧异起来。将事情前前后后一想，才从恍然里面钻出一个大悟来。老二竟是有意利用我，好从中通消息的，怪道她更换衣服，皮肤上及贴肉的衣上，都打了些香水，这不是准备好脱了衣服，和周卜先同睡，再有什么用意呢？何达武正在后面越想越明白，越想越透澈。陈蒿忽回过头来，喊着铁脚道：“你不向前走，跟在后面，等歇挤失了伴，没有座位，就不能怪我们两个。”周撰也回头笑道：“今晚的铁脚，我倒要让个好座位给他。”何达武赶上两步笑道：“老二，你倒是一个好人，害得我只少跟你下跪，说尽了低头下气的话，才求得你来，原来都是你有意害我着急的。”陈蒿听了，低头含笑不做声。周撰道：“铁脚你前头走罢，入场券在我这里，不用再买了。”何达武得意扬扬的，大摇大摆到了本乡座门首，抬头见大门上悬着一块黑牌子，用白粉书“满员”二字。但是来迟了的人，虽见了满员的牌，却不肯就退，都还挤在卖票的所在，想打商量，通融出几个座位来。何达武立住脚，等周、陈二人到了跟前，才将肩膀一侧，挤开人群，招手教陈蒿跟着挤进，直挤到阑干前。验票的拦住要入场券，周撰从怀中摸出，交给验票人。

三人进了门，仍是昨夜的座位，陈蒿坐在当中，周、何两人，靠左右坐下。陈蒿向周撰说道：“今夜有新鲜把戏演，我们就多看一会。若是昨夜翻译骗人的话，演的仍和昨夜差不多，我便懒得看了。”周撰点头笑道：“我是巴不得不看，无论他怎么新鲜。”陈蒿斜瞟了周撰一眼，用臂膊挨了一下，低声笑道：“这时候不是还早的很吗？”周撰道：“开幕好一会了。你看，昨夜报告的人又出来了。且听他怎生报告，便知道有没

有新鲜把戏。”只听得那人说道：“我同盟国大力士，为特别联络我国民感情，昨夜显技，破格演到四次，今夜大力士别出心裁，和我日本大相扑家共演一种新奇把戏，比昨晚演的更好看几倍。这把戏名叫独力擎天。此种把戏最足表示我日英两国通力合作的精神，请诸君注意鉴赏。”说完，全场欢声雷动。

周撰向陈蒿笑道：“这把戏倒不可不看看。”因将演说的意思，译给陈蒿听。陈蒿也高兴道：“听他这命名的意思，简直是表明英日联盟，可以运天下于掌上。但是何不为合力擎天，不更恰切些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看他怎生擎法，这独立两字，总有个意义在内。”说话时，台上先走出一个日本大汉，看那大汉的身量，足有一丈高下，真是头如巴斗，腰大十围，比最著名之相扑家常陆山、大蛇泻一般人，更要高大四分之一。那大汉自己报名，叫常盘纲太郎。又说道：“我体重有八百八十磅，力量也有八百八十磅，今日被同盟国大力士邀请，合演大力士新发明的独力擎天把戏。但我并非卖艺之人，一则没有卖艺的能力，二则没有卖艺的经验。今回第一次上舞台，纯粹赖同盟国大力士的扶助，若有什么不到之处，还望诸位看官们包涵一点儿。”常盘说到这里，向看客鞠了一躬。昨夜显技的大力士接着带了翻译出来，对座客说道：“今夜预备试演的独力擎天把戏，并不是由鄙人发明的。这把戏的历史很有价值，发明的人系独逸大力士森堂。十五年前，在我英伦卖艺，与我英国第一个体量最高大的人，合演这个把戏。当时所演的器具，重量比今夜所演的每件轻一百磅。自森堂死后，这把戏直到今日，才由鄙人试演第二次。但是鄙人今夜所演的器具，就是森堂复生，也不见得能演。诸君中大约不少知道森堂力量的，请看了再加评判，便知道鄙人的话，不是法螺。”说罢，有八个工人，从里面抬出一把大铁刀来。翻译说，这把大刀有一千磅。

大力士走过去，一手提了起来，后台上一竖，有茶碗粗细，一丈高下。八个工人进去，不一会又抬出一把来，比前把略短小些。翻译说，这刀八百八十磅，常盘纲太郎走上前，也是一手提起，但脸上露出很吃力的样子。翻译和八个工人都退了进去。常盘双手持刀，立在西边。大力士立在东边。忽听得台后尺木一响，两个力士同时将刀举起，和中国演武行戏一般，两个一来一往的，用那笨重的刀，盘旋交战。战了数十个回合，正在全场喝采的时候，常盘作个战败了的形像，拖刀便走。大力士便挺刀从后面追杀，常盘跑进内台，大力士也追进内台。就这当儿，闭了幕布。经过几分钟，台内尺木又响，幕布忽开。大家一看，台上又架着小台，那台见方约有一丈，五个台柱都有斗桶粗细，铺台的木板，便是昨夜演吃饭把戏的那块。木板周围安着两尺来高的阑干，西边搭一条七级高、三尺宽的楼梯，台中一个炮架，架着一蹲旧式铁炮，和七生的五的炮，大小差不多。大家看了，都觉诧异。只见常盘纲太郎做出败逃的样子，拖刀跑了出来，回头见大力士挺刀赶来，慌的拖着刀，从楼梯上了小台，将刀放下，双手举起那炮，向着大力士。大力士一看，也像慌了。将身往台下一钻，也把刀放下，两手握着中间的台柱，一声吼举起来，常盘便一手托炮，一手擦火点着火线，轰然一声，如天崩地塌的响亮。大力士举着那台，动也不动一动。看客不由得齐声喊好，那幕布又闭上了。

周撰一手拉着陈蒿起身道：“这就谓之独力擎天，冤枉耽搁了几十分钟。我们先走。铁脚，你在这里多看看罢！”何达武点头，望着陈蒿笑了一笑。陈蒿将脸往旁边一扬，只作没看见，软步轻移的，握着周撰的手走了。

何达武看第二幕，就是昨夜演过的粒铁链，便懒得再看，心里想起陈蒿换衣时情景，并在电车上挨擦的滋味，又想到此

刻他们两个出去，必是找旅馆，追欢取乐，不禁兴致勃然。暗道：我身边有的是钱，何不去吉原游廊，花几块钱，买一夜快活。越想越觉这办法不错，立时舍了大力士不看，出来乘电车，到了吉原。此时正是九点钟，各游廊中所有女郎，一个个都穿着花衣，成排的坐在阑干里面，任人挑选。何达武看了几处，没有中意的。走到一家，才跨进门，听得阑干里面有人叫何先生。何达武吃了一惊，低头向阑干里面一看，并没一个认识的，只见离阑干近些的几个女郎，都望着何达武，挤眉弄眼，卖弄风骚。何达武看中了一个年轻的，望去不过十五六岁，当下有个相帮在旁，问何达武挑选第几个。何达武指给相帮看了，相帮点点头，引何达武到里面一间八叠席的房内。番头进来，拿着一本簿，教何达武写姓名。何达武不曾一个人来吉原嫖过，踌躇不肯将真姓名写出。握着笔一想，他们刚才分明喊我何先生，其中必有认识我的，若写假姓名，被他们识破了，反难为情。竟大书特书，题了何达武的大名在那名簿上。年龄、籍贯都开得一丝不错，只不曾将三代填上，写完了交给番头。

那被挑选的女郎已更换了常服，进来向何达武行了个半礼，挨近何达武坐着。何达武就电光一看，吃吓不小，原来这女郎一脸的白麻还在其次，两只眼睛只一只有黑珠儿，这一只黑珠儿藏在眼泡内，时隐时现，身材瘦小，确只十五六岁的身量，近看形容苍老，竟是四十开外的人物。因阑干内的电光不十分明亮，浓妆艳抹的，加上那五光十色的衣服，如何看的真切？在挑选的时候，这女郎斜着眼，向何达武一溜一溜的，很觉动人，此时下了装，来到切近，一看忽变了这种模样，如何不吓？不敢逼视，连忙将眼光收回。番头含笑问道：“先生喝酒，用得着些什么菜，请即吩咐，好去照办。”何达武也不懂此间规矩，见各家门口都悬着牌子，上写“七十五钱酒肴附”

的字样，以为酒是必须喝的。既喝酒，怎能不要些菜，给日本人笑寒碜呢？亏得周卜先昨日请吃日本料理，学了几个菜名目，便依着名目，向番头说了。番头极高兴，很表示欢迎的样子。向女郎低声说了几句话，女郎连连笑着点头。何达武的日本话程度，仅能说得来几句家常应用的话，最普通的交涉都办不了，嫖界谈风弄月的话，那里知道一句哩？虽眼望着番头和女郎说话，却一句也不曾听出说的是什么。

番头重新向何达武叩了头，嘴里呱噜呱噜说了些话，才退了出去，随手即将房门关了。女郎便挨近身，笑嘻嘻的问道：“先生是支那人么？”何达武点点头。女郎又问道：“先生贵姓哩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们不是认识我吗？怎的又问起我的姓来呢？”女郎怔了怔笑道：“认识是认识的，只是已经忘记了先生的姓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怎的就忘记得这么快，刚才你们不是见我一进门，就大家喊叫起来吗？”女郎抬头向天，一只眼珠儿翻了几番，笑了声道：“啊，先生姓张。”何达武摇头。女郎道：“姓王、姓李、姓黄是不是？”何达武只是摇头。女郎道：“那就是姓梁、姓何。”何达武听他说出姓何，即忙点头道：“我是姓何，你们怎么知道？”女郎笑道：“有人教给我们的。”何达武诧异道：“是谁教给你们的？”女郎道：“我们这里有个日本人，在支那住过多久，人都称他为支那通，是他教给我们的。”何达武更觉奇怪道：“他何时教给你们的。”女郎道：“教给了很多年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很多年吗？我去年才到日本来哩，他怎生教给你们的。”女郎道：“他说这时候的支那留学生很多，大半都是欢喜嫖的。只要我们招待的好，营业不愁不发达。支那人的气概举动，初次见着的，大约和日本人差不多。多见过几次，便一望就能分别了。若是有成群的支那学生在这条街上游走，只管高声喊张先生、李先生或

是黄先生、何先生，总得喊中一两个。支那这几种姓很普通，随便喊着都可以的。”何达武心里才明白，翻悔不该写真姓名、籍贯在那簿上。一时也没有方法好教番头拿来更改。忽见房门开处，一个下男，托着一大盘的酒菜进来，女郎起身接了，一样一样搬放小桌上，拿着酒瓶，替何达武斟酒。

不知何达武如何饮酒作乐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章

何护兵忍痛嫖女郎 陈才媛甘心嫁荡子

话说女郎替何达武斟上酒，何达武教女郎陪着同喝。女郎笑嘻嘻的，也斟了一杯。何达武看桌上的菜，都是大盘大碗，形式和昨日的相仿，只是更加倍的丰盛。何达武夜饭虽吃的不多，但是才吃了没有多久，那里吃得了这么多菜。日本话不能说多，便失了一项最大取乐的资格。闷酒也喝不下，生鱼、牛肉锅都是下酒的菜，寡吃谁也吃不了多少。何达武因不愿白糟蹋钱，舍命的夹着往口里塞，也不顾肚子里装得下装不下，脾胃能容纳不能容纳。女郎坐在一旁望着，心中也纳罕，这个支那人怎这般能吃？后来见何达武吃得吞下去，又从喉咙里回上来，堵在口中半晌嚼几嚼，后又吞下去，直吞得两眼翻白。心里还想吃点，一看都还剩了三分之二，料着拼命也不能完全吃下，只好忍痛放下筷子。女郎问道：“何先生不吃了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能吃么？尽管放量吃，横竖花了钱，留下也白好了料理店。”女郎笑着摇头道：“多谢何先生，若不吃了，我们就收拾安歇罢！”

何达武本握着一团欲火，才跑到这里来。原是巴不得进门就收拾安歇的，想不到看走了眼，又不好意思说要更换，只得勉强周旋。打算借几杯酒壮一壮色胆，却又弄来这么多菜，既系自己点的，说不出个退字，明知道这种地方酒菜比料理店至

少得贵一倍以上，一存了个痛惜钱的心思，什么念头都无形消歇了。望女郎一眼，身上的皮肤就起一回粟，几乎忘记是在这里嫖女郎。忽听得催着收拾安歇的话，不由得眉头一皱，有神没气的说道：“就安歇，不太早么？”女郎又拿着那一只眼望何达武一溜，头一偏，颈一扭，用手帕子掩着嘴笑道：“怎么还早呢，十点钟了。”何达武心想：既已到了这步地位，钱已花了，酒菜是白糟蹋了，这东西虽丑的和恶鬼一样，也没有挽救的方法。若再不从她身上出出气，那钱更花的冤枉。没旁的法子，惟有将电光扭熄，脑筋中作她是一个绝色的佳人，看能鼓的起兴来么。

何达武闭着眼，想得出神。女郎似不能耐了，隔着小桌儿不好亲热，慢慢将蒲团移近，倒入何达武怀里。连推带揉的说道：“你心里想些什么？这房子太大，坐着冷清清的。请到我的睡房里去，比这里好玩。”何达武被这一揉，又闻得一股醉人的脂粉香，登时恢复了电车上的情态，那颗糊涂心往上一冲，两眼就迷迷的辨不出东西南北。顺手将女郎抱起说道：“你的房比这里好，就去你房里罢。”女郎一手替何达武拿着帽子，一手拉着何达武的衣袖，推开门，引着弯弯曲曲的经过几条走廊，何达武看那房屋的结构，和蜂窝一般。千门万户，每间房门口，摆着两双拖鞋，有没接着客的，尚在外面阑干里坐着，房门口便没拖鞋。女郎走到一间房门首，停了步，放了拉何达武的手，推开房门，扭燃了电灯，让何达武进去。

何达武看这房，只得四叠半席，却陈设得耀眼夺目。靠墙根摆着一个玻璃小柜；柜上面陈列着许多金石磁铜的小玩具；柜旁边一个长方形紫檀木火炉，里面紫铜胎子擦得透亮。火炉前半截生火，后半截两个小铁盆，也是擦的放光，伴火炉一边一个，见方两尺的缩缅蒲团，有三寸来厚，底下的席子都是极

紧密极精致的。何达武挨火炉坐下来，女郎即对面坐着，打开玻璃柜，端出一个小茶盘来。何达武看那茶盘，小巧得可爱，但见乌陶陶，光灼灼，也看不出是什么木料制的。盘内覆着三个牛眼睛般大的九谷烧茶杯，一把拳头般大的九谷烧茶壶，形式都极精美。女郎复从火炉旁边一个小抽屉内，拿出一条小毛巾来，将三个茶杯都揩抹一遍。从玻璃柜上，取下一个五寸多高的粉彩天球瓶，倾出一茶匙细茶，揭开茶壶盖，倒在里面，才用火筷拨红炉中的火，铁瓮中原是开水，一会儿就沸腾起来。铁瓮盖上，插着一把烂银也似的镍勺，女郎取下来冲了一壶茶，斟了一杯，恭恭敬敬，双手递给何达武。又搬出两盘好西洋点心来，请何达武吃。

何达武虽则吃不下，却也欢喜。平常在新宿浅草，也嫖过几次，从没受过这般招待。自到日本来，没住过这么清洁的房间。房中的电灯，用绿绸子制成一个伞盖一般的東西罩着，透出的电光，和外面阑干中一样，不大分得出妍媸美恶。何达武心里一欢喜，就糊里糊涂睡了一夜。次早开出帐单来，连酒菜带宿钱，共花了十四元几角。昨日所得的三十元皮条代价，并车费整整去了一半。女郎见何达武出钱很大方，撒娇撒痴的，拉着何达武，要答应今晚再来。白天阳光满足，不比夜间模糊，何达武哪敢再亲近女郎的尊范呢。口里只管答应，拿起帽子，已匆匆出了游廊。

此时这条街上，行人极少，来回走动的除了两三个警察之外，就只各游廊的相帮，在各家门首洗擦阶基揩抹窗户，绝没有一个中等社会的人在这条街上发现。何达武立在街心，两头一望，就和元旦日的光景一般。回想昨夜这条街上的热闹，如做了一场糊涂大梦。一个警察走来在何达武脸上望了几眼，带着揶揄的神色，随即走过去了。何达武很觉脸上无光，溜出了吉

原，打算径回精庐。心口有些挂念周撰和陈蒿的事，不知昨晚是何情景。即改道往富士见楼，在下面帐房一问，知道周撰在家，遂上楼到周撰房门口，犹恐陈蒿在里面睡着，不敢推门。轻轻在门上敲了两下，听得周撰的声音，在里面答道：“谁呀？请推门进来。”何达武一推门，就打了个哈哈道：“恭喜，恭喜。”只见周撰还睡在被内，房中并没有陈蒿。周撰见是何达武，坐起来披衣笑道：“你怎的这般早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早是不早了，但我还不曾用早点。老二一个人回去了吗？”周撰点点头道：“你昨夜不曾回精庐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再不要提我昨夜的事了，真是倒尽天下之大霉。”随将昨夜情形，述了一遍道：“你看是倒霉不倒霉？”周撰起来，穿好衣服笑道：“谁教你跑到那罗刹国夜叉城里去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们昨夜怎生快乐的？也应说给我听听。”周撰摇头道：“有什么快乐可以说给你听，我和她从本乡座出来，就回到这里，闲谈了一会，叫了几样点心吃了，才到十二点钟，就雇了两乘人力车，我亲自送她回精庐。因夜深了，老李夫妇都已安歇，我便没进去，回旅馆已是一点钟，也收拾安歇。直睡到刚才你敲门，我才醒来。”何达武哈哈笑道：“说得好干净，本乡座的把戏不好看，哪里不好闲谈，要巴巴的回到旅馆里来闲谈。你们这种闲谈，未免谈得太希奇子。啊，我知道你的意思，你想赖我这三十块钱，那不行，不行！”周撰见何达武急得手足乱动，忍不住大笑道：“你急什么，我想赖你三十块钱，有一张文凭在你手中，你怕什么？”何达武一想不错，便说道：“你不想赖我的钱，为什么不说实话给我呢？这事还能瞒得了我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你这蠢东西，要问了做什么？你既知道不会巴巴的回旅馆闲谈，你说巴巴的回旅馆，应该干什么？我要赖你三十块钱，昨日的三十块不要你退吗？”何达武才高兴道：“老二

昨夜更换衣服的时候，我在门缝里看了，就有些疑心，皮肤上，贴肉的衣服上，都打了些香水，不是准备着来给你这色鬼享受吗？她昨夜在这里，向你说了些什么话？”周撰笑道：“她换衣服，你偷着看了吗？等歇我说给她听，教她以后得留你的神。”何达武连忙作揖道：“这话你万分说不得，她若知道我偷看了她，这一辈子都得恨我。她昨夜向你说我没有哩？”

周撰道：“你还吹牛皮，说处处是你的功劳。据她说，和我初次在料理店见面，就有要好的心思，不过素昧平生，无由通达款曲。前晚她整夜不曾睡好，才想出利用你通消息的计划来，你尚在睡里梦里，以为她中了你的圈套，跑到这里来说诈我的钱，我一时糊涂，也以为真是你的劳绩。”何达武跳起来说道：“不是我的劳绩，你就知道她要去本乡座？若没有我在里面，她就会认识你？向她求婚四五十个，难道没一个赶得上你的？谁得了甜头？你去打听打听。亏得我老到，扣了你一张文凭。我昨日就料到你要说这话，真是新娘进了房，媒人丢过墙。但是老二还不算是嫁了你的新娘，昨晚虽则和你生了关系，你不要以为就拿稳了，是你的人了。我若从中破坏，还不愁你两个不离开呢。”周撰道：“铁脚你不要再吹牛皮罢，你所有的能耐我都领教过。此刻莫说是你不能教她和我离开，我敢夸一句海口，就是她的父母到这里来，想禁止她不和我往来，也做不到。我十三四岁就在嫖场上混来混去，无论什么女子，但经过我手的，我不起意丢她，没有她先起意丢我的。老实对你说，老二昨夜已将终身许我了，就在今夜正式搬到我这里来同住。你还说这些想破坏的话做什么，不是做梦吗？”何达武不信道：“莫不是你真会催眠术么？要不会催眠术，老二不见得这般容易入迷。她家里有父母，这里有姐姐，由她一个作主嫁人么？就算能由她作主，也不能这般不顾体面，明日张胆的，

先同在旅馆里住一会，再来成婚的道理。我倒要回去问问她，你说的话，不免太骇人听闻了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铁脚少安勿燥，用不着你回去问，不要一会，她就要到这里来的。来了，也不必你开口问她，她自然会向你说的。并且她说这事，多亏你从中作合，还要你全始全终，等我准备了一切，和她正式结婚的时候，少不得请你作个介绍人。就是我也还得谢一谢你这媒人。”何达武听得还有谢礼，不觉满脸堆欢说道：“还是老二有点良心。知道是亏我从中作合，你这过河拆桥的人，简直说我一点劳绩没有。你于今要我做介绍人，才说出要谢我的话了。老二今日真个搬到这里来吗？”周撰道：“不是真个，我难道哄你不成？你坐坐，我下去洗了脸，再弄点心来吃。”说着卷起铺盖，往柜中一搁，拿了沐具去了。

何达武见席上遗落一叠妇人用纸，拿起来看了一会，揣入怀中。看那书桌的抽屉外面，露出寸来长的彩绸带子随手扯开那抽屉来看，一个很大的彩绸蝴蝶结儿，认得是陈蒿头上戴的，也偷了纳入衣袋中。周撰洗了脸回房，也不在意。何达武跟周撰用了早点，已将近十一点钟了，何达武道：“你这三十块钱，此刻就可以给我吗？还是要等我回去，拿了文凭来再给我哩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你此刻又不等着要钱使用，逼着要什么。有一张文凭在你手中，横竖跑不了你这三十块钱。早拿给你一天，早花完一天，像昨夜那般冤枉使费，六十块钱经得几天，又成了一个光铁脚。倒不如存放在我这里，等到急需的时候，再来拿去，还可以应急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我再也不会是昨夜那么冤枉使费了。我拿下这钱，有个用法，到山崎洋服店去做一套冬服，一件外套，你们结婚的时候，我来做介绍人，身上不也光彩一点吗？”周撰

笑道：“你做绍介人，想要身上光彩，就非得做大礼服不可！”

何达武道：“做一套大礼服得多少钱呢？”周撰道：“一套普通裁料的大礼服，不过百多块钱就行了。我也就要去做一套。”

何达武吓得把舌头一伸道：“我箍着肚皮，三个月不吃饭，也做不起这一套女服。你既要请我做绍介人，应做一套礼服送我才对。我平常又用不着，专为你们结婚时用这一回，我就有钱，也犯不着做。”

周撰道：“你这话一点不差，我本应做一套送你，就算是谢媒的礼物罢。好在你只穿这一回，不必十分牢实的料子。”

何达武见周撰正襟危坐的说，信以为实，连忙点头答道：“裁料是不必要牢实的，只要表面上好看一点，你真能做一套送给我么？那我就拼着再替你们跑腿，哪怕赴汤蹈火，我总告奋勇去做。”

周撰点头笑道：“只要你不嫌裁料不好，并不花多少钱，准做一套送你就是。”

何达武喜道：“大约得花多少钱？我自己略担任几成，也没要紧。我横竖打算做冬服，就将这做冬服的钱加进去，你也可以少花几个。”

周撰道：“真看你这铁脚不出，好一肚皮的计算。你就尽着在我手里的这三十块钱做罢，少了我给。你的身量，和我差不多，极平常的料子，大概不得超过一百元。我就打电话去叫裁缝来。”

”

何达武喜得举着大指头向周撰笑道：“卜翁的举动，真是大方不过。老二的眼力不能不教我佩服。我和你来往这么久，至今日才知道你是个有气魄的汉子。她和你见面，不过几日，竟能毅然决然，将终身大事托你，能不教人佩服她好眼力。”

周撰笑了一笑，起身打电话去了。一会儿进房笑道：“你就在这里等着罢，裁缝店立刻拿见本来，量尺寸。”

何达武高兴得不知要如何恭维周撰才好。不二时下女来报，裁缝店来了，周撰教带到这里来。只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子，穿一身很时髦的

先生衣服，一手拿着帽子，一手提个包袱，进门向周、何二人行礼。周撰道：“我二人都要做一套大礼服，你带来了礼服裁料的样子没有？”裁缝连忙答应带来了，随将包袱打开，一本一本的，送给周、何二人过目。周撰自己挑选好了，又替何达武挑选，周撰选的裁料索价一百七十元，何达武的索价一百二十元。讲论了一会价目，周撰的减到一百四十元，何达武的减到一百元。都立起身，量了尺寸，留了一角裁料样子，裁缝收了包袱，作辞去了。

何达武觉得心里有些不安道：“这套衣服是好，只是又要你破费七十块钱，我仅尽了这一点点儿力，如何敢当哩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你我相好的朋友，有什么要紧，尽可不必强分彼此。”何达武口里答应，心里暗想：他既这么大方待我，我扣他的文凭举动实太小气了。他于今又多送我七十块钱。那文凭还不拿来退给他，定要他开口问我要，不更小气得不成活了吗？想罢，起身说道：“我回精庐去，老二若要搬到这里来，我就送她同来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你能送她同来更好，我在家等你们罢。”

何达武别了出来，乘电车回到精庐。李镜泓出去了，只陈蒿姊妹两个，坐在房中闲谈。一见何达武进房，陈蒿便笑着问道：“你去卜先那里没有哩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他特意教我来家接你呢。”陈蒿道：“他怎么说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没说旁的，就只怕你一个人，一来不认识路，二来没有照顾。”陈蒿望着陈毓道：“这事我已决心是这么办，无论有天大的障碍我都得冲破。姐夫的头脑陈腐，不是二十世纪新舞台的人物。姐姐拿他的话做标准，已经误尽姐姐自己平生。我若不能自决，将来的结局恐怕尚不能比姐姐。”陈毓长叹一声道：“你这话我并不能批驳，我也不曾拿你姐夫的话做过标准。不过我的意

思，结婚自要从缓，此刻就搬去同住的话，宣传出去了，也似乎不体面。”陈蒿笑道：“姐姐所以主张结婚从缓的意思，无非到底有些信卜先不过，想从容打听了个实在，再作计较。我这于结婚以前搬到一块儿同住，也就是这个意思。托人打听，与自己去各方面调查，都难得实在，何能有住在一块儿，朝夕厮守的观察得明晰？若给我看出什么破绽来了，登时就搬出来，主权完全操之于我，行止皆可自由。岂不比把终身大事，操之二三不关痛痒人口中的，有把握的多着吗？当今之世，我们女子想免受遇人不淑的痛苦，非自己拿出眼光来，照我咱们去观察男子，没有再安全的方法。”

陈毓见妹子和吃了周撰的迷药一般，知道劝也无效，便不再说了。陈蒿起身向何达武道：“你来帮我托一口衣箱下来，我要拣几件衣服，做一口小皮箱装了带去。”何达武同到陈蒿房里。陈蒿指点着，搬这样，挪那样。一会儿装好一皮箱，装不下的，用包单包了。陈蒿教何达武提到玄关里，去雇一辆人力车。何达武道：“我们自己坐电车去么？”陈蒿点头应是，何达武雇好了车，开了富士见楼的番地给车夫。开箱拿了文凭，陈蒿此时在家中多坐一刻，便如失了魂魄一般，不等车夫动身，就催着何达武同走。

在电车上，陈蒿问何达武手中拿什么，何达武说是文凭。陈蒿笑道：“你从哪里得来的文凭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哪是我的？卜先寄在我这里的，今日拿去送还他。”陈蒿听说是周撰的，接过来取出看了一看，仍装好问道：“他的文凭，如何寄在你这里？”何达武见问，不好意思直说，信口支吾了两句道：“我们要换车了。”说着接了文凭起身。陈蒿跟着换了车，仍是不舍追问道：“到底为什么事，将文凭寄在你手里？你刚才含含糊糊说的话，我没有听清楚。”何达武着急道：“你定要

问了，有什么用处，这电车上也不好说话，等到了卜先旅馆里，你当面去问他罢！”陈蒿才不做声了。

须臾到了，二人下车，步行到富士见楼。周撰迎着，自是欣喜非常。满脸堆笑的问行李搬来了没有？陈蒿含笑点头。何达武将文凭交还周撰道：“你看看，弄坏了没有？”周撰抽出来望了望，仍收入箱内。陈蒿问道：“你怎么把文凭寄在铁脚手里？”周撰望了望何达武，见何达武使眼色，便笑道：“并不是寄在铁脚手里，那日丢在铁脚房里，忘记带回。”陈蒿越见他们挤眉弄眼，越觉可疑，寻根觅蒂的问道：“你那日为什么带着文凭，到铁脚房里去呢？难道到铁脚房里，报告投考吗？”周撰扑哧一声笑了道：“就说是报告投考，亦无不可。你午饭吃过没有？我今日起的太晏，此时还不曾吃午饭。”陈蒿道：“我早吃过了。”何达武嚷道：“我跑来跑去的，水米不沾牙，快叫下女来，弄饭给我吃罢？”周撰伸手按电铃，下女来了。周撰道：“你去通知帐房，等歇有一辆人力车，运到我夫人的行李，就搬到这里来。看多少车钱，替我开发。此后开饭都是两份。”

下女听说夫人，就抬头望着陈蒿，很透着怀疑的样子。大约心中在那里揣想：前日分明第一次来这里作客，昨日夜间在这里鬼混了一会，叫人力车送去了。今日再来，居然就是夫人了。陈蒿见下女望着自己出神，也觉脸上难为情，搭讪着用日本话问下女道：“午饭还不曾开过吗？”下女见问，才敛了敛神答道：“众客都早已用过了，就只周先生说要等客，开来了，又教端回去。”周撰挥手道：“不要唠叨了，快去开饭来罢！”下女才缓缓的移动那注视陈蒿的眼光，转身去了。周撰道：“这下女最讨人厌。”陈蒿道：“旁的倒也罢了，就是欢喜钉眉钉眼的看人，前日被她看的我脸上难过得很，昨夜她又是目

不转睛的，看了又看，刚才更是不成话了，世界上竟有这种死眉钝眼的人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有下女来钉眉钉眼的望着，总是好的。像我就对她叩头，求她望一望，她也连正眼都不睬我哩。”

不知周、陈听了这插科打诨的话，是如何态度，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一章

遣闲情究问催眠术 述往事痛恨薄幸人

却说周撰、陈蒿、何达武三人正在说笑时，下女开上饭来，陈蒿不给脸她看，背转身坐了。周、何二人对坐吃饭。陈蒿忽然折转身，呼着卜先问道：“你的催眠术，可以教给我么？”周撰听了，摸不着头脑。何达武想使眼色，又怕陈蒿看见，忙伸脚从食台下推周撰。周撰知道是何达武替自己吹法螺的话，便点头笑道：“你要用得着时，有什么不可。”陈蒿见周撰迟延了半晌，又见食台动了一动，即指着何达武生嗔道：“铁脚你专在我跟前捣鬼，无中生有的，捏造些话来骗我。卜先，你为什么也跟着他说谎？”何达武辩道：“我捏造了什么话骗你？你说出来。”陈蒿道：“你说卜先的催眠术，比日本天胜娘的还要奇妙。我在这里问他，你又用脚在食台底下推他做什么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不是说了，卜先的催眠术轻易不肯给人知道，轻易不肯演给人看的吗？你刚才问他，我若不推他一下，他必不肯承认有这么回事，你不信再问他。此间没有外人，看他真是比天胜娘的奇妙不奇妙。”陈蒿道：“嘎，你到这时候还要支吾，真是该死的东西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问他，专怪我做什么？”陈蒿向周撰道：“你说句实话，这东西瞎造谣言，我决不饶他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这房里没有外人，你打算不饶他，不如决不饶我。”陈蒿道：“你这话怎么讲？”周撰笑

道：“铁脚又不知道催眠术，你找他说什么呢？”陈蒿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你是真知道催眠术了？”周撰道：“岂特知道，敢说留学生中没人赶得上我的。”陈蒿道：“你既知道，此刻就试演给我看。”周撰摇头道：“哪里这般容易，我们天长地久的日子，怕没有演给你看的时候吗？”陈蒿道：“你什么时候能演给我看呢？”周撰道：“等夜深人静再说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何如呢，是我造的谣言么？”

陈蒿摇头道：“你的话我只是不信，就是刚才文凭的话，你们也没说出个所以然来，我心里真不高兴。”周撰道：“你定要问文凭的话么，说给你听全没要紧。”陈蒿抢着指了何达武道：“你又捣什么鬼，一双鬼眼睛是这么一鼓一鼓的干什么？”何达武抬起头道：“我何时鼓了眼睛？”陈蒿也不理他，掉转脸向周撰道：“你若不把实话说给我听，我就恼你了。”周撰见陈蒿逼着要他说文凭的事，只得将事情原尾，说了个大概道：“这也是我爱慕你的心太切，依着重赏之下必有勇夫的那句话，着手做的。铁脚，你也不要难为情，有义务自有权利，谁也不能教你白出力。就是将来借重你，作个介绍人，也是一般的要重谢你。”何达武红了脸道：“我并没希望你们谢我的心，就是刚才定做那套礼服，我也没有想到你认真替我代做。”陈蒿道：“代做什么礼服？”何达武知道始终瞒不了的，索性都说给陈蒿听了。陈蒿望着周撰不做声，心里大不愿意周撰拿着钱是这般乱花，只当着何达武不好说得。周撰只低头吃饭，却不理会。何达武吃了饭，闲谈了一会，下女搬了行李上来，何达武知道有他在房里，妨碍周、陈两人的亲密行动，遂告辞去了。

陈蒿见何达武已走，即问周撰道：“你一个当学生的人，能有多少钱，无缘无故给铁脚这么些钱做什么呢？”周撰笑

道：“昨日三十块钱，不能不给他。我已许下他了，若不给他，你我就没有今日了。你就再向我好些，没他从中两边通殷勤，怎能在这么短促的时期中各遂心愿呢？”陈蒿道：“那三十元已经给过了，还有什么说头。只无端又送他一百块钱的洋服，就不免过于冤枉。这绍介人，他肯做很好，若故意刁难，不肯出名，也没甚要紧。定要是这么巴结他，外人听了也不体面。”周撰哈哈笑道：“我这一张文凭，虽不值什么，但是我花了不少的钱，才弄到手。给他扣了去，岂不麻烦。若真个再送三十块钱给他，莫说我心有所不甘，将来传到人家口里去了，还要骂我当了猪，居然被何铁脚敲了六十块钱的竹杠。只得顺水推舟的，用这替他做洋服的法子，将文凭调回来。文凭既到了手，谁还真给他做什么洋服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你不是已叫洋服店来，替他量了尺寸吗？”周撰道：“我已对那裁缝说了，教他先将我的初缝试好，再动手裁铁脚的。迟两日裁缝拿初缝来试的时候，我就说何铁脚有信来，且迟一月再做，此刻不要动手。”陈蒿道：“你当着铁脚对裁缝说的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铁脚的日本话程度，那能听得出这些话。”陈蒿道：“假若那裁缝因不明白你的用意，以为量好了尺寸，迟早是要做的，竟动手将衣料裁成了，你不仍得赔偿他的损失吗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你不知道日本洋服裁缝店的情形，日本无论多大的裁缝店，自己店里存贮的料子极少，仅有各家名厂的样本，顾客看中了什么料子，临时照着样本去买，多少都依着尺寸，决不多买一码。我已嘱咐了裁缝，铁脚的这一套暂且不要去打料子，他把什么衣料来动手？”陈蒿踌躇道：“你这法子调回文凭是很好，只是铁脚被你骗了，决不甘心。他是一个粗人，不知道什么避忌，翻起脸来也很讨厌。”周撰道：“他有什么能力，便翻脸也没甚可怕。他在同乡中，认识不了几个人，由他去翻

脸罢。你要看透我们两个结婚的性质，纯粹是由我两人自动，实际上于铁脚的作合，并不十分依赖。还有一层最紧要的，你我身体都能自由，不受任何方面的牵制或干涉。莫说铁脚翻脸不足虑，只要我两人的爱情不发生变化，便是举全世界的人都宣言反对，也不过付之一笑？没有一回顾的价值。

陈蒿虽是个女子，生性却异常跋扈。周撰这一类议论，最是合她的心性。当下拍手赞成道：“你有这么一往直前的勇气，方不负我以终身相许。我此时就可对天宣誓，你周卜先一日不改变爱我的心，我无论处如何困难的境遇，受如何重大的打击，若有丝毫异心，我就……”周撰不等他说出，忙伸手掩住陈蒿的嘴道：“你的心我知道，宣什么誓呢。我并不是怕将来应誓，我以为宣誓的人，就是自己信自己不过。要是信得过自己，所谓事久见人心，何用宣誓以表明心迹哩。并且现在的人，有实实在在的法律，做错了事，就得受惩处，都尚且不怕，这空空洞洞的宣一回誓，算得什么。你是个富于新思想的女子，怎么还有这种恶习惯呢？”陈蒿笑道：“我是因为我相知不久，恐怕你不相信我的心，易于受外感的摇动，你既明白，我就用不着宣誓了。我只不懂铁脚得了你的钱，替你吹牛皮，怎么瞎吹瞎吹，会吹得你的催眠术比天胜娘还要奇妙。我当时虽不相信，却被他吹得我心里不由得对你增加了许多好感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我的催眠术实在比天胜娘还要奇妙，你至今还不相信吗？不过我这催眠术是专就你身上试演的，对他人就无效。”陈蒿望了周撰一眼，笑道：“你就试演给我看看。”周撰扯着陈蒿的手抚摸着笑道：“昨夜不是在这里试演过了吗？是不是比天胜娘的还要奇妙呢？”陈蒿脱出手来，在周撰脸上拧了一把，低着头，两脸羞的通红。

且不言周撰和陈蒿做一块，每日试演催眠术。却说何达武

从富士见楼出来，心想：回精庐没有趣味，身边尚有十多块钱，不如去找小金，再邀两个脚，叉几圈麻雀。此时小金住在锦町一家皮靴店楼上，便乘电车到神保町，跑到小金家里。一问小金不在家，只得退出来，在路上徘徊，计算去哪一个赌友家中寻乐的妥当。想了一会，仍是上野馆王立人那里靠得住。不过上次同周撰在那里闹了一回武行的活剧，恐怕涂道三记恨在心，狭路相逢，生端报复。后来仔细一想，没要紧，我和他们都是老同场玩钱的人，相打的事也不只闹过一次，只要留神一点，防他们暗算。他们见我有钱，决不舍得排挤我不准我上场；并且王立人胆小，最怕馆主罚他的钱。就是涂道三有寻仇的心思，王立人也必从中劝解。我从此不玩钱则己，如要玩钱，丢了他们这班人，也拉脚不齐，始终免不了要和他们见面的。没法，硬着头皮去一遭试试看。

计算已定，举步向北神保町走去。走不多远，只见迎面来了一个着紫红裙的日本女学生，左手掖着花布书包，右手提着便当盒子，行动时腰肢婀娜，体态轻盈，肩上拥着一条很厚的丝绒围巾，将那芙蓉娇面的下半部遮了，看不清是何等面貌。何达武看了那女学生的风度，猜想必是个上等人家的小姐，从学校上课回来。何达武虽也是个好色之徒，却知道自己的资格，不拘讲哪一项，都够不上转中等以上女子的念头。因此眼中虽觉得那女学生生得可爱，心中并不敢稍涉邪念。只远远的望了两眼，即将眼光移向他处。可是作怪，何达武正在自惭形秽，不敢多望，那女学生倒像看上了何达武似的，目不转睛的把何达武望着，一步一步的向何达武跟前来，脸上还露出满腔笑意。何达武料想必是认错了人，更把脸扬过一边。看看走至切近，那女学生忽然放开娇滴滴的喉咙，喊了一声何先生道：“长远不见了，到哪里去哩？”何达武心里一跳，停步仔细一看，

原来是樱井松子。连忙笑着点头道：“长远不见了，我才到锦町会朋友，没有会着。你在哪个学校里，上课回来吗？”松子笑嘻嘻的答道：“我就在前面渡边女学校，担任家政教授。何先生住在哪里，近来见着周先生没有？”何达武从前在周撰家里赌博，常和松子会面，只周、郑解散贷家之后，周撰如何与松子脱难，却不知道详细。见松子问见着周撰没有，便说道：“周先生和我每日见面，我今日还在他那里吃了午饭才出来。”松子听了，欢喜的了不得，向何达武道：“我家就住在这里不远，请到我家中去坐坐好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家在哪里，和什么人同住呢！”松子指着前面道：“就是今川小路，我一个人租了个贷间，并没和人同住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既没和人同住，就去你家坐坐也使得。”

说着，松子向前引路，何达武跟在后面，不一会走到一条小巷子里面一所小房子门首，松子伸手推门。何达武看那门框上，钉着一块六寸长的木牌，上写“关木”两字。松子推开了门，让何达武进去。何达武脱了皮靴，松子引进一间四叠半席的房内。何达武看那房，虽也洒扫得清洁，房中的蒲团几子，却都陈旧得表示一种寒碜气象。一个白木粗制火炉，塞在几案旁边，炉中的灰，因烧炼既久，未经筛汰，便和零星灰屑，结成小块。许多纸烟屑、火柴棒，都横七竖八的，在那些小块上乘凉。壁间悬挂几件旧布衣服，大约是松子在家常穿的。松子进房，将书包、便当盒都纳入箱中，解了围襟，选一个稍大稍厚的蒲团，递给何达武，笑道：“请你坐坐，我去房主人家，讨点儿火种来，生个炉子给你烤。”何达武坐下说道：“我并不冷，炉子不生也罢哪。”

松子也不答话，跑到里面，用小铁铲承了几点火炭出来。将火炉推到何达武面前，生了一炉火。靠住何达武坐下说道：

“周先生那人太对不起我。他和我脱离的事情，你都知道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们解散贷家之后，我就没见着你。周先生也不曾对我提过你和他脱离的原因。他有什么事对不起你，你可说给我听，我能替你们调解。”松子道：“调解倒可不必，我四处打听不着他的住处，我找着他了，要和他谈判的问题多着呢。我和他的关系，并不是和东京普通一班淫卖妇一般，随意姘上的。我好好的在学校里上课，他用种种的方法将我引诱，我那时年轻，天真烂漫，见他求婚的意思十分真切，才应许他，同在大方馆结了婚。他还写了张婚约，现在我母亲手里。结婚之后，因神田大火，大方馆被火烧了，他才带我，同郑先生搬到牛込。在牛込的时候，你不是常来我那里玩钱的吗？后来他和老郑有了意见，将贷家解散，带我在表猿乐町租了一个贷间，住不上一个月，他说有要紧的事要回国去一趟。我既嫁了他，巴不得他能够活动。他有事要回国，我如何能阻拦他呢？当时约定了，至迟两个月回来，我说两三个月以内的生活，还能维持，若过三个月不来，我就没法维持生活了。他说生活不成问题，他一到湖南，便可汇一二百元来，不过此时动身的路费，差的很多，教我拿衣服首饰去当。我的衣服首饰本来就不很多，从牛込搬出来的时候，零零碎碎的就已当了不少，弥补家用，又教我拿去当，我心里不愿意。他问我是真心嫁他呀，还是随意姘姘？不合适就拆开，我说不真心嫁你，又要你写什么婚书哩？他说既是真心嫁我，妻子对于丈夫，便不应把衣服首饰揣在手里，不当给丈夫做路费，我说都给你当光了，你是有路费可走了，只是你走了之后，我的生活谁来照顾呢？我说两三个月生活可以维持，就是指望着这些衣服首饰。若没有这些衣服首饰，一星期的生活也维持不了。他说生活自有办法，教我尽管放心，我想他是我的丈夫，他说有办法，必是真有办法的，

决不能骗了钱去，不顾我的生活。立时依了他的话，把衣服首饰都交给他，共当了六七十块钱，亏他好狠的心，仅留了五块钱给我，余的他都拿着走了。走后不特没汇过一文钱来，连信也不给我一个。我四处打听他的消息，有说他回国没来的，有说他早来了，已进了联队的，始终打听不出他的实在下落来，近来又有人告诉我，说他已从联队出来，又回了一趟湖南，只知道确实不确实。难得今天遇着你，请你将他住的地方告诉我，我立刻就去找他。我有他的婚书在手里，不怕他赖了去。当票也还在我手里，多久就当满期了，我加了息钱，于今又要满了。”

何达武听了松子这段话，暗想：卜先既和她是这们脱离的，此刻见了面，必要大动唇舌，老二在一块儿住着，松子去闹起来，如何瞒得过她。卜先与老二的爱情尚浅，老二又不知道卜先的历史。松子一去，必将前后的事情一股脑儿揭了出来，甚至闹的老二看破了卜先的行藏，回家跟李老夫妇一计议，老李夫妇自是主张断绝的，那么推原祸始，不是因我把地方告诉了松子，害得卜先受大打击吗？这事情危险，卜先的地方决不能给她知道。

何达武心中计算已定，向松了笑道：“你既知道他进了联队，为何不去联队里找他呢？”松子道：“怎么没去找？找过几次都碰了那卫兵的钉子。你不知道，什么捞什子联队，去里面看朋友麻烦得很。我们日本女子去那里想会中国男子，尤为可恶，守卫的兵对我就和警察对淫卖妇一样，横眉竖眼的，全没有一点温和气儿。”说着连连摇头，苦着脸道：“那地方我再也不敢去。”何达武高兴道：“你既不敢去那地方，要找他就很不容易。”松子道：“他此刻还在联队里吗？怎么有人告诉我，说他已经出来了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近来我每日和他见

面，告诉你的人，还有我明白吗？”

松子长叹了一口气，低头不语。半晌，两眼联珠一般的掉下泪来。何达武见了好生不忍，心里也有些替她不平。暗骂周撰太没天良，既存心与她脱离，就不应借故把她的衣服首饰，都骗着当了。有心想帮松子，转念周撰待自己不错，一时翻不过脸来，只得拿出手帕来，替松子揩了眼泪，安慰她道：“你心中不要难过，你虽不能去找他，我可以代你去向他说，教他到你这里来。他就要与你脱离关系，我也可劝他，拿出些钱来，把当了的衣服首饰赎还给你，再多少给你几文，做生活维持费。他若肯继续跟你做夫妇，就更好了。”

松子摇头道：“他这种薄幸人，如何肯继续和我做夫妇，这是决不会有的事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此时心里还有和他做夫妇的思想没有呢？”松子拭了拭眼泪说道：“我不瞒你说，我自他走后，生活艰难得很，只要能养活我的，随便谁来做我丈夫，都是可行的。莫说他原来是我的丈夫。”何达武明知道周撰决不会再理他，故意是这么问问，却有一番用意。原来何达武早已看得松子美如天仙，当日在牛込，只因是周撰的姘妇，自揣没有染指的希望，才不敢发生邪念。于今周撰已是断绝关系了，松子又居处无郎，在何达武以为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故意拿这话套问松子的口气，听松子这般答后，便老着脸皮笑问道：“随便谁来做你的丈夫，都是可行的吗？”松子望着何达武点头应是。何达武笑道：“像我这般丑陋的男子，难道也说可行吗？”松子又悠悠的叹息了一声道：“你这是有意向我寻开心的活，像你这气概还说是陋丑男子，那要什么样儿的男子，才能算是不丑陋哩？”何达武喜笑道：“要像周先生那般面孔，才能算是不丑陋。”松子不住的摆手道：“不要说他的面孔罢，他那种面孔我实在看不出他的好处来。白的和死人一样，

一点儿血色没有，又瘦又弱，坐不到几十分钟，就打起盹来。走路摇摇摆摆倒像个女子，哪里从他身上寻得出一些儿男子气概呢。我曾听人说过，中国女子便最欢喜他那种态度，在我们日本女子眼中看起来，简直把他当一条弱虫，没有瞧得他起的。他每早起来洗过脸，就擦美颜水，身上还带着粉纸、小怀中镜儿，预备出外在人家洗了脸或出了汗临时应用的。他那种行为态度的男子，我是因一时年少无知，误从了他，后来虽看出他不正的行为来，已是生米煮成了熟饭，没法更改了。你自谦说比他丑陋，我一般的生着两个眼睛，决不承认。”

何达武听了，虽然开心，只是说的过于离奇了，平生不曾听人恭维过气概好，此刻忽然听了这十足加一的奉承，不能不有些半信半疑的心思。一时不知如何是好。

毕竟何达武如何，下章再说。

第五十二章

诉近况荡妇说穷 搭架子护兵得意

却说何达武转念一想，又以为松子想巴结自己，替她向周撰说项。因涎着脸问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便是我来做你的丈夫，也是可行的了。”松子已收了哭，早变作笑脸，用手在何达武的腿上推了一下道：“我心里着急的不得了在这里，你还要尽管跟我开玩笑。我知道你素来只欢喜赌，不欢喜嫖的人，怎么肯来做我的丈夫。不是说着教我白开心吗？”何达武乘他伸手来推，就握住他的手说道：“我实在不是跟你开玩笑，你若真肯，我决不说假话。老实对你讲罢，你若再想念老周，便真是白想念了。他此刻文实行娶了一个同乡的女学生，两个的爱情正浓密的了不得，无论你怎么找他，也没有再和你继续的希望了。”松子道：“是个什么样的女学生，正式结了婚的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那女学生是一个很有学问、很有美名的小姐。此时虽还没有正式结婚，却已生了关系，不能更改了。将来等他们结了婚，另租了房子，我可介绍你去见见。”松子听了，不由得脱出手来，握着小拳头，在火炉边上恨恨的敲着骂道：“你这薄情的奴才，原来你又娶了有学问的、有美名的小姐，就把我丢在这里，不理我了。我若有机会报复你的时候，决不饶你。”骂着，又流下泪来。

何达武只得在旁边叹道：“他本是个薄情人，你错认了他。

他早丢你一日，你早得一日的幸福。横竖免不了要脱离的，等到你容颜衰败了，再被他抛弃，那时改嫁，就难得有称心的人了。”松子道：“你这话很道着我的心事，我早两个月就存心要改嫁一个周撰的朋友，务必使他知道，我和他既立了婚约，他不宣布离缘，外人总说我是他的老婆。我改嫁他的朋友，人家一定说，周撰的老婆被自己的朋友奸占去了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那么人家不骂我不够朋友吗？”松子道：“怕什么呢？你又不是在姓周的家里奸占我的。你对人就说不知道也使得。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你已决心跟我么？”松子道：“你不要问我决心跟你决心跟你，只问你自己，真决心要我不决心要我。”何达武大笑道：“我为什么不决心要你？不过你既决心跟我，我就有几件事，要和你商量。这不是平常的小事。”松子道：“你有话尽管说出来商量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不能学老周的样，一味哄骗女人。我家里实在有老婆的，你嫁了我，只能作姨太太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，我虽是一名公费，在这里留学，平常我一个人使用，尚不觉充裕，于今要加上了你，不待说更是拮据。我两人同住，不能请下女，你得自己弄饭操作。第三，嫁了我这穷学生，游公园上戏馆的事，偶然声兴，不花多钱，每月一两遭，我两人同去同回还可，你要一个人自由行动，就使不得。这三桩事，你能依我，我们立时便可成为夫妇。”

松子道：“我都依你，只看你要我搬到什么地方去住。我一个人的寂寞生涯，实在过怕了。”何达武踌躇了一会道：“我现在的地方是和我的亲戚同住，带你去不方便。待另觅贷家罢，此刻东京市的空房屋很容易寻觅，至少也得三五天才能寻着。并且新住贷家，置办一切用器，得花不少的钱。我手中虽拿得出，但贷家的用项大，手边一空虚，就瞪着两眼，没有办法，贷间更一时难得有合适的。我看你这间房子倒很合适，我

就搬到这里来住罢！”松子道：“这四叠半的房间，住两个人不太小了些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便小些有甚要紧。你我都没有多少器具，我也是一张这么样的几子，只怕还比这个要小一点儿。两个蒲团，一个火炉，比这个却精致些。我的行李更简单，一个板包，一口尺多长的皮箱，一个网篮，以外什么没有了。这三件东西都不是摆在房间里的，这房里不是一般的有个柜子吗？我两人的被包行李，做一个柜子放了有余。夜间睡觉最要紧，这房虽小，两人睡的地方还很宽绰。这房子多少钱一个月的房租？”松子道：“房租便宜极了，在神田方面，不论怎么旧的房子，按席子算计。每叠席子一月总得一元以上，这还是中等以下的房屋。中等以亡，有贵至二三元一叠的，将来价钱还只有涨，没有跌落的时候了。我这房四叠半每月只有四块钱租钱，你看不是便宜极了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这真便宜，难得难得。有现成便宜房子不住，另向别处找贵的，未免太蠢了。我于今住在小石川，那样冷静的地方，又是从亲戚手中分租出来的，每叠席子一月还得花一元二角。我退了现在的房子，住到这里来，专就房子一项，不但不多花钱，每月还得省几文。衣食住三字，住字是不生问题了。你当了的衣服，我包能教老周赎给你。半年几个月内，可不新制，衣字也没有问题。我两个做夫妇成问题的，就是吃饭一桩事。有一名公费，不怕不够，我去年初到东京来，要学日本话，每月硬顶硬的，要冤枉花三块钱的学费。来去的电车，也和学费差不多，于今不学日本话了，也无坐电车的必要。这两项意外的耗费，都省下来，弥补你一个人的伙食，纵差也就有限。你若真能照我计算，谨小慎微的过下去，我虽多一房家室，简直和单独一个人的使费一般。”

松子道：“好是很好，但是要现在的我，才肯跟你过这种

日月。去年以前的我，你就不要转这种念头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现在的你，和去年以前的你，有什么分别呢？”松子见何达武问他，便笑答道：“这不容易明白吗？去年以前，我的生活程度很高，老周在牛込区那种供应我，我还觉得不遂意，时常向老周吵闹，要增加零用。自老周回国去后，直到于今，生活一日艰难一日，这才知道自食其力的实不容易。我平时见了一般收入短少的人，用钱鄙吝，我最瞧不起，骂他们是鄙吝鬼。像老郑那样的人，和我同住的时候，也不知受了我多少形容挖苦的话。近来轮到我自谋生活，每月没有固定的收入，手中一窘迫起来，就是几文钱的山芋，没有这几文钱，那店里便不肯白拿山芋给你。越是窘迫，越不能向亲友处活动。值钱的衣服首饰，早被老周当了个干净，次等的不到一个月，也被我当光了。自己手边没有钱，又没有可当的东西，这时候去向亲友开口，莫说亲友十九是不肯通融的，便是这么亲类这个朋友在平日对别人长肯拿出钱来帮助，而我自己只因没有固定收入作抵款，不能随口说出还期，那开口时的勇气，早已馁了几分。还有一层境况，我近来常在生活困苦之中，才领略出来，有钱的人决不知道这层苦处。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我看你身上穿的，那里有丝毫穷样子。怎么倒说的这般可怜？”松子道：“你看我身上越是没有穷样子，骨子里越是穷苦的不堪。我因为知道你也不是什么大阔人，用不着说假话来哄你。我身上若不这么穿着，连这四叠半的房間都够不上住了。我刚才说还有一层困苦的境况，就是去向亲友开口，还不曾见着亲友的面，心中只在打算见面应如何说法。那颗心就不由得砰砰的跳动，哪怕是时常见面，无话不谈的亲友，一到了这种时候，连自己的口舌都钝了许多，仿佛做了一件对不起人的事，说不出口似的。每每发声已到了喉咙里，禁

不住脸一红，声音又咽住了。亲友不知道我心中的苦处，还照着平常见面的样和我攀谈，说也有，笑也有，我心里就更着急，恐怕万一开出口来，没有希望，怎么好意思出门呢。是这么以心问口，以口问心，从动念向亲友告贷起，到实行开口为止，也不知轮回想了多少次，红了几次脸，逼到尽头处，才决然一声说了出来。而说时所措的词，总说不到打算要说的一半，便是这说出来的一半，还是缩瑟不堪，绝不像平时见面的谈话那么圆转自如。因此亲友虽有帮助的力量，见了我这么寒碜的样子，料得十有八九没有偿还的能力，就设法推诿起来了。这种日月，我虽经过得不久，然已是过的害怕极了。所以决心只要有人能供给我最低限度的生活，我就愿意从他，免得日日在困苦中，处处承望有钱人的颜色。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我却不曾经过很阔的生活，也不曾度过你这种穷苦的日月，你既愿依从我刚才提出的三件事，我两个就做一会夫妻试试看。你一个人住在这里，也是自己烧饭吃吗？”

松子道：“我厨房用的器具都有，还是老周留下来给我的。不过我自己烧饭吃的时候很少，新搬到这里来的一个月以内，因将老周留下来的柜子、桌子和零星器皿，变卖了二十来块钱，才买了些油盐柴米之类，自炊自吃。只一个月的光景，没有成趸的钱去买柴米。有时买几个钱的山芋吃，有时在别人家吃一顿，归家的时候顺路带几片面包，饿了就吃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在学校里担任教授，没饭吃的吗？”松子笑着摇头。

何达武从怀中摸出钱包来，数了五块钱钞票，交给松子道：“你今日就把柴米油盐酱醋茶，都酌量办些来，从今日起，我就实行住在这里，做你的丈夫了。”松子喜孜孜的接了，问道：“你的行李不去搬来吗？”何达武想了想道：“我的行李，迟早去搬都没要紧，且在这里过了今夜再说。”松子道：“我就

去向房主说一声，等歇房主若来问你，你就说是我的丈夫，才从中国来的。行李还在火车站，没有带来。”何达武点头问道：“这是什么道理，难道我们出钱住房子，还要受房主人的干涉吗？”松子道：“他并不是干涉，往后你自然知道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去说罢，说了快去买东西，要预备弄晚饭了。”松子收了五块钱，高高兴兴的出去了。

何达武立起身，推开柜子一看，上层堆着两条大格子花的棉被，缀了几个补子在上面，棉被上两个枕头。一个男人用的，一个女人用的。何达武心想：松子一个人住在这里，怎么用得着男子的枕头？这东西只怕有些不贞节。她来时，我倒要质问问她。再看下层，一口中国半旧皮箱，没有上锁，弯腰揭开一看，几件破烂单和服，看花纹是男子着的，一个书包，一个便当盒，都搭在烂和服上面。拿起书包，就箱盖解开，只见一本七八分厚，粘贴像片的本子，一本寸来厚的洋装书，书面上印着“绘图改良多妻鉴”七个粉字。何达武也不知道多妻鉴是本什么书，翻开第一页，见是一个戏台上小生模样的像，上写西门庆三字，心想：西门庆是武松杀嫂那本戏里面的人，怎么有像在这本书上？再揭第二页，果然一个拿刀的武小生，上写武二郎。第三页是两个女像，一个小孩子，写着潘金莲，吴月娘、孝哥。何达武心里明白，这必是一本《水浒》，便懒得再往下看，放下这本书，拿起像片本子来，翻开一看，喜得打跌道：“哈哈，原来是一本照的春宫像。”一男一女，各形各色的都有。正看的高兴，房门开了，吓得何达武连忙将本子折起来，回头看进来了一个中年妇人，向何达武问道：“你就是何先生吗？”何达武关了柜门，点头应是。那妇人并不客气，走到火炉边坐了说道：“何先生是松子君的什么人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松子是我的女人，我回中国很久了，今日才来，行李还

在火车站。”妇人道：“我是这里的房主，你是她的丈夫，在这里住下，就没要紧，若不是她的丈夫，偶然在这里住一夜两夜，那我这里有规矩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这里有什么规矩？我不知道。”妇人道：“住一夜要一夜的手数料，这就是规矩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一夜要多少呢？”妇人伸着一个手指道：“每夜一元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怎么谓之手数料？”妇人道：“秘密卖淫是警察署不许可的，警察若知道了，就要来拿的。拿着了，我做房主的受连累，没有钱给我，我怎么肯负责任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松子平日在这房里卖淫，每夜都有一块钱给你吗？”妇人正要逞口而出的答应不错。忽然一想，觉得不妥，这人和松子既是夫妇，说出来了，不是要闹乱子的吗？随即摇了摇头道：“松子君住在这里，规矩得很，出都不大出去。”妇人说完，起身告辞去了。

何达武心想：松子既在渡边女学校教家政，怎么书包里包着一本春宫？我虽没进过日本的学校，照理想总没有女学校在讲堂上教春宫的。这事情有些跷蹊，松子大约因老周没钱给她，也秘密卖淫起来。好在我没有真心娶他，又不花多少钱，乐得学他们伟人的样子，讨个临时姨太太。不一会松子回来了，领着几个商店里的小伙，送米的，送柴炭的，送油盐小菜的，松子一一安置好了，向何达武笑道：“我办得几样很好的中国料理老郑是极恭维我，说比中国料理店的厨子还办得有味。骂幸枝不聪明，老学不会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办得来中国料理很好，将来带你回国去便当些。”松子道：“你就同到厨房里去，帮我洗锅洗碗，多久没用它了，灰尘厚的很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你做我的姨太太，以后说话不要你呀你的，人家听了，说你不懂规矩还在其次，定要说我不行，对小老婆没有教育。”松子笑道：“不喊你，喊什么呢？”何达武正色

道：“你做姨太太，姨太太规矩都不懂得吗？你此刻叫我，暂且叫老爷；将来回国，再改口叫大人。自己人不叫出去，外人怎么肯叫呢？这关于本老爷的面子，最要紧的。你要晓得，我中国讨姨太太的人，都是有身分的，做大官的。我在日本不过和学生差不多，在中国的地位，说出来吓你一跳，你知道我有多大呢？”松子道：“不知道老爷有多大？”何达武将身子摆了两摆，撑着大指头道：“和督军差不多一般儿大，比县知事大的多。”松子道：“我不知道中国的官名，拿日本的官阶比给我听，我就知道了。”何达武想了一想说道：“拿你日本的官儿比我吗？要皇宫内的官员，才能和我比大小，以外的都不及我。”松子吐着舌头，半晌问道：“老周在中国也是做大官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在中国，虽也是大官，但比我还要小一点儿。你嫁他，那里赶的上嫁我。不过我此时把我的官衔都说给你听，你却不要拿着去向他人说，我是不愿意给人家知道的。因你此后是我的姨太太了，始终瞒不了你，才说给你听。”松子道：“做大官，是很有名誉的事，为什么倒不能给人知道呢？”何达武连连摇头道：“这关系大的很，你们女子哪里知道。我们中国人越是做了大官，纠缠的人越多，不是找着我借钱，就是缠着我荐事。我在国内住在衙门里，外面有号房，有守卫的兵卒，人家来找我的，我说不见就不见，所以不怕人家知道。此刻单身到日本来了，住在这种小房子里面，外人若知道我是大官，必不断的有人来稟安稟见。一来没有地方给人家坐；二来要借钱要求事的向我开口，答应他们罢，应酬不了许多，待不答应他们罢，他们见我容易赏见，必定每日跑来缠扰不休，因此不如瞒着的干净。”

松子只有耳朵能听，那有脑筋能判断，以为何达武说的千真万确，当下欢喜得什么似的，连洗锅洗碗的事，都觉得是贱

役，不敢开口教何达武下厨房帮忙。添了些炭在火炉里，给何达武烤，自己下厨房弄饭菜去了，何达武因在吉原游廊睡了一夜，觉身上不洁净，抽空去浴堂洗了个澡，回来与松子同用了晚膳。

松子见何达武洋服口袋里鼓着很大的一包，伸手摸着问道：“这里面很软的，是一包什么东西？”何达武低头一望，笑道：“呵呵，我倒忘记了，这是一个极好看的蝴蝶结儿。我昨夜在京桥，和艺妓万龙住了一夜，她从头上取下来送我作纪念的。你用鼻孔嗅着试试看，有多香呢。不是日本第一个有名的艺妓，哪来的这种漂亮结儿。松子接过来一看，那蝴蝶上两个眼睛，是两颗川豆大的珍珠，竟是十光十圆的。松子的眼界虽不宽，珍珠却见过，勉强分得出假真。看那两颗珠子，至少也得值六七十元，疑心果是万龙的东西。问何达武道：“老爷真和万龙同睡过吗？”何达武得意笑道：“不同睡过，她怎肯送这纪念品给我。这东西虽不值钱，她对我亲热的心思，总算借这东西表示出来了。”松子道：“我听说万龙是身价很高的妓女，轻易不肯接客的，是有这个话没有呢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她的身价再高没有了。我若不是来往的次数多，加以资格对劲，她对我也不会有这么好。她说定要嫁我，我因为她是今当艺妓出身的，讨到家来怕她受不来约束。并且她那声名太大了，忽然从良，风声必闹的很大，新闻上都免不了要登载的。我的名誉要紧，不能因一个艺妓，使名誉大受损失，因此不敢答应她。她从手上脱出个四五钱重的赤金戒指来，要给我带在手上，作个纪念。我说这赤金戒指是值钱的东西，给我做纪念不好，人家不知道的见了，还说我贪图你的财物。你要给我的纪念，那怕一文钱不值的都好。她就从头上取下这结儿来，纳入我洋服袋里。刚才你不问我，我倒要忘记了。此后我有了你，也用

不着再去她那里了，这结儿就赏给你，也作个纪念罢。”

松子听了，喜出望外，连忙叩头道谢，什袭收了。何达武粗心浮气，哪知道这结儿值钱。昨日随便拿着揣入怀中，无非一时高兴，知道是陈蒿和周撰从本乡座回旅馆，安排携手入阳台的时候，恐结儿压皱了，随手取下，纳在抽屉里面，走时忘记戴上。何达武想借着这结儿为开玩笑的资料，怕周撰洗脸回房看见，所以不暇细看。何达武不认识珍珠，便细看也不知道。及至把陈蒿接来，将开玩笑的事又忘记了。此时为图松子欢喜，一出口就赏给她了。这一夜和松子睡了，俨然新婚一般，就只被褥破旧不堪，不免减杀多少兴味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三章

失珍珠牵头成窃贼 搬铺盖铁脚辟家庭

却说何达武收了松子做姨太太，得了个摆老爷架子的地方。一夜欢娱，不知东方之既白。起来用了早点，伺达武向松子说道：“我的应酬广宽，白天在家的时间很少，你不做我的姨太太，我不能管你，哪怕你终日在外面游荡我也不问。此刻既正名定分的是我的姨太太了，就得守我家当姨太太的规矩。非得我许可，无论什么地方，什么时候，都不许出去。我出外应酬，没一定的地方和一定的时间，随时出去，随时可以回来。我回家若不见你，任你怎么支吾，我是不相信的。你知道在我们官宦人家，做姨太太是很不容易的么？”松子点头道：“这规矩我知道。不过渡边女学校的课，我原订了一学期，似乎不去上课，有些不安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你在渡边女学校，教授的什么功课？每日几点钟！”松子道：“我昨日在路上就对你说过了，我接任教授家政，每星期二十四小时，平均每日有四小时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一个月有多少钱薪水呢？”松子道：“薪水不多。因为我是渡边女学校的学生，此时毕了业，担任教授，多半是尽义务，每月不过十来块钱。现在那学校的经费支绌，便是每月十来块钱，也靠不住送给我。只因双方感情上的关系，不能因无钱便不去上课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是个男子，不曾学过家政。这

家政是教授些什么呢？松子笑道：“这话是老爷故意向我开玩笑的，怎么家政都不知道是教授些什么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男女睡觉的事，也在家政里面教的么？”松子怔了一怔问道：“怎么家政里面教男女睡觉的事呢？这事也要人教吗？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怎的不要人教，你就专教人干那男女同睡了干的勾当。”松子红了脸道：“我不懂这话怎么讲？”

何达武走到柜跟前，推开柜门，拿出那本春宫来，扬给松子看道：“这不是你上讲堂的课本吗？”松子见了，连忙起身来抢。何达武将手举高笑道：“你敢动手来抢！我平生最欢喜这种东西，花钱都买不着。若给你抢坏了，还得了吗？”松子伏着身躯，用两个衣袖掩了面孔说道：“这东西不是我的。幸枝寄在我这里，我昨日带着想送还给她，她又不在家里，我只得带回来。只有你这个老爷欢喜瞎翻瞎翻，什么地方都翻到了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这样好东西，怎么好送还给人家。从此以后，算是我的占有品罢。”说着，解开洋服，纳入裤腰里面。松子很觉不好意思，低着头不做一声。何达武道：“我去搬行李来，你的被褥太坏，硬的和门扇一般，亏你夜间能睡。”松子道：“回来吃午饭么？”何达武见问，想说不回来吃午饭，恐怕松子抽空到外面去干卖淫的生活。便说道：“我去小石川，搬了行李就来，你就坐在这里等着罢！”

何达武从关木家出来，到了富士见楼，周撰和陈蒿还睡着，没有起床，下女拦住何达武不教进去。何达武道：“我和周先生是至好的朋友，周太太更是我的亲戚，我进去有什么要紧？”下女道：“不行，他们没起床，任是谁也不许进去。”何达武觉得很诧异，日本旅馆的下女，从来没有这么强硬，把来宾拦住不教进去的。便动气说道：“是周先生嘱咐了你们，不许来宾进房的吗？”下女摇头道：“不是，是我这旅馆里的主人

嘱咐我们的，凡是会周先生的客来了，非先得周先生许可，一概谢绝上楼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只来会周先生的就是这么吗？”下女应是。何达武料是周撰因有陈蒿在一块儿睡着，怕不相干的人跑来撞破了，陈蒿的面子下不去，所以教馆主是这么嘱咐下女。便仰天笑道：“没要紧，没要紧，我不比别人，我与周先生最亲密的，我每日要到这里来一两次。你不相信，请去向周先生问一声，只说何先生来了，他必然来不及的叫请。”下女道：“请你在楼下坐坐，等他们两位起来了，我再替你去通报。此时他们正睡得好，我怕碰钉子，不敢去问。”何达武见说不清楚，心里暴躁起来，望着下女生气道：“你这人也拘扳的太厉害了，此时已是九点钟了，怎么不好去通报？你既怕碰钉子，就应由我自己上楼。你又不肯去报，又不让我上楼，教我坐在这楼梯底下等候，不是笑话吗？东京的旅馆哪有这种规矩哩！”下女辩道：“这须不能怪我们当下女的，一来是馆主的命令，二来周先生房里若再丢了什么贵重物品，我们当下女的担不起这么重的担子。”何达武吃惊道：“周先生房里丢了什么贵重物品吗？”下女扬着脸向天，极不满意的神气答道：“不丢了贵重物件，也不是这么下了戒严令一般的防守了。”何达武追问道：“你可曾听说丢了什么东西？”下女道：“怎么没听说，还差一点儿就要把我拿送警察署去了呢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毕竟丢了什么，怎的会要把你们拿送警察署呢？”下女道：“听说丢了两颗珍珠，要值一百多块钱一颗，缀在一朵彩绸蝴蝶花上，当蝴蝶两只眼睛的，纳在书案抽屉里面。”

何达武听得这话，心里一上一下的，冲跳个不了。勉强镇摄着问下女道：“什么时候丢掉的呢？”下女道：“我又没偷他的，知道什么时候丢掉的哪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问错了，我是问什么时候发见丢掉的。”下女道：“昨夜用过晚膳，周先

生教我打电话去马车行，要雇一辆轿车，去京桥银座逛街。我才打好电话，去周先生房里回话，只见周先生和周太太两个慌了手脚似的，扯开这个抽屉看看，又扯开那个抽屉看看，接连柜里箱里，连被包都吐开来，两个只是跌脚。周先生忽然指着书案的抽屉问我道：‘你今日扫地的时候，在这抽屉里拿了一个彩绸蝴蝶结儿么？要是拿了，就快些退出来。’我当时闻了周先生的话，如晴天打了个霹雳，只得说我今日并不曾扫地，怎么会拿先生的彩绸蝴蝶呢？周先生哪由我分辨，大声骂道：‘放屁，怎么我丢掉了贵重物品，你就懒的连地都没扫了。你趁早退出来，免得进拘留所。你若还想抵赖，我立刻打电话去警察署，也不愁你不将原物退出来。那彩绸蝴蝶结儿上，有两个十光十圆，川豆一般大的珍珠，是做蝴蝶眼睛的。这房间今日是你招待，纵想赖也赖不了的。’我见周先生越逼越紧，不由得急的哭起来。周先生又叫了我主人来，将情形说给我主人听了。主人问我：‘怎的独今日不曾扫地，这话不说的稀奇吗？’我说：‘并不是我偷懒不曾扫地，因周先生起的晏，还不曾起床，就有个穿洋服的客来了，我见有客在房里，不好进去打扫。到午饭后，周太太就来了，搬来了些行李，又不好打扫，因此今日不曾扫地。并且周先生整日不曾离房，我就是爱小利，也不知道抽屉里有彩绸蝴蝶，蝴蝶眼睛上有两颗值钱的珍珠。周先生整日不曾离房，即算我知道，又从哪里下手寻偷哩？’我主人听了，才向周先生说道：‘敝旅馆的下女，都有确实保人，历年在敝旅馆服役，最靠得住的。敝旅馆上下住了四五十人，丢掉物什的事，数年来不曾有过一次。先生或是搁在什么地方忘了，慢慢儿寻觅，或者能寻出来。敝旅馆的下女，鄙人可负完全责任，无论到什么时候，只要确保查出来，是下女偷了，鄙人照价赔偿便了。’周先生方没说什么了。我主人下来，

便吩咐我们下女，不论是谁来会周先生，须先得周先生许可，才准引客上楼。如周先生睡着没起床，尤不可引客到他房里去。今日丢珍珠就是在周先生睡着的时候，有一个穿洋服的客，不待通报，径跳到周先生房里去了。那珍珠不见得和那客没有关系。主人既是这么吩咐我，此时周先生夫妇又正睡着没有起来，我再敢把你引上楼去吗？”

何达武心里虽后悔不该孟浪，当作不值钱的妆饰品，随意揣着走了。但是他们既为这事闹到这个样子，我此时若承认是我拿了，馆主下女决不会说我是跟他们开玩笑的，一定疑我偷了。被老周查出了证据，逼我退了出来，就是老周自己，也必不高兴，要怪我不该如此，害得他骂下女，在日本鬼跟前丢面子。倒不如索性隐瞒到底，一则免得将来误传出去不好听，二则听下女学老周的话，那两颗珍珠，竟能值二百多块钱。我尚且没有看出来，松子必是不知道的。回去要到手，找收买珍珠的店子，能变卖二百多块钱，岂不快活！我今年的财运真好，平日长是手中一文钱没有，自从遇着老周之后，第一日他就帮我赢了十多元，自那日以后，我接二连三的，汽车也有得坐，各种料理也有得吃，把戏也有得看。老周还爽爽利利的送我三十块，已经是得之意外，谁知更有挡都挡不住的运气，老周只随便听我一句做洋服的话，就居然花整百块钱，替我做礼服。要讲到这个蝴蝶，越发做梦都没想到。在他身上，也要我发一注这么大的横财。

何达武正在越想越得意，下女忽走过来说道：“周先生已起床了，请你上楼去坐罢。”何达武才敛了敛神上楼。到周撰房门口，见房门开着，周撰见面，劈头问道：“铁脚，你为什么把我这里一个蝴蝶结子拿去，害得我瞎骂下女？”何达武竭

力装出神色自若的问道：“什么蝴蝶结子？我看都没有看见。”周撰道：“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我知道你是想跟老二开玩笑，有意藏匿起来。你说是不是？”何达武正色辩道：“我真不曾看见什么蝴蝶结子。你放在什么所在，那结子作什么用的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你这是明知故问，昨日你到这里来，我还睡着。你和我谈话的时候，我还仿佛记得看见那结子的飘带露在抽屉外面，我下楼洗了脸回房，因你找着我说话，就忘记再留神看那结子。直到夜间，老二要我带她去逛街，问我要结子戴，我一开抽屉没有了，就知道必是你好玩拿去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照你这样说，那结子一定是我拿去了。”周撰道：“除了你，没有别人。”何达武生气道：“你不要胡说，我岂是做贼的人。一个蝴蝶结子，能值几个钱，我是何等的人，素来不爱小利。你说话要干净一点，我的名誉要紧。”周撰道：“不值几个钱，我倒不说了。”何达武跳起来，指着周撰骂道：“你指定我是贼，须拿出赃证来。我为你们的事，腿都跑痛了，你倒拿贼名加在我身上，你指的出赃证就罢了，若指不出赃证，这贼名我当不起，你得替我洗清楚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谁说你是贼呢？你没有拿，说没有拿就是了，是这么跳起来闹什么？难道你一闹我就怕了，不敢说是你拿了吗？我昨日除洗脸和打电话叫裁缝以外，一步也不曾离开这房间。洗脸打电话，都有你在这里，下女决不敢当着你，开抽屉偷东西。你没有拿，是狗彘的忘八蛋拿了。是谁偷了我的结子，我通了他祖宗三代。”周撰这一骂，骂得何达武冒火，陈蒿在旁笑道：“东西已经被小贼偷了，你在这里骂什么？没得骂脏了嘴，稍有人格的小贼，都不至偷女人头上戴的蝴蝶。”说时，望着何达武笑道：“铁脚，你说我这话对不对？”

何达武两脸涨得通红，几乎气得哭了出来，又不好说他们

骂坏了。只急得朝着窗口，双膝跪倒，向天叩了几个头发誓道：“虚空过往神祇在上，我何达武若是偷了周卜先的蝴蝶结儿，就永远讨不了昌盛，过河打水筋斗，上阵遭红炮子，春季发春瘟，秋季害秋痢。我何达武要不曾偷，就望神灵显圣，那诬赖我的人，立时立刻照我发的誓去受报应。”周撰哈哈笑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我和你开玩笑，谁和你认真起来。丢掉一个蝴蝶结儿，也算不了什么。”陈蒿道：“那彩绸结子还值不了五角钱。不过那上面有两颗珠子，还是我祖母遗传下来的，光头极好，在日本就有钱也难得买着。已有人出了两百块钱，我都没有卖掉。这完全吃了卜先的亏，前晚给我戴回去了怎么会丢掉？什么怕我不来，扣了做押当。好哪，倒被小贼偷了去押上当去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你不要埋怨我，我们丢掉两颗珍珠，不算什么。做小贼来偷这两颗珍珠的人，损失倒比我们大些。”

何达武既跪下发过誓，自以为表明了心迹，仍坐着望了二人说笑。见周撰说偷珍珠的损失倒大些，忍不住攒着说道：“那人既偷了两颗珍珠，尽能卖几十百把元，为什么倒有损失呢？”周撰道：“几十百把块钱，能够几天使用，用完了，不仍是没有了吗？这人未曾偷珠子以前，穷到不了的时候，大概总有几个朋友去帮助他。偷过这珠子之后，一没了钱，心里就会思量，还是做小偷儿的好。上次趁人家不在跟前，偷了两颗珍珠，居然卖了百十来块钱，很活动了多少日子。此刻手中空虚了，何不再照上次的样，去人家见机行事。如是一次两次，乃至七。八上十次，越偷越得手，就越偷越胆大。世界上的贼，还有不被人破获的吗？只要破了一次，这人就要算是死了，社会上永远没有他活动的地位了。你看这损失大不大？并且这人既到了作贼的地位，便是不被人破获，而这人的为人行事，必

早已为一般人所不齿。因为作贼的人，决没有学问才能都很好的。没有学问才能的人，在社会上未尝不可活动，然其活动的原素，必是这人很勤谨，很忠实，你说勤谨忠实的人，肯伸手去偷人家的东西么？所以我敢断定，昨日在我这里，趁我没看见，偷蝴蝶结子的那个小贼，已受了无穷的损失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这东西也真丢的奇怪！莫不是那洋服裁缝，见财起心，乘我两人不在意，顺手偷去了么？”周撰点头笑道：“你这种猜度，也像不错。”陈蒿笑道：“那裁缝的催眠术，就真比天胜娘还要神妙了。”周撰大笑道：“障眼法罢了。催眠术只我在这房里能演，别人也敢到这里来演催眠术吗？”说得陈蒿避过脸去匿笑。周撰起身笑道：“我此刻又要下楼去洗脸了，铁脚你坐坐罢，洋服裁缝不在这里，大约没要紧。”说完拿了沐具，下楼去了。何达武心里有病的人，听了这种话，就像句句搔着痒处似的，恨不的立时离开了这间房，免的面上冷一阵，热一阵的难过。但是越是心里有病，越觉走急了露马脚，只得不动，搭讪着和陈蒿闲谈。陈蒿女孩儿心性，丢了她的银钱，倒不见得怎么不快活。丢了她的妆饰品，又是祖上遗传下来、不容易购买的珍珠，心里如何不痛惜。见何达武进来，就不高兴。此时还坐着不动，偏寻些不相干的话来闲谈，那有好气作理会。借着看书，只当没听见。何达武更觉难为情，再坐下去，料道更没趣味，即作辞起身，陈蒿也不说留。

何达武无精打采的出了富士见楼。想回精庐搬运行李，忽一转念，那两颗珍珠在松子手里，恐怕她认出来，不肯退还给我，这回小偷就白做了。赶快回去，拿出来变卖，到了手才算是钱。脚不停步的跑到停车场，乘电车到神田，飞也似的跑到关木家，进房不见松子，看壁上的裙子没有了，急得跺脚道：“这婊子真可恶，我嘱咐了不准她出去，她偏要出去，第一日

就不听我的话，这还了得！那蝴蝶结子多半也戴出去了。”随将书案抽屉扯开，看了看没有，又开了柜，在箱里寻了一会也不见，气得一屁股坐在席子上出神。好半晌，自宽自解道：“她原说担任了渡边女学校的课，不能辞卸，此时必是上课去了。她纵然秘密卖淫，也没有白日卖的道理。这里的被卧太不能盖，且去精庐把行李搬来再说。

何达武复出来，到了精庐。李镜泓夫妇正在午餐，何达武即跟着吃了饭。向李镜泓说道：“我此刻打算认真读两学期书，好考高等。已在正则英文学校报了名，先预备英文，只这里隔正则学校太远，来回不便当，又多花电车钱。有个日本朋友，住在正则学校旁边，他要我搬到那里去住，求学方便些。房子也还不贵，四叠半席子，每月只得四块钱。我今日就搬去，这里房钱我已交了，只有半个月的伙食，过两日就送来。”李镜泓道：“你能认真读书，还怕不好吗？伙食钱有几个，算它做什么，搬去就是。”陈毓听了，觉得不放心，叫何达武到厨房里问道：“你今日看见老二没有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看见的，她和老周亲密得如胶似漆，连我都爱理不理了呢。但愿他们快活得长久就好。”陈毓着惊道：“老二怎么会是这样？你倒是男子汉，不要和她一般见识罢。她有什么对你不周到的地方，你一看亲戚分上，二看我的面子罢。我知道你忽然要搬家，必是有什么意见，快不要存这个心，我就去老二那里，看她为什么糊涂到这样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不是，不是。我搬家并不因老二不理我。我又不是住着老二的房子，她就不理我，她此刻已不住在这里了，我搬家做什么哩？我实在是为这里隔学堂太远，嫂嫂不要多心。”陈毓见何达武词意坚决，不好强留。只得由他清检行李，雇了一辆人力车拉着。陈毓赶出来，问新搬的地名。何达武却记不得关木家的番地，约了明日送地名来，

就押着车子走了。

陈毓疑心何达武有意不肯留下地名，更加放心不下，要李镜泓同去富士见楼看陈蒿。李镜泓不愿意，气得陈毓骂了李镜泓一顿，李镜泓被逼不过，只好气忿忿的换了衣服，陈毓也略事修饰，急匆匆同出来，反锁了大门。电车迅速，一会儿就到了。由下女引到周撰房里，周撰一见李镜泓进来，心里一吓，脸上就有些不好意思。陈蒿也一般，脸上有些讪讪的。彼此见礼坐下，李镜泓本来不大欢喜说话，周撰平时虽议论风生，但这时候除了寒暄几句之外，也觉无话可说。还是陈毓与陈蒿姊妹之间，开谈毕竟容易些。陈毓将何达武搬家的情形，说给陈蒿听了道：“我因见他说话半吞半吐的，以为和你闹了什么意见，所以特来看看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他没提别的话吗？”陈毓道：“他若提了别的话，我也不至放心不下，急急的跑来看了。他就怪你不理他。”陈蒿遂附着陈毓的耳，将丢掉蝴蝶结子的话，并何达武辩白发誓的情形说了，陈毓才明白点头道：“怪道他那么急猴子似的，头也不回，搬起跑走了。他这样的人，不和我们同住也好。既发现了他手脚不干净的事，就不能不刻刻提防他，同屋共居的人，那里能提防得许多呢。”

李镜泓在旁听得，问说那个，陈蒿不肯说自己丢掉了珍珠，只说何达武昨日在这里，赶房里没人，把卜先的两颗珍珠拿走了。李镜泓道：“这事也怪，铁脚怎么认得出珍珠？他和我差不多从小孩子时代同长大的人，好玩好赌是有之，至于手脚不干净的事，却从来不见有过。周先生的两颗珍珠，曾拿给他看过，向他谈过值多少价钱的话吗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那却没有，我也不过照情理推测，疑他有意和我开玩笑。因那两颗珠子前夜才拿出来，放在这书案抽屉里面，昨日除了他到这里两次，没外人到这房里来。我又整日不曾出外，旅馆里的下女，都是

有保荐的。莫说我整日不曾出外，没有给下女盗窃的机会，便是我出外几日不回，下女也决不敢偷东西。我昨夜误怪下女，此时还觉得过于鲁莽。”李镜泓向陈毓道：“铁脚和我们同住了一年多，我们的金珠首饰随意撂在外面的时候也有，却从没有失过事。”陈毓点头道：“前月我们和铁脚四个人，同游上野动物园，我一枝镶珍珠的押发不曾插牢，掉在地下，我自己没理会，他走我后面看见了，拾起来也不交还我，也不做声，直待我们回家，才发觉失掉了押发，以为是掉在电车上，没有寻觅的希望了。只见他从怀中摸了一会摸出来那枝押发来，向我笑道：‘你们女人家，出门欢喜戴这些值钱的东西，又不细心戴好。今日幸喜我走你背后，不然就不知便宜了谁发财。’我那枝押发也可值百多块钱。他若是爱小利的，就不交还我，便到今日也不会知道是他拾了。据我的意思，周先生失的这两颗珠子，也不能断定便是铁脚拿了。”周撰听了，不好抵死说是铁脚，只得含糊点头。陈蒿心里也就有些活动，不专疑何达武了。李镜泓夫妇，又坐着闲谈了一会，才起身告辞，回精庐去了。

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四章

何达武喜发分外财 李铁民重组游乐会

却说何达武将行李搬到关木家，松子已经回来了。帮着把皮箱被包，搬进屋子。何达武责备松子道：“我出门的时候再三嘱咐你，非得我许可，不准去外面胡行乱走，你偏不听我的言语，我一出门，你就跟着也跑了。并且我说了回家吃午饭的，依你们做姨太太的规矩，应该弄好了饭菜，坐在房中等我回来同吃，才像个当姨太太的样子，何能听你这么自由行动？我出外拜了几处客，打算回家吃了午饭，还要出去办公事；谁知回到家来，不但饭菜不曾弄好，反连你的影子都不知去向了。我第一次组织家庭，你就敢这般慢忽，这还了得！你快说打那里去来？”松子笑道：“我原说担任了学校里的教授，不能不去。但我今日到学校里，已向校长把担任的职务辞卸了，从此可一心一意在家里陪伴老爷。”

何达武很得意，晃了晃脑袋说道：“既是去学校里辞职，也就罢了。只要下次不再是这么大胆不听话，这次饶恕你也罢。昨夜赏给你的蝴蝶结子，拿来给我看看。”松子笑道：“已经给我了，还看什么呢？”何达武沉下脸道：“拿来罢，不要啰苏。耽搁我的正经事。”松子背转身，从怀中摸了出来，回手递给何达武。何达武看蝴蝶上两颗珍珠眼睛，依旧缀在上面，心中欢喜不尽。笑问松子道：“我拿了这件东西，出去办一桩

要紧的事，回头仍赏给你。”松子摇头道：“已经给了我的东西，又要拿去，还说回头仍赏给我，明日不又要拿吗？一个彩绸结子，也算不了什么，我倒不希罕，回头不再给我也罢了，尽管拿去赏给外面的淫卖妇罢。”何达武笑嘻嘻的，也不答话，拿了帽子，将蝴蝶结揣入怀中，往外就走。走出门外，复回身叫着松子说道：“此刻已是四点多钟了，再过一会你就弄晚饭罢，我大约在六点钟的时候，回家吃晚饭。”松子隔窗户答应了。

何达武走出巷口，见一群中国学生，乱糟糟的在路上手舞足蹈的谈笑着，向会芳楼料理店走去。看那情形好像是从戏馆子里散了戏出来，大家谈论戏中情节似的。何达武心想：此时不是散戏的时候，并且今川小路附近一带也没有戏馆，再看那走最后的分明是小金，不由得从旁边赶上去，轻轻拉了小金一把。小金见是何达武，即停了步，指着何达武的脸笑道：“你这铁脚，倒学会了乖巧，那日赢了我们的钱，怕再赌下去输了，借故把局面搅坏，揣着钱一溜烟跑了，害得我们输了钱不算，还要替你出罚款，赔水子。这几日全不见你的影子，你打算就是这么完了吗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赢了什么钱！你凭良心说，那日是我借故搅坏局面吗？这几日我有事不得闲，没到上野馆来，昨日还到了你家里，没会着你。你们这些人，从哪里来，会芳楼有什么宴会吗？”小金道：“没有什么宴会。我们见李铁民和王立人闹了意见，会面不说话，有许多不便，恐怕将来两人的意见越闹越深，又免不了要见面的，或者更闹出寻仇报复的事来，我们做朋友的都为难，不好偏袒那个；就由我发起，今日在上野馆邀成了一个大局，抽了几十块钱的水子，除正当花销外，都拿来做酒席费，替二人讲和。从此各个把各人的意见销除了，仍做好朋友。你和他两个也都是朋友，应该也来一

份，才对得起人。何达武点头道：“理应如此，我定来一份便了。”小金道：“你既肯来一份，就同进去，加入议和团体罢。”说着拉了何达武，往会芳楼走。何达武还有些迟疑，说怕老涂记恨。小金道：“涂老三为人，最是有度量，不记小恨。事情已过去好几日了，还有什么要紧，我保你无事就是了。”何达武听得，才放胆跟着小金，进了会芳楼。

大众都在三层楼上一间大厅里，坐的坐，立的立，三个成群，五个结党，在那里说笑。见小金同何达武进来，李铁民首先立起身，迎着笑道：“我们正在说何铁脚怎么好几日不见影子，莫不是回国去了，不然就是害了病，想不到居然能与今日之会。”何达武点头笑道：“近日因私事忙碌的很，昨日才抽空去访小金，又不曾访着，刚才无意遇着小金，方知道今日的盛会，我特来加入一个。”涂道三从人丛中挤出来，一手拉了何达武道：“我看你这时候再溜到哪里去，你打了人不算，还把抽下来的头钱掳了去，害得我们受了罚，还要赔头钱。我只知道你一辈子躲了不见人，谁知天网恢恢，疏而不漏，也有撞在我手中的时候。”一边说，一边举起拳头要打。何达武将身一扭，脱离了涂道三的手，退了两步说道：“我掳了什么头钱？我不犯法，为什么要躲你？你有手段，听凭你如何使来，我姓何的有半字含糊，也算不了是个汉子。”小金连忙拉着涂道三说道：“已往之事，老三下要再生气了。我们今日特为王、李两兄讲和，酒席还不曾吃，我们讲和团体里面却自己先又闹出意见来，未免给外人笑话。并且也对王、李两兄不起。”王立人也从旁劝道：“那日打架，我一个人吃亏最多，依我的气忿，真要找何铁脚开谈判，只因为平日都是朝夕在一块儿玩耍的好朋友，犯不着为这一点儿小事，认真翻脸伤了和气，因此忍耐不说。我和铁民已经闹了意见的，尚要和解。你们不曾闹出意

见来的，还不快把意见销除吗？”李铁民拍手笑道：“对呀，我们都是好兄弟，好朋友，大家点菜要酒，来开怀畅饮罢！”涂道三见劝解的人多，气也就平了。李铁民拉着何达武道：“我来替你两人解和。”王立人也拉了涂道三，教二人对作了一个揖，大众都拍手，欢呼大笑。

何达武重新与各人见礼，共有二十多人，其中虽有不知姓名的，却都很面熟，是常在一块儿赌博的。何达武向王立人、涂道三谢了罪，辩明那日溜跑是实，头钱确是一文不曾拿走。王立人和涂道三、小金都面面相觑道：“头钱铁脚既没有拿走，就不知是在场的哪一位朋友，趁着扰乱的时候，打浑水捉鱼，暗地把头钱藏起来了，铁脚却遭了误伤。”李铁民道：“事隔多日了，还研究它做什么。今日的酒席，是谁经手，菜已点好了么？”小金答道：“早已点好了两桌，刚才下女来问，席面怎生摆法，我已说了。将三张大桌，接连起来，当推你和王立人两个新过门的亲家对坐，我们不论次序，都在两旁挤着坐罢。点的酒席十二块钱一桌，要是平均摊派起来，连杂费每人总得一元半上下。铁脚后来加入，只拿一块钱来罢。抽的头钱大概也够使费了。”何达武忙从钱包里抽出一张十元的钞票来，交给小金，要小金找九块。小金接了笑道：“倒是何铁脚比我们一般人都阔，身上不断的，总有绿里子蓝里子的钞票。”李铁民笑道：“只要四圈麻雀，包管他绿里子变蓝里子，蓝里子变黄里子，黄里子变赤手空拳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只要你们有本领赢得去，像这样绿里子，多的不敢说，十多张还拿得出。无论谁有本领，都可赢了去。”王立人道：“你不要吹牛皮，你身上哪来的十多张绿里子？我倒不相信。”何达武哼了一声笑道：“你不相信罢了，我看你们也没这本领，将我十多张绿里子的赢去。”李铁民道：“你若真有，我们就真能赢你的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你们想赤手空拳打我的主意可是不行，我拿出多少，你们也要拿出多少，四硬的劈剝子，看你们可能赢了我的去。”王立人道：“自然是劈剝子，我们自己人，谁还能够欺谁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就是这么一言为定罢。我们吃过了酒席，原场不散，还是去上野馆，拼个你死我活，强存弱亡。”大家听了，都齐声喊极端赞成。

下女托着一个条盘进来，大家起身，帮着下女搬移桌椅。李铁民被众人推到上面坐了，王立人坐了对面，各人分两边坐下，由小金执壶斟酒。李铁民端了杯酒，立起身向满座举了举杯道：“兄弟和立人兄，去年因小事伤了和气，一年以来，虽屡次于无意中会面，却都不肯下气，先打招呼。以至劳诸位老兄挂念，破费许多的钱，为我两人谋和。在我李铁民心里，实在感激的很。愿牺牲一切意见，与立人兄交好，如一年前一般。费了诸位老兄的心，即借诸位老兄的酒，转敬一杯。今日都得开怀畅饮，不醉无归。兄弟还有个普通好行的酒令，且请诸位老兄饮过三杯再说。”李铁民自己饮了一杯，将杯覆转来，给大家看。各人也都起身饮了一杯，推王立人发表牺牲意见的话。

王立人不曾演过说，立起身没开口，两脸先红了，举着酒杯，那手战战兢兢的，不能自主。杯中的酒从两边淋了出来，同座的人都望着要笑。和王立人交情厚的，便暗中替王立人着急。好一会王立人才慢慢从喉咙里发出音来说道：“我对铁民本来没有意见，就只因他打的我太苦，我每次照镜子，心中不由得有些发恨。你们大家看我脸上，不还是有一条一条的瘢痕吗？我好好一副很光滑的脸，硬被他砍得这样难看，这个比撕破我一件极时新极值钱的衣还要厉害。并且我从那一次被他砍破面孔之后，行事没一次遂顺的，直倒霉至于今：跳电车就跌倒，赌博就输钱。这都还是小处，尚有一层关系重大的，今日

在这里的都是知己，没有笑我的，不妨说出来。我的面孔虽不能说是潘安再世，宋玉重生，然和铁民比起来，他不过善于修饰，至于容颜娇嫩，眉目清秀，我自谓不在他之下。当日我和他同组织游乐团的时候，凡勾引女子的事，我绝不曾落过他的后。这一年以来，因脸上不光彩，自己先有些自惭形秽，一下手就勇气锐减了。这种无形的损失，要求赔偿的话，自然说出口。只是再不能忍耐不向你们说出来。这是铁民很对不起朋友的事，铁民不要见怪。你若不是嫉妒我，有几次被我夺了你的恋爱，你也不会下这种毒手。本来依我的气忿，应把你的脸照样扎破，方能泄我胸中之气，只是这多朋友劝说，一来面子却不过，二来你我原是生死至交，志同道合，无端拆开了游乐的事，减了多少兴味，所以只得也把意见牺牲。愿重新振作精神，将游乐团恢复起来，再快活几时。免得将来回国去了，聚会不着，后悔在日本时大好光阴，彼此因闹小意见，不知及时行乐。”

李铁民首先拍手赞成，两边坐的人也都鼓掌。李铁民道：“立人说的话，极有见地。兄弟不但赞成，并极佩服。以前的事，确是兄弟对不起朋友，以后决不再那么胡闹了。游乐团因姜清退出了团体，使团务废弛，直至今日，精神始得再振。座上旧游乐团的团员，除兄弟与立人外，没有第三个。此时想全体召集起来，也就很不容易。姜清、胡庄都归国了，只有罗福、张全还在东京，其余也有在西京的，也有在大阪的，也有不知住处的。依兄弟的意见，我们重新组织，不必邀集旧人，只就今日这团体，组织起来，实力便很可观了。”涂道三笑道：“我们今日这会，就算是游乐团成立纪念会罢！”大家都说赞成。何达武更是欢喜说道：“合该我运气好，能做游乐团的团员，不迟不早的，从家里走出来，遇着你们，迟早一步，都错过了

这机会。不过这种游乐团组织的办法，及组织的宗旨，团员应尽的义务，我一概不曾听见说过。二位是旧游乐团的人，须详细说给我们听听。”

李铁民见何达武问游乐团的组织，得意扬扬的答道：“这种团体的组织，原是由四川人胡庄发起的。当日订了几条简章，纯粹以课余图适合之愉快为宗旨。其中愉乐的方法，琴棋书画，凡文人韵事，件件都有。嫖赌两项，也是简章内订了的。团员并没有多的义务，只每月缴团费一块钱，租一所房子，中间设置些愉乐的器具，表面就是一种俱乐部的办法。我们从前的游乐团，房子里面还有铺盖，团员在外面勾引了女子，或有特别缘故，不能带回自己家中及旅馆中住宿的，可到游乐团住宿。每夜须纳房金一元。团员勾引女子，遇有困难，须人帮助成功时，凡属团员，均得相机尽力。团员有有无相通的义务。简章中规罚最严的，就是团员割团员的靴，处五十元以上之罚金，还得替被割靴之团员，代缴一年之团费。”

何达武问道：“怎么谓之割团员的靴呢？这话我不懂得。”李铁民笑道：“割靴的话，你就不懂吗？譬如你相好的女子，我又去暗地勾引，生了关系，就谓之割你的靴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如何能知道，这女子是已经本团的团员相好过的咧？”李铁民笑道：“凡是我们游乐团的团员，在外面勾引女子，不特不能守秘密，并对于本团的团员，还得宣布。不曾宣布的，便不在割靴之列。姜清就是为不肯宣布他相好的陈女士，才退出游乐团。因他一退出，我们这团体就渐渐的涣散了。初办两年之内，各团员的团费，都按期缴纳。所以租的房屋，设备得有个样儿。后来因辛亥革命，团员中有些回国当伟人去了，在东京的团员，也就把团务看得不算回事了。游乐团的名义，便是这么无形消灭了。我们今日既重新组织，就全赖大家齐心。旧游

乐团的简章兄弟家里还有一份，我们这里团体的组织，也没有总理、干事诸名目，只公推庶务一人，经理一切团务；会计一人，每月于常会期中，报告所收团费用途，凡属团员，都有监督及改良团务之权。但须于常会期中，提议经过半数通过，交庶务执行。如遇扩张团务，有需款之必要时，庶务提议通过后，团员有捐集款项之义务。但提议之件，以与团员有普遍利益为限。我们既就今日的会为新游乐团成立纪念会，就得请诸位老兄，先推出庶务、会计两人来，以专责成。”小金道：“庶务自然是要请铁民老哥勉为其难，以资熟手。”两行的人都鼓掌赞成。李铁民极力逊谢，言孱躯多病，恐负委托。众人那里肯依呢，三推五让的，李铁民才答应暂摄临时庶务，俟团务稍具眉目时，即退避让贤。

涂道三立起身，正待发言，小金拦住道：“菜要冷了，我们且吃完酒菜，再推会计罢！”何达武拿着筷子，伸臂一扬道：“大家吃起来，我是再客气不来了。”于是大家举箸，睁目张口，奋勇齐上，如攻坚垒一般。王立人向李铁民道：“你刚才说有个普通可行的酒令，且请说出来，看大家能行不能行。”何达武正衔着一口的菜，说不出话来，一边摇手，一边晃脑袋，口里含糊喊道：“不行，不行，我们快些吃了饭，还有事去。”李铁民笑道：“先没有倡议组织游乐团，就不妨行个酒令，痛饮一番。此时游乐团既成立了，又承诸位老兄委兄弟承乏庶务，组织的手续很繁，简章还得重新订过。兄弟的愚见，团务比酒令重大些，就依铁脚的话不行了罢。”座中本来没有喜喝酒的人，酒令又都不会。李铁民起初倡说要行酒令的话，大家心里就有些不愿意。知道铁民最是欢喜逞能的，越是同席的读书人少，他越是喜提议行酒令，或打诗钟，或是绩麻，总要闹得满座的人这个受罚，这个出笑话，恭维他的学问好，他才得

意罢休。今日见同席的读书人很少，所以他主张行酒令。不料何达武并不知道假充斯文，硬嚷出来说不行。跟何达武表同情的，自不乏人。李铁民见风色不顺，便见风使舵，当下一阵碗筷声音，吃完了酒菜。

涂道三道：“请诸君将游乐团的会计公推出来罢。在兄弟一个的意思，庶务既推铁民兄担任，会计应推立人兄出来，使两贤相得益彰。”靠着涂道三坐的几个人，都高声喊赞成。小金道：“立人兄当会计，自是再好没有。不过会计为经手银钱之职，只立人兄一人，似不足以昭慎重，应请更推一人帮办。凡收支款项，须二人共同经手盖章，如此则出资的团员，可增多少信赖之心，纳费必较为踊跃。”何达武跳起来道：“小金的话，丝毫不错。我就举小金帮办会计。”众人只得也说赞成。推举已定，李铁民道：“我今夜回家即将简章拟定，两位担任会计的，务于一星期内，将房屋器具，设备齐全。”小金道：“我们出去不要散伙，仍同到上野馆，先将团员名册造起来，按名缴纳团费，有了钱方好办事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们说了，和我去劈刹子的，难，道就只说说罢了吗？锦鸡不准回家，我们且拼一拼，看到底是谁的本领高大。”

李铁民蹙着眉头道：“我今晚实在不能奉陪，我想起一桩很紧要的事来了，今晚须去实行侦探一番。”王立人问是什么紧要的事？李铁民叹道：“说起这人来，你们也多认识的，就是湖北人黄文汉。”王立人连连点头道：“黄文汉我认识，此刻这人怎么了？”李铁民道：“黄文汉本人到山东去了好些日子，他有个很恋爱的日本女子，姓中璧叫圆子，是一个又美貌、又有才识的女子，曾和我有一面之交。昨日有人告诉我，说那圆子已与黄文汉脱离了，现在境况苦的很，在赤阪一家日本料理店当下女。我本打算今日吃了早点就去探望她，因诸位发起

讲和的事，我不好推却，就整整的耽搁了一日。方才想起来，不去探望，再也忍不住。”王立人道：“黄文汉是个很有能耐的人，他恋爱的女子想必不差。不过那圆子既是又美貌，又有才识，如何会困苦到当下女的地步？这就奇了！”李铁民道：“我不也是这么怀疑吗？要说她是贞节女子，不肯卖淫罢，和我初次见面的时候，却已表示很容易下手的样子。当时我还不知道是黄文汉恋爱的，后来追踪探听，才知道她已与黄文汉立了婚约。自从那次见面之后，再也找他不着，白丢了我一个几钱重的金指环。”同座的人问怎么见面一次，便白丢了个几钱重的金指环？李铁民即将江川户活动写真馆相遇时的情形，述了一遍。大家都说奇怪，既有那们容易下手，哪怕不能生活，要降志辱身去当下女？大家正在猜想，何达武却跳起身来，抢着要发表他的意见。不知何达武说些什么，下文分解。

第五十五章

能忍手翻本透赢 图出气因风吹火

却说何达武听得大家说中璧园子奇怪，忍不住就要把樱井松子说出来。当下抢着说道：“这话不然，不见得美貌女子卖淫定够生活。即如那日我在上野馆赌钱的周卜先。你们不都是认识的吗？他是个最讲究嫖的人，他所恋爱的，必也有几分可取。此刻已经和他脱离了的松子，论容貌才识，也不在一般淫卖妇之下。然而一与周卜先脱离，她的生活就极困苦，和当下女的相差不远了。我见她困苦的可怜，收了她的作妾，就住在对门小巷子里面。以后要是打麻雀没地方时，我那里也可作个临时的局面。不过房屋小些，不能容纳多人罢了。并且我那小妾弄得一手好中国料理，比这会芳楼的厨子还要好一筹。”王立人笑道：“这真难得，铁脚的福气倒不小。可是今天人多了，怕容纳不下。改日定得去尊府打扰打扰，顺便拜见姨嫂子。”

小金从外面进来，拿着八块钱的钞票，交给何达武道：“收了你一块钱酒席费，一块钱团费，这里还你八块。”何达武接了笑道：“怎的团费就要交吗？”小金道：“怎么不就要交？他们的也都在今晚要收齐，谁还有工夫来催缴团费。就是以后按月缴纳，也还要望诸位老兄大发慈悲，免得我们当会计的跑痛两腿。”李铁民问道：“帐已会过了么？”小金点头道：“会过了，连杂费二十八元五角，还剩下几块钱，就作我们游

乐团的基本金罢。”李铁民道：“既会过了帐，我们就走罢。我将简章拟好了，就到上野馆来。”说着向大众道了扰，首先下楼去了。何达武指着李铁民的背道：“这锦鸡只一张口嘴会说，当众一千人答应和我劈剝子，此时又临阵脱逃了，毕竟还是不敢过硬。好在今天人多，去了他一个不算什么。”旋说旋拉了王立人笑道：“走走，我们去见过高下。”于是一群人都蜂拥下楼，有不愿缴团费的，走到路上，乘人不注意，悄悄的溜走了。一路溜到上野馆，小金查点人数，连自己才剩了十三个，将近溜跑了一半。气得小金跺脚骂道：“那些东西真是乖巧，见了要出钱，都一个一个个的溜之大吉了。他们哪里知道出这一块钱的利益大得很。他们平日又不懂得日本的规矩，终日在外面瞎嫖瞎跑，冤枉钱也不知使了多少，却不吝惜。这一块钱引他们上嫖屠的正当轨道，入了我们这团体，得少吃许多的亏，他们倒像疑我们敲竹杠似的。那些东西真是不受人栽培扶植的，由他们溜了罢。以后他们若知道这团体的利益，再来要求加入，望诸君一体拒绝。我们这种团体不组织则已，即经组织成了，不愁缺少团员。不希罕他们那些狡猾东西。”

王立人笑道：“我们只愁老实团员多了，难于帮助。怎么还怕缺少团员？你们大家随意请坐，等我将名册造起来，按名收了团费，再来玩钱。”王立人拿出一本格子簿来，将李铁民及自己、小金三个名字写在前面，第一名团员就写上何达武，以下十名也都写了。王立人拿出一块钱钞票，交给小金道：“这是我的团费，也交你收管。凡是收入的款项，都交你保存。支付款项，便由我经手。你没有支付的权，我没有收管的权，我两人将权限分清了，责任明了些。”小金笑嘻嘻的收了，拿出日记本来，用铅笔写了收数。挨次伸手向十人要钱，各人出了一块，收到涂道三面前，涂道三先向小金使了个眼色，接着

说道：“我前日不是还有几块钱存在你手上吗？你除去一块就是了。”小金点头道：“不错，虽然是这们说，我得拿出一块钱来放在这里面。这团费收齐了，是要封存起来，非团务内正当开支，分文也不能动。”好小金，真从衣袋里摸出一块钱来，加在收的团费一块儿，另作一个口袋装了。

小金收齐了团费，向何达武道：“你想搓麻雀，还是想推牌九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这里十多人怎么搓麻雀，我看还是牌九罢。”涂道三道：“铁脚，你今晚没有牌九师傅替你掌腰，我倒要跟你见见高下看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怕了你，不算汉子。”人多手快，转眼就将场面检好了。涂道三又抢了要做头盘，众人只得依他。何达武仗着怀中有值得二百元的珍珠，心粗气壮，三块五块的注子押下去。奈他的赌法太不高超，才推了四条，手中的十零块钱，看看的都飞到涂道三面前去了。钱包里只剩了几个小银角，涂道三又做好了盘，约有二三十元，即向王立人伸手说道：“看你那里有多少？都借给我押一手，赢不赢我立刻就去拿钱。”王立人将身躯避开，说道：“我场场输，只今晚手气略得转好了点儿，你又来和我开玩笑你在会芳楼不是说了有十多张绿里子的吗？怎么一张都不见你拿出来，倒向我借呢？”何达武赌气缩回手说道：“你不要太瞧不起我，我若没有十多张绿里子，也不会向你伸手。不过我不输气，想借你的钱，赢一手再去拿钱。你既小觑我，也罢，你们停一手，我去拿了就来。哼哼，你想卡的住我么？”

说无，帽子都来不及戴，拔步往外就跑，径跑到三崎町中泽质店，从怀中将彩绸蝴蝶掏出来，往柜台上一摆，说看能当多少，就当多少。掌柜的拿过来，反覆看了一看。何达武此时心想：他至少总得说能当一百元，我有这么值钱的东西来当，面子上总算很光彩。掌柜看过之后，望着何达武笑道：“先生

当什么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自然是钞票，尽要十块钱一张的，散票子不要。”掌柜的光着两眼，在何达武身上打量了几下，笑着将蝴蝶交还柜台上说道：“我不知道先生拿什么东西当钞票？”何达武听了，疑掌柜的没看出珍珠来，也笑了一笑，打着俏皮腔说道：“我就当这蝴蝶的一对眼睛，请你再拿出眼睛来仔细看看，看能当钞票不能当钞票？”掌柜的打着哈哈道：“这蝴蝶的一对眼睛，去小间物商店买来，得花六个铜子。看先生说能当多少钞票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仔细看了没有？”掌柜的笑道：“请先生自己去仔细看罢，我们开当店的人，珍珠见的多，落眼便能辨出真假。”何达武不由得心里乱跳，脸也红了，拿起蝴蝶就电光下看了又看，苦于自己不曾见过珍珠，纵仔细也辨不出真假。只得老着脸问掌柜的道：“你看了确实是假的么？”掌柜的道：“若不是假的，像这么两颗珍珠，多的不说，一百五十元稳能当得。”

何达武这一来，如一盆冷水当头淋下，倒抽了一口气，垂头退了出来。暗恨周撰道：“这一定是卜先那东西知道这结儿是我拿了，故意说得那么值钱，那么珍重，好给我上当。这也只怪我自己太不细心，哪有这样一个彩绸结儿上面缀两颗那么贵重珍珠的。我这个当真上的不小。我要不仗着身边有值钱的东西，也不会那么急的搬家，更不会三块五块一注押牌九。周卜先这狗娘养的，真害的我苦。最可恶的是教下女对我说结儿上的珍珠如何值钱，使我见财起意，隐瞒不说。他和老二就当和尚骂秃驴，骂得我连哼都不敢哼一声。嘎，你们两个东西这么恶毒，我极力替你们两人撮合，你们倒是这么对付我。好，我只要有报复你们的机会，若轻轻放了你们过去，我就不再世界上做人了。”

何达武越想越恨，一步懒似一步的挨出了巷口。站住一想，

怎么好意思再回上野馆去呢。待回关木家罢，帽子又丢在上野馆，不曾戴出来。只得打点了几句遮掩的话，仍跑回上野馆。涂道三还在做盘，见了何达武说道：“铁脚快来，去了你，场面上冷了一半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你们合该没有赢我的钱的福气，我有一百五十块钱放在我亲戚手里，刚才跑去拿，不凑巧我亲戚不在家，到横滨去了。今晚多半不能回东京，你们如果信得过我，暂且借些钱给我赌，赢了不待说，立刻就还，万一输了，以明晚这时候为限，一文不欠。我一般的有一名公费，料不能借了人家的钱不还。”各人听了，都不做声。涂道三道：“我是做盘的人，手边不能少钱，不是不肯借给你。你向他们每人分借几块。”何达武遂向众赌脚道：“你们每人借五块钱给我，少了我不要。”众赌脚早将钞票纳入怀中，只留一二块在手内，伸给何达武看道：“我自己都输得剩不上几文了，那里还有五块钱借给你。”涂道三向众赌脚道：“你们何妨借几元给他，他是个长玩钱的，决不会赖帐。我要不是做盘，一定借给他。你们都说输了，我这几条也输了二三十，钱都到那里去了呢？这赌博原是图开心的事，把一个有名的好脚输的不能伸手了，立在一旁操手望着，我们就有钱在这里赌，也要减少兴味。你们看我这话说的是不是？”涂道三虽是这么功，奈众赌脚没一个开口，连自己押注都不肯下了。何达武见借钱没有希望，兴致索然的拿起帽子要走。小金喊道：“铁脚，忙着跑什么呢？”何达武立住脚，回头问道：“没钱押，不跑站在这里看什么呢？”

小金笑道：“你一押就是三块五块，又押得不在行，你就是把一百五十块钱拿来，也押不了几条。眼见得又是精光，何妨一角两角的，慢慢的溜转些手气来，我借一块钱给你。要是赌的好，也够你捞本的了。你专爱赌，又不知道赌的法子，看

你哪一次不是输就输的多，赢就赢的少？”

何达武被小金几句话提醒了，想起周撰教的赌诀来，即掉转身从小金手里接了一块钱，默念了一遍那六句真言。前四句赌牌九用不着，后两句的意义，尚可相通。遂把那一块钱兑了十个小银角，忍手看了两条，认定了赌脚中两个手气最好的，跟着一角两角的耐烦着押，又看着涂道三，手红，便把押注移到轻方；手黑，就移到重方。有时看不实在，即不下注。众赌脚看何达武赌的很有把握，十条倒有八条赢的，个个都非常惊异，赞不绝口的恭维他。这赌博原有些奇怪，凡是手气好的时候，随心所欲，无往不利。同赌的若都在行，遇了这种场合，就要齐心合力，暗用心机，把这手气好的几下挤翻，方能维持均势，不至输的输烂，赢的赢肿。若大家见这人手气好的古怪，哄起来恭维，便越哄越起，凑这人成功了。

何达武赌过十几条，看手中赢的钱，除捞还原本，还赢了二十多块。估计满场搜集起来，也不过十来块了，心想：今晚真是侥幸，能捞回原本已是喜出望外，额外又赢了这么多，还不收手，更待何时，难道满场的钱都能给我一个人扫尽不成？随即还了一块钱给小金，收了钞票，一文钱也不押了。涂道三道：“铁脚，怎么不押了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今晚押够了，明日再来大赌罢。”众赌脚大半都输了，见何达武赢了钱不押，都不服气，拿些话来激何达武。何达武这回学乖了，任凭他们激，只是嘻嘻的笑道：“我怕再输了，赶不着钱来，难看你们装穷的样子。你们看罢，我也输得剩不上几文了，哪有钱再押。”说着，一溜烟向外跑了。把那些输钱的人，气得目瞪口呆，想不出挽留何达武的办法。涂道三点自己的钱数，还赢了几元。见何达武一走，知道再赌下去，得不着多少好处了，也将牌一拂，起身说不来了。输家都抱怨小金，不应该将何达武喊回，

垫本钱给他赌，便宜了他赢去几十元。小金笑道：“我也是个输家，又去抱怨谁呢？怕输就不应上场，我们凭天良说，何铁脚也应给他赢一回，我们赢他的钱还赢少了吗？下次你们再赢他的罢！他有钱免不了要来赌的。”众赌脚无可说得，纷纷散了。

何达武回到关木家，已是十点多钟，松子还坐在火炉旁边等候。何达武说道：“你怎么还不睡呢？”松子揉了揉眼睛笑道：“老爷不是教我弄好了饭菜等的吗？五点多钟便将饭菜弄好了，直到这时候，我还没敢吃。老爷吃过了么？”何达武大笑道：“你这人，实在蠢的有个样子了。我外面有多少的朋友，怕没有吃饭的所在吗？若等到这时分才回家吃晚饭，人也要饿坏了呢。你快去搬来吃罢，我晚饭虽吃了，但已过了几点钟，再吃一点也好。”松子去厨房里，不一会搬出饭菜来，还是热气腾腾的。何达武道：“怎么还是热的哩？”松子道：“这还是老周教我的法子。灶里不断的加上红炭，饭菜放在锅里，锅里有开水，上面有盖盖着，火不熄总不会冷。老周喜睡早觉，我们吃过饭几点钟，他才肯起来，就是用这个法子，留饭菜给他吃。”

何达武听说老周，又想起蝴蝶结子来，立时转了几个念头。忽然在腿上拍了一巴掌，鬼念道：“他们两个狗男女，既做成圈套害我，我何不借刀杀人，也去害一害他呢？现放着他的铁对头松子在我手里，还怕害他不了吗？并且还有老郑，也是不肯饶他的人。我明日只须去递个信给老郑，两方面同时夹攻，看你周卜先有什么方法应付。”

松子见何达武忽然在腿上一巴掌，不觉吓了一跳。翻着两眼，望了何达武问道：“老爷什么事？把我吓了一跳，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们吃了饭再说。”二人吃了饭，松子收碗筷，到

厨房里洗了，又烧了茶给何达武唱。何达武从来伏侍人家的，今日初次尝着人家伏侍自己的滋味，喜得心花儿都开了，眼睛笑得眯了缝。松子料里已毕，火炉里添了炭，才挨着何达武坐下问道：“老爷什么事？拍着腿子，唧唧唧的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老周待你好不好？”松子摇头道：“他待我没一点儿真心，我待他自问是情至义尽了。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他待你既没有一点真心，你为什么还待他情至义尽呢？”松子悠悠的叹了一口气道：“我们当女子的人，不安心嫁这人则已，既安心嫁了他，他虽待我不好，我总想拿真心去换出他的天良来。谁知他当日骗娶我的时候，早存了个玩弄我的决心，无论我怎么待他，他表面上未尝不像很亲热，实在是一点真心没有。然而我始终没有和他脱离的心，我若存心和他脱离，他说回国没有盘缠，我就抵死也不肯拿衣服首饰给他去当了。我至今还是痴心想他慢慢儿回转心来，念到我的好处，再来找我。他的朋友有几处，我都去了几次，他若找我，向他的朋友一问，就知道我的住处了。奈他生成是个没有天良的人，铁打的心肝，再也转不过来的，我就只得绝念了。此刻我嫁了老爷，十分如意。老爷和他是朋友，好使他知道老爷的容貌和日本话虽都不及他，但我不觉得要紧。因知道老爷是个军人，脑筋简单些，没他那么坏。将来纵难保不丢我，然丢我的时候，决不能施出老周那么狠毒的手腕来，害得我赤手空拳，穿没得穿，吃没得吃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将来打算丢你，今日就不讨你了。你放心波，我真不是没天良的人。只要你不出去外面姘人，给绿头巾我戴，我是不会丢你的。老周既对你施那么狠毒的手腕，你心里也不恨他吗？”松子道：“如何不恨他呢？恨不得割了他肉当饭吃，只恨见不着他。要是见着了，他还亲笔写了婚约在我手里，哪怕在路上，或是电车上，我都要拼命扭着他，去就近警察署

控告。他不赔偿我的损失，我便死也不肯放手。”

何达武喜道：“老周和我是朋友，照交情我本应帮他，但你既做了我的姨太太，就是我的人。我不能不帮着自己，反去帮人，因此问你这些话。你知道老周此刻在哪里么？”松子望了何达武出神道：“我若知道他住在哪里，倒不会恨见不着他了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他此刻住在富士见楼旅馆里，和他同乡的陈女士，双飞双宿，差不多要正式结婚了。你明日用了早点，可去找他。见了面尽管扭住他拼命，任凭他厉害，有凭据在你手里，不要怕他。就告到法庭，我有钱替你请辩护士。诉讼终结，还愁他不赔偿讼费吗？那个陈女士，有名的欺善怕恶，你和老周拼命的时候，她若来帮老周拦你，你就扭住他，一顿乱打，骂他不要脸，夺了你的丈夫。”松子道：“到旅馆去闹，不怕馆主干涉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怕什么？你进去就自称周太太，夫妻吃醋，馆主有什么权力，敢出头干涉？你放心去闹，我在外面等着，大约你进去了半点钟光景，正在闹的不可开交，我就进来。好在你本来认识我的，故意向我投诉老周如何骗娶你，如何假意待你，如何施狠毒手腕骗去你的衣服首饰，借名回国，躲着不见面，于今又娶了这无廉耻的女子，把你丢在九霄云外不闻不问，请我评判，看有这个道理没有。我就照着你的话，说给那陈女士听，使那陈女士知道老周的为人。或者因你一闹，把他两人也拆开了，岂不痛快吗？”

不知松子怎生回答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六章

丑交涉醋意泣娇娃 小报复恶言气莽汉

话说松子见何达武担任出钱请辩护士，又答应同去作调人，心里更加有了把握。即向何达武说道：“我明日先去养母家，将老周写给我的婚约拿来，老周便叫警察，我也有凭据，好话说些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他决不敢叫警察。不过既有婚约，就不妨带在身上。但是你在那里闹的时候，见了我进来，你务必装作许久不曾见面的样子，不可露出马脚来，使他们知道是你我商通的。”松子点头说理会得。

何达武听房主人家里的钟，当当打了十二下，教松子铺床，自己解开衣服。松子见何达武胸前鼓着一包，问是什么？何达武掏出来，看是那本春宫册子。松子一手夺了笑道：“你把这东西揣在怀里做什么呢！哦，我知道了，你一定还有个什么女人和你相好。你带着这东西，白天同他取乐。怪道送给我的蝴蝶结儿，又要了去，不是拿了去改送那女人，讨那女人的欢心，是做什么？我不能禁止你不和旁的女人相好，也不争那蝴蝶结儿，你不应拿着我的东西，去和别人取乐。”说着两个眼眶儿一红，险些儿哭了出来。何达武搂住松子笑道：“你不胡猜乱想，我除了你，还有什么相好的女人呢？蝴蝶结儿不在这里吗？仍给你去戴罢！”何达武拿蝴蝶结送入松子手里，松子问道：“你外面没有相好的，青天白日揣着春宫做什么？”何达

武道：“并没一些用意，只因见这东西还好，想拿给一个欢喜此道的朋友去看。”松子道：“蝴蝶结子又是拿去做什么呢？”何达武没话支吾，只得说道：“有人告诉我，说万龙送的东西都是值钱的，蝴蝶上两个眼睛是珍珠，我有些不相信，特拿给朋友去请。”松子笑道：“毕竟是不是珍珠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若是珍珠时，此刻就没有带回来了。”松子一翻身，指着何达武笑道：“你还说除了我没相好的女人，两颗珍珠是真的，就没有带回来，是假的，就仍给我去戴，我虽然穷，也不戴这假珍珠的蝴蝶结子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万龙尚且可以戴，你身份比万龙还高吗？如何戴不得呢？”松子道：“我的身价自然远不及万龙。但我的身分，却比万龙高些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的身分，怎么比万龙高些？”松子笑道：“她是个婊子，我是个太太，非是你的身分比万龙低些，我就不和他比身分。”何达武摆了两步道：“我们当老爷做官的人，身分如何比婊子还低？你这话说得很有见识，做我的姨太太，身分是很高的。时间不早了，我们收拾睡罢！”

松子见何达武洋服袋里还鼓着一包，也不做声，一伸手就抽了出来，乃是一叠妇人用纸。看了一眼，往席子上一掼道：“你还抵死辩白，在外面没有相好的女人，这里又被我搜出证据来了。看你还有什么话说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这也是在万龙那里带来的。”松子不待何达武说完，抢着说道：“难道这东西也是万龙送你的纪念品吗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却不是他送我的，我带在身上，好揩鼻涕。昨夜脱衣的时候，忘记了，不曾拿出来。”松子听了，只是摇头不信。何达武费了无穷的唇舌，殷勤抚慰了许久，才得安帖。女子的惯技就是利用男子贪恋淫欲，在这上面撒娇撒痴的，渐渐剥夺男子的威权。不成材的男子，一到了这种时候，总是百依百随的，一切身分都不顾了。

世界上怕老婆的男子，大概没有能逃得出这范围的。

闲话少说。次日，何达武起来，同松子用了早点，教松子去拿婚约。松子道：“我拿了婚约，就去富士见楼么？”何达武想了想道：“也好，我去骏何台会个朋友，就到富士见楼来。你切记又装个和我初见面的样子。”松子答应了，即去梳头洗脸，更换衣服。何达武先出门，走向骏河台，找着郑绍畋的赁间，郑绍畋正用了早点，打算出外。见何达武进来，即沉下脸说道：“何铁脚，你为什么捏造些话来唬吓我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捏造了什么话，在哪里吓了你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日前你在江户川桥上对我说的那些话，不是捏造出来，唬吓我的吗？”何达武一边用脚踢出蒲团就坐，一边答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我是捏造出来的，有何凭据？”郑绍畋道：“那日我听了你那一派鬼话，因我自己不懂英文，以为真是朋友作弄我，写了些无礼话在信上，气忿忿的跑到朋友家，不由分说大骂了我那朋友一顿。我那朋友摸不着头脑，由我发作了一会才问我毕竟为什么事。我说：‘你替我写的好求婚信！于今那女子拿着那信，要向法院里起诉，看你是何苦要这么害我。’朋友笑道：‘原来就是为那信么，还有别的事没有？’我说就只为那信。朋友道：‘你既不懂英文，尤不应写英文信给他。只是现在信已写去了，这都不必说了。我于今对你说，我那封信写得如何好，你横竖连字母都不认识，也白说了。既是那女子要拿了那信去法院起诉，这官司有我负责替你打了，你不要害怕。但是你怎么知道那女子要向法院里起诉哩，他当面对你所说的吗？’我说：‘不是当面说的，是和那女子同住的朋友，亲眼见那女子接信时的忿怒情形，并说的话，详详细细告诉我的。’朋友道：‘那女子确实懂英文么？’我说程度虽未必高，看信确是能看懂的。朋友道：‘这话来得很奇离，其中必别有作用。或是那女子故

意当着人那么说，或是告诉你这话的朋友另有什么用意，捏造这一派话来唬吓你。总之与我那信绝无关系。那信的稿子还在这里，你不信，可拿去问懂英文的人，看有惹人忿怒的地方没有？’我当时听朋友这么说，就拿了那信稿，到青年会找着一个懂英文的熟人，请他照信译给我听，和我要写的意思一般无二。可见得是你这东西捏造出来吓我的，你到底为什么事是这般害我？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你要问我到底为什么事，连我自己也不知道。我告你去问一个人罢，是他教我对你这般说的，并且不是空口教我这么说，还谢了我几十块钱。”郑绍畋道：“谁教你说的？告诉我，我准去找他说话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就是你天天想找他说话的周卜先。”郑绍畋恨道：“那东西有这么可恶吗？骗了我的钱，不还我也罢了，更来破坏我的好事。你快说他怎么教你说的，此刻他在哪里？”何达武摇头笑道：“没这般容易，老周送了我六十块钱，一套新制的礼服，我才帮他说这几句话。你凭什么教我快说。”郑绍畋生气道：“你也不是个好东西，东边讨羊头，西边讨狗头。周卜先有钱送你几十块，不算什么。我姓郑的没钱，要留着自己穿衣吃饭，没闲钱送给你。你不爱说罢了。”何达武哼了一声，指着郑绍畋道：“你这事就吃了你自己鄙吝，不肯出钱的亏。你这样穷鬼似的，吊膀子如何配得周卜先的对手。老实对你讲罢，你那日托我打听卜先，若是肯送我二三十块钱，我只略为帮帮你，陈老二稳稳的是你老婆了。周卜先哪能夺得去哩？论年纪，你比周卜先轻，论交情，你认识陈老二在周卜先之前，论财产，周卜先家里敲壁无土，扫地无灰。你父亲在教育界，很有点声望，房屋田地都有，你手中还有上千的私蓄。周卜先家里有原配，岳州有外室，东京有姘妇，你是确实不曾娶亲的，你没一项资格不在周

卜先之上，毕竟一块到了口的肥肉，活生生的被周卜先夺了去。你说不是吃了鄙吝的亏，是吃了什么亏？”

郑绍畋听了一想，话是不错，只是还不相信周撰就得了手，忍不住问道：“周卜先何时把陈老二夺去了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他把陈老二夺去的时候，你还在睡里梦里呢。他一见陈老二的面，就请陈老二吃料理，次日来奉看，知道没我从中撺掇是没有希望，立时送了我三十块钱，求我玉成其事。我得了他的钱，只得替他出力。第三日我怂恿陈老二去卜先那里回看，卜先就雇了一辆汽车，遍游东京十五区，在银座买了百多元妆饰品送老二，一日吃了两顿上等料理。夜间又去本乡座看大力士。第四日又是撺掇老二，再去本乡座，一面通知卜先，在本乡座等，就是这夜，他们的好事便大告成功。于今是双飞双宿，快乐无边。只苦了你这鄙吝鬼，手上空有千多块钱存在银行里，眼里望着陈老二，口里流出几尺长的涎来，一点味也儿闻不到手。你若肯送几十块钱给我，此时的陈老二不在你的房里坐着吗？”

郑绍畋气得两眼通红，望着何达武大叱一声道：“你这东西全不顾一点朋友的交情，只晓得要钱！我拜托你的话，还向你说少了吗？谁知你两眼只认得钱，亏你好意思说得出口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现在谁的眼睛不是只认得钱。朋友的交情，不过是一句话。我问你，我帮着你吊陈老二的膀子，若是吊成了，你们做了夫妇，我所得的好处在哪里？你肯教陈老二给我睡几夜吗？就是讲朋友交情，周卜先和我的交情，比你只有厚，没有薄。他再加以要求我，送钱给我，我不帮他，难道反帮你这个一毛不拔的？怪道人家都说鄙吝鬼的脑筋只知道就自己一方面着想的，只要于他自己有利益，别人有没有利益是不顾及的。你老郑就是这种脑筋。”

郑绍畋听了这些话，虽是气的了不得，但听说陈蒿被周撰夺去了，终不甘心善罢甘休。并且他心里多久就想打听周撰的住处，要向周撰讨帐。鄙吝人把钱看得重，呕点气是无妨的。当下仍按捺住性子说道：“你既帮周卜先拉皮条，已成了功，只能问周卜先要钱，凭什么再向我要？专教给我周卜先的住址，也好意思索谢吗？你这样会要钱，将来死了到棺里躺着，只怕还要伸出一只手来，向人讨钱呢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教给你周卜先的住址，我何尝说过要钱。那日你自己说了谢我的话，不作数的吗？他们此刻住的地方秘密得很，除我以外绝没人知道。我说给你听，你自免不了要去找他，他一见你的面，就知道是我说给你听的，你找他又没有好意，是向他讨账，他不恨了我吗？同一样的是朋友，我没一些儿利益，怎么犯着为你得罪他哩？我生成两只眼，只看得见见钱的，你多少谢我几文，我朝着钱分上，就说不得怕得罪朋友了。此时的周卜先手中富裕得很，他自己定做一套礼服，预备与陈老二结婚的，是一百四十元。送给我一套是一百元。只这几日工夫，种种花费，并送我的六十元，我大约替他计算一下，在五百元以外。你不相信，他送我的钱，还不曾使尽，你看罢！”说时，取出一卷钞票，给郑绍畋看。

郑绍畋道：“礼服在哪家洋服做的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尽管去调查，是在东兴洋服店做的。”郑绍畋道：“送给你的那一套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也是东兴洋服店。”郑绍畋道：“卜先和你同去东兴看的料子吗？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打电话叫拿样本到卜先那里定的。”郑绍畋点点头，不做声了。何达武道：“他手中富裕，你去向他讨帐。几十块钱算得什么？不过事不宜迟，恐他把钱用完了，便见着他，也没有办法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他是个会欠帐不会还帐的人。手中就富裕，也不见得便

还给我。犯不着先花钱买他的住址，他这笔帐，我决心不讨了，你不用说他的地方罢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以为装出没要紧的样子，我就说给你听么。哈哈，你倒生得乖，无如我不呆。你这帐既决心不讨了，我这话也决心不说了。我还有事去，暂时少陪。”郑绍畋也不挽留。

何达武出来，心想：这东西真是一毛不拔。我在这里坐了不少的时刻，这时候松子必已到富士见楼了，快搭电车赶去罢。他一个人闹得没有转旋的余地，真弄到警察署，卜先那东西也不是好惹的。就在骏河台上了电车，径到富士见楼，心里不免有些惶恐，怕周撰精明，看出和松子商通的破绽来。悬心吊胆的，走到玄关内，问周先生在家么？下女出来答应，周先生出去了，只太太在家里。何达武道：“只太太一个人在家吗？有客来了没有？”下女道：“我刚从楼上下来，不见有客。”何达武寻思道：松子这时分还没来，是什么道理呢？我既来了，只得且上去坐坐。何达武上楼，到周撰房里，只见陈蒿云鬟不整的，隐几而卧。听得房门响，才缓缓抬起头来。何达武见她两个眼泡儿，红肿得胡桃般大，那梨花一般的娇面，也清减得没有光彩。何达武道：“怎的只一个对时不见，二姑娘就病了么？”陈蒿拿手帕揩了揩眼睛，说道：“病是没病，不知怎的，心里烦的很。恹恹的没些儿气力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卜先哪里去了呢？”陈蒿道：“他一早起来，就看朋友去了。听说你昨日搬了家，搬到什么地方去了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因江户川离正则学校太远，上课不方便，搬在今川小路，会芳楼料理店对面。”

正说话时，外面脚声响，周撰回了。进房见何达武，略打招呼，手中拿着一条松紧带，向陈蒿道：“这带子快要断了，你有针线，趁没断的时候，替我缝两针。”陈蒿扬着脸，不瞧

不睬。周撰一看陈蒿的脸，吃惊问道：“你什么事，把两眼都哭肿了，不是笑话吗？”回头问何达武道：“你向她说了什么吗？”何达武嚷道：“我头上没有癞子，我刚进来，没说的十句话，怪我呢！”周撰后向陈蒿道：“我只几点钟不在家里，你什么事便急得这样？”陈蒿气呼呼的，用手将周撰一推道：“你少要在我跟前假猩猩，你的鬼计我都看破了。我上了你的当，恨不得生食你的肉。”旋骂旋掩面哭起来。周撰摸不着头脑，只急得问何达武道：“你既没说什么，她怎的急得这般呢？你在这里，知道为什么事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才进房，就见她伏在桌上，她抬起头来，我见她两眼肿了，还只道她病了呢！我问她，她说病是没病，心里不知怎的烦得很。我哪里知道为什么事哩。”周撰即伸手按电铃，叫下女来问道：“我出去了，有什么客来会我没有？”下女偏着头寻思，还没答白，陈蒿厉声说道：“拿这话问她做什么？难道你出去了，我在家里偷汉子不成？传出去多好听呢。”周撰一想，这样话问下女，是不尴尬。即借着要开水，改口教下女去了。陈蒿道：“你不要装佯，你东京既有正式老婆，婚约具在，怎么又多方骗我，要和我结婚？”

周撰一听这话，如在顶门上劈了一个炸雷，惊得几乎失了神智。停了一停，才问道：“你这话从哪里说来的，我东京何尝有正式老婆？”陈蒿鼻孔里哼了声道：“不给你一个凭据，我也知道你一张嘴，死人可以说话。你看罢，这是什么？”从怀中拿出一张名片来，向周撰一撂。周撰拾起来一看，名片上是樱井松子四字，任凭周撰有多大的神通，到了这种时候，心里总免不了惊慌，脸上总免不了失色。还是他作恶惯了的人，自己的良心不责备自己，只受陈蒿一方面的责备，尚能勉强镇静。故意笑了笑问道：“这樱井松子我却认识他，是个极有名

的烂污淫卖妇。不错，民国元年的时节，我嫖过她几次，多久不曾和她会面了。这名片怎么到这里来的？”随望着何达武道：“你近来见着松子吗？”何达武吓得心里一冲，连忙辩道：“我不认得什么松子，我近来安排一心读书，什么事我都不知道，你一概不用问我。”陈蒿道：“烂污淫卖妇是不错，只是你只嫖过她几次的话，就太撇清了。我不曾听说过，嫖淫卖妇要立婚约的。你亲笔写的字，也逃得过我的眼睛吗？不但有婚约，还有一封实凭实据的求婚艳书，我都领教了。原来你周卜先是个这么多情的人，对一个烂污淫卖尚且如此，无怪见了我失魂丧魄。只恨我自己太没眼力，把假殷勤当作真情，我想起起来真心痛。”说着，又哭起来。周撰见何达武坐在房里，有许多不便。向何达武使眼色，教他出去。

何达武本来也坐不住了，即退了出来，出旅馆走不到几步，只见郑绍畋从前面大摇大摆的走来。远远的笑着，对何达武点头。何达武迎上去，问从哪里来？郑绍畋笑道：“你要我教给你周卜先的住处么？我一个钱的谢礼不要，就是这么教给你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怎么知道卜先的住处哩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不原是你教给我的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放屁，我在哪里教给你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没教给我，我怎生知道他住在富士见楼呢？”何达武诧异道：“他这地名知道的绝少，你这东西从哪里打听出来的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在我家里说的，此刻倒来问我。卜先若问我怎生知道他的住处，我就照实说，是何铁脚特意跑到我家，告诉我的。并说你老周如何手中富裕，专就吊陈老二的膀一桩事，一切花费并送人家的有五百多元。铁脚催我快来向你老周讨帐，迟了怕钱要花完。我这么一说，老周便不能怪我，不该向他讨帐了。”何达武急得作揖道：“你这么一说，我一辈子也不能再见卜先的面了。便对老二也对不起，毕

竟这地方是谁告诉你的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不是你自己说礼服是东兴洋服店做的吗？我问你是不是同卜先亲去洋服店看的料子，你说是打电话教洋服店拿样本到卜先那里看的。洋服店既到过卜先那里，自然知道卜先的住处，我在那洋服店做过几套洋服，跑去一问，清清楚楚的，把番地都开给我了。我又问他两套礼服都试过了初缝没有？他说只做一套，价钱不错，就是你说的一百四十元，昨日下午已将初缝试过了。我问他，还有一套一百元的已量过尺寸，为什么不做哩？他说量尺寸的时候，周先生就说了，这套暂不要买料子，且等一百四十元这套试了初缝，再行定夺。昨日下午去试初缝，周先生回了信，说暂时不做了，只赶快将这套试初缝的做起送去。”

何达武变了色问道：“这话真的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不信，去东兴洋服店一问，便知道了。”何达武连连跺脚道：“我上了周卜先的当了。他要赖我那三十块钱，只因文凭在我手里，无钱取不出去，遂用这个法子，使我恭恭敬敬的双手将文凭送还他，还说了许多道谢的话。这鬼东西，实在狡猾的可恨。你尽管去问他要帐罢，他手中阔极了，不给你的钱，你只扭着他大吵大闹，最好打他两个耳光，撕破他身上穿的那套很漂亮的洋服，才出了我胸中之气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照你说的这么跑去一闹，你的气是出了，我的气将怎么样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不是一样出了气吗？或者将他扭到警察署去也好。”郑绍畋摇头道：“我对他没这么大的气，用不着这么出。你要想出气，你自去找他。我若替你出气，我便还有得气呕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知道你是听说他有钱，又想去巴结他，不敢对他说句重话，怕得罪了他，没钱赏你。呸，你做梦呢！你去照照镜子，看你这种面孔，也配去巴结周卜先么？你快去，巴结得好时，卜先和老二睡觉，看可用得着你垫腰，或者还给些水你吃。

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大概是替他们垫腰没垫好，已经巴结到手的礼服都退了信，不赏给你了，连我都替你气不过。我看你这个拉皮条的太不值得。你问何不巴结我老郑，我老郑虽鄙吝，然说话最有信用，说一句是一句，要是答应了你的钱，决不图赖。你自己瞎了眼，把周卜先当恩人，把我老郑当仇人，你这种人 不给点气你呕，你得意的要上天了咧。”

何达武听了这一派话，气得两个眼睛都暴出来了。紧紧握着拳头恨道：“我若不是街上怕警察来干涉，这一下子要送你的狗命。”郑绍畋退一步，仍是嘻皮笑脸说道：“你有胆量，有本领，去打骗你的周卜先。我被你骗了的人，打我做什么？你不要望着我生气罢，我替你去捞个本儿。卜先这东西是可恶，那次吃了我的料理，推说小解，下楼溜跑了，直到于今，躲了不见面，我不恨他，也不到处打听他了。我两人都是上了当的人，正好大家商量一个对付他的办法。我刚才的话是和你开玩笑的，不要当真。”何达武的脸色，被这几句话和缓了许多，凑近一步问道：“你刚才的话，都是信口说了气我的么？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自然是信口说了气你的。”何达武道：“然则那礼服退信的话，也是假的。我说周卜先是不会坏到这样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那句话却不是假的，东兴洋服店是那么告诉我，我一字不曾增减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好，要你周卜先对我这们狠，哇！你有个什么对付的办法，何不说给我听听，我也好帮你的忙。”郑绍畋不慌不忙的说出个计较来，何达武连声道好。后来果然由郑绍畋、何达武一班人，把个万恶千刁的周撰尽情的收拾了。此时且慢说，留在下一章里面发表。

第五十七章

郑绍旼大受恶气 林简青初次登场

却说上一章书，写到何达武遇见郑绍旼，郑绍旼尽量损骂了何达武一顿之后，两人又说合了，打算一同捣周撰的蛋。本章就从此处开场。

当下郑绍旼问道：“你刚从他那里出来么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卜先此时正不得了，老二急得痛哭，卜先因我在那里，不好求情，使眼色教我出来。”郑绍旼道：“你知道为什么事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原因不知道。只见老二拿着一张樱井松子的名片，对卜先说：‘你东京既有正式老婆，有婚约，有艳书，就不应多方骗我到我家来。’”

郑绍旼不等何达武说完，即拍手笑道：“妙极了，一定是那松子打听了卜先的住址，找卜先来了。可怜那松子被卜先害得上天无路，入地无门，到处打听卜先的下落。皇天不负苦心人，也居然被她打听着了。她就是周卜先的生死对头。铁脚，只要真是松子找来了，你的气就有出路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周卜先不是个老实好欺的人，只怕松子不是他的对手。这事除非松子去法院里告卜先，卜先就没法子抵赖了。”郑绍旼连连摇头道：“不行，去法院里告卜先，卜先不怕。因为松子本身是个淫卖妇，在早稻田犯过案，被驱逐到神田方面来的，并且告卜先的证据也不充分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证据怎么不充分？有婚

约，是卜先亲笔写的，还有一封求婚的艳书，都不是实凭实据吗？”郑绍敔道：“那种婚约，在法律上如何算得证据。这是卜先欺松子不懂得法律，骗松子的一种手术。世界上哪有一没主婚人，二没介绍人的婚约？那婚约我见过，是写的汉文。那算得什么婚约，一到法庭，松子准得败诉。”何达武道：“婚约上写了些什么？”郑绍敔道：“卜先曾给氏稿我看，语句我忘了。大意是中华民国湖南省人周撰，今得日本某某县人樱井松子的同意，在神田大方馆结婚。聘金六十元，交松子母亲具领收讫，恐口无凭，立此婚约为证。下面注了几行小句道：‘但此约有效期间，以任何一方不同意为止。’你看这种婚约，能到法庭么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卜先这东西，真滑的比泥鳅还厉害。从没听人说过，婚约上可写小注子，还注得这么活脱的。松子当时怎么依遵的呢？”郑绍敔道：“松子母女都不懂汉文。卜先用日本话译给他们听的时候，那里是照着这意思译的哩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求婚的艳书，你见着没有呢？”郑绍敔道：“怎的没见着，那封信却写的实在，只是不像求婚的信，就算一封吊膀子的信罢了。绝对的不能拿着当起诉的证据。”何达武寻思了一会说道：“证据虽不算充分，但告到法庭，卜先的欺骗罪，是免不了的。并且卜先临走的时候，听说还骗了松子许多衣服首饰，法庭未必完全不依情理推测。”郑绍敔道：“情理是未尝全不讲，但证据是最要紧。在我们知道这事内容的，自然说卜先欺骗。法庭本来是全凭据证说话，婚约上既写了有效期间，以任何一方不同意为止，谁教你松子母女当时承认的呢？法律上对于不识字的人，并没有要特别优待的一条，法官何得替松子于法律之外，来打这抱不平哩。当衣服首饰，也是没有凭据的。总之像松子这般身分，这般证据，便再多受些冤抑，也打不起官司来。”何达武道：“然则这事情，将怎么样

办呢？”郑绍畋道：“只有每天到这里来，找着卜先，也不吵，也不闹，专要钱去赎当。再婚约上虽注明了一方不同意就可脱离。但卜先应得将脱离的话通知松子，使松子好自寻生路，不应哄着松子，留住身子等候。这许多日子的生活费，可提出来，要求卜先补偿。是这么要求，就告到法庭，卜先也赖不了，可惜我不知道松子此时住在哪里，不能将这办法提醒她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俩人站在这里谈了这大半天，过路的人和警察，都觉得诧异，很注意望着我们。你去找卜先罢，你夜间在家里等我好么？我还有事和你商量。”郑绍畋答应了，二人分手。何达武自回关木家。

话说郑绍畋别了何达武，走到富士见楼，问下女道：“周先生在家么？”下女在郑绍畋身上打量了几眼说道：“周先生不在家，带着太太出去了。”郑绍畋道：“出去多久了？”下女道：“有好一会了。”郑绍畋心想：哪有这么凑巧，难道他通来吗？就知道我会来？必是卜先见松子来过了一次，怕他再来，故意教下女这么说。不是如此这般，决见不着。随即对下女做出惊讶的样子说道：“周先生和太太都出去了吗？这就奇怪得很，我是东兴洋服店的，周先生刚才打电话到我店里，教我到这里来，有紧要的话说。我接了电话，连忙赶来，怎的他到出去好一会了，这不是奇怪的很吗？”下女听郑绍畋这么说，便笑道：“请在这里等歇，我上楼去看看，或者已回来了也不可。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你只对周先生说，东兴洋服店有人来了，有要紧的话说。”下女应着是，跑上楼去了。不一会，在楼梯口喊道：“洋服店先生，请上来罢！”

郑绍畋听了，暗自好笑。脱了木屐，下女引到周撰房门口，郑绍畋将门一推，只见周撰立在陈蒿背后，看陈蒿用针线缝袜带。即喊了声：“卜先久违了。”周撰回头见是郑绍畋，不由

得心里又是一惊。只得点头应道：“久违了。”见下女还立在门口，便问道：“你说东兴洋服店的人来了，怎么不进来？”下女指着郑绍畋道：“这位先生，不就是东兴洋服店的吗？”周撰望着郑绍畋，郑绍畋笑道：“我不托名东兴洋服店，你就肯请我到这房里来吗？”说着，弯腰向陈蒿行礼。陈蒿连忙答礼，那脸早已红了。

周撰问道：“怎么这许久全不见你影子，你一晌都在哪里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怪不得你没见我的影子，你一见我的影子，就要飞跑。我正没有办法，刚才到东兴洋服店打算做一套洋服，因争论价钱，店伙拿出簿来，把别人做衣服的价目给我看，见上面有一百四十元一套的礼服，我问店伙，才知道是你定做的。便向店伙打听了你这地名，我若说出真姓名，料定你是不肯赏见的。随口假充东兴洋服店的店伙，任凭你再精明，也猜不到是我。你见是我进来，不吓了一大跳吗？”

周撰笑道：“你一不是夜叉，二不是无常，我为什么见是你进来要吓一大跳。你搬的地方，又不通知我，害的我四下打听。那次承你的情，请我到维新料理店吃料理，我下楼小解，恰好遇着一个好几年不曾见面的好朋友。他一把拉着我，到外面僻静地方谈话。我不好推却，又不便请他上楼来，因为那人和你没有交情。只得陪着他，立谈一会。我心里记挂着你们，怕你们难等，好容易撇开了那朋友，急忙回到楼上一看，谁知你们连等都不等，一个也没了。你们走了没要紧，我一顶帽子，一个小提包，不知去向。帽子不值什么，只六块半钱买的，已戴了大半年。那个小提包丢了，却是损失不小，包内有八十多块钱，一本帐簿，是预备和你算清帐，应找给你多少钱，当时好找给你。里面还有些零碎东西，在你们拿了，一文不值，在我的关系就很大。如日记本子，有关系的信札都在里面。我当

时急得什么似的，问下女，下女摇头说不知道；问帐房，帐房说他不曾上楼。我只得科着头，空着手，跑出来追你。因不知道你的住所，不好从哪一头追起。然而我心想：同在东京，又是多年朋友，哪有遇不着的。你如果将我的提包、帽子带回去了，迟两日必然找着我送还。过了一晌，竟没有些儿影响。湖南的朋友，又正在那时候打来一个电报，要我即日回湖南有要事。我因为想进联队，也不能不回湖南，去向政府办一办交涉。既找不着你，就只得动身走了。我回东京，进了联队，平日和我往来的朋友，我都时常会见。只你这一对野猫脚，也不知在些什么地方，跑来跑去，总见不着面。联队又不比学校，不能任意出来。在外面的朋友，也不能随意来会。因此我这次从湖南回来，便不愿再进去了。幸亏我住在这里，才能遇得着你。若仍进了联队，就满心想见着你，也是枉然。我那小提包，你不曾替我带来吗？”

郑绍畋听周撰忽然说出这样一派话来，不特将匿不见面的罪，轻轻移到郑绍畋身上，反赖郑绍畋拿了他的提包。把个郑绍畋气得几乎说不出，呆呆的望着周撰，半晌才说道：“卜先，你说话全不要一些儿天良吗？我当日和你同住赁家的时候，跑腿出力的事，哪一件不是我老郑一力承当，然无论大小的收入，哪一文不是你独断独行的支用？”周撰忙接着说道：“那是当日双方议妥，分划了权限的事，各人尽各人的职责，此刻没有重行研究的价值。假若当日你肯担任经济方面，外面交际的事自然是我承担。职务有劳逸，责任既有轻重，你当日担任的虽比较的劳苦，但责任比我轻松几倍，万一收入短少，我不能不设法维持生活。我当日因为担任的是经济方面，暗中受的损失，报不出帐，说不出口的数目至少也有数十元。你看我曾向你提过一句么？不是朋友要好，便不会组织合居。既要

好在先，就犯不着因小事失和于后。所以我一不表功，二不抱怨，你我以后相处的日子还长远的不可限量。”

郑绍叟道：“你且让我说完了，你再发空议论好么？那日我请你到维新吃料理，你逃席之后，我一个人坐在帐房里，足等了一点多钟，不见你回头，我才呕气走了。你有什么帽子、提包丢在哪里？周撰笑道：“你这话就说得自露马脚，所谓欲盖弥彰。你既知道我是逃席，却为什么不下楼追赶，反死坐在帐房里，等至一点多钟呢？难道我逃席，逃一会子又回来吗？我在外面和朋友谈话，不过十多分钟，回头你们就散得一点儿影子没有了。我的提包并没上锁，又放在离你不远的小桌上，你若不是发见了里面有一大卷钞票，恐怕未必走的那么快。”郑绍叟发急道：“你这话说的太岂有此理！你硬指定我偷了你的提包吗？你丢了提包有什么凭据？”周撰笑道：“谁说你是偷我的提包，那日是你的东道主，来宾遗落了物件，东道主自人代为收管的义务，法律人情都不能指为偷盗。至于凭据两个字，不是可向遗失物件的人提问的，譬如你在电车上，或道路上被扒手偷去了皮夹，你去报告警察，警察能问你要遗失皮夹的凭据么？你既不能教扒手写一张收条给你，又不能趁扒手在动手偷窃的时候，请第三者作证人，法律上的凭据就只两种：一种人证，一种物证。两种凭据你都没有，若依你问我要凭据的话说，警察署将不许你告诉，并不能承认你有被窃的事了。你这话才真是太岂有此理呢。”

郑绍叟的口舌本不便给，被周撰滔滔不绝的一发挥，心里越是呕气，口里越是辩驳不出来，只有连连向周撰摆手说道：“好，我说你不赢，就算你是丢了提包，但是你走的时候，不曾将提包交给我收管，我也不能负责任。你不能因推说丢了提包，便可不还我的帐。我们解散贷家的时候，结算明白，你该

我七十二元三角。你当日还会说，酌量算些利息给我，于今利息我也不向你要，你只将原本算还给我罢！”周撰故作惊异的样子说道：“哪有这么多？我仿佛记得差是要差你一点，只是差的很有限。当日结算的时候，因在检点行李，匆匆忙忙，还有些付数不曾通盘扣算。我搬出来之后，略为计算了一下，差你的不过十来块钱。其中有几笔拨数，三块五块的，你间接收用了，当时你又不向我报个数目。我问出来，你才承认有那么一回事。因此簿上支付两抵的数，间接拨的，都不在内。结算的时候，只照簿据，凭你自己说，你既零零碎碎的间接收用了许多，结算的时候概不作数。要我一个人暗贴一份，明贴一份，这理由如何说得过去。”

郑绍畋冷笑道：“卜先，你说话怎的全不要一些儿根据。我间接拨款，是什么时候的事？拨的也不过一元几角，有两次忘记向你说，你就拿来做口实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不算帐则已，算帐就不在款项的多少，那怕三文五文，都是要作数的。就据你说也有一元几角，也有两次忘记向我说。我是当日经手帐目的人，记忆力比你强些，我知道的，及调查出来的，确不止两次，也确不止一元几角。拨钱的人，并还有一大半在东京，不妨请来作一作证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拨钱的都是谁，你且说出来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你倒来问我么，你且把我那提包内的帐簿交出来，上面都写明了姓名日月，并拨款的地方数目。那些款子，全是解散贷家后，我照着簿据，向人索取，人家才说老郑早已拨用干净了。我问什么时候拨去的，也有说住在牛込区时候拨的，也有说才拨去不几日的。我待责备他们不应该拨给你罢，这话又不好说得，显得我和你不够交情，银钱上的界限分得太严了。并且算起来，我是还应找点钱给你，因此一不好说人家不该拨。二不好怪你拨借了。然心里总不免觉得你太不放我的

心了。既是我一人经手的帐项，何妨等我收集拢来，二一添作五的照算，应扣的扣，应找的找。难道我就一人，能将款项完全吞吃么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不要拿这些似是而非的话来搪塞。我只拨了两处款子，合计不到三元。于今姑且算作三元，你也应找我六十九元七角。谁见你什么提包内有什么帐簿。”周撰道：“提包内没有帐簿吗？老实说给你听，我那提包内的东西关系重大，你做东道主请客，客只去外面说几句话转来，你就跑得无影无踪了。这时候由得你不承认吗？恐怕我姓周的没这么好欺负。”郑绍畋不由得发怒道：“你这种无赖的举动，倒说我来欺负你！那日我请到维新店来的朋友，此刻都还在东京，我可以再把他们请来，如果他们能证明你是丢了个小提包在维新楼上，并能证明我是带回去了，我不但帐不向你耍了，并照你所说遗落的赔偿你。若是听凭你一个人信口开河，那你说提包内有十万八万，我不也要替你负责任吗？”周撰道：“你既能请人作证很好，你就去赶快请来，我也有替我作证的人，我也去请了来，大家对质一个明白倒好，免得我费工夫四处打听你，还打听不着。只是你要赶快，我不能像你没事，为几个钱，可以整日整夜的跑腿。”郑绍畋这时的气，简直能把周撰吞下。无奈口里既说周撰不过，手上也不是周撰的对手。周撰学陆军的人，气力毕竟比郑绍畋大些。郑绍畋如何敢动武呢？只气得圆睁二目，寻思不出一个摆布周撰的方法来。陈蒿这时候已听得忍耐不住了，呼了声郑先生说道：“你二人争论的话，头尾我却不明白，但就所争执的评判，郑先生也用不着气苦，好好的朋友，因银钱纠葛失了和气，给外人听了笑话。两方都不是做生意的人，何必锱铢较量。如郑先生定要见个明白，就只好依卜先刚才说的，你将你的见证请来，卜先也将他的见证请来，自有个水落石出的时候。不过为几个钱的小中，是这么

闹的通国皆知，无论曲直属谁，讲起来都不好听。”

郑绍旼心想：周撰既安心骗赖，无论如何对质，也掏不出他一个钱来，没得再讨气受。不如去跟何达武商量，设法破坏他和陈蒿结婚的事，倒是正经出气的办法。想罢，也不和陈蒿答话，也不作辞，拔地立起身，抓着帽子就走。周撰跟在后面喊道：“你就是这么走吗？话如何不说个明白呢？我好不容易遇着你，提包还不曾得着下落，你又要溜开么？”气得郑绍旼在房门口顿脚骂道：“无赖的痞子，自己骗帐，倒赖我拿了你的提包。要你有这么厉害，看我可能饶你。”旋骂旋提脚走了，虽听得周撰当在后面喊嚷，也不答白。鼓着一肚皮的气，出了富士的见楼，将近走到停车场，只见前面一个身材高大的人，穿着学校的制服，也是向停车场的路上走。郑绍旼看那人的后影，仿佛是个熟人，紧走了几步，赶上去一看，原来果是认识的。

这人和郑绍旼是同乡。姓林，名简青。年龄在三十左右，是东京高等工业的学生，为人很是精明正直。兄弟二人，同在日本留学，他老兄叫林蔚青，在早稻田大学肄业，性情却比简青随和些。湖南同乡因林简青办事能干，举止端方，公推他当湖南同乡会的会长。这日因是礼拜，他到四谷会朋友回来，遇着了郑绍旼。郑绍旼本是资格很老的留学生，林简青又在同乡会当会长，彼此自然熟识。当下郑绍旼见是林简青，心中欢喜，思量要出我今日的气，非得这人出来不可。笑着开口问道：“林会长从哪里来？长远不见你老，想是学校的功课很忙。”林简青笑答道：“功课却不忙，只因我住在浅草那边，到神田方面来的时候少，所以我们难得会面。我有个同学，住在四谷桧町，听说他病了，因此特来看看。你从哪里来？”郑绍旼道：“我来这里打听一桩骇人听闻的事，已侦查明白了，正要报告

会长，研究挽救的办法。不料有这般凑巧，在这里就遇着了会长。这事会长若不出来设法纠正，将来影响所及，不特留学界受其波累，中国教育前途亦将因此事无形中发生多少障碍。”林简青惊讶道：“是什么事，有这么大的关系？我出外的时间太少，全没得着一些儿风声。”

郑绍耿道：“周撰这个人，会长是认识的了。事情就是他干出来的。”林简青道：“周卜先我如何不认识，我第一次到日本来，就是和他同船。他不是已进了联队吗？他干了什么事情呢？”郑绍耿道：“他此刻哪里还在联队，就住在这富士见楼旅馆里。有个我们同乡的女学生陈蒿，人才学问，都够十分。会长听说过这人么？”林简青笑道：“岂但听人说过，陈女士姊妹两个，都和敝内同学。数月前我们常见面的，只近来我搬到浅草那边去了，相隔太远，有两个月不曾会着。”郑绍耿跺了跺脚道：“可惜会长搬远了，令夫人不能常见着陈女士，所以才被周撰骗了。周撰是湘潭人，家中原有老婆。民国元年，在岳州又讨一个。到日本见着一个渡边女学校的学生，姓樱井名松子，生得可爱，又想方设计，讨作第三房。近来不知因何，认识了陈女士，用种种欺骗手段，居然骗成了功。此时陈女士跟他同住在富士见楼，俨然夫妇。正所谓先生交易，择吉开张。打听得迟几日，就要正式结婚了。会长看周撰这种败类，对于神圣不可侵神的女留学生，公然敢明目张胆的，肆行其诈骗手术。这种败类，我同乡会若不加以重惩，将何以维学业，而儆邪顽？深望会长挺身出来，挽救这事，民国教育前途，实受福不浅。”林简青听了，自然不赞成周撰这种行为。但是郑绍耿平日为人，林简青知道，并不是一个言行不苟的。他说的话，不见得实在可信。况且维持学业的话，在郑绍耿口里说出来，尤像是有为而发，不可尽信。当下略事躊躇，才回答郑绍耿的

话。

不知说些什么，下章再写。

第五十八章

说谎话偏工内媚术 述故事难煞外交家

却说林简青对郑绍旼答道：“陈蒿姊妹和内人来往很亲密，却不像是轻浮女子。周卜先虽则好玩，也是一个很漂亮的了，妨碍群众的行为，大允不至于做出来惹人干涉吧！”郑绍旼摇头道：“他这类小人，行事简直毫无忌惮，还有什么不至于做出来。他全不知道怕人干涉。会长不相信，请去富士见楼一看，便知端的了。”林简青道：“她姐姐陈毓，没在这里么？”郑绍旼道：“陈毓也被周撰那东西骗糊涂了，打成一板，做这无耻的事。我们留学界，真暗无天日了。”

林简青见郑绍旼那种气忿不堪的样子，不由得问道：“卜先和你老哥不是很要好的朋友吗？”郑绍旼道：“朋友要好，还朋友要好，不可以私交而废公谊。即如令夫人和陈蒿姊妹要好，难道因私交，便不干涉这种无耻的举动吗？”林简青点头道：“老哥既是和卜先要好，就应得拿朋友的交情，规劝他一番。陈氏姊妹和老哥有亲故么？”郑绍旼摇头道：“和我绝无亲故。我全是激于义愤，毫无偏私。”林简青道：“这种事，除各人尽私交规劝外，似乎很难得有相当得办法。我此刻还有点事，改日再谈罢。”随向郑绍旼点点头，扬长走了。郑绍旼自乘电车回骏河台，等何达武夜间来，商议出气之法。

却说周撰使眼色，教何达武走后，对陈蒿陪了无数小心，

并说明当日和松子的关系，又将婚约的滑稽小注，说了个透彻。发誓担保，绝没有妨碍新爱情的能力。陈蒿已见过那婚约，也知道是哄骗日本女人的，决不能发生什么问题。见周撰殷勤陪话，也就把气平了。问周撰道：“你明知道松子是个烂污淫卖，要嫖她很容易，却为什么反自己牢笼自己，亲手写一纸婚约给她哩，这不是画蛇添足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我的妹妹，你当小姐的人，哪里知道这些用意。三年前的樱井松子，在日本淫卖妇中，虽未必能坐头把交椅，然总不在前五名之外。她那时的身价，零嫖每晚的夜度资，至少也得五元以上。若论整月的包宿，一月非得百来块钱决办不到，伙食零用还在外。我不过一名公费生，不用结婚的话哄骗她，使她希望移注将来，安能如我的心愿哩！日本鬼欺负我们中国人，也欺负够了，我何妨骗骗她。我这种行为止限于对日本女子。凡是上过日本淫卖妇当的人，听了我对松子的举动，无有不觉得痛快的。”陈蒿这才明白，也很恭维周撰，得了对待淫卖妇的惟一办法。接了周撰要缝的袜带，拿出针线来，正在缝缀，郑绍畋就来了。彼此争论了好一会，郑绍畋呕气走了。

周撰向陈蒿道：“我们去精庐，看看姐姐好么？”陈蒿道：“好，我正想回去拿衣服。前日因铁脚跑来一催，我的一颗心早在这房里了，胡乱拿了几件，都拿错了。昨日和姐姐说，要他替我清检送来，她说不知道首尾，恐怕拿来又是错了，还是要我自己回去清理的好。连我自己都不知道，是一种什么道理。我平日在同学家，或是在亲戚家住夜，心里不待说，是存着一个作客的思想，没一时安帖的。便是绝不客气的所在，也觉得不如自己家里舒服。然一回到家里，又不能耐坐，每日只想出外一两次，或是看热闹，或是买物件。一连两三日不出门的事，是绝少的。若是遇着大雨大雪，一连几日不能出外，心里不知

怎的，那么闷得慌。可是作怪，这间房子和我极相宜，便是一年教我不出这房门，也觉平常得很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没有我在这里，你也平常么？”陈蒿睃了周撰一眼，掉过脸去笑道：“我又不颠了，没有你，我来这房里干什么呢？哦，我还有句要紧的话，忘记向你说。刚才那淫卖妇在这里，坐了一会，给婚约、艳书我看，我都不曾留神看她的妆饰。及至作辞走了，我才从她后面看见她后脑上，戴着一个蝴蝶结的蝴蝶身子，颜色大小也是一样。还有一层，我那蝴蝶，下面两根飘带，有一根因放在书案上，我写字时的钢笔落在上面，沾了一点红墨水，有川豆子大。那淫卖妇头上戴的，也仿佛是红了一点，你看这事情奇怪不奇怪？”周撰道：“她那蝴蝶的两只眼睛，是什么东西做的，也是珍珠吗？”陈蒿道：“如果也是珍珠时，我当时就要追问她那蝴蝶的来历了。她那对眼睛，是两颗假珠子，一望就分辨得出来。”

周撰出了会神，忽然顿脚道：“一定就是你那蝴蝶了。”陈蒿道：“我那蝴蝶，怎生得到淫卖妇头上去的哩？”周撰道：“我来东京没几日，知道我来了的当少，谁知道我这里的住处呢？到过我这里的，只有何铁脚。前夜不见了蝴蝶，我便断定是何铁脚。今日松子忽然找了来，头上便没有那蝴蝶，我也疑心是铁脚将这里的住处告诉了别人，松子或是间接打听出来的。今既有蝴蝶作证，简直是铁脚直接教松子来的。铁脚昨日在这里呕了气，知道松子和我的关系，有意教她来寻衅，好使你听了寒心。在铁脚的意思，不以为这是给我一个很难的题目吗？料定必有笑语可看，所以自己也跟了来。”

陈蒿道：“你猜想的似乎不错，但是有个大漏洞，铁脚自己偷了我们的蝴蝶，岂有又教松子戴了，上我们这里来的道理。不是有意证明他自己作贼吗？”周撰道：“这理由虽不可解，

但我决定松子之来，是铁脚教的。珍珠变卖了，换上两颗假的，由铁脚送给松子。必没向松子说明来历，松子不知就里，便公然戴了上我这里来。就是郑绍畋，十有九也是铁脚教他来的。哪有这般凑巧，不前不后的，也去东兴洋服店做洋服，并且那簿上也没写我的名字，一百四十块钱的礼服并非惹人注意的价值，就怎的这般留心，特向店伙寻问？这都是铁脚捣鬼，又怕我猜疑到他身上，都是郑绍畋拿这些鬼话来掩饰。他们三个小鬼，搅成一片，必定还要无风三个浪，跑到这里来鬼混。”

陈蒿道：“我们何不搬往别处去住哩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怕他们做什么呢？他们的伎俩，我都拿得住。充其量不过想闹到警察署去，受几天拘留之苦，怕他们怎的。”陈蒿道：“怎么闹到警察署，受几天拘留之苦？”周撰道：“他敢来无理取闹，我不请他们进拘留所，有什么办法？在日本人跟前说话，他们说一百句，也抵不了我说一句。”陈蒿道：“犯不着这么，何、郑两个，一个是多年朋友，一个是我亲戚，且都是同乡人。外人不知道的，只说你仗着日本话说的好，借外力欺压同胞。我们住在这旅馆里，本也不合算，钱花的比住贷家还多。起居饮食却没贷家十分之一的方便。我洗条手巾都没地方晾得；你没家眷，单身一个人就住在旅馆爽利些，有家眷是绝对不行。我看还是从速搬场的好。”

周撰点头道：“我们明日去外面走走，看有相安的贷家没有。你快梳头罢，吃了午饭看姐姐去。”陈蒿笑道：“你把我头揉散，又不能替我梳拢，我两个臂膊酥软得一些儿气力没有，我自己是梳不来，就是这么蓬松着，回家要姐姐替我梳罢。”周撰笑道：“只要你好意思，我有什么不可。”陈蒿在周撰腿上拧了一把道：“谁教你那么暴乱，你怕我不好意思，就替我梳罢。你不替我梳好，我不出去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这事你卡我

不住，日本中年妇人及艺妓梳的那种曲髻，梳的手续，非常繁难，不是专学梳头的妇人决不能梳。那种头，请梳头的梳一次，得花两角钱，还要自己到梳头的家里去梳。若将梳头的喊到自己家里来梳时，看路的远近，三角四角不等。所以艺妓的头异常爱惜，夜间睡觉和受罪一般，轻易不敢动一动。长是十天半月，头发仍是一丝不乱。那种头，我就不能梳。此处女学生的丸髻，你平日梳的那种垂髻，我不但能梳，并梳的很好。和专梳头的比起来，不差什么。”陈蒿喜道：“你真的会梳么？就替我梳一回看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这是我的特别能耐。留学生中，决找不出第二个来。”陈蒿道：“你怎么学会的呢？”周撰笑道：“我早知道今日有你这位两臂酥软的太太，自己不能梳头，我就预先练习好了等着的哩。”陈蒿笑着，拿出梳篦来。周撰真个捋起衣袖，替陈蒿梳理。一会儿梳好了，陈蒿打反镜一看，喜笑道：“看不出你这学陆军的武人，能做这么细腻生活。你再替我刷点刨花水，就完全成功了。”周撰又拿刨花水替陈蒿刷了。教下女开上午饭来，二人共桌而食。

吃毕，陈蒿更换衣服，同周撰到精庐来。陈毓见面，开口笑道：“你两个来的正好，刚才当店打发个店伙来说，镯头已找回了，教这里去赎取。”陈蒿且不答话，指着自己的头笑问陈毓道：“姐姐看我今日的头，梳得好么？”陈毓看了看道：“梳的好，你自己梳的吗？”陈蒿道：“我自己能梳出这么好的头，睡着了都要笑醒。姐姐看他一个学陆军的武人，居然能替女人梳这么好的头；就是姐姐替我梳，也不见得能梳出这个样子。”李镜泓正招呼周撰就坐，听得这么说，翻开眼睛望了陈蒿一下，独自吐出舌来摇头。陈毓在旁看见，恐怕周撰见了难为情，忙拿话向周撰打岔。

陈蒿问李镜泓道：“我那旅馆里住了不方便，姐夫曾见哪

里有相安的贷家么？房屋不怕精致，越精致越好。像这么旧屋子，我就不爱住。市内市外却都不拘。”李镜泓道：“我在外面游行的日子少，莫说市外我不曾去过，就是市内，我到过的地方也极有限。你问我的贷家，真是问道于盲了。”陈毓道：“铁脚搬了，你住的这屋子也空了，我正嫌两个人住一栋房子，白空了两间可惜，你要另找贷家，何不仍搬回来。铁脚那屋子空着，周先生做读书的所在，不过略小些儿，干净却是很干净。”陈蒿连连摆手道：“罢了，罢了，这种房子我一辈子也不要来住了。”说着，回头对周撰道：“当店里既送信来，你就去把镬头取回来罢。姐夫的日本话和我差不多，他去，说不定又是白跑。我清着衣服等你，你不要跑向别的地方玩去了，害我久等呢。”周撰道：“鹤卷町一带，连一家大点儿的店家都没有，跑到什么地方去玩。”陈蒿将那日当店里写的字条，拿出来给周撰，周撰接着去了。

陈蒿回到原住的房里，清检衣服，陈毓坐在一旁谈话。陈蒿将松子及郑绍畋来找的话，对陈毓说了一遍，道：“卜先没意思想搬，我想不论自己如何有理，是非口舌上门，总是讨嫌的。何妨搬开些，免得和他们费唇舌。姐姐既嫌这房子大了，白空了两间可惜，我们若看了相安的房子，姐姐、姐夫能搬来做一块儿同住么？”陈毓摇头道：“你姐夫的迂腐性质，你还不知道吗？此时就教他搬做一块儿同住，他必然推故不肯，我心里是巴不得住做一块，凡事都有个照应。富得慢慢儿来，你不主张卜先和人闹是非，这话很是不错，越闹越于你身上不利。你姐夫的意思，也无非怕你们这样的结合，传开了不好听。若卜先无端的更得罪些人，别的可怕自是没有，难道外边人能干涉我们的家事？就是怕传开了不好听。你姐夫恐怕将来回国，受爹爹妈妈的埋怨。”

陈蒿正待说话，听得外面门铃响，随着听得周撰和李镜泓说话的声音，姊妹二人即同出来，同到外面房里。见周撰拿着一个小包裹，递给陈蒿说道：“取是取回来了，你看没有换掉么？”陈蒿打开来望了一望，点头道：“没换掉，不过是把口径捏小了许多。”陈毓也伸点头，凑拢来看。陈蒿忽然嚷道：“坏了，当店弄了弊了。”周撰吃了一惊，连忙问道：“弄了什么弊？”陈蒿指着镯头两当合口的所在，给周撰看道：“你仔细看，这上面有许多凿印，不知被他刨去多少金子了。”周撰接过来说道：“我在那里接到手，就看出来了，觉得这是新凿的痕，也曾指出来问那店伙。店伙说是考金石，分两毫无损失，当时又拿戥子秤给我看。”说时，对着天光，仔细看了一会。靠里面一圈，看出鉴痕不少。陈毓向陈蒿道：“妹妹你记得么？去年铁脚当了一个金戒指，两个月后赎出来，不是也说在合口的地方，刨去了许多金子吗？”陈蒿点头道：“是有这么回事。我那时还以为是铁脚瞎说的，那有开当店的人，贪这点小利的道理。照这镯头看起来，日本当店简直行窃。”周撰道：“这事只怪我太没经验，也是和你一般的念头，决没有当店弄这些小弊的。没法，我只得再去一趟，看他怎生说法。”陈蒿道：“我看不过刨去几分，没多大的事。你去质问他，他如何肯承认呢？你见他不承认，势必闹到警察署，因为刨去的不多，照原当时所计分两相差不甚远，警察也不能断定是他刨了。并且当的时候，他既安心刨削，他写的分两就不实在，必然少写钱把几分。这当已经上过了，凭谁也闹不出什么好结果来，犯不着又去跑路。”

周撰心想：这话也属不错。但自己是以会办日本交涉自命的，今日亲身上了日本鬼的当，不能去报复报复，面子上对李镜泓夫妇固然有些下不去，心中也实在气那当店不过。拿着镯

头，出了会神，望着李镜泓道：“当日是李姐夫一个人拿去当的么？”李镜泓点头道：“是！”周撰道：“请李姐夫同我去，我不愁当店不承认赔偿。商家要紧的是信用，他若不承认，我自有办法，损失金子事小，我也不知道曾刨去多少，但这种欺人的举动，出之日本鬼对于中国人，未免近于因欺可欺。这气我姓周的决受不了。”李镜泓道：“下次不和这种奸商交易就是了，亏已经吃了，又是小处，何必去认真怎的。”周撰正色道：“话不是这么说，前此若没铁脚当戒指被刨的事证明，我也不能断定是刨了。就这两事合看起来，小鬼的当店，简直就是用这种方法占小便宜。因为日本金子成色比中国金子的差的远，中国赤金与中本赤金一望便能辨别。他们见是可欺的中国人，金子又好，偷一分是一份，聚少成多。留学生当金器，是极普通的。大概一百个留学生中，有九十四五五个有一两只金戒指，都是预备一有缓急，即取下来去当的。当店用这种盗窃方法，聚少成多，也就不少了。中国学生因日本话说得不自如，十九不愿和日本鬼起交涉。像铁脚的样，明知吃了亏，也只得忍受。还有许多被刨了，不曾看出来的。这事既落在我手里，我若不把这黑幕揭穿，日本鬼占了便宜，还得意的暗骂中国人是马鹿。吃了亏，说都不听得说一声。姐夫就同我去罢。并不用你说什么话，不过当的时候，是你经手的，只证明一句便了。”

李镜泓也是个怕和日本鬼办交涉的，听听很不愿意同去。陈蒿见周撰这般说，也赞成把这黑幕揭破，便怂恿李镜泓道：“姐夫只同去走遭，怕什么呢？卜先不是荒唐人，他要去，总有几分把握，难道他教姐夫去，给姐夫为难不成？”陈毓见李镜泓畏缩不前的样子，很是气恼，在李镜泓肩上推了下道：“当店里又没老虎吃人，你怎的就吓得不敢去。你只跟在周先生

背后，不问你时，你就不开口，同走一遭也怕吗？真没得现世了。”李镜泓红了脸道：“谁说不去是害怕？你既都逼着我去，我去便去。不过交涉胜利与失败，我都不负责任罢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胜利失败，都有我负责。只要姐夫跟去，以备警察询问。”李镜泓才起身更换了衣服，同周撰出来。

周撰在路上对李镜泓谈论日本小鬼种种欺负中国留学生的事：“中国学生的日本话程度，多是耳里能听得出，口里说不出。因此每次和小鬼闹起来，分外的呕气。就闹到警察署，日本警察多存心袒护小鬼。中国人日本话说得好的，能据理解辩，警察就不敢偏袒。普通学生，对于日本话的重要用处，就是听讲，因此耳朵练习得很灵，一说就懂，口里则除家常应用几句话以外，辩论法理的言词，谁有多少研究？所以交涉总是失败。当交涉的时候，耳朵里能听得出他们说话的破绽，只苦于口里回答不出来，反比那完全不懂日本话的更呕气些。是这么失败的次数一多了，留学生一听说要和小鬼交涉，先就有些气馁。只要勉强能忍耐的下，决不愿意自讨烦恼，和小鬼争论。去年冬天，我的直接长官康少将，住在饭田町，买了瓶中国墨汁，天冷冻住了，揭不开塞子。当时有人献计，说搁在火炉上一烤，便能揭开了。康少将以为这计于情理很通，即依计搁在火炉上。谁知炉火太大，搁上去不多一会，瓶中热气膨胀，轰然一声，瓶口爆裂了，瓶塞被热气冲激，和离弦的弹子一般，拍一下打在天花板上，墨水四迸，席子上也染了几块巴掌大的黑印，天花板上更是麻雀花纹一般，喷了许多斑点。康少将当时擦洗了一会，奈墨汁沾牢了，不能擦洗十分干净。房东见了，大发牢骚，说房子租给中国人住，真倒了霉。好好的天花板，好好的席子，会弄得这般肮脏。康少将气性最大的人，如何受得了这一派教训的话呢？自免不了也发作几句道：‘房子要不

肮脏，除非不租给人住，我又不是有意弄肮脏的，不过赔偿你的损失便了，你何得向我说这些无礼的话？我出钱住房子，负了赔偿损坏的责任，宾东双方实行条约就是。你这无礼的话，实在太混帐！你不尊重房客的人格，就是你自己不尊重你自己的人格。’姐夫，你说那混帐房东听了康少将的话，怎生回答。”

李镜泓道：“房东若是懂情理的，房客既承诺赔偿，除了商议赔偿的价值外，便没什么话可说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他若肯照情理说话，还有什么交涉呢？他听了康少将的话，鼻孔里哼了声道：‘赔偿吗？赔偿损失吗？这个损失，很不容易赔偿呢！’康少将就问：‘怎么有不容易赔偿的损失哩？不过是要多给你几块钱，或者拣肮脏的席子，叫叠屋来，换过几块，天花板也唤木工来，重新换过。怎么谓之不容易赔偿哩？’”

李镜泓道：“是呀，房东怎么说呢？”周撰道：“说起来真气人。我当时若不在跟前看着康少将与那房东交涉时，别人述给我听，我必不相信世界上竟有这种不讲情理的人。他听了康少将的话，两眼一翻，对着康少将做出揶揄的样子道：‘你们是在中国做官的人，口气真大的了不得！可惜这地方是日本国，不是支那，不能由你拿出那做官时对小百姓的口吻，来和我大日本的人说话。谁没见过钱，要你拿出钱来赔偿我的损失？这房子的损失，一万元也赔不了。’康少将被这几句话气得打抖，那里按捺得住性子，再和他辩理，跳起身就桌上一巴掌，打得那些茶杯茶托都震碎的碎了，震落的落了。口里大叱一声骂道：‘放屁！你再敢是这般无礼，我有权力能立时驱逐你出大门！’”李镜泓道：“痛快之至，那房东又怎么样呢？”周撰道：“日本鬼不中用，你和他讲理，他就无礼，以为你怕了他。你只一强硬，绝对不表示让步，他倒软了。康少将骂

了几句，一脚踢开坐椅，拂袖冲进里面房间去了，房东见康少将这几人强硬，立时改变态度。”

不知如何改变法，下章再写明罢。

第五十九章

赔损失交涉占上风 述前情家庭呈怪象

“却说那日本房主人见康少将冲进去了，回过头来向我笑道：‘康先生的气性怎这么大！’我说：‘康先生的气性十成还不曾拿出来三成，因见你是日本人呢。你若是中国人，敢当着他说这么无礼的话，早请你吃了手枪。既不然，刚才那一巴掌，也不会打在桌子上，已打上你的脸了。’房东吐了吐舌头道：‘你去请他出来，我再和你说话。’”

“我见房东用命令格的语调，教我去请康少将，我也气不过向他说道：‘你这个人，怎的一点儿礼节不懂？你有什么权力，可以使令我？’房东只得又向我陪话道：‘请先生转教下女去请罢！’我才进去，康少将的气还不曾平，教我出来对房东说，要房东去法院里起诉，由法官评判，教怎么赔偿，便怎么赔偿，此时没有说话的必要。我说：‘这话说去，未免过于强硬了。房东既转过来陪话，知道他自己错误了，就可调停了事，何必定要弄成诉讼？’康少将道：‘你不知道日本鬼的性格，是普天下第一种生得贱的东西。你不和他强硬到底，这交涉没有结果的日子。你不信，我就委你当代表，你去跟他交涉着试试看。’我说：‘好。’随即出来对房东道：‘康先生因受不了你无礼的话，不愿直接和你谈判，委我代表。你有什么话，尽管对我说。关于这损失赔偿的事，我能完全负责。’”

“可恶那房东的态度，果不出康少将所料，见我如此说，把两个肩头耸了两耸道：‘拿钱赔偿，我是不要的。’我说：‘不赔钱，还是康先生刚才说的，叫叠屋换便了。’房东连连摇头道：‘不行，叠屋换的，与原有的不合色。’我说：‘不教叠屋来换，教谁换呢？’房东道：‘换自是教叠屋换，不过新旧不合，如何能行？至少得将这一间房的席子完全换过，天花板也得全房更换，才看不出痕迹来。这还是看康先生的面子，若是别人时，这房子全部的席子、天花板，都得重新换一遍，外观上方没有损失。’我见他要求得这般无理，实在气他不过，笑着向他说道：‘你原来想借这个题目，要求康先生替你修饰房子。你这主意倒不错。康先生的钱素不要紧，我看你不如索性制个图样来，要求康先生替你重新建筑一所极华美的，外观不更没有损失吗？老实对你说罢，康先生本教我出来谢绝谈判的，要你尽管去法院提起诉讼，凭法官判断，教怎生赔偿，便怎生赔偿。我因见你已经知道悔悟，我自愿作个调人，免得宾东伤了和气。你要求既仍是这般无理，就只好请你去法院里了。’

“我说罢，也立起身来，做个预备送客的样子。小鬼涎皮涎脸的本事真大，只怕也是普天下第一种厚脸皮族，仍是笑嘻嘻的说道：‘我自是这么要求，康先生能承认不能承认，又是一个问题。先生还不曾与我开始谈判，我将从哪里表示让步哩？’我听了他话，又觉好笑，只得又坐下来说道：‘这房间的席子，并不是崭新的。也只有两条弄坏了些儿，你说要换，我就教叠屋来换了。你如说暂不必换，我按照两叠席价，给你的钱，天花板也是一样。你能让步到这个程度就说，不能让到这个程序，你自由行动便了。’他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‘两叠席子能值多少钱？若为这一点，也无交涉之必要了。’我说：

‘本来只有这么大的事，你要故意虚张声势的，做一件大不了的事，来严重交涉，小题大做，未免可笑。’

“他这时把气焰放低了，从怀中摸出香烟来，敬了我一枝，擦上洋火，给我吸燃了，才自己吸，俨然表示要作长时间谈判的样子。重新请教我的姓名，问了问我学校我住处，极力恭维我日本话说得好，简直听不出是中国人来。又称赞我能办交涉，不像康先生性躁，说不了几句，气就上来了，是一个好军人，不是外交的人物。恭维我将来准能做个有名的外交家。我被他恭维得不好意思了，也不答话，听凭他瞎说了一会。又说这房子，新建筑才五年，这席子都是他亲自监制的，比寻常房间所用的席子大不相同。房中一切木料，都是集搜各县所产名木，经细工制成的。建筑这样的房子，不但花钱比寻常房子多花数倍，不是很在行的人监制，还没这么配合得宜。就是康先生承认将席子、天花板全房更换，叠屋木工也得经他亲手指点。至于木料更是难题，这天花板是中国的楠木，在日本一时决取办不出。”

李镜泓道：“你看那房子，是不是如他所说的，比寻常房子精巧些呢？”周撰点头道：“富丽自是穷极富丽。康少将手中有钱，最是欢喜摆格，定要住那种阔房子。”李镜泓道：“那交涉怎么结果的呢？”周撰道：“那日我当代表，并没说出个结果来。后来由康少将的兄弟出头和房东谈判了七八次，仍是赔了几十块钱，才得了结。这事幸出在康少将家里，一来康少将的日本话也还说得好，二来康少将在日本留学多年，看破了小鬼的伎俩。若是普通留学生，遇了这事，那房东欺人的本领还了得！胆小又不会说日本话的学生遇了他，只有洗干净耳朵，恭听教训的工夫，那有给你辩理的余地呢。”

二人谈着话，已到了鹤卷町当店门首。周撰在前，李镜泓

在后，推门进台湾省。只见那日延接周撰等到里面谈知的店主，正和一个店伙坐在柜房里面。周撰对他点了点头，店主即起身到柜台跟前。周撰将镏头拿了出来，指着几处新凿痕，给店主看道：“这镏头不是我的，当时虽然不是我经手，只因贵店出了店伙拐逃的事，物主这位李先生几次来取赎，不得要领，特托我来交涉，才知道这镏头被店伙窃逃的事。今日得贵店通知，李先生又托我来取，当时我发见了这新凿痕，就有些疑惑。问这位店伙，说是考金石磨的。及至我拿回去，物主一看，异常惊讶，凿痕还不止一处，绝对不是考金石能磨成这个模样的。我有经手之责，无以自明，不能不请物主同来，向贵店问个明白。”店主接过来，反覆看了几遍道：“这只怕是原来有的痕迹，敝店收当金器，当面称过分两，写明在质券上。取时仍称给赎的人看，没有错误，便完了责任。这镏头在先生来赎的时分，敝店店伙称给先生看了没有呢？”

周撰道：“店主这话，表面上似乎开质店的责任只能是这么担负，实际上这当面称进称出，与写明分两在质券上，不过你们开质店的一种保护贪利的器具，在法律上绝对不能承认你们这自称自看，由你们自己书写分两，为己尽了责任。我们质物的，质时与赎时，都不能带着戥子在身上。你们的戥子，质物的不见得便能看的明了，并且你们也不认真称给质物的看，质物的当然不能立时辨出所质金器有无减轻分两的事。店主绝不能拿这种手续，说已完了责任的话。姑无论这镏头的原有分两，与质券写的不对。让一步说，就是对了，这凿痕显然，怎么能说是原来的？中国银楼的工匠，手艺那有这么粗劣？这一望就知道，是新凿去的。凿过之后，不曾经贴肉戴过，所以仔细看，一条一条的，有新旧深浅之分。依我想，贵店的名誉要紧，这分明是由贵店的店伙弄弊，无可推诿。我家中已经用

戥子称过了，照原重分两，轻了一钱二分有零。按现在金价，虽只六块多钱，然这损失不能不向贵店要求赔偿。”店主道：“六块多钱虽属小事，但敝店不能做这创例的事。”

周撰正色道：“你知道质店里店伙潜逃，也是创例的事么？你自己雇用的店伙，敢公然偷盗物件，因你用店伙不慎之故，质物受了损失，你赔偿谓之创例吗？”店主道：“专凭先生口说，损失了一钱二分，毫无取信的凭据。这种赔偿的方法，也教人难于遵命。”周撰道：“取信的凭据，就在一钱二分。我便说损失了三五钱，也不愁贵店不赔偿。但借题多索，有损个人道德的事，不是我等中级社会以上人干的。店主但看我只说损失一钱二分，便知道有最足取信的数目。店主不是没有眼睛，即照凿痕估计，能说创削不到一钱二分吗？”

正在辩论，忽来了一个日本商人，挟着一大包衣服，往柜台上一搁，口里说要当五十元。店伙将衣了一件一件的抖着细看，店主怕周撰说出损害当店信用的话，给那人听见，连忙让周、李二人到里面房间就坐。周撰知道他的意思，说道：“上次我知道贵店的店伙，卷赃逃匿，而我并不向贵店逼逼头，也不要贵店更换质券，任凭贵店随意写一纸作证据不充分的字条，五十多块钱也存放在贵店，我就是极信用贵店。并于店伙逃匿的事，很跟店主表同情，巴不得贵店早日将逃伙缉获。我若不是信用贵店，不与店主表同情，这事早经警察蜀办理了。贵店的信用，是要由店主做出来的，这一钱二分金子，店主赔出来，在物主公能免受这极小的损失，而于贵店的信用，则大有增加。”

店主做出很为难的样子，踌躇了一会道：“我看损失也不至有这么多，赔偿先生三块钱罢！”周撰笑道：“这不是开价还价的事。如没损失这么多，我有意多索，何不说是三钱五钱，

等你还价呢？我不是没有取信的凭据，当日买这镯头的时候，原附带了一纸保险单，单上注明了分两。如分两不符，金子成色不足，可去原银楼更换的。这保险单因放在衣箱里面，衣箱太多，一时难得翻箱倒箧的寻找。店主若执意不肯照我说的赔偿，我势必去报警宗。那时无无论我损失多少，贵店这种行为哪怕是一分二厘，贵店也是受法律上的裁判。而事情既经警察蜀，警察若以为这崭新的凿痕，尚不足为充分的证据，我就说不得惮烦，也要将保险单寻找出来，以证明我损失的确有一钱二分。我代贵店着想，与其等那时三面吃亏，何不就这时一了百了哩。并且这事若经警察署，我还有一种取缔贵同业的办法，向警察署条陈，因这类事，我们留学生中受损失最大。”

店主失色问道：“是一类什么事？”周撰道：“就是刨削金器的事，贵同业都有这类作弊的证据。在我们留学生手里，综计曾受这种损失的留学生，五年内有二千多人，七千多件事实。这事不要求警察取缔，留学生将不敢以金器向当店质钱。”店主故作惊异道：“敝同业有这种举动吗？敝店却不知道。但是敝同业很多，其中难保没有贪图小利，不顾信用的人。先生这镯头的凿痕，则又当别论。这是没品行店伙，背着人做的事。然店伙是敝店雇用的，我不能不负责任，我赔偿先生五块钱，望先生不用再争多了。”周撰道：“店主实在太不爽利，因一块多钱，必与我以不愉快之感，很不像是有气魄商人的行为。好，罢了。我也懒得再费唇舌，你就拿五块钱来罢！”店主光着两眼，听凭周撰奚落了一顿。跑去铺房里，拿了五块钱，并纸笔砚台，请周撰写收条。周撰将镯头和五元钞票交给李镜泓，写了“收到赔偿金镯损失洋五元”的收条，辞别店主出来。

李镜泓很恭维周撰能干，这事若在别人，决办不到这么的结果。周撰笑道：“这不过利用他怕打官司。他没店伙拐逃的

事，教他赔偿，也没这么容易。”李镜泓道：“你怎么说那字条作证据不充分？”周撰道：“这店主必是一个极厉害的鄙吝鬼，你看他情愿受人奚落，不肯多出这一块钱，那字条上不肯粘贴印花，就知道了。若是更换质券不贴印花，就算违法。正式写收条，也一般非贴印花不可。他于这两种之外，自创一格，写几句又不像契约又不像领条的话在上面，怕你不见信，就加上一颗图章。我当时看了，原知道不合法，但料定他开当店的人，鄙吝则有之，图赖别人的贵重东西，他必不敢。便没说要他更换。”李镜泓道：“我所以不愿意同来，就是因为全没一些凭据，实在被创削了多少，连自己都不知道，怎好开口要他赔偿呢？信口说出个数目来，他若问我有何根据，不就被他问住了吗？你真说的好，四面八方都把他挡住了，使他没有置辩的余地。一面劝诱，又一面恐吓，他虽欲不走赔偿这条路，教他就没有路可走。你如果五块钱不能答应，非照一钱二分金价计算不可，我看他也不能始终不出这一块多钱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我不是向他说了，我便开口说是三钱五钱，也不愁他不赔偿的话吗”我敢于邀你同来，自料定了事情的结果。铁脚的戒指被创削，于我们这回交涉胜利，极有关系，我不得了这事实，也没这么有把握，若不向店主提说取缔同业的话，五块钱也没这般容易肯出。”

二人一路笑说着，回到精庐。陈蒿姊妹听述交涉情形，也自然欢喜。李镜泓从这日起，对周撰不但减轻了厌恶的心，并且表相当的敬意了。背地对陈毓说：“卜先确是个聪明有才干的人，就是举止近于轻浮，只怕对于老二的爱情，将来有些靠不住。”陈毓乘机说道：“惟其怕他靠不住，而生米已煮成熟饭，我们不能不帮老二，趁早把根基弄稳固。”李镜泓摇头道：“这们结合的，根基怎么得稳固。”陈毓生气道：“不稳固，

就望着它摇动一辈子吗？”李镜泓笑道：“能摇动到一辈子，就要算是稳固了呢。”

不言李镜泓夫妻私议，且说周撰同陈蒿，又搬了一箱衣服，及应用的零碎，回到富士见楼，已是入夜了。当晚无话。次早起来，用过早点，周撰催着陈蒿妆饰，去外面寻找赁家。在市内各区寻找了两日，赁家虽多，没有合意的。不是太大，就是太小。第三日到市外目白柏木大久保高田马场一带，寻了一圈，末了在高田马场寻着了一处。房屋虽多几间，房金却比市内低廉十之三四。那房子表面的形势，及内容的结构，都极合陈蒿的意。即在经租的手上，定了下来。

周撰道：“这屋大小共七间房子，我两人雇一个下女，哪用得着这么多的房子，精庐自铁脚搬走，你又出来，姐姐必嫌房子大了，白空了两间，不如教姐姐把那房子退了，和我们住做一块来。一则免得我两人独居寂寞，二则两家合住，房钱分担，也轻松许多。这市外僻静，若是我有事去市内，夜间归来迟些：你和下女两个，看守这么一大所房子，也要胆怯。你看我这主意怎么样？”陈蒿道：“我早想到是这么办了，已和姐姐提过，姐姐是没有不愿意的，就只老李那古板鬼，有些无名屁放，我最懒和他谈话。”

周撰道：“老李不大赞成你我的事么？”陈蒿道：“希罕他赞成做什么？你于今既也和我的意思一样，打算邀姐姐来同住，我端的不管古板鬼怎样，把姐姐拉来同住便了。老李是知风知趣的，爽爽利利的搬来，我一不欢迎他，二不拒绝他。他若再桀敖，我有能力使我姐姐不理他，看他去哪个衙门喊冤。你不知道，他那种不识抬举的人，说起来令人气闷。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有何能何德，配享受我姐姐那么齐全的女人。挂名到日本来留学，其实和下女一样，每日只有扫房子、洗衣服、

弄三顿吃喝的工夫。你没留神看姐姐的那两只手，在国内的时候，比我的还要白，还要嫩，就是在厨房里，冷呀热的，浸了一个冬天，此刻差不多要成乌龟爪子，我看了心里就难过。老李倒像没事人一般，还说操作是女人分内的事。不错，操作本是女人分内的事，不过你老李，只够得上讨一个乡村里的黄毛丫头，莫说蒸茶煮饭，视为寻常的事，就是要她脱了鞋袜，跟种田的去田里做生活，或者教她挑百十斤的担子，每日行百十里路，也不为难。什么好人家的小姐，女学校的学生，也教人家这么操作？便把一条性命累死了，也讨不了好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姐姐自己愿意是这么，有什么话说。你们三个人，加上一个何铁脚，共是四名公费。难道雇一名下女，都雇不起？”陈蒿摇头道：“你哪里知道，有两个下女，本来还年轻，有个六七成像人。因睡在厨房里，与铁脚只隔一层纸门。铁脚既想吊下女的膀子，白天又不跟下女将条件议妥，黑夜摸到下女跟前，把下女惊得当贼喊叫。第二日铁脚气不过，遇着下女就横眉怒目，下女安身不牢，辞工走了。铁脚自去介绍所，雇了一个，年龄十七八岁，比前个更像人一点。这个和铁脚的条件，大约在未进门之先就议好了。两个人你亲我爱的，我们看了，倒很有个意思。这下女做事也能做，又爱清洁，我却很喜欢他。有一日，铁脚吃了午饭，不知去哪里，去了半日，直到夜间八点多钟才回来。下女问他，说还没吃晚饭，下女就非常高兴，说我早知道你会归家吃晚饭，已替你留了一份饭菜。因将饭菜弄热，端出来给铁脚吃。谁知这位不成材的老李，见了大不舒服，怪下女不该不得他许可，竟将他国内带来最爱吃的腊鱼，私自留给铁脚吃。背着铁脚，骂了下女几句。下女也好，并没对铁脚说。你看老李是不是个东西？他见下女被骂之后，对他很小心如意，不知怎么，也动了染指的念头。下女有

什么界限，只要老李能担当，不怕铁脚闹醋，她巴不得多相与一个，多得些额外的利益。起初我和姐姐都丝毫没有疑心，后来姐姐因不见了几样编物，问老李，老李推说不知道。姐姐就疑心是下女偷了。等下女去外面买东西，姐姐即将下女寄在铁脚柜里的一个大衣包打开，果然在衣服中间，搜出一小包来了。不但失去的编物在内，还有五块钱的钞票，是姐姐领下来的公费，好玩盖了一个小章子在上面，本是放在皮夹里的，一日忽然没有了，老李说是拿着还了朋友的帐，姐姐见是自己丈夫拿着还了帐，自然没有话说。这今无意中，在下女衣包里搜出来放还原处。跑来和我商量，并说老李和下女奸通的事，不发见这小包，不觉可疑，此刻就觉得可以证明的事实很多了。我劝姐姐不要将这事宣扬，老李不像何铁脚，老李是个专做假面子的人，宣扬出来了，他将无脸见人。奈姐姐忍受不住，气得哭了。夜间拿着那小包，质问老李。老李无可抵赖，只得承认，求姐姐不要给铁脚知道，并要把小包退给下女。姐姐说，二件都可办到，但立即须将下女开发。你看那不要脸的老李，居然还想留着下女，再做几时。这就是我不肯答应，我说再留下女在这里，不独情理上对不起姐姐，便是两个人共奸通一个女子，也终久有闹乱子的一日。姐姐也不问老李愿意不愿意，第二日一早起来，就把下女开走了。铁脚不知就理，以为是对付他，气忿忿的向姐姐质问开下女的理由。我悄悄把老了的事，对铁脚说了。铁脚倒不吃醋，说这下女既这么烂污，开了很好。我再去雇个五十岁以上的来，大家安静些罢。铁脚果然雇了个龙钟老妇来，做不上几日，老李说不行，像这样的老太婆，倒要人伏侍她呢，不要跌死了遭人命，又把老妇开了。自那回以后，老李也不提起要雇下女。姐姐因怕再出笑话，自愿身体上受些儿痛苦，免得精神上不快活，何尝是甘心情愿洗衣做饭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老李原来也是一个内多欲，而外施仁义的人。照这样看来，姐姐的德性，真是难得。我们就去和她商议，搬到我们一块儿来住罢。我听了，都很替姐姐不平，和我们住做一块，虽不能说是享福，洗衣做饭的事，决不敢再烦她动手就是了。”陈蒿点头答应，二人从高田马场乘高架线电车到饭田桥，再步行到精庐来。

不知与陈毓如何计议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章

得风声夫妻报信 图分谤姊妹同居

话说周撰同陈蒿，由饭田桥步行到精庐。二人才走近门首，陈蒿忽然指着玄关内几双皮靴，向周撰道：“你看，家里必是来了各。”周撰看了看道：“不但男客，还有一位女客呢。中间那双高底尖皮靴，不是女客穿的吗？”陈蒿点头道：“是了，我认得这靴子，是林太太的。我有两三个月不见她了。”周撰问道：“林太太是谁？我此时和他们见面，不妨事么？”陈蒿笑道：“是我的同学，林简青的太太。什么要紧，推门进去罢！”周撰才伸手把门推开，二人同脱了皮靴进房。只见林简青夫妇之外，还有一个，便是黎是韦。林、黎二人和周撰都熟识，只林太太不曾见过。当下互行了礼就坐，彼此自有几句客气话说。

林太太见陈蒿与一个飘逸少年进来，料到就是周撰。和陈蒿叙了几句阔别，即轻轻在陈蒿衣袖上拉了一下，起身到陈蒿原住的房里，陈蒿跟着进去。林太太随手即将房门掩上，拉着陈蒿的手，并肩坐在一张沙发椅上，低声说道：“我因住处移远了，几月没工夫来看二妹。刚才同二妹进来的那位少年是谁呢？”陈蒿红了脸道：“孟明分明知道，却故意这么问我。”林太太笑道：“就是二妹的未婚丈夫吗？”陈蒿低下头说道：“好孟姐，不要打趣我罢！”林太太道：“已定下了喝喜酒的

日子么？我是要来喝一杯喜酒的，二妹不要偏了我呢。”陈蒿道：“日期虽不曾定，但那时一定接孟姐来。只求孟姐赏脸肯来，即是万幸。”林太太道：“这样客气话，不是你对我说的。不过我今日特意到这里来，一则打听二妹的喜期，二则对于这事，还有想和二姐研究的地方。二妹是聪明人，却不要怪我多事。”陈蒿道：“孟姐说哪里话来，承孟姐看得我姊妹重，如待亲姊妹一般，多远的来和我研究，自是出于爱我的热心。我方感激之不暇，岂有怪孟姐多事之理。孟姐有话，只管放心说。我这几日的脑筋，很觉不大明晰，正要孟姐来提醒提醒。”

林太太握着陈蒿的手问道：“这位周先生，二妹和他见面起，到今日有多少时日了？”陈蒿道：“十多日子。”林太太道：“十多日内，大约曾见面多少次？”陈蒿道：“十多日内，无日不曾见面。”林太太道：“见面时谈些什么？”陈蒿道：“无所不谈，没有一定的问题研究，或谈故事，或谈家常。”林太太道：“所谈故事中，有岳州的定儿，东京的松子没有？”陈蒿摇头道：“没有。”林太太道：“所谈家常中，有他现住的湘潭的家庭组织没有？”陈蒿道：“也没有。”林太太道：“然则他和二妹所谈的都是泛常的话，没有与二妹终身大事相关的了。”陈蒿道：“他曾对我说过，家中父母早已去世，少时即依胞叔生活。十六岁曾娶同邑王氏女子为室，不上三年就死了。元年在岳州，曾议娶翁家女为继室，后因翁家系浙籍，流寓岳州多年，仅有一女，愿赘婿承续祧祀，不愿遣嫁，事遂无成。东京的松子，日前我曾见过，不过一下流淫卖而已。他承认是曾经嫖过的，此刻已无发生问题的资格。我知道孟姐的意思，是怕卜先哄骗我，我不查明底细，上了卜先的当，去做人家的第三四个老婆。这一层孟姐可以放心，料想周卜先没有这么大胆量。他家中老婆若是不曾死去，又有第二个老婆在岳

州，他还敢骗娶我吗？雪里面不以埋尸，总有发见的一日，将来他能免得了重婚的罪么？我的眼光看周卜先绝对不是无赖的人，而我自己为人，孟姐大约也知道不是那么好欺的。”

林太太出了会神，始把头点了两点道：“但愿二姐自己把宗旨拿定，不受人的欺骗才好。我家先生因在同乡会当会长，来往的人多，这两日所来的人，全是议论二妹这事的。我两耳实在听得有些不耐烦了，所以来问问二妹，毕竟是怎么回事。”陈蒿道：“到孟姐家来议论的都是些什么人，发了些什么议论？孟姐说给我听，或者也可借镜一二事？”林太太道：“来的人太多，姓名我也记不清楚，并有些不常来的，我不认识，总之都是同乡的罢了。议论的话多的很呢，我只能简单说个大概给你听。有一部分年纪大的人来说，就说周某行为素常无赖，在日本吃喝嫖赌无所不用其极，这回和陈女士又预备结婚，不待说是用尽欺骗手腕。陈女士年轻，识见不到，竟入了他的牢笼，而不自觉。这事若任其成功，将来于女学前途，甚为可虑。而同乡人组织同乡会，以维持学业的意思，就完全失效了。有一部分年轻的来说，就说陈女士是个容貌学识都很优越的女子，应择一个才学相当的人物，又不曾婚配的结婚，才不枉了陈女士这般才貌。周某是个有名的无赖，又已经几次正式宣布结婚，如柳梦菇、胡八胖子之类，都从场吃过喜酒，事实昭彰，在人耳目，岂能瞒隐。我们湖南的女留学生，无端受人蹂躏，同乡会应出来维持，免效尤者接踵而起，将来把留学界弄得稀糟。这两类人说话都差不多，总之我只见反对的，不曾听过赞成的。周先生为人如何，我却不知道。据我家先生说，他相识得很早，是一个很漂亮的人，家中有没有妻子我就不敢保险，因为不是同县，没去过周先生家里。”

陈蒿叹道：“我嫁人是我个人的事，是我自己有主权的事，

嫁了世界上第一个才学兼优的人，与同乡的没有利益。嫁一个卑田院的乞儿，也与同乡的没有损害。何劳他们老的少年，不惮烦来议论。这也真是一件不可解的事。照孟姐说，两种人的目的，都是想要同乡会出来维持，我不曾拜读过同乡会的章程，就不知道同乡会的势力范围有多大，必如何执行，方能达到两部分人的目的。林先生对于这两部分人的要求，如何回答的呢？”林太太道：“我家先生不也是这么说吗？同乡会没有干涉人自由结婚的力量，这是周、陈两家的事，若是两家的长辈出来反对这事，挟尊长之势以临之，或者能有些效力。但周、陈两家的尊长远在湖南，就要反对也来不及，这事只好听之任之，我们同乡会不要多管闲事罢。”陈蒿道：“林先生这话回答得又漂亮，又有力量。周家除了一个胞叔之外，没有尊长。我家父母，孟姐是见过的，绝没有干涉我行动的意思。望孟姐替我对林先生，要求一句话，以后如再有这两类好多事的人，来尊处议论我的事，求林先生当面谢绝，说已见过陈蒿，陈蒿亲口承认和周撰结婚，是绝对的纯粹的出于陈蒿本人甘心情愿。周撰自始至终，没说过一句哄骗的话，没行过一件哄骗的事。如这两类人不相信，教他们尽管亲见陈蒿问话，我陈蒿和周撰结婚后，还住在东京，等候他们来质问便了。”

林太太道：“二妹也不要气得走了极端，这两类人的话虽说得有侵犯二妹主权的嫌疑，但说话的人用意却是对二妹很好，并没有底毁的声调。二妹不要误会了，反使一般存好心想维持二妹的人，面子上下不来。”陈蒿摇头道：“孟姐哪里知道到尊处来说话的那两种人的用意，孟且虽对我说忘记了他们的姓名，然那些人的姓名，我都知道。他们如知趣，不再说了，我也存点厚道，不把他们的卑劣行为宣布。他们若再借口维持学业，无中生有的毁坏周卜先名誉，我有他们假公济私的证据，

完全无缺的保存在这里，行将一一宣布出来，请中国留学界大家评判评判，看我陈蒿嫁人，应否受人干涉，更应否受他们这类卑劣无耻的东西干涉？”

林太太惊异道：“二妹这些话从哪里说起的？”陈蒿道：“此时还不是宣布真像的时期，孟姐暂用不用问我。总之，倡反对的，别有私心作用，一切粉饰门面的话，都是假托的。请林先生不必听，请孟姐放心，不用替我忧虑。结婚的事，是决定要行的。”林太太踌躇了一会道：“他们的话是难免不有私心作用，不过二妹终身的事，也不可全凭意气，仍得拿出真眼光真实力来，仔细考虑。若因他们的私心作用，激成二妹的反动，更走了极端，只图急于表示自己的身体有完全自由之权，不受他人干涉，反把应研究的终身问题作个与人赌赛的孤注，全不暇用心思去考虑，那个因自由而得的损失就很大了。”陈蒿道：“孟姐的好意我知道，并很感激。我自己终身的事，岂待此刻木已成舟了，再来考虑。我并不是因有人反对，才气得决心嫁周卜先，我的宗旨早已定了。”

林太太道：“我也是一种过虑，岂有二妹这么聪明的人，看人的眼力，与料事的识力，反不如我？周先生为人，我是初见面不知道，二妹与他相见十多日子，决没有不观察透澈，便以终身许人的。我刚才所谈的，还要望二妹不要多心，疑我夹带了有破坏的意思。”陈蒿道：“孟姐说这话又是把我当外人了，更疑心我发牢骚是对付孟姐了。孟姐是这么疑心我，那我就真辜负孟姐一番爱我的热心了。我方才所发牢骚，此时也不必向孟姐分辩，我自有使孟姐完全明白的一日。”林太太双手握着陈蒿的手，搓了几下笑道：“我们暂把这事撇开，说旁的闲话罢！无论什么事，越是分辩，越是误会。我们交情是好交情，你们的事是喜事，你的话已经说明，我就很放心了。不过

你喜期定妥，务必给我一个信就是了。”

二人闲谈了几句不相关的话，林太太即起身，拉着陈蒿出来。林简青拿了帽子，也立起身，向林太太笑道：“你们的话，想必说完了，我还有事去呢。”林太太点头道：“我们因为有两三个月不见面，见面不觉得就话多。”陈毓道：“时间还早，孟姐是难得来的，何妨再坐一会。”林太太向林简青努嘴道：“我前日就教他带我来，他推没工夫。今日礼拜三，他下午没课，我说你今日总不能再推诿没工夫了。他还迟诞了许久，说一个图样不曾制完，电光不如天光好，他想白天将图制好，夜间带我来。我说夜间江户川这条路不大好走，并且多远的，来往在电车上须耽搁差不多一点钟，到精庐坐不了多久，又忙着要回来。两个人议论什么大事似的，议论了好一会，毕竟是我争赢了，他不能不牺牲这半日。此时已将近黄昏了，不能再坐，若再坐下去，就连他夜间的功课，也要被我牺牲了。”李镜泓知道林简青是个很用功的人，便不挽留。黎是韦来在林简青之先，此时不能不走，也一同起身作辞。这人是李镜泓夫妇嫌厌的，更没挽留的资格。

三人走了之后，陈蒿转身，将陈毓拉到里面房间说道：“我们今日已在高田马场定了一所房子，大小共有七间，卜先的意思，想接姐姐、姐夫搬去同住。我说我已经将这意思向姐姐提过，姐姐是没有不愿意的，只怕老李有些作难。卜先听了，就很觉诧异，说：‘我当面听得姐姐说，嫌精庐房子大了，白空了两间，还要我们搬去同住，怎么我们定了房子，接他们来住，姐却倒会不愿意？’我说：‘老李是个这么古怪性子，素来是不大随和的。’卜先说：‘怪道我们两人约婚，外面竟有反对的声浪。我想我们两人约婚，是我两个私人的事，与第三者绝不相干，哪用得着第三者出来倡反对的论调呢？原来你自

己的姐夫，就是个存心反对的人，这就无怪外人同声附和的反对了。老李既是不赞你我的事，自是认定你我的行为为不正当，那么从前有许多人曾向你求婚的，此时见你嫁了我，不待说是要倡议反对。有了老李这一古怪，反对的就更有借口了。我看与其将来因自己人反对，惹起外面人也反对，使我们名誉上，或生活上受了打击，不能在此立脚，毋宁及早回头，你我双方罢手，倒免得老李心里不安。”陈蒿说到这里，两眼一红，嗓子就哽了。陈毓连忙止住道：“妹妹不要说了，我为这事也气得什么似的，不知暗地和他抬了多少杠子，有几回差不多要和他决裂了。近两日却好了许多。自那日他和卜先赎当回来，对于卜先的论调就改变了很多。这几日我因势利导的劝了他几次，他口里早已活动了。你们的房子既经定妥了，又有那么大，我们不搬去也是白空了。你尽管对卜先说，我们决计搬做一块儿住。不过我们只怕要迟两日才能搬家。”陈蒿道：“迟两日没要紧，只是姐姨有把握能搬么？”陈毓道：“我既教你对卜先这么说，自有把握能搬。”陈蒿道：“若老李仍板住不肯，姐姐能一个人搬到我那里去么？我替姐姐想，终年跟老李当老妈子似的，蒸茶煮饭，洗衣浆裳，也太没有生人的乐趣了。并且像老李这样人物，不是我挑拨姐姐的爱情，将来苦到何时是了呢？姐姐是这么苦帮苦做，老李知道姐姐的好处么？有一丝怜惜的心么？可怜去年冬天，敲开冰块，打水洗衣淘米，两只手冻的红虾子一般。老李穿着皮袍，坐在火炉旁边，还只嚷火小了，冷得发抖。曾喊过姐姐来烤一烤手么？姐姐和我们同住，卜先说，享福就不敢说，粗事是决不会烦姐姐动手。”

陈毓半晌无言，长叹了一口气道：“谁教我生成这般命苦，这些话都不用说了，我心里烦的很。刚才孟珠对你如何说？”陈蒿道：“我与卜先约婚，不知和湖南同乡的有什么相干，要

他们接二连三的跑到林家去议论。林家现在当着同乡会会长，他们就要林家出头设法反对。孟珠胆小得如黄豆子般大，吓的来不及给我送信。我已发付了她几句话，大概不成什么问题。

”陈毓道：“黎是韦跑来也是这般说，说有许多同乡的对于富，反对非常激烈，现已结成了一个团体，专攻击周卜先。”陈蒿抢着骂道：“黎是韦那混帐东西，他自己就是一个反对最激烈的，特意跑来说是别人，看我们怎么说法。可惜我和孟珠谈了话出来，他也跟着走了，没对着他指桑骂槐的大开他一顿教训，看他能奈何我。一群不自爱，不要脸的奴才，动辄结成什么团体，攻击那个，看周卜先可怕他们攻击！”陈毓道：“不当面骂他也好，这些人不理他就罢了，犯不着逼着他们向一条路上走。这些话你也不要对卜先说，他年轻人，只知道要强，不顾厉害，每每因一两句话，激恼了人家，不反对的也跳起来反对了。古语说，千夫所指，无病而死。不论有多大的能为，不能说不怕人反对。”陈蒿伸手来掩陈毓的口道：“请姐姐把这些话收起，我生性不知道什么谓之反对，我自己没认定这件事可做，全世界人赞成我做，我决不肯牺牲我的意见去做。我已认定这件事可做，就是全世界人都反对我，教我不做，我也只作不闻不见。我眼睛里看得现世界没有人，什么赞成也好，反对也好，只算是一群动物在那里驴鸣狗吠，于我行止，毫不相干。莫说几个湖南小崽子不济事，没奈何我的能力，便是倡合全留学界，出头反对，我也只当他们放屁。我偏有这么大的能为，敢说不怕人反对的话。我已向孟珠说了，有本领倡反对的，请他来会我，我好当面教训他们。”陈毓知道陈蒿从小就是这般的脾气，越是赌他，越走极端，杀人放火的事，一时气头上都干得出来，便不再和她说这事了。见天色已晚，即留周撰、陈蒿吃晚饭，自己下厨房弄饭。饭后，周撰同陈蒿回富士见楼，

一夜无话。

次日，周撰带着陈蒿，出外置办家具。雇了一名下女，将高田马场的房子收拾得内外整洁。随即清了富士见楼的帐，把行李搬进新房子来。这夜周、陈二人就带着一个下女，在新房子里住了。第二日，陈蒿因还有些行李在精庐，要周撰同去搬来，好顺便问陈毓，看能否即日搬来同住。周撰遂又带着陈蒿，来到精庐。此时陈毓已跟李镜泓说妥，答应搬到高田马场同住。不过因精庐房屋距满期尚差半月，李镜泓的意思，想住满了再搬，免得受这半月房金的损失。陈蒿听说，连忙笑道：“这点儿损失，算得什么。我那高田马场的房屋，第一月的钱，已经出了。这一个月，算送给姐姐、姐夫住，不要姐夫算房钱，姐夫还占了半个月的便宜。”李镜泓笑道：“我怕受损失岂是这个意思，因不肯白便宜了日本鬼，才想住满期再搬。照二妹说来，我竟是个爱占小便宜的人了。也罢，你们姊妹既想早日团聚做在一块，就是明日搬罢。二妹就帮着你姐姐把零星东西检拾，和你自己的行李，今日做一车打去，我此刻就去找房东退租。”陈蒿欣然答应。李镜泓自找房东退租去了。

陈蒿笑问陈毓道：“老李怎么忽然这么随和起来了呢？”陈毓道：“他何尝肯这么随和，你看这桌上的镜子就知道了。”陈蒿看桌上一方梳头用的玻璃砖镜子，打破了一角，笑问是什么缘故。陈毓道：“昨夜你们夫妻走了之后，我就将卜先要接我们同住的话向他提起。他只当我还是和平常一样，他说什么，我不大愿意十分反对。他听我提这话，把两眼一翻，对我说道：‘林简青夫妻和黎是韦在这里说的话，你难道没耳朵，没听见吗？’我故意说没听见，是什么话呢？他说：‘外面人倡议反对老二的事，到了这步地位，我们躲避还愁躲避不了，你就这般没脑筋，倒搬做一块儿去住。他们是巴不得拖我们住

做一块，表面显得正当些。殊不知我们一去，就是集矢之的，反对他们的便连我们也反对了。’二妹你想，我听了这话气不气？”

陈蒿的两条柳眉早已竖起，咬着牙齿，啐了声道：“亏他说的出口，姐姐怎么回他的哩？”陈毓道：“你说我有好话回他么？我没等他住口，忍不住啐了他一脸的唾沫道：‘放屁，我们有什么事给那些忘八羔子反对？那些忘八羔子反对老二，多是因为求婚不遂，气得邀齐班子来破坏。我并不怪他们，老二那一桩事对你错了，你也跟在里面反对，你吃了那些忘八羔子的屎么？’他见我骂得这么厉害，也气起来了，立起身来说道：‘我不搬去同住，我有我的自主权。我从来不受人挟制，反对也好，赞成也好，我一概不知道。不要拿这话向我来说，噪我的耳。’我听这里，忿极了，一手拿着这镜子，向门外天井里一掼，骂道：‘混帐，你不受挟制，谁受人挟制？你家里这种日月，我也过够了，你有自主权，难道我就没有自主权不成？你不搬由你，我要搬，也只得由我。好好，我们从此脱离关系罢，你免得怕受连带的反对，我是早就不愿意在你家做老妈子了。’他不料我竟这般决裂，吓得半晌不开口。我便起身，故意清检衣服，说明早就搬。他在旁边呆立了好一会，又跑到天井里，把镜子拾起来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好好的一面镜子，至少也值一块钱，于今打破了一角，用是还可，只是很去了一个看相。何夺，何苦。你听话，又不听清楚，开口就动气。我何尝是反对老二，我不主张同住，也有个意思。我们住在这里，外面的消息灵通些，来往的朋友多几个，他们倡反对的，有什么举动，我们容易得着真像，好设法对付。若是住做一块，莫说在市外高田马场，轻易没有人跑到那边去，就是有人去，因老二同住在一块，来的人有话也不便直说，闭聪塞明的，一

任人家作弄，如何使得呢？你们姊妹情深，巴不得朝夕在一外，虽也是人情，但往后的日子长的很，何必急在这一时？你把我意思误会了，以为我阻止你，不许你去同住，就气得无话不骂，连东西都攒起来了，你看无端的生气到这样，是何苦来”好，你不要再气了罢，我依你的主张，一同搬去高田马场便了。但这房子还有半月的期，索性住满期再搬，免得白便宜了小鬼。

’我清我的衣服，由他怎么讲，我总不答理他。他急了，走拢夺了我的衣服，往柜里一攒，将柜门一关笑道：‘你真和我动气么？’”

周撰听到这里笑道：“老李毕竟厉害，拿手工夫一拿出来，姐姐就没有办法了。我和老李同住下来，倒得跟他学学这一类的法子呢。”不知陈蒿听了这几句刻薄话，如何情形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一章

周撰开罪阴谋家 胡八细说反对派

却说周撰说了几句俏皮话，陈蒿赶着伸手，去拧周撰的嘴道：“你学了这法子，将怎么样？”周撰被拧得连连作揖，笑道：“我不学，我不学，太太饶了我一次罢！”陈毓大笑道：“老李的程度，比你差远了，他得向你学才行呢！”陈蒿收了手，向陈毓道：“看姐姐有些什么东西，搭我今日的车去的，拾夺起来罢。卜先帮我去打被包，抬衣箱。”

三人才拾夺停当，李镜泓回来了，说：“车子已顺便雇妥了，现在外面。卜先你把番地写给他，教他就搬着走罢。”周撰答应着，写了一纸地名，在纸尾用假名，写了几句话给下女，说如行李到在我们归家之前，须小心督着车夫搬运，车力已经开发。周撰写好，并车钱交给车夫，车夫推着行李去了。

周撰向陈蒿道：“明日姐姐搬去高田马场了，此后我们没要紧的事，便轻易不会到市内来，你在这里坐坐，我去看两个朋友，回头再来接你。”陈蒿道：“你不在这里午餐吗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我随便去哪个朋友家胡乱吃一点便了。”说着辞了李镜泓夫妇，出来坐电车到神田。心想：许久不见柳天尊了，且去看看她的近况如何。随走到竹之汤浴室隔壁柳梦菇家。柳梦菇正陪着一房的客，在那里笑乐。见周撰进房，都起身望着大笑道：“说神神到，说人人到，真是不错。我们正在这里说

你，你就来了。”周撰一边点头打招呼，一边笑说道：“你们拿着我嚼舌头，看你们嚼些什么？”房中坐的有陈学究、周之冕、胡八胖子、谭先闾、刘应乾、曾度广、曾姨太太一千人，都是和周撰素识的。柳梦菇答道：“岂特我们嚼你的舌头么，这几日内，凡是湖南人家里，哪一家朝夕研究的不是你这个东西。我们都不解你的神通，怎么这般广大，那位陈蒿先生是有名瞧一般留学生不来的女子，许多资格极完备的向她求婚，都被拒绝了。你到底凭哪一项资格，这般中她的意呢？”周撰笑道：“你们问我，连我自己也解说不了，只好说是前生的缘分罢！”胡八胖子道：“我不信，只你一个人前生就有这么些缘分？岳州的定儿，此刻正在岳阳楼上望眼欲穿，东京的松子，前回还跑到我那里来，探听你的下落，这也都是你前生的缘分？看你这些缘分，缘到什么时候才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了不了，也都随缘分，由不得我要了，更由不得我不了。”陈学究拍手笑道：“卜先你这样随缘，松子、定儿只怕也要实行随缘了。”周撰道：“她们岂待今日才实行随缘，早已是缘的缘不了。”

周之冕问道：“你们就是这么马马虎虎下去，还是也要奉行故事的，行行结婚式呢？”周撰道：“不行结婚式怎么能算正式的夫妇哩？这手续是万不能免的。”周之冕道：“就在东京行，还是将来归国去行呢？”周撰道：“就在东京行。”柳梦菇道：“定了日期没有？”周撰摇头道：“日期虽没定，大约总在二十天以内。”周之冕道：“我们本家，你得请我喝杯喜酒才对。”周撰道：“免不了在座诸位，都要奉迎的。不过我听说老伯母仙游了，足下方在寝苫枕块时期中，若不是自己开口教我请，我还不肯冒昧下帖子哩。”陈学究就因这孝字上不满意周之冕，听了周撰的话大笑称妙。周之冕不好意思，

搭讪着说道：“卜先怎么老不长进，还是一张这么尖刻的嘴。”

柳梦菇暗中虽曾帮着邹东瀛反对过陈学究，后来也说和了，然而和周之冕的交情，毕竟比陈学究厚些，见周撰挖苦周之冕，陈学究在旁喝采，便有些不服，指着陈学究说道：“卜先尖刻还不及他厉害。”曾广度、胡八胖子同声说道：“天尊不要挑拨罢！”陈学究指着谭先闾、刘应乾道：“天尊仗着他两人在这里，又想欺负我了。”柳梦菇笑道：“你们看他这张嘴多厉害，还说我欺负他。他打了人家的耳刮子，人家连哼一声都不准，那回的事，我至今还有些不服气。”曾广度笑道：“他打人家一个耳刮子不算什么，邹东瀛虽和我共过患难的朋友，然他为人，该打的地方是有，学究打的不亏。不过那一个耳刮子打去，却打掉了我们一个很好的东道主。”周撰问道：“怎么打掉了一个很好的东道主哩？”曾广度道：“他在曾参谋家打的，曾参谋以为乱子出在自己家里，恐怕将来脱不了干系，俨然就如有祸事临头一般。他又信风水，说那房子不利，接连受了两次惊恐，再不移居，必有大祸接踵而至。匆匆忙忙的跑至市外高田马场，看了一所大房子搬了。”

周撰听说高田马场，异常欢喜，知道曾参谋是湖南革命党中坚人物，相住得近，好随时侦察他们的行动，连忙向曾广度问了番地。曾广度哪知道周撰近来替汤芑铭当侦探，即将曾参谋的地名对周撰说了，周撰写在日记本上。周之冕坐了一会，自觉没趣，先告辞走了。谭先闾、刘应乾也跟着告辞。曾广度带着他姨太太，和陈学究都前后走了。只剩了胡八胖子，因和周撰在岳州同过事，有话要跟周撰商量。见这些人都走了，才对周撰说道：“你和陈蒿约婚，知道外面反对的人很多么？”周撰故作不知的答道：“这如何也有人反对，我倒不知道呢。”

”柳梦菇道：“你还不知道吗？这几日已是满城风雨了，我们都替你担心呢。想通个信给你罢，又不知道你住在那里。你往常间不了几日，就在来我这里一次，这回有大半年不见你的影子了，我和老八都替你着急。”周撰道：“承二位的关切，我很感激。”胡八胖子道：“要你感激的，就不会关切你了。我们 also 知道你个很精明强干的人，不过这回反对你的人，很有几个负些声望的在内，你不能注意一点。先把自己的脚跟立稳，免得在东京跌一交，将来回国不好见人。”周撰道：“负声望的是些什么人哩，和我认识的么？”胡八胖子道：“和你认识的大概也不少。”

周撰道：“他们反对是一种什么意思呢？”柳梦菇道：“骨子里是什么意思，我们就不得而知。表面上借口，无非说你素来是个无品行的人，陈蒿是个天真未凿的好女子，被你用种种的方法骗她上了当，又逼着她结婚。更逼着她姐姐陈毓，要跟丈夫脱离，陈毓的丈夫向人申诉冤抑。这种暗无天日的事，居然发见在留学界，同乡的若不出来挽救，不特湖南留学生脸上无光，并且将来还怕弄出人命关天的事来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怎么会有人命关天的事弄出来哩？”柳梦菇道：“就是说陈毓的丈夫是老实人，人家见他在外面对人申诉冤抑，恐怕陈毓真个要和他脱离，老实人心地仄狭，说不定气得寻了短见，不是人命关天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原来如此，这种谣言真造得绝无根据。现在李镜泓夫妇感情极好，我刚才从他家来，他们夫妇两个还定了明日搬到我家去同住，看这些话从哪里说起。他们反对的，将作何举动呢？就是这么说说罢了么？”胡八胖子道：“就是这么说说罢了，我们又替你担什么心着什么急呢？听说他们议了几项办法，将分头实行。”周撰笑道：“真亏他们不惮烦，竟议出了几项办法。留学界从来对爱国的事，都不

曾见有这么热心的举动。这么坚实的团体。这回为我的事，算替留学界开一个新纪元了。”说罢，禁不住哈哈大笑。柳梦菇道：“你暂且不要大笑罢，你听老八说出几项办法，只怕哭都来不及哩。”

周撰收了笑声，静听胡八胖子说反对的所议几项办法。胡八胖子道：“第一项是派代表，或用公函警告陈蒿。因疑心陈蒿不知道你的历史，误认为正人，家中确是没有妻子。所派代表，挑选你的亲同乡，详知你家底细的人，去向陈蒿确实为负责之申明，以保陈蒿觉悟，自行和你离异。第二项是用公函警告你，教你早自反省，不要污秽留学界。如警后之后，仍怙恶径行，则同人等已准备了相当惩戒的方法，在这里等候。”

周撰听了笑道：“好怕人的公函，简直和近来上海新闻上登载的吓诈书信一样体裁。只是留学生没有炸弹、手枪，我毕竟不大害怕。”柳梦菇道：“卜先，你不要当作是和你开玩笑呢。你说留学生没有炸弹、手枪。你要知道这回反对你的人，并不尽是留学生。炸弹就难说，手枪却多是有的。你如大意一点儿，说不定就这回把命送掉。我看你这种嬉笑怒骂的态度，处置这事很不对。我和老八不是胆小没经过事的人，都为你担心着急，可见是不能以谈笑处之的。”

周撰点头道：“第三项办法是怎么的哩？”胡八胖子道：“第三项吗？是第一二项警告无效，就侦知你们结婚的时期，并结婚的地点，趁着你们兴高彩烈行结婚礼的时候，他们结成团体，借着贺喜，来扰乱你们的礼堂。或用其他灵巧的手腕，使你陷于违警的地位，硬半你拿到警察署去。另推一个很有体面的人物亲去警察署，用情面要求警察署借故多拘留你几日。一面人陈毓夫妇，劝令陈蒿悔悟。这三项办法，若都没有效果，最后的方法，就是武力对付你了。那时是用炸弹，还是用手枪，

便不得而知了。”周撰吐着舌头笑道：“好厉害，主动最力的是几个什么人？说给我听。我好防范。”胡八胖子道：“我说给你听，你放在心里就是了。万不可向别人说出来，害我又得罪几个朋友。”周撰道：“这种事，我自己防范就是，哪用得着向别人说呢。你放心说罢！”胡八胖子遂低声说出几个姓名来。

周撰思忖了半晌，才笑说道：“究竟不过是几个饭桶，况且用这种手段来对付我，我也不怕。”柳梦菇道：“卜先，快不要这么说，你还想激起他们真个做去来吗？幸而我这房里没有外人，若在别处，你是这么一说，你这条小狗命，包管断送在这里了。”胡八胖子道：“我替你设想，你们既已同睡了多少日子了，形势上行结婚礼这一层，免了不行也罢哪。若说不经过这番手续，便不成正式夫妻，将来归国以后亲友都齐了再举动，也不为迟。在东京和他们斗起来，你只有吃亏的。我能决定，任凭你如何能干，到底占不了上风。”

周撰道：“我如果真是用种种设计哄骗陈蒿上手，又逼着陈蒿结婚，再陈毓本有要和李镜泓脱离关系，李镜泓本有向人申诉冤抑的事，我就怕人出头反对，替李镜泓、陈蒿打抱不平，不敢在东京结婚。现陈蒿、陈毓、李镜泓都在这里，并不谢绝朋友访问，何妨去问问他们，看陈蒿是不是出于自己甘心情愿，李镜泓夫妇是不是爱情正好。至于我重婚的罪，姑无论能成立与否，即算我是重婚，然能提起诉讼的，也只能限于我的前妻，旁人没有代行这种职权的资格。他们因贪慕陈蒿貌美兼有知识，曾一再向陈蒿求婚，都被拒绝。于今见我独得成功，大不服气，倡合些不知底蕴的人，出头反对。我和陈蒿若因他们借端反对，便将婚事延搁，他们将谓我真是畏亏，不敢出面。我不信陈蒿自由的身体，因曾拒绝人求婚，便永无不能嫁人。

日本不像内地，人民没法律作保障，由他们人多势大，要恐吓就恐吓，要厮打就厮打。力量单薄不能自卫的，除忍气吃亏外，没有呼吁申雪的机地。迟延到归国后再举行结婚，那时他们要反对，我真没抵抗的能力。这日本是完全法律保护之下，但问我自己，果曾违法不违法。我不违法，任凭他们反对，只算是自讨没趣。说到武力对付，更是吓三岁小孩的话，我娶的是陈蒿，是个不曾嫁人的小姐，一没丈夫，二没姘夫，又不是偷奸了他们的老婆，要他们这般伤心做什么？他们真肯拚着自己的命不要，我也无法避免。我和陈蒿结婚后，拚着牺牲一个礼拜，每天在神田方面带着陈蒿闲逛几小时，等他们用武力来对付。我住的地方荒僻，免得他们寻不着。”

柳梦菇摇头道：“你不能太自恃过发了，你一个人，将来在社会上不能不图活动，只要能忍耐过去，就犯不着多结嫌怨。在日本法律保护之下，他们诚哉不能奈何你，然你能终身托庇日本么？老八刚才对你说的那几个人，久远不能说，十年之内的政治舞台，还少得了他们几席位置吗？”周撰笑道：“天尊不要见怪，你说这话对我自是好意。将来的政治舞台他们纵少不了，难道我就绝没有在政治舞台活动的希望，定要走他们这条线索。据你两位说，我和陈蒿结婚，干犯了他们什么，要他们出头来反对，不是存心欺负人吗？我于今就承认怕了他们，自愿与陈蒿脱离，再去向他们求情，以后在政治舞台上提携我一下子，他们也不见得就肯援引我。我常说，人物不论大小，能力不论强弱，各人自有各人的生活法。我不能估料他们的结果，他们也估料我不着。我常做无法无天的事尚不怕人，法律范围以内的行为，难道一闻反对，一遇干涉，就吓的罢手不成？两位的好意，我自感激，只为我担心着急，就可不必。他们看我是个没人格的人，但我自己看自己，不能也看作没人格。我

为保护我的人格起见，势不能俯首贴耳，屈服于他们恐吓之下。他们有本领，尽管施展，我固不能终身不离日本，他们难道便做了日本的顺民，竟想借日本警察的势力，来压服自己同国的人？只我还怕他们尚够不上借日本警察的势力，如果做得到，我却很愿意受日本警察署拘留。日本鬼虽然卑劣，知识眼光却在他们这几位先生之上，未必肯受这几位先生的指挥。我正不妨暂借这个问题，做一回这几位先生的能力试验品。”

胡、柳二人只是摇头，知道劝说无效，也不再说了。周撰邀二人去馥兴园，吃了一会料理，才握手分别。也无心再去别处访朋友，闷闷的归到精庐。陈蒿迎着说道：“怎么一去就是几点钟不来，等得我心里慌起来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朋友拉住谈话，不知不觉的就谈到了这时分。你有姐姐陪着说笑，无端的心里慌些什么？”陈毓笑道：“我们实在不觉有多久，老二一个人的时间过得慢些，我们过一点钟，她有过十点钟那么久。一会儿又看看桌上的钟，说怎么还不回来，一会听得外面脚步声，就先笑着说，我听得出这是卜先的脚声，来不及的跑到门口一看，见不是你，啐了一口，折转身跑回原位，鼓着嘴，板着脸，一声儿不言语。她又没记性，白跑到门口瞧了一趟，等歇那人再走得脚步声，她又以为是你，又跑出去，又是啐一口转来，我见了真忍笑不住。”陈蒿笑向周撰道：“你不要听姐姐瞎说。我望你不回，心里慌，是因为姐夫对我说，现在有一班人，因见你和我约婚，十分不服气，到处倡议反对。就中分出两派来，一派用文，一派用武。用文的没要紧，不过是写信发传单，用武的就可恶了，说是已纠合了无数强壮青年，分途巡辑，遇着你不问青红皂白，将你骗到无人之处，要打成你一个残废。这班人，此时已四处布满了，你看我听了这话，如何放心得下。”

周撰问李镜泓道：“姐夫从哪里听得这个消息？”李镜泓道：“我去找房主人退租，在路上遇着几个去年在东亚日语学社同学的，对我这么说，有二十多个，最有名会把势的谭先闾、刘应乾都在内。我问倡首的是谁？他们说，倡首的是个资格很老的留学生，只听说姓郑，不知道叫什么名字。”周撰笑道：“那姓郑的定是郑绍旼了。谭先闾、刘应乾是两人未必在内，这是郑绍旼借资号召的。”陈蒿问道：“谭先闾、刘应乾两个什么人，你怎么知道未必在内呢？”周撰道：“他两个也是附属的亡命客，初到日本的时候，帮拳助架，无所不来。只要给他几块钱，教他两人去杀人都干。近来因帮一个浙江人抢劫女子，听说两个都得了不少的钱，够一两年穿吃了，轻易不肯再出来冒险，除非是他两人的直接上司，有事派遣，才肯出力。我们的事，绝不与他相干，郑绍旼哪有请他两人出来帮拳的资格，我料定决没他两人在内，并且我今日还在朋友家遇着他两人。若有他在内，我朋友必然知道，就说给我听。这消息断不可信，信了，心里一害怕，便上他们的当了。我今日听的消息还要稀奇呢，外面有人说，姐姐逼着姐夫，要跟姐夫脱离关系，姐夫到处向人申诉冤抑，求人出头打抱不平呢。”

李镜泓吃惊道：“这话卜先从哪里得来的？”周撰即将胡八胖子和柳梦菇说的话，述了一遍。陈毓气得骂道：“湖南人真不爱脸，哪有这么爱管闲事的。于今我也不辩白，说我没存这个心，没做这个事。就算我真要跟老李脱离关系，老李为人虽老实，何至拿着这话去向不相干的人申诉？我请问他们，这种抱不平将怎生个打法？说起来，真是气人。”陈蒿道：“是吗，姐姐也忍不住气吗？前天姐姐的意思，还不该我气了呢。”李镜泓道：“这种谣传真骇人听闻，我夫妻两个当着人从不会合过口，闹过意见。你气头上虽也说过那些不相干的话，但

都在夜间，房中没有外人，说一会子就没事了。外面怎么会造出这种谣言来呢？”陈毓道：“我知道怎么造出来的哩。你自己问自己，总应该明白。看你曾向谁人申诉冤抑，就是谁造出来的谣言。”

陈蒿道：“我猜这谣言，别人造不出。因姐姐和姐夫吵嘴从没大闹过，外人不得着一点儿因，如何能造出这种动听的谣言呢？这必是何铁脚，在外面胡说乱道，反对我和卜先的人听了，就拿了做造谣言的根据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你猜的有些儿像，完全是铁脚一个人的鬼。郑绍畋、松子都是他送信，教两人到富士见楼来的。”陈蒿道：“那东西是个坏蛋，我早已知道，本不想抓破他面子的。那日你用做礼服的法子骗回文凭的时候，我不是还会劝你，不要得罪他，怕他恼羞成怒的吗？无奈他越弄越不成话，居然做贼，偷起我的东西来了。这就教人没法子再和他含糊了。”周撰笑道：“怕他怎的，他和郑绍畋的本领，始终只有那么大，看他这谣言能造出什么结果来。我们且回家去罢，还得清检行李呢。”陈蒿答应着，向陈毓、李镜泓说道：“姐姐、姐夫明日准要搬到我那里来，我们在家里收拾房间等着就是。”陈毓望着李镜泓说道：“外面造出这种谣言来了，看你还板着不搬做一块儿住吗？就完全吃了你这种拘腐性质的亏。依得我的脾气，偏要跟你脱离关系，倒要看那些湖南崽子有什么办法。”李镜泓笑道：“罢了，俗语说的好，巫师斗法，病人吃亏。你跟外人斗气，归根落蒂，还是害了我。谣言也好，反对也好，我们干我们的，不要理他。”陈蒿反劝慰了陈毓几句，才跟周撰回高田马场。

后文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二章

陈老二堂皇结婚 周之冕安排毒计

却说周撰、陈蒿回到高田马场，车夫早将行李送到，堆在空房里。周撰教下女帮着料理，当日将给陈毓、李镜泓住的房屋收拾整洁。第二日李镜泓同陈毓押着两车行李，迁来同住。大家帮同布置，料理妥协后，周撰提议行结婚式的办法。李镜泓主张不在东京举行。陈蒿不依，说不但要在东京举行，并须大开筵筵宴，发贴遍请各同学，及平日有交往的朋友。周撰也因有人倡议反对，不服这口气，很赞成陈蒿的主张。当下决议借日比谷松本楼，举行结婚式。只是周撰虽也这般主张，心里却仍不免有些畏惧，恐怕反对的真个趁结婚的时候，在礼堂上闹出什么花样来，不能不先事防范。所喜同乡几个负声望的亡命客，有些是周撰的上司，有些与周撰认识。周撰心里计算，留学生的能力薄弱，敢作敢为的，多是三四等亡命客，这些三四等亡命客，各有头二等亡命客管领。这事要防患未然，惟有事前把几个头二等亡命客运动的不反对了，由他们各人约束各人的部下，不准滋事。结婚的时候，再去警察署请几个佩刀警察看守大门，先和警察办好交涉，如有学生敢来礼堂胡闹，即取严厉手段，拿到警署拘押。那时就巴不得学生抵抗，越抵抗得厉害，警察越不肯放松。只要过去了那几小时，他们反对的就不中用了。

周撰计算停当，即着手运动。只几日工夫，如康少将、程军长、程厅长等一班头等亡命客，都先后运动得不说什么了。这日打算去运动会参谋，恰好遇着参谋夫人寿诞，来了许多吃寿酒的客。曾参谋不明白周撰的用意，疑心是来侦察宴会情形的，吓得不敢出来招待。康少将一千人虽在座，料道是来运动婚事的，然因为曾参谋胆小，也不便说不妨延纳进来的话，当由伏焱出来。向周撰敷衍了一会。周撰见曾参谋家有宴，明知自己有侦探嫌疑，亦不便久坐，并且素知曾参谋是黄叶飞来怕打头的人，部下也没几个有体面的，更运动他也没要紧。辞了伏焱归家，在自己门首，遇了章四爷同林巨章，因探听伏焱住处，错找到周撰家来。

周撰教给二人地名去后，回到房里，陈蒿迎着说道：“刚才来了两个人，直跑到这院子里来，口里不住的喊老虎老虎，我和姐姐都吓了一跳。老李又不在家，我只得跑到廊檐上，揭开暖帘一看，原来也有一个是湖南口音。”周撰笑道：“什么老虎老虎，他两人找伏焱。四川人声音喊老伏，你听了就只是喊老虎。我才从门外遇着他们。”陈蒿道：“你去曾参谋家，说的怎么样？”周撰道：“曾参谋的太太今日做寿，来的客很多，我没提说这事。他部下没有多人，他又是个最怕事的，决不至多管闲事，不和他说了。好在柳梦菇、胡八胖子都已担认替我向各方面疏通，我们也不必选时择日，就是二月十五日罢。今天二月十一日，还有四天，发帖请客，及布置一切，都来得及。我已请曾广度和他姨太太做介绍人，胡八胖子做证婚人，老李和姐姐做主婚人。曾、胡二人，在亡命客中都很有体面，有他两人从场，那些不自量的便想来捣乱，见有他两人立在礼堂上，也要吓退几分。并约了老柳替我帮忙，我看礼节不妨简单一点，布置一个礼堂很不容易，花钱倒是小事，在这

里没人经理，不像内地，可多雇几个当差的。”陈蒿道：“我们这种婚礼，不过形式上算经过了这番手段，都在这里留学，怎比得在家，一切都不妨极力简省。十五日，我和你同老李、姐姐四个人，雇两乘马车到松本楼，等请的客都到齐了，由老李出来，向众客宣布我两人结婚的话。拿出婚约来，请介绍人证婚人、签字或盖章；我两人交换戒指，对行三鞠躬；然后我两人同向介绍人、证婚人、主婚人各一鞠躬，众客道贺的自然相向各一鞠躬，婚礼即算完了，大家饮宴就是。”周撰点头道：“好在我发帖请的没有外人，多是和我知己的，不至笑话我简率。”周撰即将这种办法对陈毓说知，陈毓自无话说。这日周撰便把请帖发了，有些紧要的地方，又亲身去邀请一次。

十四日，周撰到日比谷警察分署，先替自己吹了一会牛皮，说得俨然是个很重要的人物，明日在松本楼举行结婚礼，贺客必多，请警察署派两名佩刀警士，去松本楼维持秩序。日本的警察，本来遇着集会，无论何种事体，只要当事去警署报告，要求派警士维持，没有不许可的。警署见周撰人物漂亮，服饰华美，日本话又说得很好，自然另眼看待。问了结婚的时间，当即答应。周撰从警察署出来，在神田方面侦查了一会反对党的动静，比前几日反党冷静了，柳梦菇、胡八胖子也都放了心。知道是由几个曾向陈蒿求婚不遂的人，虚张声势的，想一面恐吓周撰，不敢正式结婚，一面使陈蒿觉悟，与周撰脱离关系。无如周、陈二人的恋爱热度高到一百二十分，刀锯鼎镬，都甘之若饴，哪里肯顾什么反对。那些人见谣言不发生效力，周撰更发帖请客，正式宣布结婚，也就摸不着周撰有恃无恐的道理。所以这几日的谣言，反党冷静了。周撰得了个这么可喜的消息，归家与陈蒿高枕而卧。

次日二月十五，已是预定的结婚日期，公然照陈蒿所议的

手续，雇了两辆马车，飞驰到了松本楼。前几日发帖请的客，如林简青夫妇，曾广度夫妇，柳梦菇、胡八胖子、陈学究之类，都应招而至。维持秩序的警士也来了两名。这日，周撰、陈蒿都穿着崭新礼服，若专论仪表，也真算得一对适当配合的夫妻。来吃喜酒的自然没有主张反对的人，见新郎新娘的神采，都如玉树临风，大家也异常高兴。陈蒿所议简单结婚手续顷刻完备。互道恭喜，各人也都有些馈赠。周撰、陈蒿一一谢了。入座饮宴，安然无事的，竟不见有一个反对的来演闯辕门的武剧。饮宴既毕，来客告辞走了，周撰才谢了警士，四人仍坐着马车，在各处游行了一会，方归高田马场。从此陈蒿便正式成为周撰的老婆了。

再说郑绍畋、黎是韦和樱井松子一班反对这事的人，为何只空空洞洞的，造一会破坏的谣言，一些儿也不见诸实行呢？这中间却有一个很大的缘故，著书的与其拉杂写来，使看书的分不清眉目，不如先将周撰、陈蒿一方面，写一个尽情的胜利，再一心一意写反对党的办法。前日，胡八胖子对周撰说的那三项手续，并不是反对党没有执行的能力。只因反对党里面新加入了一个很有能为的人，说那三项办法都制周撰不下，不要枉费了心机。要出气只须如此这般，方能有效。这个有能为的是谁呢？就是周撰在柳梦菇家用尖刻话挖苦的周之冕。

周之冕那立既受了周撰的奚落，又被陈学究打了一个和声，登时羞愤得置身无地，辞了众人出来，越想越忍耐不住这口气。知道反对这事的，暗中有几个很激烈的党人在内；又知道这几个党人虽然激烈，却头脑浑浊，想不出什么好办法来，决不是周撰的对手。便存心想加入这反对的团体，替他们出个主意，好宣泄自己胸中的恶气。他早听说主持反对最力的系郑绍畋、黎是韦两人，以外都是被两人或用情面邀请，或用言词

激发出来的。黎是韦是个欢喜研究词章的人，平日与周之冕往来颇密。周之冕既决计加入这团体，便不归深谷方，径到本乡元町东肥轩旅馆，来会黎是韦。

凑巧黎是韦这时正一个人坐在房中纳闷。见周之冕进来，连忙起身让坐，周之冕开口笑道：“我刚才在柳天尊家，遇见周卜先，他得意的了不得呢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他如何得意的情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他还不得意？绝不费力的，只几日工夫就骗了这么一个如花如玉的美人。于今是安安稳稳的，要预备结婚了。这样事不得意，还有什么事得意哩？”黎是韦忿忿的说道：“我包管再没多少日子给他得意了。我不拼命的惩治他，也出不了我这口无穷的怨气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你打算用什么方法对付他，能使他不得意？我到愿闻妙计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已拟了三项办法，先礼后兵，不愁他不屈服于我这三项办法之下。”遂将三项办法，如胡八胖子所说一般的，说给周之冕听。

周之冕只管笑着摇头道：“不济不济，周卜先岂是怕恐吓的人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这三项办法，岂仅恐吓了事。如第一第二两项办法无效，便立时实行第三项。实行的人，我已邀集得不少，都是勇敢不怕事的。”周之冕仍摇头笑道：“就是实行，也无济于事，这全不是对付周卜先的手段。你须知周卜先不比别人，他精明干练，日本话又说得好。他和陈蒿结婚，犯了什么法律，应受大家的武力攻击？那算是犯法，也放着专讲法律的警察署及法院在，也轮不到你们这种野蛮对付。我看你这三项办法不实行倒可藏拙，一实行就是你们倒霉的时期到了。周卜先虽不是个会把势的人，然毕竟是学陆军的，人又机警不过，好容易把他骗到无人之处，动手打他，只怕你们打他没有打着，倒被他叫警察，将你们拘进监狱去了呢。你这种办

法莫说周卜先听了不怕，就是我这样文弱的人听了，都只觉得好笑，没一点儿可怕的价值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这三项办法之外，郑绍畋还拟了一个轩法，是用之以济三项办法之穷的。”周之冕道：“是什么办法？”黎是韦即说出闹礼堂的办法来。周之冕连连摆手道：“这办法更是吃了屎的人拟的。他们好好的结婚，无端的要你们去闹些什么？周卜先精明，结婚的时候必然请警察来维持秩序，一来替他自己撑场面，二来防备反对的去捣乱，那时他只要向警察一努嘴，你们就立时进了拘留所。并且质讯起来，你们连一句成理由的话都说不出。你们所拟的这些办法，简直是自己攀石头打自己的脚，与周卜先丝毫没有关涉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依你这样说，这也不行，那也不行，不是没有办法，只好听之任之了吗？”周之冕笑道：“哪里没有办法？只怪你的脑筋专知道想做诗，不知道想做事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有什么办法，何妨教给我一个，我心里实在恨周卜先那东西不过。”周之冕道：“陈蒿于今已如吃了周卜先的迷药一般，要想把他两人拆离，事实上无论如何做不到。并且就算把他们拆离了，你老黎也得不着陈蒿的甜头。不如索性听凭他们去结婚，等他们结婚之后，我们却来开同乡会，驱逐他两人回国。”

黎是韦也连连摆手道：“你这办法也和吃了屎的差不多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怎么也和吃了屎的差不多呢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你知道此时湖南同乡会的会长是谁么？”周之冕道：“谁不知道是林简青哩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既知道是林简青，就应知道林简青的老婆和陈蒿姊妹是最要好的同学，他能放他丈夫出头，开这种会议么？”周之冕大笑道：“像你这种书呆子，哪里是周卜先的对手！同乡会是林简青的吗？我们大家要开会，怎么能由得会长的一个老婆不放他丈夫出来。若林简青真有这

么不漂亮，林简青的老婆真有这么横蛮无理，我们不能立时取消他会长的资格吗？试问林简青的老婆对自己的就丈夫亲些，还是对同学的朋友亲些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既算林简青不能不开会，我问你将用什么理由，将用什么方法，把他两个驱逐回国？”周之冕道：“我所持理由正当的很，周卜先便请一百个辩护士来，也辩护不了这个罪名。只是这时候我也不必费唇舌详述给你听，总之理由十分正当，谁也不能推翻，到时我自有登台宣述这理由的人。那日的会，你我都没有发言的资格，只能坐在旁边鼓掌赞成，及提议付表决时，举手通过而已。”

黎是韦喜问道：“我深信你的能耐，你说有把握，决不至荒唐，但既是我们主张开会，却为何我们倒没有发言的资格，要谁才能发言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你知道你和郑绍畋倡议反对了这么多的日子，正式和你们表同情的有几个人，有一个老成有道德之士没有？周卜先和陈蒿这种事，在老成有道德的人见了，本极厌恶。但何以不跟着你们表示反对呢？因为你们的反对，不是根本道德问题，是因为没遂得自己的私欲，气得出头反对。面上虽说是反对周卜先的行为，实际上就是争风吃醋，所谓醋海兴波。你说老成有道德的人，怎肯跟着帮你们闹醋？因此心里虽极反对周卜先，口里倒不好跟着你们说同样的话了。那日的会，务必推出几个老成人来，由他们仗义执言，看有谁敢出来替周卜先辩护？若是你和郑绍畋登台，只要一开口，人家就轻轻巧巧的加你们一个争风吃醋的名词，纵有十足的理由，也不能动人的听了。”

黎是韦不住的点头道：“你这个办法厉害，不过老成人怎么能推的出来呢？”周之冕笑道：“你有求婚不遂的嫌疑，人家见了你就好笑，自然推不出来。我既出这个主意，自有推的出来的能力。但是此刻，时期还没到，须让周卜先和陈蒿结了

婚再说。他们不曾正式宣布结婚，我们反对的便没有题目。我这办法不过暂时说给你一个人听，免得你糊里糊涂的着手出去实行那几项办法，反给周卜先占了胜利去。在周卜先未结婚以前，你万不可将我这办法向外人宣扬，并不是怕周卜先知道了先事防范我这办法，就是预先通知周卜先，教他防备，他也没法避免。怕的是把这办法宣扬出去了，吹到我们想推出来的老成人耳里，老成人一有了怕为我们利用的心思，我们就难于下说词了。这个关系就很大了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做事的见识是比我高超几倍，我决不向外人宣扬就是了。只郑绍畋是我们合手做的人，似不能不给他一个信，因他是主张闹礼堂的，不给他一个信，恐他竟去实行，不害他跌了一交吗？”周之冕道：“郑绍畋自应通知他，教他尽管耐心等候便了，不怕没他泄忿的时候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他很听我的话，我教他怎么，他不至违拗。因他的见识比我还不行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你喜欢作诗，这回的事，你正好做几首竹枝词，印几百份，预备开会的那日在会场上发给大家看，也能发生些破坏的效力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何必教我一个人做，且等周卜先已经结过了婚，我和你两个人买几合酒，买几样可口的下酒菜，破一夜的工夫，你做一首，我做一首，不论好坏，凑合起来，不就行了吗？印刷快的很，几点钟就有。”周之冕道：“也好，横竖是一种滑稽笔墨，又不署名的，只要押韵就行，管什么好坏。”当下二人计议妥当了，周之冕即作辞归深谷方。黎是韦也出来，到骏河台给郑绍畋送信。

黎是韦走到郑绍畋家，房东说：“郑先生在楼上，有客来了，正在陪客谈话呢。”黎是韦因是常来的，不待通报，脱了皮靴，径到楼上。原来来客是何达武和松子，郑绍畋一见黎是韦，忙起身问道：“信写去了没有哩？”黎是韦摇头道：“那

信不要写了，我已改变了方法。那信写去也是无效，周卜先、陈老二岂是两封信可以使他们畏惧的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我也原是客以想，凭空说话，任你说的多凶，他们是不会怕的。还是我们那办法得劲，他要结婚，我们就去打礼堂。他不结婚，我们就分途出发，谁遇着他，谁给他一顿饱打，也不和他对证，看他有什么法子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还在这里说你这办法得劲，人家正骂你是吃了屎，才拟出这个办法来呢。快收起不要再向人谈了罢！”郑绍畋愕然问道：“谁骂我是吃了屎的？”

黎是韦顺手将房门带关，坐下来慢慢的说道：“不但你的办法是吃了屎的，就是我那三项办法，经人仔细研究起来，也是不行，所谓非徒无益而又害之。”遂将周之冕前后所谈的话，照术述一遍给何、郑二人听了道：“这主意，你二人千万不可向人泄漏。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主意虽比较我们的正大，只是好了周卜先那东西。纵然能将他们驱逐回国，周卜先的老婆已是到了手，我们仍是白指望了一顿。”黎是韦叹道：“虽有诸葛复生，想也没法把他两人拆开。这只好怪我们自己不争气，脸子没他长的得人意儿。劳山牛皮说的，就是把他两人拆开了，我们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处，这倒是一句实在话。老郑你得退一步想，白指望了一顿的人，岂仅你我？据说有四五十人呢。”何在武点头道：“专向老二求婚的信，我见的就有四十多封。还有许多不曾写信的，你们看合计有多少呢？”

郑绍畋偏着头，出了会神，忽然问道：“劳山牛皮所谓老成有德的人，毕竟是谁呢？他又有什么法子，可以推的出来呢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是些什么人，我却没问。他说自有推出来的法子，这话是靠得住的。”郑绍畋摇头道：“只怕靠不住，我们不要又上了他的当。”

不知黎是韦如何解释，下章再说。

第六十三章

反对党深谷方聚谈 游乐团田中馆活动

话说黎是韦听得郑绍畋的话，愕然问道：“上他什么当？”郑绍畋道：“劳山牛皮是有名的牛皮，他的话能靠得住吗？我看莫不是卜先那东西，听说我们那几个办法厉害，怕起来了，想用缓兵之计，特请出劳山牛皮来，是这么冷我们火气的。等到婚已经结过了，我们去请同乡会会长开会，那林简青和卜先素来要好，林简青的老婆又和陈氏姊妹是多年同学，那时一定借词推诿。同乡会的图记在他手里，他不发传单开会，谁能开的会成呢？至于说取消他的会长，更是笑话。他这会长经同乡三百多票选举出来的，就由我们几个人取消了吗？我们到那时瞪着两眼，翻悔上当，是已经迟了。并且留学界，有什么老成有德的人？若论资格，我的资格就很老。湖南的留学生，我老郑不认识的除了是新来不久的，但在一年以上，看谁和我没有点头的交情。大家都许为老成有德的，我却没有见过。只几个在第一高等帝国大学，和庆应高工的，比一般私立学校的肯用功些，不见得便是老成有德。况且他们那些人，素来不管外事。莫说这种不关重要的事，他们不会出来，就是去年五月九日，小鬼政府向中国下最后通牒那种大事，我们都开会推举代表，凑钱给代表做路费，归国向政府力争，他们那些学生有几个到会的？我记得我有个朋友，在第一高等，我去邀他到会，他就

拿一块钱给我，说：“代表的路费，我捐一块钱，请你替我带去缴了就是，我无庸到会，横竖我又没什么意见要发表，你们怎么议怎么好。我去到会，耽搁几点钟没要紧，我这脑筋，就有几日不能恢复原状。”我听了气不过，说中国亡了，有你书读了有什么用处？他倒和没事人一般的笑道：“中国就亡了，也得有有点问的国民，才能图谋恢复呢。”我气的懒得和他多说，拿了他一块钱就走。我实在恨他不过，一块钱也没替他缴。所受是实的，我就替代表用了。”

黎是韦指着郑绍畋的脸笑道：“你自己说，看你这人有多坏，这一块钱都不缴出来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。代表又不短少旅费，希罕了这一块钱！一没有收据，二没有簿记，缴与不缴，我自己不说，谁也不知道，我此时是举这个例给你听。你说我们若为周卜先的事开会，他们那些学生肯来到会么？除了他们那些人，还有什么老成有德的人在那里哩！”黎是韦踌躇道：“劳山虽喜吹牛皮，但他和我的交情还算不薄，无端的来骗我，大概不会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怎么谓之无端的来骗你呢？他和你交情不薄，就不能和卜先的交情更厚吗？卜先那东西，诡计多端；料道别人的话你不肯相信，就阻你不住，特地把劳山牛皮请出来。你只想劳山牛皮又不曾向陈老二求婚，又不和周卜先有仇，为什么要帮我们出主意，平白无故的得罪卜先一千人。你又没要求他替我们帮忙，怪不得人家送你个不犯法的绰号，你这人真老实。他不是为周卜先作说客，为什么说未结婚之前，一点也不许动作，直要等他安安稳稳的把婚结了，我们才来放马后炮呢。这样显而易见的诡计，你都识不破。”

黎是韦心想：郑绍畋的话，是说得有些儿道理。便说道：“没要紧，好在劳山今日才来说这话，没误我们的进行，不过

我心里总有些不相信，劳山会肯替卜先作说客。论能力，卜先不是能驱使劳山的人。劳山和卜先的交情，我知道委实不厚。我和劳山来往很密切，不曾在劳山家见过卜先的踪迹，也不曾听劳山谈过卜先。劳山有一种脾气我知道，凡是和他要好的朋友，他最欢喜拿在口里说的，好像惟恐人家不知他有这些要好的朋友似的。并欢喜替朋友夸张，几乎说得他的朋友，没一个不是有能耐的。因此人家才送他这个劳山牛皮的绰号。”郑绍叟道：“这不足为劳山与卜先交情不厚的证据。劳山虽不曾对你夸张过卜先，然也不曾对你毁坏过卜先。并且交情厚薄不一定在结交的时期长短，他们两人又是本家，也许三言两语，即成至交的。你这老实人，专知道就一方面着想。”黎是韦低着头不做声。

何达武道：“老黎何妨拿老郑批评的这些话，去质问劳山牛皮，看他有什么话辩护，如他辩护不了，我们依照原议进行，也还不迟。”郑绍叟摆手道：“你这是小孩子主意，还用得着去质问吗？你去质问他，他又怎生肯承认是替卜先帮忙呢？”黎是韦抬起头，望着何达武道：“你这主意倒是不差，我和劳山的交情，够得上去质问，他是个很能干的人，明知道我老实，料想不至欺我。他不是不知道我为陈老二的事很呕了气。老郑不要躁，你也同我去，当面和他去研究，他是不是帮着周卜先，说穿了，识破更容易些。他若真是帮着我们，就是我们出气的好机会，我们很难得拉他这样的帮手，不要误会了，自己坏了自己的事。”郑绍叟仍是摇头道：“一些儿没有质问的必要。我只怕一质问，反误了我们的事。”黎是韦不依道：“误了我们什么事？劳山就住在仲猿乐町，此去没有多远，要快可乘电车去。我不去质问，始终放心不下。”郑绍叟道：“你既这么相信他，我就陪你去一趟也使得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明日再去

精庐，探探他们的动静，到老黎家报告，好相机行事。”郑、黎二人都点头道好。何达武自带着松子归关木家。郑绍畋同黎是韦出来，乘电车到神保町，走到仲猿乐町深谷方，问周之冕还不曾回来。黎是韦要上楼坐着等候，郑绍畋不愿意，说：“你要等，你自去等，我陪你来，已不愿意，还等他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实在不愿意等，我也不勉强，我等着会见劳山之后，他如真不出你所料，我回家，今晚就把两封信写好，明早等你来看过就发。何铁脚明日去精庐，探看动静，看如何来报告。得着了他们结婚的时期，与结婚的所在，我们就预备实行第三项与你所拟的办法。”郑绍畋应着是，自归骏河台去了。

黎是韦向深谷童子说了上楼等候的意思。深谷童子认得黎是韦是周之冕常来往的朋友，欣然引到周之冕房中，斟了杯茶给黎是韦，告了方便，下楼去了。黎是韦坐在房里，想寻本书看着消遣，见周之冕母亲的灵桌旁边，有一个书架，架上摆着许多的书。即将蒲团移到书架跟前，见书架底下塞着一个小竹筐儿，随手扯出来一看，乃是一筐儿女人做活计的针线包及零星裁料包。黎是韦早听说周之冕包了一个女人，每月包费一十六元，只夜间来歇宿，白日仍听其自谋生计，因此外人不容易识破。不是十分相知的朋友问周之冕，周之冕仍不承认有这么回事。黎是韦也是听得人说，周之冕自己不曾谈过，心里有些怕周之冕回来撞着，见怪不该发见了他的隐私。

正在这么着想，便听得扶梯声响，吓得连忙将竹筐儿塞入原处，将蒲团移开，正襟危坐着，见房门开处，进来一个三十多岁穿洋服的人，瘦身体，黄脸膛，稀疏的几根胡须，两边发开，朝上翘着，如倒写一个八字的口鼻之间。黎是韦认识是黄老三，彼此点头打了招呼。黄老三开口笑道：“听说你为陈蒿和周撰过不去，已组织了一个团体，拟了几项办法，怎么全不

见你们实行呢？”黎是韦正色道：“哪里为的是陈蒿。我们因留学界出了周撰这种败类，不能不群起攻击他，以维持留学界的声誉。他们这种狗彘不若的行为，实在污辱我们留学界太甚了。你黄老三此时已不能算是留学生，只算是亡命客的附属品，当然用不着和周撰过不去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我不能算是留学生，也不能算是湖南人吗？你这眼光未免看的太近了。他们这种行为，就只污辱了你们的留学界吗？我看污辱留学界不算什么，阻碍全国的女学进步，替湖南人丢脸，倒是重大问题。要攻击人总得师出有名，所谓名不正则言不顺，言不顺则事不成。你这假借污辱留学界的名义，说出来很没有斤两，鼓不动人。你要挖苦我是亡命客的附属品，倒是我这附属品不出来攻击则已，我一出来，周撰和陈蒿就得滚蛋，包管他两人没有抵抗的余地。”

黎是韦本是没有主意的人，听了这话，不觉喜笑道：“这本来是大家的事，你也应出来仗义执言，以表示我湖南不是没人，听凭败类肆行无忌。”黄老三摇头笑道：“仗义执言未尝不可，只是像你们拟议的那几种办法，若实行起来，就替湖南丢人，比周撰更丢的厉害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们拟议的办法不好，原没说非照我们的实行不可。你是这样说，我倒得看看你的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不要忙，自有办法，我就来寻劳山牛皮商量的。我听说劳山牛皮今日受了周撰的奚落，想必有番动作。我特来探听探听，或可助他一臂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听谁说？劳山怎么受了周撰的奚落？”黄老三道：“我同住的胡八胖子，亲眼看见周撰奚落劳山。周撰自己还没介意，旁边人都替他捏一把汗。”遂将当时情形，述了一遍给黎是韦听。黎是韦才明白周之冕帮着出主意的原因。黄老三笑道：“陈蒿也算不得什么天仙化人的美不可状，不知道你们怎么这么重视她。现

在放着一个比陈蒿还要强几倍的，住在旅馆里，你们倒不过问，却任凭什么李锦鸡、王立人一班无赖子，终日在那里起哄。那个女子，你若能向她求婚成了功，不但是无量的艳福，只怕还有一注很大的妻财。”黎是韦问道：“哪里有一个这么的女子？你也学劳山的样，瞎吹起牛皮来了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你自己眼界不广，却说我是吹牛皮。你不信，但去水道桥附近田中旅馆看看。包管你一见面，魂魄就不能随身了。”

黎是韦见黄老三说的不像胡诌，将信将疑的问道：“是一个干什么事的女子，怎么会住在田中旅馆，又任凭李锦鸡那班无赖色鬼起哄呢？这事过于奇离怪诞了，教我不能无疑。”黄老三道：“那女子的真实历史，此时还没人知道。不过据一般见过她的人推测，疑是内地哪位大人物的姨太太，或是小姐。不知因甚事，独自逃到日本来。身边携带的行李，有四口大皮箱，三口小皮箱，一个被包。看她的举动，皮箱内的财物必不在少数。只她手上一个钻戒，都说可值五六千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她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，哪省的人哩？”黄老三道：“她自己说姓伍，叫蕙若，江苏上海人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你见过她没有呢？”黄老三笑道：“我若没见过她，也不说比陈蒿还强几倍的话了。不过我虽见过她，却不曾和她谈过话。因在三崎町路上遇着，我同住的胡八胖子指给我看。我在女子队里混了十多年的人，什么生得美的女人我不曾见过？平生实没有梦见过这么生得齐全的。正用得着龚定庵那首‘绝色呼他心未定，品题天女本来难。梅魂菊影商量遍，忍作人间花草看’的无题诗。”黎是韦嘻嘻的笑道：“比陈老二更强几倍，绝色二字自不足以尽之。我只不懂她一个人跑到日本来，有什么目的，言语又怎么能通呢？”黄老三道：“什么目的我也不懂，但是日本话听说不仅能说，发音还很好呢。

”黎是韦惊讶道：“这还了得吗？不是在日本留过学的。不然，也不敢独自一个人跑到这里来，又住在那不住中国学生的田中旅馆，更非能说日本话不行。如真有这么一个女子，我愿牺牲性命以求之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不是真有，我无端骗你有什么好处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我也是这么想，你平日无故捏造这事来骗我，没有好处。唉，我怎么这么不管事，田中旅馆离我住的东肥轩没半里路，我哪一日不从水道桥往神田，必打田中旅馆经过，怎的绝不留心。今日不是你说，我竟失之交臂了。”黄老三道：“她来田中旅馆本没几日，你没得着一些儿风声，怎的会留心到那里去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李锦鸡、王立人一班人，怎生知道的，此时正如何起哄呢？”黄老三笑道：“你知道李锦鸡那班人，是在这里干什么事的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他们有什么事可干？终日无非是吃喝嫖赌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他们的吃喝嫖赌，还组织了一个团体呢。那团体名游乐团，听说有十多人，专一打听哪里有好女子，大家研究应如何下手。这伍蕙若女士有如此惊人的神采，又住在神田方面，他们还有打听不着的么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不错，我有个姓何的朋友，混名叫何铁脚。他前日对我说，和几个要好的朋友组织什么游乐团，邀我加入，只要缴一块钱团费。我倒不是吝惜一块钱，因见何铁脚是粗人，和他最要好的必是他同类人物，我连问都懒得问他是些什么人，怎生个组织法，就推说我素来抱定宗旨，不入党会，不入团体，谢绝了他。原来就是李锦鸡、王立人一班大好老组织的，喜得我不曾加入。你可知道他们对这伍女士已勾引到了什么程度么？”

黄老三摇头道：“怎么就能说勾引到什么程度，此时不过正在起点。昨日小金对我谈起，说前日李锦鸡和王立人同走，同时在神保町发见了这位伍蕙若女士，就跟在后面钉梢。跟到

田中旅馆，见进去了，二人在门外等了两点钟，不见动静。李锦鸡才恍然大悟道：‘这女子是住在这旅馆的，我们白等了。

’王立人问：‘怎生知道是住在这里的？’李锦鸡道：‘你没见他进去的时候，一句话没说，就径脱了皮靴上楼吗？若不是住在这里，是来看朋友，哪有一句话不问，直向楼上跑的？’王立人才跺脚道：‘我真是呆鸟，你心里是比我灵活些。’李锦鸡道：‘我日本话说的比你好些，你在外面等着，或先回去也使得，让我一个人进去打听这女子的来历，再大家研究下手的方法。’王立人听了，就不愿意道：‘我两人同时发见的，又同在这里等了两点多钟，要进去打听，也应同进去。何以见得你的日本话比我好些？我的日本话，哪一项交涉不能办？并且这事又不是试验日本话说的好便许打听，说不好便不许打听。你不要借故想把我撇开，好由你一个人得手。’李锦鸡道：‘我们至好的朋友，你怎的也这么疑我？我看这事不要鲁莽，这女子不像小家子，莫怪我说的直，老弟的本领还差一点，莫去孟浪了，反弄得画虎不成，大家都讨不了好处。我们且归家，仔细研究了下手的方法，再来不迟。’当下二人同回到五十岚方，前夜研究了一夜，王立人毕竟弄李锦鸡不过，终让李锦鸡先去下手。如李锦鸡不成功，再换王立人去。”

黎是韦问道：“昨今两日，李锦鸡下手的成绩怎么样呢？”黄老三道：“听说还只设法见了一次面，不得要领。李锦鸡打算也搬进去住，好朝夕伺便，易于着手些。此时不知道已搬进了没有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李锦鸡这群狗东西，实在可恶极了。见了一个齐整些的女子，便如苍蝇见血一般，不顾性命的往里只钻，脸皮又厚，主意又多，这女子既经他在那里转念头，我不要白费心血罢。我对这种女子是一片至诚的心思，如果蒙她见爱，我便死也不忍背他。我断弦将近五年了，像陈蒿那种女

子若嫁了我，将来决不会有薄幸负心的事。周卜先和李锦鸡是一类人，无非哄骗女子，供暂时肉体的娱乐。而女子偏欢喜这一类人，自愿上当。我这样诚诚恳恳的，因不会油头滑脑，她反瞧不来，你看气不气死人？这回的气还没寻得出路，又去和李锦鸡挑战，眼见得又要一气一个死。”

黄老三点头笑道：“你很有自知之明，吊膀子的勾当，本是他们那种油头滑脑之辈干的事。照你讲的，是真正精神恋爱，不是被人吊得着的女子脑筋中所曾梦想过的。这女子既肯和男子吊膀子，他所希冀的，也无非肉体上的淫乐。所以油头滑脑的人，最为合适。你这种人，在你自己说是一片至诚心，在这些女子心目中，还说你是呆头呆脑呢。”黎是韦拍着腿道：“这真是有阅历的话。但是此刻这些话都不用说了，言归正传。我来找劳山，就是为反对周撰的事，请他出来帮忙。刚才你说也是为这事，想助他一臂之力。他于今老不回来，我两人何妨先行研究。劳山今日上午到我那里，很研究了一会。他走后，我觉得他的话有些靠不住，因此又跑到这里来找他。还没坐到一分钟，你就来了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他怎生和你研究的呢？”黎是韦即将周之冕的办法，复述了一遍。黄老三点头道：“这办法很对，除了这个办法，没第二条路走。你怎么觉得靠不住？”黎是韦只得将郑绍畋辩论的话，又学说了一遍。

黄老三还没答白，听得楼梯响，接着周之冕的声音笑说道：“是哪两个，不待我主人许可，擅自跑到我房里，坐着谈天呢？”二人见周之冕进房，都起身笑答道：“牛皮吹到哪里去了，害我们坐在这里老等。”周之冕道：“在黎谋五先生那里，谈了一会。你们来了多久了吗？”黄老三点头笑道：“你在黎谋五先生家，谈些什么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你说和他老人家，能谈旁的么？专听他老人家谈诗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谈竹枝词

么？”周之冕摇头道：“今日谈的是五古五绝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只怕也谈了一会东京时事竹枝词呢，你还瞞我做什么咧。我立刻就去对黎谋五先生说，教他不要听劳山牛皮的话。劳山牛皮受了人家运动，替人家争风吃醋，要开同乡会，攻击周撰。”

周之冕望着黎是韦笑道：“你这人太不中用，就拿我的话发号外了。”黎是韦着急道：“你怪我吗？你问问他，是为什事，到你这里来的？”黄老三连连摇手道：“我以前的话取消，实在是来侦察你们行动的。”黎是韦听了，脸上变了色。

不知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四章

写冬凤带说李锦鸡 赞圆子极表黄文汉

却说黎是韦听见黄老三说是来做侦探的，登时面上变色，望着周之冕发怔。只见周之冕笑道：“你来侦察我们的行动，便不会说出来。哦，不知是老曾还是老八，向你说了周卜先那杂种对我无礼之话，你就来看我是不是？”黄老三指着周之冕笑道：“你这人是机伶，不怪你吹牛皮。”周之冕道：“你知道没有要紧，只是回去，不要向老曾、老八说起。胡老八和周卜先交情最厚，他们若知道我刚说的这条路数了，我这把戏便玩不成功了。”黄老三道：“你放心便了，我还可以帮你捧捧场。但是教我明来，我就犯不着。暗中出力，尽可担任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谁教你明来，我难道不是在暗中用力吗？你在哪里遇着这位不犯法先生的？”黄老三笑道：“他先来，我后来，在这里谈笑了半天。他正在虑你告他的办法靠不住。”黎是韦忙分辨道：“不是我怕靠不住，郑绍畋抵死和我争，说劳山受了周卜先的运动，害怕我们那几项办法厉害，特地请劳山来用缓兵之计的。我气他不过，拉了他来对质。因劳山不在家，他懒得等，就先回去了。”黄老三打了个哈哈道：“好厉害的办法！不但周卜先害怕，连我都害怕。怕什么呢？怕替湖南丢人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我始终说郑绍畋是吃屎的，他的话，一笑的价值都没有。他信不信由他，不犯法不要再向他说了。”黎是

韦点头应是。黄、黎二人坐着闲谈了一会，同时告辞出来。

黎是韦步行回东肥轩，走经田中旅馆的时候，心里原不想停步探看，奈一双脚刚到旅馆门首，不由自主的就停了。此时已是向晚，街上的街灯与旅馆门首的电灯，照耀得人须眉毕见。黎是韦自己低头一看，顿觉得又是有些呆头呆脑的样子来了。再望那旅馆门内，除玄关里有几双木屐及几双皮靴，摆列在那里，不言动外，连人影子也没看见一个。只得决然舍去，提起脚，一气跑回东肥轩。

第二日睡着还没起来，郑绍畋就来了，将黎是韦推醒。黎是韦道：“这么早跑来干什么？郑绍畋笑道：“你自己是有名会睡早觉的，此刻十一点钟了，还问我这早跑来干什么。”黎是韦伸手从枕头底下摸出一个表来，看了看笑道：“真个差不多十二点钟了。我昨晚因做两首诗，送一个广东朋友的行，做到两点多钟，才收拾安歇。一觉睡到这时候，你不来，我还不知睡到什么时候呢。这馆子里的下女也好，晓得我有这睡早觉的脾气，也不来惊醒我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不来惊醒你，馆主可省一顿早点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在馆子里，住了一年多，吃他早点的时候不过三五次。下女也替我取了个绰号，叫做夜精。其意是说我夜间不睡，白日不起来，熬夜熬成精了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吃午饭了，还不起来吗？”黎是韦打了一个呵欠，才慢条斯理的起来，披了和服，拍手叫下女进来收了被卧。

黎是韦洗了脸回房，说道：“我昨夜两首诗，做的很得意。”郑绍畋道：“广东朋友是谁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我这个朋友是个很有福命的人，清高的了不得。姓方，字定之，广东番禺县的人。今年二十六岁，在上海复旦公学毕业。中国文学很好。他家里本是科甲世家，人又生得飘逸，真是有子建般才，潘安般貌。今年正月，在广东和一个姓魏的女士结婚，结婚后一个

礼拜，就带着这位新夫人来日本度蜜月。新夫人今年二十岁，也生得修眉妙目，姿致天然，他这一对新婚夫妇在街上行走，路人无不停足注目，诧为神仙中人。我在他同乡陈志林家中遇着，把我羡慕死了，也不问他愿意不愿意，殷勤和他拉交。他夫妇两个，都倜傥极了，到我这里来过几次。又请我吃过几料理，我也请他们游览过几处名胜，并还联得有诗。可惜就在这几日，他夫妇要动身回广东去了。我不能不做两首诗送他，作个纪念。我今日要去买一方画绢来，好好的写了，裱成一个横幅，给他带回广东去，悬挂在他自己书房里，我的诗字都增光不浅。你看我这两首诗，是不是要他们这般美满的一对璧人，才够得上受我这般赞美？”

郑绍畋见他扯开抽屉，拿出一张槟榔笺来，即笑着说道：“你的诗给我看，和给你这馆子里的下女看差不多。”黎是韦笑道：“你也不要过自贬损了。”郑绍畋接过来，看那诗是两首五律。诗道：

踏倦罗浮月，樱花岛上来。
绿波双鬓影，紫府各仙才。
月下调珠柱，风流赋玉台，
仙姿游戏惯，只合住蓬莱。

解后论交旧，灵山合有缘。
觥来冠盖外，倾倒酒尊前。
乡梦梅花驿，闲情柳絮篇。
长途嘱珍重，春暖粤江烟。

郑绍畋看了，满心想恭维几句，只苦于想不出一句得体的

话来，勉强笑道：“真亏你一夜就做了两首。要是我，两夜一首也难做。”黎是韦见郑绍畋恭维的不得劲儿，更想不出得体的话来回答，含糊应了一句，即将诗接过来，仍收入抽屉内。忽见房门开了，回头一看，何达武气喘气促的跑了进来。黎、郑二人都吃一吓。只见何达武把脚一跺道：“我只去迟了一步，精庐的人，全家搬走了。我追到富士见楼一问，周卜先、陈老二也逃的不知去向了。”郑绍畋哈哈笑道：“他们到底怕我们武力对付，悄悄的都搬跑了。黎是韦问道：“李镜泓搬了，门口也没贴移居的地名吗？若有信札，教邮局如何投递哩？”何达武道：“若贴有移居的地名，我也不追到富士见楼了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问富士见楼的帐房没有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问了，帐房说不知道搬往什么所在去了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毫无疑问，是听说我们要用武力对付，周卜先那东西多机警呢！知道众怒难犯，不如悄悄的搬跑，免得吃眼前亏。我们这几日在外面宣传的，一传十，十传百，反对派的威风还了得，不愁他周卜先不吓跑。铁脚你再去打听，看他们躲在什么地方，我们再用这法子去威吓他。这下子他们决不敢正式结婚了。老黎要听劳山牛皮的主张，就一辈子也反对他不了，上了当，还要遭人唾骂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你们昨日去质问劳山牛皮，结果是怎么的呢？”郑绍畋把脸往旁边一扬，鼻孔里冷笑一声道：“还有什么质问的价值，我们的主张已经占了胜利。”黎是韦猛不防伸手将郑绍畋的口掩住道：“请闭鸟嘴，请闭鸟嘴！你这笨蛋。不是愚而好自用，简直可谓下愚不移。我昨日若不是自己稳健，几乎信了你的话，把一个好好的帮手得罪了。人家实心实意的，已经着手在那里帮我出气，我们倒把人家当坏人。”

郑绍畋避开一边说道：“劳山牛皮真是帮我们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他教我用不着向你求，你信不信没有关系，他说你要

实行你的主张，尽管去实行，他不算帮忙你的，也不要你来帮忙。”郑绍耿道：“他既是实意反对周卜先，和我们的意见相同，正好通力合作的做事。我们内部先自分裂，一则减了力量，二则给人笑话。并且还怕周卜先利用我们内部闹意见实施其离间手腕。我昨日是信劳山牛皮不过。你既证实了他，不是来行缓行之计的，我的主张尽可牺牲，绝对服从劳山牛皮的计划。你只把昨日如何证实的情形说给我听，也使我好欢喜。”黎是韦见郑绍耿这么说，便将昨日黄老三所说，周之冕受周撰奚落的话，并周之冕和黄老三谈话情形，说给郑绍耿听了。郑绍耿自是欣喜。黎是韦问何达武道：“你前日邀我入什么游乐园，这游乐园毕竟是怎么一回事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们这游乐园吗？这几日兴旺极了。李团长忙得不可开交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李团长就是李锦鸡么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那是他的绰号，他的名字叫李铁民，学问、人品都了得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他忙的不是为田中旅馆的伍女士吗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怎么知道是为这个？”黎是韦道：“自有人说给我听。他此刻已搬进田中旅馆去了没有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怎么没有？前日下午，就搬进去了。昨夜他出来，向团员报告成绩，要团员大家辅助他。成了功，大家有不小的好处。”黎是韦笑道：“报告的成绩怎样？你听了他的报告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怎么没听得，他说搬进去后，已和那女士接谈了数次，成绩很好。不过下手还须用一会水磨工夫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那女士的来历，他打听着了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已当面问出来。那女士是做过福建督军的姨太太，原来的名字叫冬凤，因小时候住在大连，在大连进过日本鬼办的学校，能说些日本话。福建督军花五万雪花银子，买来做姨太太，宠擅专房。那督军有一个正太太，三个姨太太，平日大姨太最得

宠。二姨太虽不得宠，然人极能干，大姨太欺压她不下，只第三房的姨太太，几年之内，更换了几个。无论花多少银子买进来，只要大姨太一说不合式，就立脚不住，立时打发出去，任凭嫁人也好，当娼也好。这冬凤是第四次的三姨太，那督军太宠幸过分了，大姨太不愿意，逼着要那督军把冬凤打发出去。那督军一来花了五万银子，舍不得随意打发；二来这冬凤实在生得太美，又会承迎督军的意旨，要打发出去，委实割舍不开。奈那大姨太的势力大的了不得，那督军全不敢违拗他的意思。说是那大姨太只有一个亲生女儿，嫁在福建林百万家里。那督军近来的财产差不多要嫖光了，全赖那大姨太向女儿手里讨些钱来生活，因此大姨太的威势，在督军之上几倍。大姨太心目中既容不下冬凤，督军也爱莫能助，只好瞒着大姨太，将冬凤搬到外面住着，对大姨太就说已经打发走了。谁知这冬凤甚不愿意，当初被那督军用五万银子买去的时候，以为那督军阔的了不得，所以自愿做姨太太，及到督军家里，住了年多，见除了表面的排场，尚像是个有钱有势的外，骨子里连一千八百现银子，一时都拿不出。袁世凯又将那督军监视了，丝毫没有活动的希望。冬凤心里早就有几成不愿意了，只因是被卖出来的身体，不能自由，勉强过度。后来被逼搬到外面，便十成不愿意再跟着那督军受罪了，带了从督军家搬出来的行李，逃到上海。想找他十五六岁时打算嫁一个少年商人。不料上海一打听，这商人改了行业，已到日本来留学。他因此赶到这里来，连日访那商人，还没有访着。我们李团长口里答应她，帮她探访，实在是要用种种的手段，勾引她上手。只要成了功，我们游乐园就不愁没有经费了。”

黎是韦叹道：“可怜，可怜！这位冬凤女士的遭遇，比陈老二还要不幸，万一上了李锦鸡的手，必然弄得人财两空。只

是事情也就可怪，如何飘洋过海来找情人，连情人的住址都不知道，会弄得单身住在田中旅馆，使一般无赖子，有垂涎的机会呢。”何达武道：“住址他原是知道的，说是近来搬了。因此，这女士到商人原住的地方扑了一个空，才住进田中旅馆，想从容探访的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世上真有这般不凑巧的事，合该这女士要倒霉，李锦鸡要走运，才是这么冤家路仄。听说李锦鸡在日本十多年，什么学问都没有长进，就只勾引女人的本领，实有绝大的神通。”郑绍畋问道：“你二人说了半天，我还摸不着头脑。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子，老黎见过没有？”黎是韦道：“刚才铁脚已把这女士的历史说了，你怎的还摸不着头脑呢？我见虽没有见过，但知道是个绝美的女子，姿容在陈老二之上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姿容既在陈老二之上，单身来到日本，李锦鸡便不着手去勾引，也免不了有去勾引的人。你不见向陈老二求婚的，就有五六十人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这却不然，旁人纵去勾引，五六十个也不敌不了李锦鸡一个。李锦鸡的本领，只怕还在周卜先之上。”

何达武笑道：“你这话也不尽然，李锦鸡吊膀子，也一般有失败碰钉子的时候。我们游乐团成立的那日，他说有个日本女子，是中国人姓黄的姘妇。姓黄的回国去了，丢下这女子在这里，生计异常艰难，在一家料理店里，当什么酌妇。李锦鸡说与她有一面之缘，要去看看她。前日我听得李锦鸡说，跑去碰了一个很大的钉子。那女子姓中壁，叫圆子。”

郑绍畋连忙问道：“什么呀，中壁圆子是我最好的朋友黄文汉的女人。我前几月还接了黄文汉从山东潍县寄来的信，托我调查圆子的下落，我正愁不认识和圆子相熟的朋友。黄文汉信中说，有一个姓持田的，住在喜久井町，持田有个女儿，和圆子要好。我临走的时候，还留了一百块钱，并一份日记，托

持田转交圆子。不知交了没有？我接了这信，即时找着持田打听。持田家母女两个，我都会着，他们拿出日记，及郵便局存那一百块钱的折子，给我看说，圆子自黄先生还在东京的时候，在这里借宿一夜之后，从不曾见过面，也无从打听。我听了没法，只得回来，照实写了封信，回给黄文汉去了。近来老黄也没信给我，朋友说他已到了上海，意态萧索得很。他素来爱嫖的，听说这回住在上海，花丛中不曾涉过足，就是为这个圆子没有消息。不料今日无意中，在你口里得着了她的消息。你且把李锦鸡碰钉子的话，及圆子的地方告诉我，我好不负老黄的托。”

何达武道：“地方我没听明白，只知道李锦鸡碰钉子的大概。李锦鸡那日到料理店，已是夜间七点钟了，以为圆子既当酌妇，李锦鸡又是认识的人，必然出来招待。谁知圆子见是李锦鸡进来，不独不出来招待，反躲到里面去了。李锦鸡那时肚中原来不饿，因想见圆子，只得上楼，寻一间僻静的房子，点了几样菜，沽了几合酒，预备和圆子痛饮的。酒菜来了，一个吕年酌妇在旁斟酒，李锦鸡不能耐问道：‘你这里有个酌妇，叫圆子姑娘，我和她认识，你去替我唤她到这里来，我有话和她说。’那中年酌妇道：‘圆子姑娘出去了，今晚不见得能回来。’李锦鸡道：‘我刚才进门，还看见她坐在帐房里，怎么对我胡说？我和她是朋友，有要紧的话对她说，特地来会她的。快替我唤去罢！’那中年酌妇推却不了，只得下楼。半晌，圆子缓步轻移的进房，也不行礼，靠房门立着问道：‘李先生呼唤我，有甚话说？’李锦鸡见圆子的容颜大不如初见时的惊人神采，并且板着脸，如堆了一层严霜一般，半点儿笑容也没有，不觉冷了半截。只得勉强涎着脸笑道：‘且请坐下来，我有话才好说呢。’圆子也不做声，靠着门柜坐下。李锦鸡斟了一杯

酒，递给圆子笑道：‘我好不容易探听着姑娘的所在，特地前来问候，请饮了这一杯，我还有衷肠的话，向姑娘申诉。’圆子也不伸手，只正容厉色的，口里答道：‘我从不喝酒，请自己喝罢！先生的衷肠话，我没有听先生申诉的必要，请先生不要开口。我当酌妇，却不卖淫。先生要喝酒，这里自有酌妇招待，我身体不快，已向馆主告假，恕不能陪侍先生。’圆子说完这几句话，自立起身，头也不回的下楼去了。李锦鸡端着那杯酒，好一会缩不回来，僵了一般的，直待那中年酌妇进来执壶斟酒，魂灵才得入窍。闷闷的饮了几杯酒，就会了帐出来。至今提起，还是忿忿的。说他在女人面前栽跟头这是第一次，并说他和圆子初见面时，圆子异常表示亲热，他还送了一个金戒指给圆子，以后就没会过面。实在想不到劳神费事的好容易探听了下落，见面得这么一个结果。”

郑绍畋道：“黄文汉是何等人物，他的女人岂有卖淫之理！李锦鸡不知自量，应该碰这么一个又老又大的钉子。李锦鸡住在哪里？我要去找他，打听圆子的所在。”黎是韦道：“铁脚刚才不是说了，前日下午搬进了田中旅馆吗？你要去找他，我陪你同去。顺便瞻仰那位冬凤女士，看毕竟是个什么模样儿。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你在这里等着，我先回家将老黄的信带在身上，问了住址，就好去探望他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便是去探望圆子，我也要同去。这种女子在中国礼教之邦，于今世风浇薄，道德沦丧，如此有操持的女子，尚不易见。何况日本这种卖淫国家，一般女子都是绝无廉耻的，独这位圆子居然能出污泥而不染，真要算是难能可贵了。我听了他对李锦鸡说的那种斩钉截铁的言词，不由得我心里非常钦敬。像这样的节烈女子，在我们口读圣贤书的人，维持保护还恐不力，如何能忍心去蹂躏她，破坏她呢？李锦鸡那种举动真死有余辜。可惜圆子不曾打

他两个嘴巴。”

郑绍畋笑道：“你的书呆子脾气又来了。你没听铁脚说，初次见面时，圆子曾很表示亲热吗？”黎是韦摇头道：“这是胡说，李锦鸡是专事吊膀度日的人，他的心目中，什么女人不是觉得对他很亲热呢？除非放下脸，指着他痛哭一顿。然而他有时顽皮起来，或者还要对人说是打情骂俏呢。他的胡说为得凭的吗？如果初次见面圆子真曾表示亲热而至于很，何以第二次见面，反给这么一个老大的钉子他碰哩？这样自相矛盾的话，亏你还替他辩护。我的脾气第一最恨破坏人的名节，次之就恨枉口拔舌的诬蔑好人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既最恨破坏人名节，却为什么拚命转陈老二的念头呢？若陈老二为你所动，和你生了关系，她的名节不是为你破坏了吗？”

不知黎是韦如何回答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五章

虐亲儿写恶兽奇毒 探贞操凭女伴证明

却说黎是韦听了何达武的话，心里大不谓然，登时正颜厉色的说道：“这话在你这样粗人口里说出来，我不能骂你，因你的脑筋太简单，没有学识。一不知道名节二字是什么东西，二不知道我转陈老二的念头所持的是一种什么态度，所存的是一种什么心思。你看作和普通好嫖的人吊膀子，图暂时肉体的娱乐一样，无怪乎有这种诘问。若在读书有知识的人口里问出这话来，我简直要不答应他。你要知道，陈老二是正在择人而嫁的时候，我又是继弦待续的人，正不失关雎君子、淑女好逑之旨。当时你和陈老二同住，我每次在她家坐谈，十九有你在跟前，你曾见我失礼的言词，及无聊的举动没有？便是陈老二许嫁我，我也必待六礼完备，才能与她成为夫妇。决不敢存周卜先那样的心，先行骗奸，再敷衍些结婚的手续，以掩饰人耳目。”郑绍畋起身笑道：“你老黎，我倒知道是个至诚君子。奈陈老二实在算不了一个淑女。”何达武见郑绍畋拿了帽子起身，即问道：“你走么？”郑绍畋道：“我回家拿封信就来。”说着，先走了。

黎是韦问何达武道：“你们组织这游乐团，有什么利益呢？”何达武道：“利益怎么没有？我明日带章程给你看。”黎是韦笑道：“还有章程吗？章程上写些什么哩？”何达武

道：“李锦鸡一班人，从前原组织过游乐团的，因辛亥革命，团员多回国去了，团务就不发达，直到这时，才重新组织。章程是李锦鸡拟的，说比从前的更改了许多。于今还是写的，每团员一份，将来团务发达，再行排印。”黎是韦笑道：“我问你章程的内容，你说这些不相干的话做什么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我说了明日带章程给你看，你看了，自然知道内容。此刻教我说，我也记不大清楚。我那松子，前日也加入了这团体，她也算是一个团员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不也要缴一块钱团费吗？”何达武点头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不但入团的缴一块，以后还得按月缴纳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游乐团要这多钱干什么呢？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你真是个书呆子。有了钱，还愁没有事干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我倒是个书呆子，只怕你这个自命不呆的，白送钱给李锦鸡这班人花用。他们拿了你们的钱，嫖也用得着，赌也用得着，真不愁没事干了。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哪有的事！钱是归小金经管，王立人负支出的责任，李锦鸡连看都没看。昨日小金正租定了小日向台町的一个贷间，每月房租八元，买了些应用的器具，团费不够，小金和王立人还共垫了十多元。就在这两日，要在新房子里开正式成立会，要加捐团费。章程内有一条，团员中有能介绍新加入团员一名，即免缴介绍人本月团费，介绍两人，免缴两月，介绍至三人以上，为特别团员。由团长发给一枚银质旌章，佩带胸前。普通团员在途中遇着，得行礼致敬。普通团员有听受特别团员指挥的义务。”黎是韦笑道：“李锦鸡这东西真会愚弄人，怪道你拉我加入。章程我也无须看，但听你所说这一条，已可断定是内地清帮、洪帮骗人钱的故智。”

说话时，下女进来笑问道：“黎先生不饿吗？”黎是韦听

得，才想起从起床到此刻，三点多钟了，只顾说话，连饿都忘了。问何达武道：“你吃了午饭没有？”何达武道：“我吃了些早点出来，就到精庐，又到富士见楼，都没看着人，回头到这里，在哪里有午饭给我吃？”黎是韦笑向下女道：“你不开饭来，倒问我饿不饿，就去开两客饭来罢！”下女应着是去了。且慢，下女怎么对客有这种离奇的问题呢？却有个道理在内。黎是韦虽是个又至诚又老实的人，生性却极鄙吝，轻易不肯白花一文钱。平常有朋友来访，无论有多远的路，虽在吃饭的时候，非那朋友不客气，硬向他开口要饭吃，他决不肯先开口留朋友吃饭。他并叮嘱馆主，在开饭的时候，如遇房中有客，须停一会，等客走了方开来。不可照旅馆的常例，还不到开饭的时分，就教下女来问要客膳么。馆主因黎是韦是这么叮嘱了，今日见房中有客，只得把黎是韦一个人的饭，停了不开，以待客走。无奈郑绍畋走了，何达武还是坐着不动，饭菜都等得冷了，见黎是韦仍不教开，馆主也是个算小的，恐怕等歇黎是韦说饭菜冷了，要重新烧热，又得费柴火。不得已才教下女来，带着讪笑的语气问这么一声。

下女开上两客饭来，何达武只吃个半饱，饭就没有了。黎是韦道：“住在这旅馆的留学生，都不大愿意叫客膳。就是因这馆主太算小了，菜没得给人吃还罢，连饭都不肯给人吃饱。这小饭桶只有松松的两平碗饭，饭量大的还不够个半饱，教他添这么一桶子，就要一角大洋。”何达武只好将碗筷放下说道：“这旅馆的客膳未免太贵了，连菜不要算两角钱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两角钱倒也罢了，连菜要两角四分呢。”何达武把舌头一伸道：“好吓人，两片浸萝卜，一点两寸来长的咸鱼，就要人一角四分钱，比强盗还要厉害。我要早知道花你这么这多钱，仅能吃个半饱，便拼着再饿两点钟，回家去吃不好吗？我们自

炊的合算，两个人的饭菜，每日不到三角钱，还吃得很好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你们自炊的人，不妨到外面吃饭，吃人一顿，自己家里便留着一顿。像我们住旅馆的，跑到朋友家，使朋友叫客膳，真是两败俱伤之道。朋友多花一份钱，我自己旅馆里仍不能把饭菜给我留着，月底算起帐来，只怕不能少给他一文钱。我住的这地段不好，离神田太近，交通过于便利，来往的朋友顺路到我这里坐坐，极为便当，每月至少总有几次客膳。所以我一名公费，恰够开销，丝毫羡余没有。这次对于陈老二之爱情失败，手边不宽绰，也占原因的一大部分。老郑的本事比我大，躲在那人迹不到的地方住了，他平日不到人家吃一顿饭，人家也莫想吃得着他的。所以他能贮蓄。”何达武笑道：“他对于陈老二的爱情，不也是一般的失败吗？”正说着，郑绍畋已来了。进门即笑说道：“我刚才回家去，在路上遇着一个朋友，说一桩新闻事给我听，倒是很有趣。”黎是韦一面拍手叫下女来收食具，一面问是什么有趣的新闻。郑绍畋道：“神田菊家商店，有个女儿名叫鹤子，在神田方面大有艳名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我见过她，是生得还好。前一晌，不是宣传要嫁一个中国公使馆的参赞吗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可不是吗？我也曾听得是这么说，其实并没嫁成功。我朋友对我说，那参赞名叫朱湘藩，在菊家商店数月来花了上万的钱，大张声势的准备结婚，请了无数的亲朋，谁知落了一场空。我那朋友今日亲眼看见那参赞，没迎着亲，垂头丧气的坐着汽车溜了。有人说，那鹤子早几天就走了，不在菊家商店了。你看好笑不好笑？”黎是韦笑道：“这分明是个改头换面的仙人跳，将来怎生个结果，新闻上必然登载出来。”

郑绍畋问何达武道：“你去李锦鸡那里么？”何达武正在踌躇，黎是韦道：“去多了人不好。田中旅馆的中国人住的少，

我们一群一群的跑去，给人讨厌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我本来不愿意去。”郑绍叟道：“你不去，我们两人就走罢！”黎是韦披了外褂，系了裙子，三人同出了东肥轩。何达武独自归家。黎、郑二人来到田中旅馆，此时李锦鸡正陪冬凤在自己房中谈福建督军的家事。原来李锦鸡是福建人，那位督军在福建生长，做了二十多年的福建武职大官，他的家世，李锦鸡也知道很详细，因此和冬凤说得对劲。黎、郑二人由下女引进来，李锦鸡虽与二人认识，却没交情，既是来访，只得起身招待。冬凤见有客来，即兴辞避去。黎、郑二人已看得分明，但觉得珠光宝气闪烁眼帘，兼以窈窕身材，入时装束，不由得使人神移目注。惟二人目的不全在冬凤身上，李锦鸡又在招呼让坐，遂都敛神坐下来。

郑绍叟先述了见访之意，李锦鸡笑道：“二位怎知我住在此间？”黎是韦道：“贵游乐团的团员何达武。今日在舍间谈起足下的艳遇，因此知道。适才拜见的，想必就是那位伍女士了。”李锦鸡点头笑道：“这位女士的遇合，实在可悲得很。他若不是见机得早，将来结局之惨，还不知要残酷到什么地步。适才他正和我闲谈闽督家的惨事，我听了心骨都为之悲酸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是些什么事，这么可惨？”

李锦鸡长叹一声道：“我将来把这些事调查确实了，打算编成一部家庭悲剧，演给人看，也是一种社会教育。这位闽督的家世，及他为人的残忍，在我敝省的恶迹，我本早有所闻。敝省的人民恨他也恨得有个样子了。不过他家庭的细事，外人传说的总不大明晰，说得不近人理的，似乎不足为根据的。得这位冬凤女士一说，才知前此外人所传说，我辈所谓不近人理，不足为根据的，尚未尽事实的十分之一。不料世界人类中竟有恶毒寡恩像我敝省的这个督军的人。我今日将我所知所闻的，

说给二位听，还望二位广为传播，使人人知道这位废闽督，是禽中之鴞，兽中之獍，人类中绝无仅有毒物。我叙述他的事，誓不捏造一语，因我和他绝无嫌怨，无所用其诬毁。我于今先说他处置他父亲身后的事，其人之没有天良，已可见一斑。他父亲系清室中兴名将，在鲍春霖部下，屡立奇功。官也升，财也发。在敝省做一任全州提督，一任夏门提督。前后或利诱，或威逼，弄敝省二十多个女子做姨太太。他死的时候，姨太太年纪最大的不过三十岁，小的仅十四岁。这位废督是长子，承理家政，对于二十多个姨太太无论曾生育，不曾生育，一概不准改嫁，勒令守节。可怜那些十四五岁的小女孩，并没享受他父亲什么恩义，有三四个进门还不上半年的，怎么愿意牺牲一世的生趣，做这种毫无意义的寡妇？没一个不是怨天恨地，暗骂这废督没有天良。废督哪里放在心上，新造一所房子，仿佛现在模范监狱，将这一大群姨太太活活的监在里面，终年不许见天日。敝省人无有不为之不平的，只因一则系人家的家事，二则这废督那时在弊省的势力，已是炙手可热，因此无人敢说。”

黎是韦点头道：“这事我也曾听人说过。只就这一点而论，他父子两人已都是罪不容于死了。”李锦鸡道：“可见我不是捏造出来，诬毁他的。据冬凤说，他在废督家，是做第三房姨太太。废督的大姨太、二姨太都没有更动过。只第三房频年更动，至冬凤已是更到第四次了。受祸最惨的，为第一次到他家的三姨太，姓王，家中都呼为王姑娘。容貌比大、二都美，废督原很宠爱他，奈大姨太不依，废督有些畏惧，不敢多和王姑娘亲近。一夜废督在大姨太房里歇宿，大姨太忽然想要借事羞辱王姑娘一顿，逼着废督，将王姑娘叫到房里。大姨太拉着废督同睡，教王姑娘在床边，替二人捶腿。那时废督正在敝省督

军任上，以堂堂督军之威，王姑娘系新讨的人。不敢违抗，只得忍气吞声的替二人捶了一会。退后自忍不住哭泣，废督的正太太却好闻知了这情形，次日将大姨太训责了几句。说你们同是当姨太太，伺候都督，你怎的独骄横到这一步。这位大姨太受了训责，便在废督跟前撒娇撒痴，寻死觅活的哭闹。废督答应将王姑娘打发出去，大姨太哪里肯依呢，说就这么打发出去，便宜了她，须留在家里，朝打夜骂的凌磨，慢慢的把她磨死，才算快意。并要立时将正太太送回原籍，不许同住在都督府。废督都答应了，先将正太太遣走，即把王姑娘提到大姨太面前，剥去身上衣服，废督手握藤条，浑身乱打。只打得王姑娘跪在地下，磕头痛哭求饶。大姨太还嫌废督两手无力，太打轻了。教王姑娘仰天睡倒，勒令废督用双足在小腹上蹂踩，王姑娘腹中怀着几个月身孕，大姨太想把他踩落下来。不知怎的，偏踩不下，竟怀满了十个月，生下一个女儿来。可是作怪，王姑娘怀着身孕，受尽极人世惨毒的凌磨，不曾磨死。生下这女儿之后，废督只一脚，便送了王姑娘性命。王姑娘死后，大姨太怕她阴魂作祟，炒热几斗铁砂和豆子，倾入棺内，说非如此不能镇压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这才是最毒淫妇心呢。”李锦鸡道：“这就算毒吗？这位废督才真是毒呢。王姑娘既已活活的被废督一脚踢死了，留下这个女儿，也雇了一个奶妈带着。有几个月，知道笑了，废督想逗着大姨太开心，用一个小竹筐儿承了这女孩，拿绳系了竹筐，穿在屋梁上。废督亲自动手，一把一把收那绳子，将竹筐高高扯起，扯到离屋梁不远了，猛然将手一松，竹筐往下一坠，筐中的女孩便吓得手脚惊颤，不等竹筐堕地，又连忙将绳索收紧，如此一扯一放，大姨太一开心，说是好耍便罢；大姨太若不高兴，看了不做声，就迁怒到女孩身上，提起

来就是几巴掌，并指着骂道：‘你的娘不得人意，生出你这东西来，也是不得人意的。’带这女孩的奶妈知道废督的脾气。到了这时候，就得赶快上前接着抱开。若迟一步，便往地下一掷，已曾掷过几次，却不曾掷死。”黎是韦听到这里，不由得脱口而出的怒骂道：“这样兽呆不若的东西，还了得吗！人言虎毒不食儿，这东西真比禽兽还要狠毒，实在令人发指。”李锦鸡道：“扯竹筐的事，凡是敝同乡十有八九都知道，不过没这么详细。但是他的狠毒行为，尚不止此。这女孩长了一岁多，能在地下走了，废督无端用火将女孩顶上的头发点着，自己和姨太两个看着拍掌大笑。有一次拿手枪要把这女孩打死，一枪没打中要害，仅将手膀打断了，至今不曾医好。”黎是韦连忙摇手道：“我不愿意再往下听了，足下能将这些事编成剧本，我极赞成，我有一分妨碍这废督活动的力量，誓必尽力。”李锦鸡笑道：“暂时已被老袁监视，决没有给他活动的机会，他若有活动的希望，冬凤也不敢逃到这里来，明目张胆的对人说了。”

郑绍畋起身向李锦鸡道：“望足下将圆子的地址给我。”李锦鸡点点头，就桌上拿了张纸，写了番地，交给郑绍畋。郑绍畋略问了问管径，辞了李锦鸡出来。郑绍畋道：“我们须步行到水道町，乘赤阪见附的电车。”黎是韦点头，跟着郑绍畋走。郑绍畋笑道：“这位福建督军的行为，连李锦鸡都骂他是禽中之鴉，兽中之獍，其人之险恶就可知了。”黎是韦正色道：“李锦鸡这种人，不过是自甘暴弃，不务正道。拿着有志青年及正人君子的行为去绳他，自然是种不受绳墨的弃材。然和这福建督军比起来，就不是善恶之辨，简直有人禽之分了。我本一团高兴的来看这冬凤女士，不料听了些这样的话，不特将我一团高兴扫个干净，反使我心中很不愉快。连冬凤女士这几日

的情形，都没心情打听了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相距咫尺，还怕打听不出她的情形吗？不要慌，你见着圆子，心里就愉快了。”

二人说笑着乘电车到了赤阪。郑绍畋见字条上写着笠原料理店，按着番地寻找，这笠原是赤阪很大的料理店，不一会就找着了。郑绍畋道：“我们得拣一间僻静的房子，点几样料理，才好请圆子上来说话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但怕她疑心又是和李锦鸡一样，来轻薄她的，不肯上来见面。”郑如畋摇头道：“不受人轻薄，只由得她。为什么会不肯见面？我认识她，不是小家女子。”二人说着话进门，即有下女出来迎接。郑绍畋一眼望去，没有圆子在内，脱了木屐上楼，下女引到一间六叠席房里。郑绍畋向下女说了两样下酒的菜，要了两合酒。有个二十多岁的酌妇，在一旁斟酒。郑绍畋先引着酌妇说笑了一会，酌妇见郑、黎二人衣服相貌虽很平常，听郑绍畋说话，却甚是在行，料是久在嫖场厮混的，便把初时慢忽的神气收了，改换了一副殷勤的态度来。

郑绍畋饮过两杯酒，做个闲谈的样子，从容问道：“听说贵店有位和你同业的，姓中璧，名叫圆子，为人极好，又生得漂亮，这人此刻还在贵店么？”酌妇见问，望了郑绍畋一眼笑道：“先生问圆子君么？此刻是在在这里，但是……”说到这里，又望着郑绍畋笑，不往下说了。郑绍畋笑问：“但是怎么，如何不说下去呢？”酌妇笑了一会道：“先生问她是什么用意呢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看你们当酌妇的职务是什么，我问她就是什么用意。”酌妇笑得伏着身子道：“我们酌妇的职务吗？是酌酒呢。”郑绍畋道：“还有哩？”酌妇望着郑绍畋摇头道：“没有了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来喝酒的，自己不会酌酒吗？有下女也不会酌酒吗？”酌妇笑道：“先生问的圆子君，但是

专会酌酒，她不曾担任酌酒外的职务。”郑绍敏故作正色道：“你奈何欺我，哪里有专会酌酒的酌妇，并且介绍给我知道的朋友，就和圆子很有过交情，不过身价高一点儿罢了，哪里有不担任酌酒以外职务。”酌妇听了，似乎有些惊讶的样子，敛了笑容问道：“先生的朋友，和圆子君在这个料理店里有过交情吗？”郑绍敏含糊答应，点了点头。

酌妇笑道：“先生自说欺人的话，圆子君在别处怎样，我不得而知，自到这里和我同事，实不曾见她有谁有过交情。她进来的时候就和番头定了条件，酌酒之外，随时得准她请假。这里时常有中国人来喝酒，其中有和圆子君认识的，想拉交情，也都被拒绝了。前几日还来了一个穿洋服，生得很漂亮的中国人，指名要圆子君出来，说有要紧的话说。我们听了，疑心是和圆子君有交情的客来，悄悄的躲在门外偷听，只听得那中国人低声下气的请圆子君喝酒，被圆子君用无情的语音，说了几句，立时退出房外。到夜间安歇的时候，我和她同床，问她怎么见了那个中国人那么生气，全不给人一点面子。她叹了一口气，低着头，坐在闲边半晌不做声。被我追问急了，才回答道：“那个中国人是我的仇人，曾害过我的，所以我见了面不由得就生气。”我问他怎生害的？她只是不肯说。先生要说圆子君在这里和人有过交情，这话我决不承认。”

不知郑、黎听了这话，如何情形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六章

郑绍畋设辞穷诘 黎是韦吃水开晕

却说郑绍畋虽然从这个酌妇口里探出圆子的操守来，当下仍旧追问道：“你问过她为什么不肯和人拉交情的道理没有呢？”酌妇道：“怎么没有问过哩，她说她身上有恶疾，说人家花钱图快乐，不要害人染一身的病去。”郑如畋道：“她有恶疾，曾去医院诊治么？”酌妇道：“她曾说她的病是诊治不好的。”

郑绍畋知道是圆子托故的话，心里也不由得钦敬起来，笑向酌妇道：“我此刻要是想请圆子君到这里来酌酒，她肯来么？”酌妇道：“哪有不肯来的道理呢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就去代我请她来。”酌妇望着郑绍畋道：“请她来做什么，她不是和我一般的酌酒吗？”郑绍畋摇头道：“你去请她来，我还有要紧的话说。”酌妇扑哧的笑一声道：“先生也是有要紧的话说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我要紧的话不和那个中国人一样，请你就去罢！”酌妇道：“真个有要紧的话要请她来说么？”郑绍畋正色道：“谁有工夫来哄你呢。”

酌妇才笑嘻嘻的下楼去了，好一会仍走回来说道：“圆子君说，很对先生不起，她此时正害着病，睡倒在床上，实在不能上楼来陪先生谈话。等将来病好了，再向先生谢罪。”黎是韦在旁说道：“是吗？我原说只怕她不肯见面，我们进来的时

候，就该直截了当的托酌妇向她说明来意，才能表示来访的诚心。你偏要对这酌妇闲谈一些无聊的话，已现出很轻薄的样子，身分比李锦鸡还不如，教这酌妇去请，又不说明来历，不是自讨没趣吗？黄文汉写信来托你这种轻薄子，真算没眼。圆子便一请就到，听了你这些盘诘的言语，也要见怪了。”郑绍旼笑道：“这有何要紧，没我这么盘诘，怎显得圆子的操守？她是何等聪明的人，有这种操守，难道不愿意人知道吗？我自有方法请她上来，并包管不至见怪。”说着，从怀中取出黄文汉的信来，并自己一张名片，交给酌妇道：“请你再去向圆子君说，她有病不能上来我也不敢勉强，这封信是圆子君的丈夫寄来的，请她看过仍退还给我，看她有回信没有。”酌妇双手接着，应了声是，复跑下楼去。

郑绍旼道：“我是个极不相信日本女子有操守的人，虽知道老黄赏识的比别人不同。然在这种地方，服这种职务，殊不能使我毫无疑虑。李锦鸡一个人被拒绝，不能即为有操守的铁证。因为我们不知道圆子和李锦鸡有没有其他不能发生关系的原因，或者圆子见李锦鸡是中国人，恐一有关系，易为老黄侦悉。她是个聪明女子，做事必思前虑后，不肯胡来，给人拿住破绽。我用这些话盘诘酌妇，只要圆子在这里曾有一次不洁的行为，酌妇听了我那句有朋友和圆子有过交情的话，必猜我已经知道，再瞒不了。或露出些迟疑不肯说的神色来，我就侦查得有些把握了。圆子若有这些举动，我不怕她见怪，若没这些举动，她不但不至怪我，并巴不得我侦查实在好给老黄通信。你听脚声响，必是她来了。”

话才说完，圆子已进房来，见面认识郑绍旼，深深鞠了一躬。二人连忙起身，郑绍旼指着黎是韦介绍了。圆子只当是黄文汉的朋友，见了礼。向郑绍旼陪笑说道：“同伴的没说明白，

不知道是先生呼唤，得罪得罪。”郑绍叟道：“还望嫂子恕我唐突，像嫂子这般意志坚定，实令我钦佩不置。老黄的信，嫂子想已看过了？”圆子点头道：“先生快不要如此称呼，实不敢当。黄先生的信，已拜读过了，承他的情，不忘鄙陋，奈我生成命薄，有缘只好留待来世。”说时，两个眼眶儿已红了。

郑绍叟看她身上的棉服，虽是绸的，却旧到八成了。容光憔悴，大不似前年十月初九日，在水道桥遇见时的神采。见她两眼红了，连忙安慰道：“嫂子不用如此伤感，老黄因没得着嫂子的消息，意懒心灰，他平日办事，极有能干，极有秩序。归国后，只因记挂着嫂子，连办理都打不起精神来，在山东潍县，也没办一件有成绩的事，近来住在上海，更是无论什么事他都不愿意干了，嫂子当知道他的性格，他是素来爱玩的人，听说这回在上海，花丛中一次都不曾涉足，在他能是这么，也算是很难得的了。他去年从东京动身的时候，因找不着嫂子，曾留下一份日记。写的是嫂子走后，半个多月，他和下女各处寻觅，及追念已往，推测将来，种种思潮起伏，状态不宁的情形，并一百块钱，寄在喜久井町持田家。他以为必再去那里，便可见着那日记，收用那一百块钱了。我去年接着这封信，即去持田家访问。谁知嫂子并没再去，持田家也无从打听嫂子的住处，只好将那一百块钱，作为邮便贮金，存放在邮便局里。存折我都看见，还是用嫂子的名义存放的。”

圆子道：“我辞别黄先生之后，因心绪不佳，不但持田家不曾再去，即素日和我交好的女伴，一个也不曾见面。有时在途中遇着，我宁肯远远的绕道，实无心与人烦絮。曾在某商人家里，充过四个月女中，无奈体弱病多，不胜繁剧，只得到这里当酌妇。收入虽然不丰，却喜职务轻易。这种生活，心里倒非常安适，比在黄先生家费尽心力，尚时时以失恋为忧的，转觉

自在些。爱情这两个字我自信看得很透澈了，我这样命薄的人，轮不到有人以真情相爱。若专为生活，我既有自活的能力，便用不着再嫁人以谋生活了。我之充女中，当酌妇，都是为谋个人简单生活起见。其所以当酌妇而又只专担任侑酒，也是为体弱多病，想借此保养，少受些疾厄的痛苦，并不是心念黄先生，与黄先生的爱情未断，不忍转恋他人。望郑先生回信给黄先生时，代我将此意表明。持田家的日记，及一百块钱，请黄先生写信去讨回。我生计很充裕，多钱用不着。日记看了徒使我心里不愉快，故不愿意看他。总之，黄先生的恩情，莫说我现在还活着，便是死了也应知道感激。不过我此刻已成了脱离枪口的弹丸，无论是达目的与不得达目的，弹丸的本身已是没有回头再入枪膛的资能了。这封信是黄先生写给先生的，仍退还先生。”说着，将那信送到郑绍畋跟前席子上。

郑绍畋因不知道圆子和黄文汉脱离时的情形，毕竟是为着什么，黄文汉这么记挂圆子，而圆子尚是如此决绝，想用言词劝慰，觉得比想要恭维黎是韦的诗还要难于得体。只得说道：“老黄这信，是从山东寄来的，近时他已不在原处了。虽听说他于今住在上海，却不知道他的住址。尚须打听着他的地点，方能写回信去。依我的愚见，他寄在持田家的财物，非得嫂子去拿来。久存在人家，人家也难于保管。一百块钱，在嫂子眼光中看了，固不算什么。老黄也不过借此表表他的心，老黄注重的还在那几页日记，那是他对嫂子呕的心血，嫂子似不宜竟不理睬。”圆子沉吟了一会道：“我明日去持田家看看也使得。”郑绍畋把那信收放怀中道：“嫂子能去持田家一看，我方不负老黄所托。不然，显得我连这一点事都办不来，这几句都说不清，不独对不起朋友，并对不起自己了。”

圆子笑道：“我很感激两位先生愚临，无以为谢，此刻已

是晚餐时候了，惟有亲治两样菜，请两位先生胡乱饮几杯酒去。”二人连忙谦谢。圆子已起身笑道：“此地是料理店，一点儿不费事。客气怎的？”圆子下楼，托了两个很生得漂亮的酌妇，烫了一瓶热酒，提上楼陪二人饮酒笑乐。郑绍畋见这两个酌妇，年纪都不过十七八岁，面庞儿一般的秀丽，态度虽不及圆子大方，然皮肤白嫩，姿态妖冶，不像圆子那般严重，使人不敢存轻侮的心。郑绍畋笑向黎是韦道：“这才是当酌妇的本来应有的姿态。像圆子那般面目，来当酌妇，没得倒把人的兴头压退了。”黎是韦点头笑道：“话虽如此说，我心里却十分钦敬她。如这两个，直当以玩物蓄之而已。”郑绍畋也不答白，伸手便拉一个，教坐在自己身边。指点那个，教陪黎是韦坐。那个望着黎是韦笑，似乎不好意思坐拢去的样子。郑绍畋对黎是韦说道：“你不伸手拉她一把，她女孩儿家，怎好真教他岸来泊船吗？”

黎是韦不曾在嫖界里厮混过，倒红了脸，认真不好意思起来。端起酒杯，向那酌妇一伸道：“请你斟一杯热酒，给我喝喝。”那酌妇听黎是韦的日本话，一个一个字凑拢来，生硬得怪难听。忍不住执着酒瓶，笑犁要颤，斟时淋泼了黎是韦一手背的酒，烫得黎是韦手背生痛，口里不住的喊痛，痛。酌妇听了这痛字，更笑的转不过气来。坐在郑绍畋旁边的酌妇忍着笑，叱了声失礼呢，这酌妇才慌忙将酒瓶放下，从怀中摸出一方小绸帕来，双手替黎是韦揩去手背上的酒，也陪笑说了声失礼。

黎是韦本想喝几杯酒，把脸盖住，好伸手去拉酌妇。不料有这机会，酌妇双手捧着自己的手揩酒，赶着乘势握住酌妇的手，轻轻往怀中一带，酌妇已身不由己的倒入黎是韦怀中。这一来，黎是韦的胆子就大了，脸皮也厚了。握着她的手，问她姓什么，叫什么名字。酌妇说姓寺田，名叫芳子。黎是韦端起

酒，自己喝一口，递到芳子嘴唇边，教芳子喝，芳子只是摇着头，抿了嘴唇笑。郑绍畋正问自己这个，叫川田吉子。抬起头来想问芳子，一看这情形，急得连忙止住黎是韦道：“你怎的这么外行，一点规矩也不懂。”吓得黎是韦缩手不迭，翻着两眼望了郑绍畋道：“有什么规矩？我不懂得。”郑绍畋指着桌子当中一大碗清水道：“你看这是做什么的？”黎是韦看了看道：“只怕是嗽口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嗽口的，放在桌子当中做什么呢？”黎是韦望着那碗清水出神道：“不是嗽口的，难道是给他们喝的不成？”黎是韦说这话，原来是误会了郑绍畋的意思。以为郑绍畋说给酒芳子喝，是不懂规矩，又指着碗中清水，又说不是嗽口的，心里疑这碗里也是酒，是预备由客人酌给酌妇喝的，因此是这么反问郑绍畋一句。郑绍畋听了，又好笑，又好气。也懒得多说，自己拿着酒杯做手执，教他洗洗的意思。做完了手势，仍掉过头，和吉子说话去了。谁知黎是韦更加误会，只道自己猜想的不错，郑绍畋的手势，是教他这么取酒。便将杯中剩酒一口喝了，用两个指头捏着酒杯边，伸手去大碗中，兢兢业业取了一杯清水出来，笑嘻嘻的送给芳子喝。芳子笑得躲过一边，伏身在席子上，只喊肚子痛。吉子也笑得举起两只纤纤手掌，只管连连的拍。

郑绍畋愕然望着黎是韦，问做什么。黎是韦指着那碗道：“你教我取这里的酒给她喝，她不喝，笑得这样，我也不知道是做什么呢。”郑绍畋也禁不住，打了一个哈哈道：“你这种没见过市面的乡里人，带你到这些地方真丢人。这是一碗洗酒不的水。这种地方的规矩，客人要给酌妇或艺妓酒喝，须将酒杯在这碗水里洗干净，然后斟酒给她们，她们才肯喝。她们喝了，也得洗干净，回敬客人，不然她们是不喝的。这是预防传染病的意思。谁教你取水去给她喝的？”

黎是韦羞得两脸通红，自言自语的说道：“谁知道有什么鸟规矩。你说又不说清楚，要拿手来做样子，谁能猜想得到呢。”郑绍畋知道书呆子的脾气，最是不肯自己认错的，又怕他羞恼成怒，忙笑道：“只怪我没说清楚，我替你换过一杯酒，再给她喝。”郑绍畋把杯中的水倾入碗里，将酒杯洗了一洗，斟上一杯酒，对芳子笑说道：“我这位朋友，今年二十二岁了，还是个童男子，平生不曾近女人，玩笑场中更没到过，今日有你们陪着喝酒，算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。你若不逗着他玩笑，他是要害羞，也不肯逗着你玩笑的。你喝了这杯酒，再回敬他一杯，我托你多劝他几杯酒。”

芳子听了，望着黎是韦的脸，心想：这么苍老的容颜，怎的还说只二十二岁，玩笑场中不曾到过，倒有些儿像。不管他怎样，我既受了圆子之托，教我好生陪他，只好殷勤一点。芳子即将酒杯端起，一饮而尽，洗了杯子，复行斟上，移近黎是韦，娇声媚态的劝黎是韦喝，黎是韦只得又鼓起兴来，一边喝酒，一边和芳子起腻。

不一地，圆子亲自托着条盘进来，盘中四大碗日本料理，无非鸡鱼肉蛋之类。黎是韦见圆子进房，不好意思再和芳子扭做一块，忙将自己的蒲团移开。圆子已经看见了，笑道：“黎先生怎这般客气呢，这种地方，原是玩笑不拘形迹的，只怕我这两个同伴生得丑陋，不中两位先生的意；若不嫌厌，我是特地教她两人来侑酒供娱乐的人，一拘形迹，便觉得没有趣味了。”吉子笑向圆子道：“郑先生说黎先生是童男子，平生没近过女人，今晚既到了这地方，害羞两个字全用不着，请开怀畅饮罢！”郑绍畋也笑向黎是韦道：“你不要这么缩手缩脚的样子，隔壁房里不也是有人在那里喝酒吗？你听说笑的多热闹！”

黎是韦此时已喝上了几杯酒，心里早已想放肆，只因听得

圆子的举动，钦佩的了不得，以为当着圆子露出轻薄的样子来，圆子眼睛里必瞧不起。及听得圆子反劝自己不拘形迹，心想：圆子既在料理馆当酌妇，终日耳目所接近的，全是轻薄样子。哪个道学先生跑到这种地方来吃料理呢？然惟其在这种地方，当这种职务，终日耳目所接近又都是引人入胜的情态。她一个青年女子，且曾营过极滥的皮肉生涯，一旦临崖勒马，处之泰然，任凭种种淫污浪荡的行为，时时在眼帘中演映，她竟能熟视无睹。这不但是平日有操守的人所能时时刻刻把持得定，必须灵府清虚，绝无渣滓，将所谓男女肉体之乐，视为人世极卑污苟贱之求乐，有夷然不屑为之的胸襟，才能做得到。

黎是韦想到这里，又望望圆子。见圆子正执着酒瓶替郑绍畋斟了杯酒，换过手来，要替自己斟。黎是韦忙端酒杯接着，圆子斟了酒笑道：“这酒菜虽是我孝敬两位的，但这酌酒，便是我在这里营业的职务。这职务和几个同伴的一样，这项职务之外，我所担任的便和同伴的不同。我是担任替同伴的与客人拉拢。今日二位是为送信给我而来，并非单纯的顾客，我本无履行职务的必要。不过我不向二位把我的职务申明一声，二位或者客气，本有求乐的心，因为碍在我的面子上，反不对说得。致使我这两个同伴事后来抱怨我，怪我怎的不替她两人拉拢。”吉子、芳子听了，都笑着伸手去拧圆子。

郑绍畋望着黎是韦。黎是韦到日本还不曾尝过嫖的滋味，长子起腻了一会，又浪上一些火来了，十分想趁此开张，听怕价钱太贵，要花多钱就不免心痛。见郑绍畋望了他，即移近座位问道：“你不问他，要多少钱一晚呢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真打算在这里嫖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我倒随便，我怕你想在这里，我一个人，便也懒得回去。”郑绍畋点头道：“我不想在这里，你若懒得回去，我一个人回去也使得。”黎是韦踌躇道：

“你何妨问问价钱，便不嫖也没要紧。知道了价钱，以后若想到这里来玩，也有个计算。”郑绍旼摇头道：“这话如何好意思问得，并且我身上的钱也带的不少，就是价钱不大，我也不能在这里住夜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我身上钱却带得有，前日才领了公费，没有去多少。”郑绍旼道：“我不也是前日领的吗？早已用的剩不了几元了。你若真想在这里住夜，我就陪你一晚，牺牲几个钱也是小事。不过我短少几文，你暂时须替我代垫，明日就算还给你。”黎是韦沉吟道：“你大约得垫多少才够呢？”郑绍旼道：“我已有几元，纵多想也不过垫四五元就够了。你定要歇，我就问价。”

说完，即掉过脸，凑近吉子的耳根，也不知悄悄的说了些什么，只见吉子望着黎是韦笑。郑绍旼回头说道：“早知道要这么大的价钱，我也不问他了。黎是韦道：“要多少呢？”郑绍旼道：“每人十元。”黎是韦吓了一跳道：“这样贵，我舍不得花这么多钱。我们还是回家睡去罢。”郑绍旼正色说道：“那怎么行呢，价都问过了。说嫌贵不要，对的起人吗？看你怎么好意就这么走。”黎是韦道：“难道问了价，就非住夜不可吗？哪有这个道理。”郑绍旼道：“这不是买一样物件，问了价钱太贵，可以不要。她们也是和我们一般的人，你不想玩，就不要问价。你既教我问了，就不能不玩。这一来是人情，二来是习惯。问了价又走，是她们最忌讳的。”黎是韦道：“问了价就不能走，然则她们说要一百八十，我们不也要在这里住夜吗？”郑绍旼道：“这不是要一百八十的地方，她们不敢瞎欺人，随便开口，敲人竹杠。我们如果到了那种本来要一百八十的地方，不问价则已，问了价，也是不能走的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假若我身边不曾带得那么多钱，不走怎么办呢？”郑绍旼笑道：“你真是个书呆子，身边不曾带那么多钱，跑到那种地方

去干什么呢？你刚才教我问的时候，我不是曾说我身边的钱不够吗？因见你说带得有，又见你已决心想在这里玩，我才开口向她问价。这个价目，比下等淫卖妇，就觉太贵些，若和上等艺妓比起来，还要算是很便宜的呢。玩这种女子，可以放心，不怕传染病毒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何以见得这种女子便没传染病呢？”郑绍旼道：“我在这里面算是一个老资格了，女子有没有病，一落眼就知道。你看她们唇红齿白，目秀眉清，皮肤又白嫩，又干净，怎么会有病？”黎是韦道：“可不可以要她减点价呢？”

不知郑绍旼听了，如何说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七章

黎是韦大窘郑绍畋 李萃卿再夺张绣宝

却说郑绍畋当下冷笑道：“这样话，只好你自己去问，我是问不出口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明知我的日本话说不来，一开口她们就笑了，怎么好问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你就说得来日本话，这话也是白问了。这种勾当，哪里有还价的。”黎是韦道：“然则我两个人，不共要二十块钱吗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只算你自己的十块，我差多少，向你借用，你又不是个空子，又不是个羊伴，我们是朋友，难道敲你的竹杠，教你替我出嫖钱，看你垫了多少，我明日还你多少，决不短你一文。”黎是韦道：“那是自然，你敲我的嫖钱，你自己的人格也没有了。好，我拼着心里痛一会，乐得快活一夜再说。十元之外，没有什么杂用了么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一切杂用，都在这十元之内。你只拿出十块钱来，厉兵秣马，以待交绥就是。所有嫖场应行手续，我是识途老马，一概交给我办便了。你不懂的规矩，不要夹七杂八的和他谈，他见你是外行，说得不好，他们反无中生有的，要起出花头来敲你。这嫖场里面门道极多，他们挤一挤眼睛，动一动眉毛，又是花头来了。不是老资格，简直防不胜防。你要知道我这老资格，也是花钱捐起来的。你今日幸得有我在一块，不至花一文冤枉钱，要是你一个人想尝这种地方的滋味，你身上带的这一个月公费，只怕有得带来，没得带去。”黎

是韦道：“我们外行来嫖，还要贵些吗？”郑绍旼道：“多花几个钱，能实行在这里嫖一夜，也还罢了，但怕你来，花钱不嫖不着呢。他们就答应留你住夜，一时生出来一个名目，又是什么枕头钱，什么席子钱，什么夜具钱，还有车钱，盒屋钱，无一个名目不是向你敲竹杠的。我记也记不清，说也说不尽，总之十块钱，莫想能实在这里嫖一夜就是了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枕头钱、席子钱还有点道理，什么盒屋钱何所取义呢？”郑绍旼笑道：“你那从知道这盒屋的名色，就是上海跟局的娘姨，常带着一个衣盒子同走，预备给姑娘更换的，谓之盒屋。不要你赏他几个钱吗？这里的规矩是先付钱，后住夜，和上海野鸡堂子一样，等歇乘他们不在意，你悄悄的从桌子底下递十五元钞票给我，我算是借你五元，所有交涉都由我替你开发。”黎是韦点了点头。

他们两人说中国话，圆子等三人都不懂得，只翻着眼，望了他们说。说完了，郑绍旼才对吉子低声说了在此住夜的意思。吉子告知圆子，圆子自是说好，教芳子、吉子劝黎、郑二人饮酒菜，自己拿出三弦来弹看。芳子、吉子唱了一会曲子，黎、郑二人快乐得忘了形，直闹到九点多钟，吃喝已毕，才收拾安歇。

黎是韦暗地给了郑绍旼十五块钱，郑绍旼落了五块，只交了十块钱给圆子。本来这种酌妇每夜不过三四元，郑绍旼交出十块钱，面子上便很好看了。芳子、吉子都极高兴。黎是韦初次尝着这滋味，又见芳子服侍殷勤，心中愉快自不消说得。圆子教下女撤去了残席，在房暗支起一扇屏风，将一间六叠席子的房，间作两间，下女把夜具理好，圆子道了安置，下楼去了。

圆子去后，黎是韦望着郑绍旼道：“怎么就是这一间房子，我们四个人同睡吗？”郑绍旼道：“中间有屏风隔着，不和两

间房子一样吗？有什么要紧呢？”黎是韦摇头道：“这如何使得，不和禽兽差不多吗？”郑绍畋哈哈大笑道：“你这书呆子说话，真见笑大方，你几时会见禽兽交接，用屏风遮住的？你没嫖过，也没听人说过么？要在这里面讲究摆格，就得再多花几倍的钱去嫖最上等的艺妓，也不用去远，就在这料理店附近都有。莫说一个人要一间房，便是要三五间也有。”黎是韦口里虽没话再说，心里终觉得这种公开的办法，不甚妥当。如痴如醉的，立在屏风跟前，望着郑绍畋脱衣解带。

郑绍畋老实不客气，卸下衣服，赤身钻入被中，伸出头来向黎是韦道：“你还要等侯相来，赞行事套礼吗？”黎是韦苦着脸道：“你何妨问他们一声试试看，哪怕是极小极坏的房子都没要紧，只不要是这么混做一块儿。”郑绍畋做出不耐烦的样子说道：“你真好多说闲话，若办的到，我早办了。”接着喊了两声芳子君道：“你还不快来，把你的这个人拉过去睡。他在这里吵和我们不能睡呢。”芳从真个跑到黎是韦跟前，边笑边拉着就走。黎是韦低着头，一语不发，芳从只知道他真是童男子，倒很觉有趣，伸手替他解了腿带，褪了衣服，黎是韦不能不睡到被卧里去。芳从把黎是韦的衣裙，一件件清理折叠起来，才把自己有衣服脱了，陪黎是韦同睡。黎是韦听得隔壁有声息，他不曾经过这种公开的办法，反吓得连动都不敢多动，倒亏了芳子多方开导，黎是韦教芳子将电灯扭熄，房中漆黑，才放胆了许多。

春宵苦短，一觉醒来，已是日高三丈。黎是韦睁眼看见屏风，想起昨夜情形，脸上有些涩涩的，觉着惭愧。一翻身爬起来坐着，喊了两声老郑，不见答应。芳子已醒来问道：“不睡了么？”黎是韦点点头，芳子起来，自己先把衣服披了，拿衣服给黎是韦穿。黎是韦向郑绍畋那边努嘴，芳子轻轻走到屏风

跟前，伸头望了一望，连忙缩回来，对黎是韦笑着摇手。黎是韦气不过，只将屏风一推，哗喳向郑绍畋身上压倒下去。吓得郑绍畋哎呀一声喊道：“怎么的呢？把屏风推倒了。”即听得吉子的声音，在屏风底下说话。黎是韦和芳子都拍手大笑。郑绍畋用身将屏风躬起笑道：“你们还不快来揭开，弄出我的淋病来了，看我不问你老黎要赔偿医药费呢。”黎是韦立起身，一手将屏风揭在一边，只见郑绍畋还压在吉子身上。吉子用死劲几下才将郑绍畋推下来，郑绍畋指着芳子笑道：“全是这小妮子。”芳子笑道：“这如何怪的上我呢？”郑绍畋道：“你还要抵赖，不是你，是一只狗。我分明看见你这雪白的面孔，在屏风角上张望我这边，见我一抬头，就缩回去了。接着屏风就倒下来，你说不是你，是哪个呢？”芳子指着黎是韦，黎是韦笑道：“谁教你青天白日，这么不顾羞耻。”

吉子一面起床披衣，一面抱怨郑绍畋。词意之间，就很有些瞧郑绍畋不来的样子。郑绍畋对她说笑，她扳着脸，爱理不理。芳子对黎是韦，反殷勤周到，无微不至，俨然把黎是韦作亲丈夫看待。郑绍畋也猜不透个中道理，向黎是韦说道：“我们就去牛乳店，吃点面包牛乳当早点，免得这清早跑回去，给房主人笑话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在料理店住夜，怎的倒要跑到牛乳店去用早点呢？不能在这里弄料理吃吗？”郑绍畋笑道：“谈何容易，在这里弄料理吃，你以为昨夜吃了圆子的，今早又好教她请我们吃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谁说教她请，我们既到这里来玩，难道人家不请，我们自己就吃不起么？你要图省钱，你自去牛乳店吃。是这么一早爬起来就跑，面子上真有些下不来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你既要在这里吃，我一个人走什么？也在这里吃一顿算了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吃没要紧，我却再没钱给你垫了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你这不是有意给我下不去吗？你明知道

我的钱还花的不够，倒借你五块，这时候你不替我垫，我哪里有钱吃呢？”黎是韦冷笑道：“你怕没钱吃吗？我看你的本领，连人都吃的下。你嫖了我的，还要赚我五块钱，你真把我当死猪，只怕世界上没这么净占便宜的事。你为什么不拿把刀子去行劫呢？”

郑绍畋听了，不由得吃了一吓，料道是芳子给他说了。一时任凭郑绍畋有一肚皮的诡计，也想不出支吾掩饰的话来。只好把脸皮一老，好在芳子、吉子都不懂中国话，随即装出全不在意的样子笑道：“也罢，你这个徒弟，我还算教的不错，没走眼色。这几块钱，你若发觉不出来，就真是死猪了。便带你嫖一辈子，也混不出一个内行来。你不要想左了，以为我是要占你的便宜，你就不发觉，我难道真好意思不退给你，那我还有人格吗？我是有意试试你，看你这书呆子呆到什么程度？照这样看来，尚不算十分呆，将来在嫖字里面，还有成内行的希望。这几块钱，我就退给你。”说时从怀中摸出钱包来，拿了那张五元的钞票，递给黎是韦。黎是韦明知他是遁词，却也不好顶真说破，只笑着问道：“你身上分明有钱，那五块钱为什么不还给我？”郑绍畋道：“迟一会儿，不至少了你的。”黎是韦不依道：“说哪里话，什么少不少，退给我了却一番手续。既是试试我，已经试穿了，再要迟一会干什么呢？定要揹着我当死猪吗？拿来拿来，不要麻烦了。”郑绍畋想不到败露得这么快，此时还在料理店里，有人证实，没法抵赖。心里打算，只要一出了这料理店，就由他东扯葫芦扯叶，可说得全没这一回事了。黎是韦平日把一个钱看得比斗桶还大，既识破了奸谋，怎肯再放松一点。见郑绍畋迟疑不拿出，禁不住声色俱厉的发作起来。郑绍畋也怕闹得给圆子一干人知道了，脸上没有光彩，只得忍痛又拿出五块钱来，退给黎是韦。心中不明白

黎是韦是如何识破的，仍涎着脸笑问道：“看你这呆子不出，你从哪里看出来的呢？芳子对你说的吗？我想她无端的不会说到这上面去哩。”

黎是韦接了那五块钱，笑嘻嘻的扬给芳子看了一眼，才揣入怀中，见郑绍畋问他，即晃了晃脑袋笑道：“我这呆子，也有时竟不呆呢。你要问我怎生识破的吗？说起来合该你倒霉，鬼使神差的教你露马脚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这不算露马脚，不过一时哄着你玩玩，我若真打算骗你的钱，你一辈子也识破不了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君子可欺以其方。我本绝对的没疑心你，想在这里面赚钱。因为芳子问我住在哪里？问我能常来这里玩么？我说玩是很想常来玩，就是不懂这里的规矩，以后每夜仍得多少钱？芳子说，你以后来，每夜三元够。我说怎么今晚要十元呢？芳人说，两人共十元，每人五元，但是也还多了。你一月的收入若是不多，便不能继续来玩了。我说，怎么两个人共十元呢？我一个人就出了十元，还借了五元给郑先生，替他代垫。芳子摇头说，郑先生交钱给圆子姐姐的时候，我在旁边看见，就只一张十元的钞票。我说你看明白了么？芳子说，如何没看明白？圆子姐姐还说给我和吉子听了，教我两人好生伏侍，便没看明白，也听明白了呢。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说我若存心想骗你，数目会给芳子知道么？”黎是韦笑道：“罢了，不用再研究了，你去牛乳店用早点罢！”郑绍畋笑道：“你不要欺我真没钱，非你垫不可。我们两个人同吃就是了，你吃一元，我不能出九角九分。不是我形容你，我不在这里，你一个人吃日本料理，还不知道名目呢。”

黎是韦见圆子带着一个下女进来，收拾夜具。圆子向黎、郑二人笑道：“这里简慢的很，两个同伴又年轻，伏侍不周到，还要求两位先生原谅。”郑绍畋只得跟着客气几句，下女把夜

具收拾，郑、黎二人洗濂完毕，正待叫下女弄早点，圆子已双手托着两个食案进来，每人一瓶牛乳，两个鸡蛋，一盘白糖，三片面包，分送二人面前说道：“没好款待，只将就充一充饥罢了。”二人谦逊就食，黎是韦要算钱，圆子抵死不肯收受，只索罢了。郑绍畋复叮咛了几句，要圆子去持田家。圆子答应了，二人才与圆子告别，和芳子、吉子握了握手，走出笠原料理店。郑绍畋心中甚不快活，埋怨黎是韦不该同来，见了女人就要嫖，害他无端退了这笔大财，还怕生病。黎是韦听了好笑，也懒得和他争辩，自去纸店里买了一张画绢，归东肥轩写诗，送方定之去了。

郑如畋独自懊丧了一会，想找朋友闲谈破闷，信步走到谭岂闾家里。有心探询谭先闾和刘应乾对周撰、陈蒿结婚的意见。几日前，郑绍畋曾要求二人出来帮忙，二人也没答应，也没拒绝，说且等他们结了婚，看各方方面的空气怎样。郑绍畋即拿着两人的名字，在外面号召，说两人都要实行出头反对，也有许多相信的。此时郑绍畋一见面，谭先闾即开口说道：“我们两个人何时曾答应你，出头反对周撰？你拿着在外面胡说乱道，弄得程军长昨日将我们两人叫去，从头尾屋责备一番，说我两人不安分，专爱管闲事。我两人被骂，还摸不着头脑。后来一打听，才知道周撰当面要求程军长出来维持，程军长说，我不反对就是了，要出来维持，却做不到。周撰说，军长不反对，军长的贵部下反对，不仍和军长自己反对一样吗？程军长说，我的部下，不得我许可，没有敢多事的。周撰说，只怕也有瞒着军长，在外面倡议反对的。如谭先闾、刘应乾两个，外面无人不说，受了郑绍畋的运动，要实行以武力对付。程军长听了气不过，周撰一走，即将我两人叫去，严行训责了一顿。你这东西和周撰闹醋，为什么要把我两人拉面里面？”

郑绍旼陪笑说道：“是我不应该，但我没有恶意，无非想借重两位的声威。”刘应乾道：“你在外面瞎说没要紧，害得我两人几乎不能自由行动了。西神田警察署的便衣刑事，就在这几日内，来我家侦查了几次。”郑绍旼笑道：“我不信日本警察有这么厉害。我不过向几个不关重要的人，提过你们两位，警察署不见得就知道，即算知道了，这样绝无根据的风说，便值得如此注意，派便衣刑事来侦查？”谭先闯道：“刑事是曾来过几回，但发动的原因，不是为你瞎说，但这种风传，也不无关系。”郑绍旼道：“是为什么呢？”谭先闯道：“原因来得远的很，浙江章筱荣带着张绣宝住在长崎，李萃卿不服气，邀了一些人到长崎找着章筱荣的住处，夜间劈门入室，将章筱荣捆缚，口里塞了棉花，手脚都打断了，掳着张绣宝，逃的不知去向。章筱荣由警察送进医院诊治。长崎警察因要澈底查究这案，特从神户警察署提了前次的案卷，行文各县，通缉李萃卿。西神田警察署，因我两个人是前案很有关系的人，特来调查事情真像。幸亏我两个住在这里半年多，不曾有丝毫非分的行为。日本警察也还讲些道理。若是在中国，我两人也免不了要提案质讯呢。”

郑绍旼道：“李萃卿黑夜掳了张绣宝，逃到什么地方去了呢？”谭先闯道：“有一说已经上船，回上海去了。有一说由釜山，到朝鲜去了。总不至再逗留日本。”刘应乾道：“据我推测，十九已回上海。由长崎到上海，中间没停泊的地方，不怕半途截获。去朝鲜仍是日本势力范围之内，恐不容易幸逃法网。”郑绍旼笑道：“章筱荣、李萃卿两个，都算得亡命之徒，目无法纪。张绣宝一个破货，实没有这么抢来抢去的价值。”刘应乾笑道：“情人眼里出西施，我们看了不值什么，他们简直是得之则生，不得则死。”谭先闯道：“人在世上，所争的

就是这一口气，不要说张绣宝还有相当的姿色，便是再丑几倍，赌气争夺起来，也一般的不顾性命。即如你现在这位日本太太，你常叹息她遭际之不幸，不也是为生得有几份姿色，眷恋她的人，争风吃醋，卒之两败俱伤，连带你这位太太，都立身无地的吗？”刘应乾点头道：“她的地位却不与张绣宝相同，她小时候就伶仃孤苦，才成人便被匪徒押卖在游廊里，自己体身没有主权，不能禁止眷恋她的人不发生冲突，所以一遇了我，就决心从良。若是张绣宝那种贱货，我也不花三百块钱替她赎身了。”

郑绍敔问道：“这两位对周撰的事，就因他搬出上司势力来一压，便压得不敢说反对的话了吗？”刘应乾道：“你这话是放屁！我们本来没说反对，什么压得不敢说反对呢？我对你打开窗子说亮话罢，周撰还发了帖子来，请我们两人吃喜酒哩。就是这个十五日，在松本楼行结婚式。你有本领尽管去反对，我们也不阻挡你。”郑绍敔道：“你们去吃喜酒么？”谭先阎道：“那却不一定，看那时高兴不高兴。”郑绍敔听了，甚为纳闷。料道自己不是周撰的对手，平日的交游也不及周撰宽广。起先尚疑心周撰被谣言吓跑了，连陈毓夫妇也不都在原处居住。此刻听得公然发帖请客，宣布结婚日期和地点，简直没把他这派反对的看在眼里。心中又气，又没作计较处。见谭、刘的态度，已是再说不进去。遂垂头丧气的回到骏河台，也不敢多出来见人，恐怕人家讪笑。只打听了黄文汉在上海的住处，将圆子的境况，及会见时所谈的话，详细写了一封回信，寄给黄文汉去了。自己就在家中躲了几日。

这日是二月十六了，只见何达武跑了进来说道：“怎么这几日，全不见你的影子？老黎特教我来，找你到东肥轩去，黄老三、劳山牛皮都在那里等你哩。”郑绍敔道：“找我去干什

么？”何达武道：“你去自然知道，没事也不教我来找你了。”郑绍畋道：“老黎曾对你说什么没有呢？”何达武摇头道：“哪有工夫对我说什么呢。我到 he 那里，连坐都没坐，劳山牛皮就对我说，教我找你去。老黎说，奇怪，这几日全不见老郑的影子。催我快来找你，有要紧的事。我听了这话就跑，去罢，去罢！”

不知郑绍畋去也不去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八章

黎是韦领衔请开会 林简青着意使阴谋

却说郑绍畋起身跟着何达武跑到东肥轩，只见黄老三、周之冕两人，立在黎是韦背后，黎是韦伏在书写上写字。周之冕回头见了郑绍畋道：“老郑你来得很好，这里写信去同乡会，还差几个名字，看你拉哪几个人进来。”郑绍畋道：“你这样说，我还摸不着头脑。你得从头说给我听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你连同乡会的章程都不知道吗？要会长开临时会议，须得十个负责的人，出名盖章，写信给会长，会长才能根据那信发传单，召集会议。我们于今反对周撰与陈蒿结婚的事，须开同乡会研究，已有人对林简青说过。林简青说这种会议，他会长不能负责，看是谁要开会，须照同乡会章程，有十人负责的请求书信，会长方能执行。我们此刻信已写好了，只要填名字进去，老黎的头名，你的二名，铁脚的三名，看你还拉哪几个进来？”

郑绍畋道：“只要几个人出名字，不容易的很吗？我念出来，你们写上去就是。有我负责任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本人不愿意，不能胡乱拉出来的呢！”郑绍畋道：“你放心，我说负责任，决不会有人出来宣布窃名。”黎是韦即照郑绍畋说的，写上了七个。黄老三道：“你既负责，就得拿这信，找着各人盖上图章，方能有效。”郑绍畋踌躇道：“这倒是个难题，我说的这七个人，没几个有图章的。教他为此信临时去刻图章，

只怕他们不愿意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图章没要紧，只要你真能负责任，我立刻替他们镌几颗图章就是。镌图章的刀子我都有，就只图章的材半，我这里只有三颗，还差四颗，得花钱去买来才行。”周之冕一眼望见书案上，有两条桃源石的压尺，黎是韦写字时，用他压纸的。即伸手拿起来笑道：“这不是现在的四颗图章材料吗？”黎是韦拍手笑道：“这事情真凑巧，我就动手刻起来罢。”原来黎是韦于金石学很有些研究，日本几家有名的印铺，都知道黎是韦的名字，常找到东肥轩来，跟黎是韦研究刀法。黎是韦不欢喜小鬼，不大肯镌给小鬼看，又不能用日本话解说出来，印铺因三番五次得不着益处，才不来了。然而黎是韦镌的图章，拿给那几家印铺里去看，一望都能认识，说是黎刻。他手法极快，这类图章又不必镌得如何精美，只要大概望去是那几个字的模样，便可敷衍过去。因此不到一小时，七颗图章，方的、圆的、长方、椭圆各式俱备，都镌刻好了。黎是韦细心，挑出些印泥来，略加颜料变成几种彩色，使人看不出是一种印泥印出来的。

这信发去之后，林简青接了，很有些替周撰担心，即时用他太太的名字，通了个信给陈蒿，教陈蒿设法疏通。陈蒿和周撰商议，周撰道：“你把黎是韦、郑绍畋一般人写给你的求婚信都拿出来，我同你去浅草，带给林简青看。即请林简青在会场上当众宣布，看他们有什么脸再登台说攻击我们的话。这班东西，谁耐烦去疏通。”陈蒿道：“我也早已定了这样的主意。”陈蒿当时检出那些信札，做一包提了，同周撰乘电车到浅草。

林简青已下课回来，夫妻二人正在研究开会时应持何种态度。周、陈二人进来，林太太忙起身迎着让坐，彼此寒暄已毕。陈蒿笑向林简青夫妇道：“承孟姐写信来通知我，说黎是韦领衔，要求同乡会开会，研究我和卜先结婚的事。这事情实在离

奇得很，不料他们因不遂自己的欲望，公然敢牵动同乡地出来，假公济私，以图泄忿。孟姐的好意，教我会前疏通。我想他们这班无耻之尤，要他们不反对，除非我有分身法，能化身十百千万，作肉身布施，使他们一个个都能遂其兽欲，方不至再说反对的话。如其不能，凭口说疏通，是无效的。我想：同乡会是个公共结合的团体，无非为联络感情而设，并不是个政府的组织，有行使法律，处置会员的威权。无论我与卜先结婚有没有不合法的行动，即算犯了大法，应处死刑，也不是同乡会所能执行的。无瑕方可戮人，要议人非法，须先自立于不违法的地位。试问他们因我结婚的事，要求开同乡会处置，是不是法外的行动？况且他们都是为向我求婚不遂，一腔私忿，无处发泄，才想借同乡会来破坏。林先生是正派人，像这种不成理由的要求，似乎可以置之不理。湖南同乡在此的尚有四五百人，则湖南同乡会，是四五百人的同乡会，不是十个无赖子的同乡会。因十个人无理的请求，即发传单，牵动全局，未免小题大做。我今天到这里来，并不是林向先生及孟姐求情。我的愚见同乡会的一举一动，关系同乡体面正大，林先生既被推为会长，有主持会务之权，举动不能不审慎一点，免貽笑外人。黎是韦、郑绍畋一班人，向我求婚的信，我都带来了，请两位过目，看他们这开会的要求，是否有应允的价值。”说着，将那包艳书打开，检出黎、郑两人的来，送给林简青夫妇看。

林简青看黎是韦的是一封骈体文，郑绍畋的是一封英文，都写得缠绵艳丽，颇能动人。再看这些，也有写得好的，也有写得词句费解的，总之令人看了肉麻的居多。并都盖了图章，填明了住处。有几封连三代籍贯，及家中财产，本人职业，都写得十分详细。

林太太看了，不觉笑道：“这都只能怪二妹自己不好，不

能怪人家。”陈蒿道：“怎么只能怪我呢，孟姐教我个个都答应嫁他吗？”林太太笑着摇头道：“那就真要将你撕开，每人吃唐僧肉一般的，一个吃一块，只怕还不够呢。我说怪你自己不好，是谁教你生得这么如花似玉，使男子一看了就涎垂三尺。在周南女学的时候，你那时年纪还轻，不过十三四的人，隔壁明德学堂的男学生就找着你，纠缠不清。我那时就对你姐姐说，只怕不等到成人，求婚的就会应接不暇。你小时候就有一种脾气，最欢喜引得一般青年男子发狂，及到认真和你谈判，你又正言厉色，拒人于千里之外。你还记得有一次，我同着你两姊妹在曾文正祠游观，你在柱头上拿石灰块子题诗的事么？那不只怪得你自己不好吗？”陈蒿望了林太太一眼笑道：“那小时候，懂得什么？旧事重提，真令人惭愧。”周撰忙问是什么事？陈蒿回头向周撰脸上啐了一口道：“干你甚事，要你问。”周撰道：“你们说得，我为什么问不得哩？”林简青笑道：“这又只怪得孟珠不好，无端说得这么闪闪烁烁，连我都要问。”林太太笑道：“一不是说不得的事，二不是问不得的事。我是偶然触发起来，想起好笑。周先生要是不放心，以为有什么不相干的事，我就懒得说。拿作闲谈的资料，便不妨说出来，也可见二妹小时候就不是一个老实人。这一大包的求婚书，亦非无因而至。”周撰道：“谁不放心！有什么不相干的事，小时候的行为，很有些令人听了开心的。嫂子请说罢！”

林太太道：“那年是宣统三年，我记得是三月初间，礼拜日学校里放假，由我发起邀二妹姊妹两个，到药王街镜蓉室照相馆，叫了一个照相的，去曾文正祠花园里照杨。那日既是礼拜，各学校的男学生到那无里游览的很多，我三人带着照相的一进园，就有两个穿明德学校制服的学生，年龄都不过十五六岁，跟在我们后面走，评头品足的，无话不说。二妹那时才十

三岁，听那两个学生说话讨厌，就回头问他们，是哪个学堂的？二妹的意思，本想问过他们的学籍，即责骂一顿。谁知那两个畜牲误会了，见二妹说话笑嘻嘻的，以为是有了好消息，立时现出那种轻骨头样子，真教人见了恶心。还对着二妹涎皮涎脸的，说出些不中听的话来。二妹气他们不过，让他们走到切近，猛不防朝着两人脸上呸了两口，呸出无数的唾沫在那两人脸上。看那两个畜牲多无耻，真有萎师德唾面自干的本领，被喷了一脸的唾沫，不但不恼怒，反跟在后面，说这种香唾，是不容易得到脸上来的。我连忙教二妹再不要睬他。我们三人在那桥上照相，那两个东西就站在桥头，如痴如呆的望着。我们照过相下桥，回头见两人仍是跟着，二妹就从地下拾起一块壁上掉下来的石灰，在那回廊柱头上写了几句诗道：

碧梧原是凤凰枝，梦想魂销亦太痴。

寄语郎君须自爱，临风漫作定情诗。

我当时就怪二妹不该写，二妹和小孩子一样，也不理会。后来毕竟为那首诗，害得那两个东西颠颠倒倒，课也不上，每日只在周南女学门口徘徊。二妹倒和没事人一样，那里肯睬他们呢。足足的徘徊了上两个月，料道没有希望，才把那痴忘的念头断了。然而学校里，竟为这事，除了两人的名。除名后，每人还写了一封信给二妹，二妹也没理他。周先生看二妹小时候，是不是就调皮得厉害？”

陈蒿笑道：“我们今日到孟姐这里来，是来研究现事的，不是来听故事的。亏你好记忆力，这样狗屁诗，居然印在脑筋里，几年不忘记。不提起，我自己倒忘了。小时候脸皮厚，想得出就写得出。于今回想起来，真羞死人，快不要再说了。看

林先生对于这开会的要求怎生说法，还是依我说的置之不理呀，还是徇几个无赖子无理的要求，把一个庄严的同乡会，作私人倾轧之具呢？”

林简青道：“这事我昨夜已和孟珠研究了好一会，照情理本可置之不理，论我们的交情更不消说得，是立于反对开会的地位。但这事我们吃亏，第一就吃亏在你们是同学，第二吃亏在我当会长。公道话本来人人可说，不过出自有交情的人口里，就显见得有有心偏袒似的。同乡会的章程，只要十人联衔，请求开临时会议，会长是不能否认的。你说为十人牵动全局，不错，然十人若于开会时，所报告开会理由，大家不承认这理由有开之必要，这十人自要受相当的处罚。处罚的是什么呢？赔偿开会的一切损失，受大家严厉的诘责，这权操之会员大众。会长于开会前，没否认这理由之权。因此，置之不理的话，决办不到。事前若不设法疏通，开会时，想有人出来否认开会的理由，但怕不容易。因为每次开会，在下面发议论的人多，肯上台发托，他们不见得肯到会。就到会，也不肯见得肯上台批评人家的议论，以结怨于人。这十个人既联衔写信来要求开会，必已有一种结合，不但不尽是曾向你求婚的。这十人之外，必尚有暗中指挥不肯露面的。两位若不事前疏通，则惟有团结一部分人，预备在会场上为有力之辩论，不然，以全无团结的，与有团结的抵抗，只怕有些难占胜利。”

周撰点头道：“简青这话很有见识。团结一部分人不难，但有魄力、能登台雄辩的，不容易找着。”陈蒿道：“找人家干什么？我们自己没生着口吗？他们定要开会，我自己去，看他们怎么说，我自有答付他。这一包信，我也带去，不见得到会的，没一个正人。”

林简青摇头道：“自己去，是万分使不得。会既是为反对

你们的人所开，会场中的空气，自然没有和缓的。那时吃了眼前亏，没处申诉。”陈蒿不服道：“难道他们是野蛮国的种子，不讲法律吗？既是开会研究，就均匀全应凭法律解决，有什么空气和缓不和缓。他们真敢对我一个弱女子动武不成？如何有眼前亏给我吃？”林简青笑道：“东京留学生开会，打得落花流水的次数还少了吗？被打的人，哪个不是最会讲法律的。宪政党的梁后超，在锦辉馆开他本党成立会，到会的全是他本党的人，不料被国民党人知道了，由张溥泉临时邀集十多人，冲进会场，没等梁后超演得几句说，张溥泉一声喊打，十多人齐声响应，会场秩序登时大乱。张溥泉一跃上台，抓住梁后超就打，这十多人在满座寻人厮打。宪政党的党员，那日因是本党成立会，各人胸前都佩了黄色徽章，国民党人见着佩黄徽章的就打，打得那些佩徽章的，一个个忙把徽章扯下来，往地下丢，只一刹时工夫，打得满会场没一个敢佩徽章的人了。张溥泉就据了演台，演起说来。梁后超被打得抱头鼠窜。直到今日，还没见梁后超拿法律和张溥泉算帐。这眼前亏，不是服服帖帖的吃了吗？他们自己本党的人开会，只侵入十多个外党的人，尚且打得落花流水。这里反对你们的人开会，莫说喊打，只趁你上台演说的时候，他们十来个人，在下面齐声一叱，任凭你有多少理由，也没你说的分儿了。”

陈蒿的脾气，前几回书中已说过，是最爱不得激刺的话。林简青若赞成她，说她自己到会辩论最好，她不见得就不顾利害，真去到会。今见林简青说到会有这么危险，心里未尝不知道是实在情形，只是总服不下这口气，口里偏要说道：“林会长既把他们这班杂种看得比老虎还要厉害，把我就小觑得和梁后超一般，这事安有再研究的余地。一切话都不用说了，我来时向会长要求的话，于今申明，完全取消。请会长照着他们请

求开会的书信，开会便了。届时我决计亲自到会，看他们那些忘羔子，能在会场上把我陈蒿生吃了么？”陈蒿旋说旋将艳书包起，立起身教周撰同走。

林简青夫妇见陈蒿提起那包信札赌气要走，林太太知道她的性格，即连忙起身拦住说道：“只有我二妹还是这种老脾气不改，简青又不是主张反对你们的人，赌什么气呢？二妹难道要我们赞成你去，给人家侮辱吗？简青又不是有意说得这样恐吓二妹的。”周撰也说道：“我们原是用来研究开会的事，所有厉害自应考虑周详。且坐下来，从容商议。我看简青的话，极有见识。就凭你自己说，像郑绍畋那一类人，我们犯得着跟他们去拌口吗？”

陈蒿被林太太一拦阻，又听得说简青不是主张反对的这句话，心想不错。人家是一番好意，跟我商量，我反向他赌气，未免使人寒心，随即坐下来，向林简青陪笑说道：“我性气不好，每容易误会，险些儿和林先生赌起气来了。不是孟姐一句话把我提醒，我真对不起林先生了。”林简青笑道：“你仔细想想，就知道我这话不是有意激你的了。我和孟珠很商议了一会，他们的信，是要求二月二十日开会，但日期迟几日没要紧，会长有权可以更改。二十日是礼拜，我想改做二十三，礼拜三日下午。今日十七，距会期还有五天，尽这五天去联络人，大约不至临时仓卒。我这里把传单迟发一两日，到二十二日才发，邮局到很慢的，二十三日接到传单，就在今日开会，便有许多不到会的。我到十九日，回一封信给黎是韦，说我二十日有事，不能开会，须延期至二十三下午，这是情理之常，他们不能勉强的。你们所联络的，只要有一两个能上台演说的，就够了。还是在下面鼓掌的人要紧，如万一找不着会说的，就专联络些会捣乱的，在会场上扰乱秩序，使他们不能研究出对付你们的

方法来。就研究出来了，也使大家不能通过。我只等会场秩序一乱，即登时宣布散会。我散会的话一发出去，你们所联络的人，就都立起身，纷纷喊走，这会便没有结果了。”

周撰拍手笑道：“这法子妙极了。只是苦了简青，替我们负责这么大的责任。我半来倘得寸进，必不敢忘你维持我的德意。”林简青笑道：“用不着说这么客气话，你要知道，我这法子并不是帮你，只因见他们这些反对你们的人，完全是出于私意，我待不承认开会罢，他们更有借口，说我私心袒护你们，违背会章，藐视会员。想等到开会时和他们争辩罢，他们必以恶语相加，说我受老婆的运动，甚至喊叱喊打，徒然得罪一千人，于事毫无益处。他们研究出办法来，仍强着我执行，不执行，就得辞职。我辞职没要紧，他们还要故甚其词，说是把我革了。再进一步，革了也不算什么，他们不仍是当场又举出一个会长来执行他们的办法吗？那就更难于挽救了。好好的一个同乡会，由他们几个人，纯粹为报复主义，闹得稀糟。外省人听了，也要笑语，说我这个当会长的，一些儿威信也没有。索性是几个有声望、有道德的人出来，堂堂正正的说几句话，或议出什么办法来，教我执行，我也未尝不可。无如第一第二名领衔的，假公济私的证据，就十分明确，真教我有不能从同之苦。”

周撰笑道：“有声望、有道德的人，此刻住在日本，正销声匿迹不暇，如何肯出来管这些闲事？承你的好意，我们就是决议了罢！你若有机会能代我拉拢几个表同情的人，到会场上替我捧捧场，我夫妇尚有人心，必知感激。”林太太笑道：“这岂待周先生嘱托。感激的话，更说不上去。”陈蒿对林简青道：“开会那日，我们自己既不宜到会，这一包信，就放在先生那里，开会时请先生带到会场上。先生看有机会，可以发表，

便请发表出来，也可夺他们联衔的人气。”林简青沉吟道：“这包信发表是应当在会场上发表，力量也是很有力量的。不过由我带去，似乎不妥。我看不如仍由你带回去，等到开会的那日，你们写一封信，并这个包儿，雇一个日本粗人，送到会场里来不认。那日临时主席是谁，我当会长的，总有权能使来件发表，不致为人收没。”周撰道：“这般发表最好。人家都说简青精明干练，照这样看来，果是名下无虚，教人不能不佩服。”

陈蒿道：“事情既经议妥，我们走罢。林先生是用功的人，不要久坐，耽搁了他的功课。”周撰起身笑道：“他们把功课看得重的人，耽搁他光阴的，便是仇人。我们正要求他帮忙，不可使他心里怀恨，是早走的好。”林简青笑道：“说哪里的话，我的光阴看得重，哪里及得你们燕尔新婚，春宵一刻千金价呢。我若留住你们多坐，使你拘束了，不得亲热，才真会把我当仇人哩。”说得三人都大笑了。周撰同陈蒿辞了出来，归高田马场。

后事如何，下章再写。

第六十九章

散人家误认捧场客 东肥轩夜拟竹枝词

却说周撰盘算了一夜，次日起来，打算四处去联络几个帮忙的人。心想：曾广度、胡八胖子两人，曾到场吃过喜酒的，两人虽无雄辩之才，在亡命客中，却有些声望；须把他两人请出来，再求他两人替我出面联络，比较又容易动人些。周撰计算停当，首先来到散人家。曾广度带着他姨太太出外看朋友去了。只有黄老三、胡八胖子和胡八胖子包的日本女人在家。这日本女人，生性古怪，一双眼睛见不得漂亮男子，就当着胡八胖子跟前，来了生得漂亮或穿得漂亮的客，她一双眼睛半开半闭，不住的在那客浑身上下打量，一张嘴就笑得合不了缝。胡八胖子每次见了这种样子，心里非常气忿，只等客人一走，必用那可解不可解的日本话，尽量训责一番。奈俗话说得好：江山易改，本性难移。任凭你如何训责，她不见生得漂亮的则已，一有漂亮的落眼，仍是故态复萌。胡八胖子拿着没有办法，在未归国之前，又不甘寂寞，舍不得将她退了。而一般青年男子，每每的不讲怨道，不管胡八胖子心里难过，见这女子好像有心勾引，每借故宕延，坐着不去。胡八胖子只好遇着这种场合，就带着女的去外面闲逛，使两方都不得遂勾引之愿。

周撰虽与胡八是旧交，然胡八到日本，住在散人家，周撰来往，却不亲密。胡八这种忌讳，周撰哪里得知呢。这日来到

散人家，出来开门的就是这位喜勾引人的日本太太。一见周撰这般飘逸，登时吃了迷魂汤一般，尽情表示亲热，险些儿要把周撰搂在怀里。周撰是司空见惯的人，也不在意。因知是胡八的姘头，不能不略假词色。胡八却误会了，以为周撰本是到处钟情的人，日本话又说得好，这两人一动了邪念，将防不胜防，不如避开一步，免得惹出意外的事来。当下只和周撰闲谈了几句，即向黄老三说道：“请你陪卜先坐坐，我有事出去一会就来。”黄老三见惯了胡八这种办法，便笑着点点头。周撰问道：“老八去哪里，一会儿就回来么？”胡八道：“老三在家里陪你，我有点儿事去。”周撰踌躇道：“我特意来找你，有话想和你商量。”胡八心里不高兴，随口说道：“你和话和老三商量一样，等歇我回来，教老三说给我听便了。”说毕，拿起帽子，拉着日本女人走了。

周撰做梦也想不到是闹醋意，只道真是有事去了。更不知道黄老三也是帮着黎是韦一千人反对自己的人。见胡八说有话和老三商量一样，心想：黄老三与曾广、胡八同住，平日和自己虽没甚好感，也无恶感。他又不曾向陈蒿求过婚，料不过附和人家反对。胡八走后，便向黄三说道：“反对我和陈老二结婚的人，此刻已写信要求同乡会开会，研究对付我，你知道么？”黄老三为人最是深心，随意答道：“反对你，要求同乡会开会会有什么用处呢？我不曾听人说过。”周撰道：“我特地来找胡八，就是为这事，不凑巧，胡八又有事去了。”黄老三道：“究竟是如何的情形？不妨把大概说给我听，老八回来，我向他说便了。”周撰点头笑道：“不但请你对老八说，还要求你出来，替我帮帮忙。黎是韦、郑绍畋他们这种举动，不特对不起我，并对不起同乡。他们都曾向陈老二求婚，陈老二没答应，他们就记了恨，但图破坏。不顾同乡体面，一个堂堂正正的同

乡会，他们竟想拿过来作私人攻击之具。这同乡会，大家都有分的，你看不是并对不起同乡吗？”黄老三笑道：“这种举动，真没有道理。只是同乡会的章程，我仿佛记得，要开临时会议，不是要十个会员联衔写信给会长，才能行的吗？黎是韦、郑绍旼两个，怎么有效呢？”周撰道：“十个人是有，但都是些无名小卒，不待说，除黎、郑二人外，全是被动。”

黄老三道：“他们要求在哪一日开会，你从哪里打听出来的呢？”周撰道：“林简青的太太和陈老二同学，由他写信来通知我们的。他们要求是这个月二十日，林简青说二十日没有工夫，打算延期到二十三。我素知你是个人情世故最透澈的人，你说我应该怎生应付？”黄老三笑道：“我从来不大理会这些事，你自己是个极精明有手腕的人，怎的倒来问我？你来找老八，胸中必有已成之竹，我很愿听你应付的法子。黎、郑两个笨蛋，哪里是你的对手呢。前一会子，我听得老八说，就知道他们闹不出什么花样来，教老八尽管放心，去松本楼喝喜酒。老八还有些迟疑，我说卜先等机警的人，郑绍旼他们一般笨蛋，哪是周卜先的对手。老八从松本楼回来，才恭维我有先见之明。我说，我有什么先见之明，只怪你们粗心，不是周卜先的真知己罢了。周卜先若没有十分把握，就敢冒昧宣布结婚吗？分明听说有人要来礼堂捣乱，却故意宣布结婚地点与结婚时日。没有把握的人，怎敢轻于尝试呢？”

黄老三这几句话，恭维得周撰很得意，误认黄老三是个表同情，可以做帮手的人。不觉把林简青商量的办法，都对黄老三说了。且慢，周撰既是个很机警的人，为什么这么容易把要紧的话，都对没深交的黄老三说了呢？这也是周撰、陈蒿合该倒运，才是这么一着之差，全盘都负。周撰因见黄老三是个很恬淡的人，平日是最不爱出风头，虽然是黄克强的堂兄弟，却

不曾借黄克强的势力，夤缘过显要的差事。受革命党连带的关系，到日本亡命，仍是和几年前当留学生一样，一般的在学校里上课。与郑绍畋一班人素没往来，又跟胡八、曾广度同住，因此绝不疑心，会和郑绍畋一班人打成一板。当下黄老三听了林简青的办法，满口答应替周撰帮忙。周撰又千恳万托的说了一会，才告辞出来，找柳梦菇商量去了。

黄老三送周撰去后，等至曾广度回来，即跑到深谷方来找周之冕计议。周之冕笑道：“我料道林简青是要帮他的。他这捣乱会场的办法，也很厉害，我们防范是防范不了的。不过鬼使神差，这计划既被我们事先知道了，又知是林简青替他出的主意，这事情好办。事不宜迟，我和你就到东肥轩去。”黄老三道：“去东肥轩怎么样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仍是写信给林简青，把他出的主意揭穿，看他如何答覆。”黄老三点头道：“且去东肥轩商议，看还有较好的办法没有。”二人随即动身。仲猿乐町距本乡元町没多远的路，一会儿就到了。

黎是韦正陪着何达武在房里谈话，见黄老三二人进来，黎是韦忙起身向黄老三笑道：“你来了很好，我正听说一桩事，要说给你听。”黄老三同周之冕坐下来问道：“一桩什么事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你那日不是对我说田中旅馆住了个姓伍的女子，李锦鸡一班人在那里起哄吗？次日我同郑绍畋亲去田中旅馆，拜望了一遭，原来就是元二年，在福建做督军的逃妾，名字叫冬凤。我去看她的时候，李锦鸡已吊得有几分成绩了，以为必定是李锦鸡口里的食。刚才铁脚来说，李锦鸡这回大失败，偷鸡不着倒蚀了一把米。”

黄老三笑道：“怎么的呢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李锦鸡仗着是福建人，知道那督军的身家行事，因此和这个冬凤说得来，又迎合冬凤的心理，答应替冬凤出气，编一本家庭新剧，将那督

军的丑史揭破出来。冬凤是恨那督军的人，自然高兴，乐得有这样一个人帮自己泄忿，所以把那督军的残暴行为，尽情说给李锦鸡听。李锦鸡就利用这点，得亲近冬凤。只道是亲近久了，即不愁得不着好处。谁知这冬凤很有点能耐，绝不是年轻才出世女子，一边和李锦鸡敷衍，一边仍积极调查她曾许嫁的意中人，前日毕竟她寻着了。那男子也是江苏人，在东京高等商业学校读书，姓王，单名一个韬字。年龄二十六七岁，听说生得比李锦鸡还要漂亮几倍。前日这王韬找到田中旅馆来，同冬凤到李锦鸡房里，向李锦鸡道谢，随即清了馆帐，连人带行李搬走了。只气得李锦鸡瞪起一双白眼，望着两人比翼双双的同坐一辆马车，跑得不知去向。田中旅馆的宿食价很贵，李锦鸡因想吊膀子，排场不能不阔，住的是头等房间，每日宿食料五元，还加上别的用费，这几日共花了七八十元。连冬凤的皮肤都不曾汤着，害得李锦鸡把衣服都当完了，才能了清馆帐，仍搬回五十岚。你看好笑不好笑。”

黄老三笑道：“李锦鸡这东西也应得教他失败一回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幸亏我知道自量，不然，也和李锦鸡一样，乘兴而来，败兴而去。”周之冕道：“并不是你能自量，因为受了陈蒿一番教训，不敢再寻覆辙。这女子若发现在陈蒿之前，也难保不上当了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这倒是一句知我的话。”何达武道：“李锦鸡只因这事失败，把值钱的衣服都当光了，昨日召集游乐团的团员，要求我们预缴一月团费，给他借用，赎衣服出来。团员中有许多反对的。李锦鸡倒说得好，他说由这冬凤的膀子，也是为游乐团筹经费，今不幸失败，非他勾引不力之罪。若是吊成了功，至少也有一千块钱，捐作游乐团的经费。但是任他如何说得好，要团员预缴团费，是办不到的。李锦鸡见团员不听他的话，赌气要辞职。不是王立人和小金极力

挽留，我们这团全，已是群龙无首了。”

正说之间，只见郑绍畋匆匆的跑将来，进房一看，便道：“你们都在这里，好得很。我来报告一件新闻你们听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是什么新闻？快说出来，我们大家研究。”郑绍畋道：“这事不是我们研究范围以内的，却是有趣得紧。那在，我不是对你说起公使馆的参赞朱湘藩，要娶菊家商店的鹤子，没有娶成功吗？我而今打听下落来了。原来菊家商店的老板，本是一个忘八坯子，完全是想在他女儿鹤子身上发一注大财，恰巧遇了朱湘藩这位冤大头，花了一万多，那老忘八却也心满意足，就答应把鹤子给他。谁知鹤子有个表兄，和一个什么埒内侯爵的嗣子同学，又替鹤子拉上一马，那鹤子父女便拣着高枝上飞，登时打消朱湘藩这面的婚约，预备做未来侯爵的夫人和丈人了。所以朱湘藩那天迎娶扑一个空，花钱呕气丢脸，恨入骨髓。亏他真有能耐，一两天工夫，居然探了个确实。你们想想，朱湘藩知道了悔婚的实在情形，便该怎么办？”

黎是韦道：“这有什么办法？又打不起官司告不起状。”周之冕笑道：“没得这么没主意，这一定要设法去破坏的，好在朱湘藩的情敌是个贵族。”何达武道：“老郑，你快说罢，没得闷死人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朱湘藩真做得利害呢。他把他和鹤子订婚和迎娶的情形写上一大篇，又把他买给鹤子订婚的钻石戒指的发票，和他预备结婚时给鹤子捧的白金花篮，一并送到埒内老侯家里，说是送小侯的新婚贺礼。本来埒内小侯和鹤子订婚是瞒着老侯的，这一来老侯大生其气，责骂了小侯一顿，立逼着小侯退了鹤子的婚。并叫人到朱湘藩那里送回花篮、发票，说了无数抱歉的话，朱湘藩这才出了一口恶气。谁知菊家商店那个老忘八，因为埒内一方面不得成功了，又想仍旧把女儿来卖朱湘藩几文，便叫鹤子写了一封哀悔的情书，去找朱湘

藩。朱湘藩回他不见，苦等了一日，居然见着朱湘藩，连忙跪下叩头，说其无算自责的话。朱湘藩只冷笑了一声，叫人扶着那老忘八出去，鹤子的信也不开封的掷还了。从此鹤子便不择人的卖起淫来了。”黎是韦叹道：“朱湘藩的心太狠了，半一半文章是做得恰好，后一半文章未免绝人太甚。”

周之冕道：“罢罢罢，我们商议正事要紧，这些话不要说了。”因将黄老三听得周撰的话，对黎是韦说了。黎是韦拍案恨道：“我们同乡会的会长，这么袒恶，还了得！我当面去质问他，看他如何说法？”黄老三道：“妙呵，只有当面去质问他最好。劳山说写信去，我不大赞成。”周之冕道：“我没想到老黎有这么告奋勇，就只写信去了。能当面去质问，还怕不好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我今衔的信已经发出去了，这回的仇人做定了，再不努力，一拳打他不死，便留下永远的后患。你们说，万一我们的会场竟被周卜先捣乱了，闹得没有结果，要我们赔偿开会损失不在其次，我们这一张脸放在什么地方去，一辈子不见人了吗？”周之冕点头道：“他就来捣乱会场，也不怕，我们既经伸出了这一只脚，不达到目的，无论如何是不能放手的。林简青为人，我很知道，并不是真和周撰表同情的人。老黎去质问是要紧，只是我们趁这几日，须制造一种反对周撰的空气，林简青一见风色不顺，他是一个很稳健的人，转舵必然很快。他尽管延期，我这里预备登台说话的人便延期一年，周撰也运动不过去。”

黎是韦道：“怎么制造空气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我们都有朋友，朋友又有朋友，大家把反对的论调及林简青袒恶的主张，尽力宣传。我前回曾对你说教你做几首竹枝词。我原是想在会场上发给到会人看的。于今林简青既帮他出主意，这竹枝词就得早些发布，也是制造空气的一种办法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这

还很有力量呢。”郑绍旼也道：“好极，好极。但是我不会做诗。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和铁脚不必做，他两位今夜不要走，我们三个人分担了，不消几小时的工夫，就做起了。明日送到秀光社印刷局去印，秀光社的帐房我和他办过印书的交涉，又可以快，又可以便宜。”黄老三道：“好可是好，但我从来不能做诗，这类竹枝词，尤其看都看得少，你们两位做罢。”周之冕道：“谁是会做诗的！只要七个字一句，也还押了韵，就可发出去了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横竖不要你署名，周撰和陈蒿的事迹，我们都知道，还怕胡诌不出来吗？”周之冕笑道：“你留我们在这里做竹枝词，不又要破费你块把几角钱吗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两三个客膳，我还供应得起，算不了破费。”周之冕道：“不仅是客膳，还得沽几酒来，我们旋喝旋做，才有好诗出来。”黎是韦即拍手叫下女。郑绍旼、何达武齐起身道：“我们不管你什么竹枝词、木枝词，先回去了。”黎是韦也不挽留，郑、何二人先走了。黎是韦对下女说了，要两个客膳，五合正宗酒。黎是韦又拿出一部诗韵来，放在桌上。一会周之冕笑道：“我已得了第一首了。”随拿笔写出来，黄、黎二人看是：

蔓草野田凝白露，樱花江户正春宵。

周郎艳福真堪羨，赢得大乔又小乔。

黎是韦道：“大乔小乔怎么讲呢？”周之冕笑道：“岳州的定儿，混名大乔，你还不知道吗？因为岳州有个小乔墓，所有人称定儿为大乔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定儿我知道，只知道她这绰号。我的第二首也有了，写出来你们看罢！”黄周二入欣然接着，只见纸上写道：

女儿十八解相思，坠入情魔不自知。
嫁得情郎才几日，雀桥私渡已多时。

黄老三不住的赞好道：“我虽有了一首，只是不及你们好，说不得，也要献丑。”二人看着黄老三写道：

须眉当代数袁公，巾幗无人只阿依。
自古英雄皆好色，又垂青眼到幺筒。

黎是韦拍手笑道：“妙呵，妙呵！周卜先这东西真是个幺筒，你只看他油头粉面的，不是个幺筒是什么呢？”周之冕笑道：“湖南人都知道幺筒就是兔崽，只怕外省人有些不知道的，底下须注明才好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哪有不知道的，便不知道也可想像而得，不必注明。”周之冕点点头，又去思索。

黎是韦所然跳起来笑道：“我这一首真做的好，香艳得很，你们看罢！”说着，提起笔，如飞的写了出来。诗道：

桃花憔悴旧容光，姊妹喁喁话短长。
新涨蛮腰衣带减，鬓云还是女儿装。

周之冕赞道：“郭厚温柔，不失诗人之旨。你看我这一首，也还过得去。”当下也写了出来：

巴陵城外草萋萋，少妇闺中怨别离。
望断岳阳楼上月，郎情如水不还西。

黎是韦道：“好诗，好诗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你们在这里

好诗好诗，却把我不好的诗吓退了。弄得我简直不好意思写出来。”周之冕道：“这有什么要紧？竹枝词原不妨粗俗，并且发给这些留学生看，太雅驯了，他们还看不出好处来呢。”黎是韦道：“这话一些儿不错，也是要诌几首粗俗不堪的在里面，人家看了才发笑哩。”黄老三笑道：“你们这么一说，把我的胆子又说大了些，我也写出来罢！”遂提笔写道：

自贱强颜说自由，桑间濮上竟忘羞。
伤心误作庐安妇，千古恨成松本楼。

黎是韦道：“这倒是竹枝词的正路，我也得照这个样子做一首。”周之冕道：“照这个样子吗？我已有了两句。念出来，你续罢！”口里随念道：

不得自由毋宁死，为人作妾亦堪伤。

黎是韦笑道：“这两句教我续，就苦了我。老三且把这两句写了出来。”黄老三教周之冕再念了遍，即照着写了。黎是韦看了一眼，在房中走了两转笑道：“续是续上了，只不大相当。也罢，是要光怪陆离，无奇不有才好。”

黄老三拿笔在手，回头笑问道：“怎么续的，念出来，我就替你写在这两句下面。”黎是韦复停了一停，才念道：

秋风团扇新凉早，薄幸人间李十郎。

周之冕笑道：“你毕竟做不出粗俗的诗来，这首诗倒像一样东西。”黄老三道：“像什么东西？”周之冕道：“像一件

衣服。”黎是韦愕然问道：“怎么像是一件衣服，像是一件什么衣服呢？”周之冕道：“四句凑拢来，雅俗判若天渊，不像是前几年最时行的罗汉长衫吗？上半截布的，下半截绸的。”说得黎、黄二人也大笑起来。

周之冕道：“我听说陈蒿动身到日本来留学的时候，他父亲拉着她，叮咛嘱咐的，怕她年轻貌美，受人引诱。专就这事，我又得了一首，仍请老三替我写罢！”黄老三笑道：“我的笔还不曾放下呢。”周之冕笑着点了点头念道：

阿爷走送母牵衣，临别叮咛好护持。

劫堕人天缘绮恨，蓬莱汝莫负相思。

黎是韦道：“有了这几首，也就够了。你把这首作第七首，我两人共做的那首作煞尾的。”周之冕道：“你高兴再作两首，凑成十首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也好，这稿子留在我这里，我凑成十首，明日就送去印。我去质问林简青，须拉一个帮手同去才好。”周之冕道：“帮手仍是郑绍畋妥当，别人都犯不着去。你两个正是俗语说的，洗湿了头发，是免不了要剃的。”三人饮食完毕，复研究了一地，周、黄都告辞回家。

黎是韦又卒成了两首，另纸誊正了，才收拾安歇。次日亲送到秀光社，定印一千份。从秀光社出来，到骏河台访郑绍畋。不知二人如何质问林简青，且俟下章再写。

第七十章

圆子得所遥结前书 周撰被驱遂完续集

话说黎是韦走到郑绍畋家，只见郑绍畋正陪着一个穿中国衣服的健壮男子在房里谈话。黎是韦看那男子三十来岁年纪，中等身材，两颧高耸，准头端正，浓眉大口，两目炯炯有光芒射人。郑绍畋见黎是韦进来，即指着男子介绍道：“这便是我常和你谈起的，我至好的朋友，黄君文汉是也。”黎是韦听了，连忙行礼，说久仰久仰。黄文汉起身答礼，请教了姓名。黎是韦问道：“何时从上海来的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刚到没十分钟，行了还在中央停车场呢。”郑绍畋道：“黄君真要算是天下第一个有情人了，十五日接了我的信，今日这时候就赶到东京，不到四天。你看若不是为情人，就逃命也没这般快呢。”黎是韦点头道：“不怪黄君这么急的赶来，像黄君的这位圆子太太，实是不可辜负。他在那笠原料理店里，不待说也是望眼欲穿了。黄君已见过面了没有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才到，还不知她在什么地方呢。黎君见过她吗？”黎是韦笑道：“岂但见过，还扰了她的情，请我吃料理哩。”黄文汉对郑绍畋道：“你还有什么事没有呢？若没事，我们就去看看罢！”郑绍畋道：“我就有天大的事，也只得放下来，且陪你去了再说。”黄文汉笑着起身。黎是韦笑道：“我同去看看，没有妨碍什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妨碍什么？就请同行罢。”郑绍畋笑向黎是韦道：

“你的芳子，只怕也是望穿秋水了呢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芳子是谁？”黎是韦道：“等歇到了那里，自然知道。”三人遂一同出来，电车迅速，顷刻就到了。

郑绍畋在前引道，进了笠原料理店。芳子正在门口，一眼看见黎是韦，笑嘻嘻的迎着，接手杖，取帽子，往楼上让。三人上了楼，郑绍畋向芳子道：“你快去请圆子姐姐来，有个最要紧的人来看她，快去，快去！请她快来，快来！”芳子望了黄文汉几眼，觉得中国装束好看，悄悄的问黎是韦道：“这个穿花衣服的是什么人？”黎是韦道：“你快去把圆子姐姐请来，自然明白。”芳子拿出三个蒲团来，分给三人坐了，望着郑绍畋笑道：“点什么菜呢，要菜单么？”郑绍畋急得在自己腿上拍了一巴掌道：“你还没听得吗？且去把圆子姐姐请来，我再点菜。”芳子翻着两只眼睛道：“圆子姐姐么？”郑绍畋道：“谁说不是圆子奶姐呢，你真是一个马鹿！”芳子笑道：“我倒不是马鹿。圆子姐姐病了几天，不能起闲，你不知道吗？教她怎生上得楼。”

黄文汉吃了一惊，忍不住问道：“是什么病，没有医院诊么？此刻住在哪里？”芳子见黄文汉穿着中国衣服，说话又和日本人一样，不像郑绍畋说得牵强，发音也不大对，倒惊得望着黄文汉出神，不知道是个什么人。黄文汉又问了一遍，芳子才答道：“我不知道是什么病。”随用手指着黎、郑二人道：“自他们两位那日从这里走后，圆子姐姐也请假出去了好一会，到下午回来，就说身体不舒服，向番头请了假，睡着调养。大约是身上有些痛苦，我见她时时躲在被卧里哭泣，番头问她什么病，她也不说，只说过一会就要好的。要她进医院去诊治，她也不肯去，每天只喝点儿牛乳，到今日已过一星期了。”黄文汉拔地立起身来道：“她睡在楼下么？请你引我们去看看，

我自重重的谢你。”芳子道：“那怕使不得么，她不病的时候，她房里尚不愿意男子进去。此时病了，我是不敢引你去。”黄文汉从身边掏出一张名片来，交给芳子道：“你引我到她房门口，我在门外等着，你拿这名片进去问她，她如不教我进去，我就不进去，是这么行么？”芳子才接了名片，点点头道：“你随我来，不要高声。”黄文汉回头向黎、郑二人道：“两位坐坐，我去一会就来。”黎、郑齐声说道：“你对我们客气怎么。”

黄文汉随着芳子下楼，走到楼梯口，芳子望着一个女子喊吉子道：“你的郑先生在楼上，你还不快上去陪他。”只见那吉子把嘴巴一鼓，口里嘟嘟啾啾的说道：“没得倒霉了，又要我去陪他。”黄文汉也无心听她，跟定芳子走到里面一间很黑暗的房子门首，芳子轻轻的向黄文汉说道：“请在这里等着。”黄文汉点头答应。芳子推门进去，随手把门关了。黄文汉忍耐不得，芳子才把门带关，随即伸手推开了，跨进一只脚，伸进头一看。芳子正弯着腰，递名片给圆子看，口里还不曾说出，听得门响，即回过头来用手指着黄文汉对圆子道：“就是他呢。”圆子一眼看见黄文汉，不由得哎呀一声，即咽住了，说不出第二个字来。黄文汉抢行两步，到得圆子跟前，也只说得一句“可不把我想死了呢”，就哽了嗓子，眼泪和种豆子一般的纷纷落了下来。芳子在旁见着，料道是情人见面，即抽身退了出来，上楼陪黎是韦去了。

黄文汉见芳子已走，即屈一个腿，跪在圆子的床缘上，伸手握了圆子的手道：“可怜，怎的便憔悴到这一步，我真是冤苦你了。”圆子一手扯着被角，拭干了眼泪，望着黄文汉的脸半晌笑道：“你的容颜倒比先光彩了，从上海来的吗？”黄文汉点了点头，见枕头旁边一卷字纸，低头凑近一看，就是留在

持田家的那份日记。圆子脱出手来，拿了那卷日记，几下撕得粉碎道：“你要归国就归国罢了，偏要留下这害人的东西做什么？你要不来，我做鬼都要带了你去。”黄文汉也拭干眼泪笑道：“我若见不着你，做鬼也不由得你一个人活着。”圆子道：“你坐开一点，我想起来坐坐。在这里面，磨过几日了。”黄文汉移到旁边坐着问道：“自己能起来，不吃力么？”圆子指着壁上挂的衣服，“你伸手取下来，给我披上。”黄文汉见仍是去年同住时，常穿着下厨房弄菜的那件薄棉衣，即探着身子取下来，圆子已翻身坐起，便替她披上。圆子道：“你把行李下在旅馆里吗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把行李下在旅馆里才来见你，也不是我了，你也不必见他了。行李还在中央停车场呢！只怕要午后三四点钟才能去取。”圆子停了一会问道：“你这回回来打算怎么办呢？”黄文汉道：“看你说要怎么便怎么。”圆子笑道：“我在这里是当酌妇，你知道么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不当酌妇，怎显得出你来。”圆子笑道：“五十岚的李铁民，常到这里来，你不知道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一百个李铁民也没要紧，你能走得动么？我还有两个朋友在楼上，走得动，就同上楼去说话。”圆子道：“朋友是哪个？”黄文汉道：“就是我托他来看你的那人。”圆子笑道：“又不早说，你先上去罢！我就来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迟一点没要紧，我扶你上楼梯罢！”圆子即立起身来，结束了衣带，对镜略理了理头发。望着镜子里笑道：“我只道这一生已用不着这东西了，万想不到今日就要用它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本来就不肥胖，近来更消瘦得可怜了。”圆子睨了黄文汉一眼道：“你知道可怜吗？知道我怎么削瘦到这样的哩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还有什么话说，我因此特来请罪。”圆子道：“走罢，不要害得你朋友久等。”黄文汉遂跟着圆子出来，要伸手去搀圆子上楼梯，圆子道：“你只

管走，不要你搀。”

二人同进房，黎、郑二人起身和圆子见礼，芳子、吉子见圆子忽然好人一般的上楼，都很惊讶。两个悄悄的议论，圆子看了，知道是议论自己，在芳从肩上推了一下道：“妹妹去向厨房里说，看今日有鲜鲷鱼没有，弄两尾很大的来，再弄几样下酒的菜，要一升正宗酒。”芳子道：“要一升酒吗？黎先生、郑先生都是不会喝酒的。”吉子听说黎先生不会喝酒，想起那夜灌水的事来，不觉扑哧笑了声说道：“黎先生只会喝水呢。”

说得芳子、圆子都笑了，圆子指着黄文汉道：“只这一个黄先生，一升酒还不够哩。”芳子又望着黄文汉出神道：“听说胖子才会喝酒，这位黄先生不胖，怎么也会喝酒呢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你日本要胖子才会喝酒，我中国就要我这种瘦子，才会喝呢，你不信，等歇我就喝给你看。”

芳子似信不似的，笑着去了。一会儿，带着一个粗使下女，捧着一盘下酒菜，芳子自己提着一大瓶酒进来。吉子、圆子帮着布置杯碟，圆子先替黎、郑二人斟了酒，才斟给黄文汉。黄文汉接着喝了一口道：“大半年没尝这正宗酒的滋味了，毕竟是好味道。”圆子道：“怎么只大半年哩，不是整一年了吗？”黄文汉摇头道：“我在潍县，专和日本人办交涉，没一天不喝酒，并喝的都是顶好的樱正宗。到上海之后，一来没有喝这酒的机会，二来心绪不佳，也懒得巴巴的跑到虹口日本料理店去喝，因此大半年没尝这滋味。”黄文汉接连喝了六七杯，望着芳子笑道：“你看我比你日本的胖子喝得如何呢？”芳子笑道：“是这么一口一杯的，我还不曾见人喝过哩。”圆子推着吉子道：“妹妹去把三弦拿来。”吉子笑道：“要唱歌吗？”圆子笑道：“你去拿来，这黄先生是唱浪花节的师傅。”吉子听了，喜孜孜的跑到外面，抱了一把三弦进来，递给圆子道：

“姐姐会弹浪花节么？”圆子摇头笑道：“我会弹浪花节就好了，还跑到这里来当酌妇么？”说时，将三弦递给黄文汉道：“你回去一年，没把这些技艺忘掉么？”黄文汉接了三弦笑道：“怎么会忘记，在潍县的时候，还大出风头呢。山东的日本人最多，几个有些身份的，没一个不佩服我。我因此和他们办外交十分得手。我未到以前，有几件交涉，换了数个交涉员，都没办好。我去不到两月，什么疑难的事都迎刃而解。这浪花节的功效，也有一点。”

郑绍畋在旁问道：“怎么办外交与浪花节有关系呢？”黄文汉笑道：“这话若在我没去山东以前，有人对我这么说，我也要像你这么问他哩。于今我才知道，和日本人办外交，不但浪花节有关系，连我在日本学过一点儿柔术，都很得他的益处。有个姓赤岛的大佐，在山东的威权很大，他的性格就和我一样。我因一桩交涉，初次和他会谈，他对我很傲慢。后来见我日本话说得好，对我便渐渐客气一些。次日我请他吃酒，因我是用私人名义，彼此都不似正式宴会的拘泥形迹，酒至半酣，叫了几个日本艺妓来，唱跳歌舞。赤岛技痒起来，接过艺妓的三弦，弹唱了一会，艺业却不甚高。我随口恭维了他几句，他说足下也会么？我说会就不敢说，贵国几个唱浪花节有名的，却时常会过。赤岛高兴不过，递三弦给我，教我唱，我便不客气放开嗓子唱起来，只一开口，赤岛就拍掌叫好。我才唱完，赤岛亲手斟了满满的一杯酒给我，赞不绝口的恭维。说不但在中国人中没有见过，就是日本人，能唱得这么好的，也寻不出十个八个来。自那回以来，赤岛对我便分外亲热了。他又介绍一个姓井上的少佐参谋和我结识。这井上就欢喜柔术射箭，也和我最说得来，因有这两人和我要好，什么交涉都好办了。不过我在山东办的交涉，都是小部份的，不大要紧的事。赤岛自己就可

作主，他们外交部办的外交，或者不能照我这样容易。”

圆子笑道：“你不要只管说中国话罢，我们听着不懂，纳闷得很。你看我这两个妹妹，都睁着眼睛望了我，想听你唱歌，你就唱给他们听罢！”黄文汉笑着答应，又喝了两杯酒，吃了些菜，调好了三弦，连弹边唱起来。芳子、吉子都惊奇道异，疑心是日本人假装的中国人。圆子也拿起酒杯，斟了杯酒喝了，笑问芳子道：“妹妹看黄先生像个日本人么？”芳子偏着头，把黄文汉端详了一会道：“实在是个日本人。”又掉过头来望了望郑、黎二人道：“这两个中国人，看多文弱，黄先生这么强壮，一定是日本人了。”黄文汉唱完了，放下三弦，端起酒向圆子笑道：“你为我苦了这一年的，敬你一杯酒。”圆子接过来，笑嘻嘻的饮了，复斟了一杯还敬黄文汉。你一杯，我一盏，不一会工夫，已将一升酒饮完了。黄文汉叫添酒，圆子止住道：“明日再饮罢，我再陪你，身体支持不住了。我几日没吃饭，只略饮些儿牛乳，我陪你吃点饭罢！”芳子即到楼口，叫下女送饭上来。下女捧来两尾大鲷鱼，一桶白饭，连芳子、吉子六个人，同一个桌儿共食。黄文汉见圆子吃了两碗饭，异常高兴。

吃完了，下女撤去残筵，芳子、吉子也都下楼去了。黄文汉才和圆子开谈道：“从前的事，我早已忏悔，此刻都不用谈了。一言以蔽之曰：我对不起你。我这回接了老郑的信，知道了你的下落，兼程赶到这里来，总望你可怜我，许我继续去年的生活。”圆子道：“你这回来，打算怎么样呢？还是在日本住吗？”黄文汉道：“我云南有朋友，早就招我去，我只因没得着你的下落，恐怕一去云南，离日本更远了，更没有和你团圆的希望，便顿在上海，没应我朋友的招。此时既见着你了，只看你有在日本勾留的必要没有，若不必勾留，我是任凭何时，都可同动身去云南。”圆子道：“云南有够我两人生活的事干

么？”黄文汉道：“要图大发展就难说。生活一层，你可放心。我此番在国内住了一年，很有把握，生活不成问题。”圆子道：“你既说生活有把握，我就没旁的问题了。我也无在日本勾留的必要，我在这里，本没定长时间的约，做一个月，算一个月，随时可走的，我和番头说一声就行。”黄文汉道：“这好极了，你有粗重的行李么？”圆子摇头笑道：“讲到我行李真可笑，仅一个小小的衣包，以外什么也没有。”黄文汉道：“你就去向番头辞职罢，今晚同去旅馆里住宿。”圆子点头起身，下楼去了。

不一时，只见她提着一个衣包，同芳子、吉子进来，将衣包扬给黄文汉看道：“我的行李，尽在这里。”黄文汉同黎、郑二人起身道：“料理帐给了么？”圆子道：“就把我的工资算给了，我两个月的工资，吃一顿还不够呢。”黄文汉叹道：“高楼一桌席，贫汉十年粮，真是不错。”圆子给衣包黄文汉提了，回身与芳子、吉子握手，忍不住眼圈儿红了道：“想不到仓卒与两位妹妹分别，此后还不知道有再和两位妹妹见面的缘没有。”芳子、吉子都流下泪来。因圆子平日为人极好，七八个酌妇都和圆子说得来，就中芳子、吉子两个，尤了圆子亲密，今猝然分别，自不免凄恋。六人一同下楼，圆子进里面辞别，番头及所有同事都跑出来，送到大门外，皆有些依依不舍之态。芳子、吉子更哽咽得出了声，圆子走了好远，回头向二人挥手巾，教二人进去，二人直看得没有影子了，才转身进门。

黄文汉带着圆子，在旅馆住了一夜。次日略买了几件衣服给圆子更换，也懒得在东京逗留，第三日即同圆子坐火车到长崎，由长崎买轮回上海去了。后来黄文汉在云南当了两年差，替唐督军当驻京代表，圆子生了两个很好的儿子。凡和黄文汉有交情的朋友，无一个不羡慕圆子是黄文汉的好内助。这都是

题外之文，不必说了。

再说黎是韦、郑绍畋那日别了黄文汉，黎是韦把黄、周二人昨夜来说的话，说了一遍道：“我特来找你，同去林简青家开谈判。不料被黄文汉耽搁了这大半日，此时才打过三点钟，还可以去质问他。”郑绍畋道：“我陪你去可以，只不会说话。”黎是韦道：“话不必你说，自有我问他，不怕他抵赖了去。”郑绍畋才答应了，二人乘电车到浅草，寻着了林简青的家。

林简青正才下课回来，见二人进来，知道必是为开会的事，只得延进客房里就坐。黎是韦开口说道：“我两人特来质问会长一句话，请会长答复。周撰与会长有交情，我们知道，陈蒿与会长的太太同学，我们也知道。会长帮周撰、陈蒿的忙，一是朋友之情不可却，一是太太之命不敢违，我们更知道能替会长原谅。但是会长论资格，是堂堂正正的湖南同乡会会长，论平日为人，是我们素所敬服的、磊落光明的好学生。要帮周撰的忙，应该当面鼓，对面锣的，在会场上，当众侃侃而谈，将我们所持开会的理由，驳得不能成立，才是会长应有的行为，应取的态度。为什么鬼鬼祟祟的，写信把周撰、陈蒿叫家里来，沽私恩，市私惠，教他纠集无赖，捣乱会场？这湖南同乡会，便是会长一个人的吗？我们所请二十日开会，会长还怕时间仓卒了，周撰来不及拉人，硬要将会期改至礼拜三下午。请问会长，这是一种什么理由？望即明白答复。”林简青听了，惊得脸上变了颜色，一时也摸不着如何泄漏的道理。只得勉强道说：“足下这话从哪里说起来的，我简直摸不着头脑。”黎是韦冷笑道：“会长不要装佯罢！会长认错了人呢，周撰不是个好东西，他把会长替他出的主意，尽情向人宣布了。会长不在睡里梦里么？”林简青心想：我和周撰、陈蒿商量的话，就只我们四个人知道。若不是他两人在外面乱说，黎是韦如何知道这般

详细呢？我好意帮他们，他们反是这么害我，真气死我了。好，好，我也顾不得你们了，这须怨不得我。随向黎是韦道：“足下说的话，我绝对不是装佯，确是我脑筋里没一些儿影子，我和周撰毫无所谓交情。就是敝内，虽和陈毓姊妹在国内同过学，近数月也没有往来。便是有交情，他们的行为不正当，我也不至从井救人。足下所听的话，是不是真出自周撰、陈蒿之口，我姑不深论，总之，即算是他二人说的，与我也没有关系。是他二人假借我的话，去哄骗人的，足下万万不可信。延期至礼拜三的话，我是曾对许多朋友说过，因此今日还不曾发传单，只写了封信，通知足下，今早付邮的，不知足下接着了没有？”

黎是韦道：“我出来很早，没有接着什么信。依会长的话，教他纠人捣乱会场的事，是没有的？”林简青道：“没有。”黎是韦道：“教他趁开会的时候，将我和郑如畋向陈蒿求婚的信，送到人场来，由会长发表的事，有没有呢。”林简青摇头道：“哪有这事！”黎是韦道：“此时会长说没有，就算没有。我没凭据，提向会长证实。不过地长得留神一点，这话既泄漏出来了，凡是湖南同乡都得着了这消息，那日开会的时候，要没这两项事实发生才好，若果实现了，我们却已早为之备，于会议程序，毫无妨碍，只怕于会长个人有许多不便呢。我们特来警告一声，任凭尊意裁处。”林简青只好忍气吞声的说道：“足下但请放心，如那日会场上发生了这两面问题，我不竭力维持秩序，就算我是教唆的。不过他们是这么做不是这做，我就不能保险。因为这两项举动都不必我教唆，他们也能做，我只能尽我的责任就是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到那时，是非自有公论。会长莫以为要求开会是我领衔，便是我的主动，暗中主动的人还多得很哩。到开会时请会长看罢！”林简青道：“这种会，

主张开的自然很多，便是我，也是主张开会的一个。”黎是韦道：“好，但愿会长言行相顾。我们会场上见罢！”说罢，同郑绍畋告辞起身。

林简青也不挽留，送至大门口，转身进房，向林太太跺脚道：“卜先、老二都不是东西，我们帮他，他倒害得我受人家的脸嘴，真是没得倒霉了。”林太太问是怎么？林简青将黎是韦的话，约略述了一遍。林太太也气得什么似的，说这事怎的办呢？林简青道：“有什么怎的办，写封信给两个狗男女，说事情已经泄漏，万不能再照着实行。即实行也是无用，徒使我为难，倒不如听之任之。或者我还有能暗中尽力的时候。若再实行出来，我势必立脚不谄，我一辞职，于事情更无希望了。是这么写封信给他，我想他决不至再冒昧做去了。”林简青当夜详细写了封信，寄给周撰。周撰接了，大吃一惊，知道是错认了黄老三。但已后悔无及，也不好意思再去林简青家。只回了封信，遵命停止进行，也不再出外运动。

到了二十三那日，还不到午后一点钟，大松俱乐部门首，到会的就拥挤不堪。都是看了那竹枝词，哄动了全省留学生，无不想看看这种新奇会议。黎是韦又在竹枝词尾上，注了礼拜三下午，在大松俱乐部，开同乡会研究这事的几行字，比传单的效力还大些。这日到会的很有些年高有德的人，公推黎谋五先生主席。林简青见了这种情形，深悔自己见事不到，幸亏早经泄漏，若是事后被人调查出来，还有脸见人吗？不过一点钟，会场上挤了四百多人，湖南的留不生差不多到齐了。

黎谋五先生上台说道：“今日开会，为研究周撰和陈蒿结婚的事，这题目就很好笑，人家结婚，与同乡会有何相干，要同乡会来开会研究呢？这其中不待说是很有可研究的道理。道理在哪里哩？在维持社会道德与祛除女学的障碍。周撰生成一

个作恶的性质，济之以作恶之才貌，因之所行所为无一不损及个人道德与公共道德。在岳州骗娶定儿，在日本先骗娶松子，后骗娶陈蒿，特其作恶之一端耳。至其钻营苟贱，充汤芑铭侦探，尤为卑劣无耻。这种人，同乡会决不能再容其同居斯土，披猖肆虐，此所谓维持社会道德。我国女学方在萌芽，送到日本来留学的犹是少数，近年来女学所以不发达之故，原因虽不一端，然浮薄青年引诱女生之魔障，亦占原因之一六部分。陈蒿一人，詎如此足惜？惟因陈蒿之事，而使内地之为父母者更引为深戒，不敢再送其女来日本读书，这障碍女学进步就很大了，我所以说祛除女学障碍。我的主张，由同乡会具函湖南留学生监督处，撤销二人公费，将二人驱逐回国，以示儆惩，诸君或再有交好的办法，请上来发表。”周之冕接着上台，即将黎谋五先生的话，重行申引一遍，将办法付表决，全场通过。只这一来，周撰、陈蒿二人的公费，便轻轻的撤销了。

次日，周撰即接监督处的通知书，和陈蒿面面相觑。既没了公费，便不驱逐，也不能在日本住了，只得垂头丧气的卷起行囊，同归上海。由上海归湖南，在汤芑铭跟前混碗饭吃。后来南军驱汤，被程厅长把他拿着，做侦探枪决了。不肖生写到这里，心想：这部《留东外史》本是用周撰起首的，恰好到这里，得了个天然的结束。正好趁势丢下笔来，从此做个好人，谨守着闲谈无论人非的格言了。